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一册目次

書法精言四卷

〔清〕王錫侯撰

清乾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為無然猶未備也欽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龍章鳳篆照耀星漢而　佩文書
畫之譜搜羅今古囊括宇內煥乎若日月
之昭回矣惜不足以獲多見貧士又窮于觀
求鄉生以庚辰發第肄業都下恭求其本
杜門三月得其言之尤精及夙聞于諸家者
彙為一集約分四卷名曰書法精言藉以自
課也竊念少時踐跡授受無自又性不敏
錄。信手塗鴉陵遲以至于今日中實愧恨。並
莫而課類底之說鮮為惰弛錫之墨虛而
玩案頭之波磔應集筆髓之旁破乃離焉
齒加長犬頭股之焉日就月將庶勉躋墨
之藩以追襲古人之後塵斯為快也已
乾隆辛卯年九月廿三日丹邑錦屏澗豫亭
[illegible]書

凡例

一寫字重在執筆，故以為首。然執筆又不可無法，故以八法次之。凡泛言書法者，入統論內；指言其字者，入分論內。其實一貫也。楷書既工，行草亦不可不習。善行草亦所以達真書也。至于臨摹之法，乃下學真實入手處。評論法帖，乃會通今古，所以廣見識，皆書家之要也。故擇其要而次錄之。筆墨硯紙，字之器也。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以四者終焉。

一坊間纂輯書法，惟戈氏為最。篇中採錄為多。

一書法當今能者甚多，必皆有其得心之處。然遠者地分相懸，而遠者又難于覿面。有肯賜教而嘉惠後學者，顒望添刻。

一初學執筆一差，終身受累。予今始驗之。此道習一日，有一日工夫，長進初不關老少也。予今始驗之。又工夫間斷，雖宿能者，亦漸失其故步，況能進乎？予今始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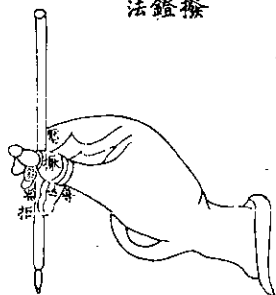
一字果有出于天才者，然不習斷不能工也。至于習者，果能人一己百，又何慮不習慣若自然耶。

豫章新昌　韓伯氏輯

執筆之要

晉衛夫人曰學書先學執筆。。。執筆一差（終身受弊）

宋黄山谷曰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又曰古人學書無異但能用筆耳

南唐李後主曰（名煜）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繇）王（羲之）傳授歐陽（詢）顔[illegible]褚（遂良）陸（希聲）流於此[illegible]所謂法者擫壓鉤揭抵拒導送是也（錢若水無揭字）

陳思曰鐙馬鐙也筆管着中指名指尖令圓活易轉動也　執筆直則虎口圓活如馬鐙足踏馬鐙淺易於轉換手執管淺易于撥動也

宋錢若水曰撥鐙之法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同壓）鉤抵格（即拒）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李後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

擫者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擫音同捺）

徐渭七字書訣此法用大指擫之作側當用擫

壓者捺食指着中節傍（以上二指主諸力）

徐渭曰作横畫用之乃中指運筆以筆心壓者

鉤者中指着指尖鉤筆令向下

徐渭曰鉤作努竪用之亦中指運法

揭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徐渭曰此名指運法作趯及諸戈用之

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以上二指主運轉）

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

徐渭曰作掠用之謂撇向懷中來中指運法也

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以上一指主牽過）

徐渭曰、作磔用之、謂掲向右邊去、六名指運法也、

按徐多與原說不同、姑存之備參、

唐盧肇謂林韞曰、我昔受教于韓吏部、愈其法曰撥鐙、推拖撚拽是也、推、勒法也、拖、努法、撚、掠法、拽、磔法、　李華有二字訣曰截拽、截、勒也、拽、努也、

唐太宗曰、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次實指、指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動便易、

張懷瓘曰、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有騰躍頓挫之勢、筆居指半、則掌實如樞不轉、筆不自由、乃成稜角、字則死矣、

盧携曰、執筆之法、必使掌中空虛、可以握卵、僕從前執筆無師承、管在掌中、緊握無間、每寫一通、輒手腕痠疼、三十以後、始學執筆撚紙捲如卵大、塞于掌中、乃得熟、

明解縉曰、用筆之法、虛圓正緊、

按言執筆者多矣、不外此四字、虛謂無名指小指不可抵住手掌、圓謂食指鉤筆在中節側、則手背圓、緊謂大指食指中指三指尖相並、捉筆緊固、正謂筆端正直、虛則運動活便、圓則虛緊正三者俱到、緊則作字有力、正則筆鋒不偏、

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撥鐙以正、莫若平覆、此亦晉法、而宋元人頗尚之、其法雙鉤雙挑、平腕覆掌、實指虛拳是也、食指中指、謂之雙鉤、名指小指、謂之雙挑、掌覆故腕平、拳虛故指實、至若運用時、亦當參用撥鐙之法、

徐渭曰、字文長、世人多以單指包管、單鉤、則肘臂着紙、力不足而無神氣、自必以雙指包管、雙包則堅、堅則掣打勁利、大指食指捉筆為單包、食中兩指在上曰雙包、名小二指在下曰雙抵、　執之雖堅、又不可太緊、使運轉得以自由、　執雖期于穩重、用必在于輕便、然輕則須沉、便則須澀、其道以藏鋒為主、若不澀、則險勁之氣不生、至于太輕不沉、則成浮滑而俗矣、

唐翼修曰、執筆宜淺、大指宜在上節指面、食指宜居中節之傍、中指宜在指頭、無名指宜在首節之側、庶掌虛指活、轉動自由、大指下節用力、則字勁健、大指下節寬鬆、則字圓秀、食指次節但倚筆、不曲抱筆、則筆圓如游龍、若彎曲緊抱、則筆不圓轉、而滯硬、作字不速、亦且難佳、故五指全重在大食二指、而食指尤

重、

已上總言指實掌虛雙鉤雙抵不外撥鐙之法然此項從事有年素執筆多偏于右字勢亦多偏者不能無貫如一每每做成而習氣難除皆由始基之未正也、

唐張敬元曰、楷書只虛掌運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

趙子昂曰、古人動稱下筆有千仞之勢、此必高提手腕、而後能之、然予嘗見東坡醉墨圖、於鮮于太常家、玩其執筆、亦平覆之法、無以左手執之、戈守智曰、平覆之法、蜿蜒有餘、而堅勁不足、然其迂迴繞指、圓轉弄丸、發筆安和、持之久遠而不懈者、于此無以尚之矣

姜夔曰、字堯章鄱陽人、大抵執筆欲緊運筆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四語謂盡

唐翼修曰、小字當運指、大字當運腕、後人不分字之大小、而單言運指、或專言運腕者、皆偏見也、然運指甚難、必於平日提筆在手、時時操練、令手之五指柔和宛轉、屈伸低昂、左右無不如意、而字始能過人、

按歐陽率更云、當使指運、而腕不知、又擫壓鉤拒之法、俱於指上運用、又據諸書云、小字運腕、中字運肘、大字運臂、大抵運指運腕、各有攸熟、不可偏癈、惟運指為難、少年方可幾也、然指腕運雖不同

力全在身、衛夫人曰、點畫撇捺須盡一身之力之、侯嘗驗寫字時、身坐方正、字頗趣意、若坐偏倚、或交一足、字畫便不如意、固不論字之大小也、且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心尤指腕肘臂一身之主哉、

元陳繹曾曰、懸腕者、懸著空中、最有力、又提腕者、肘着案而虛提手腕、枕腕者、以左手枕右手腕、

徐渭曰、古人貴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大小諸字、古人皆用此法、若以掌帖案上、輕重便失準、雖便擇運、終欠圓健、

唐虞世南曰、用筆須手腕輕虛、筆長不過六寸、捉筆不過三寸、真一寸、行二寸、草三寸、

盧攜曰、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太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摇鋒體重、　徐渭曰、執管須識淺深長短、淺去紙淺、深去紙深、長筆頭長、以去紙深也、短筆頭短、以去紙近也、真書之管、長不過四寸零、以三寸居指掌之上、留一寸一二分着紙、若中品書、把筆略起、大書更起、

按執筆多端、附錄以廣見聞、要以撥鐙為正、

有握管者、陳繹曾曰、握管者、四指中節握筆、沉着有力、用書誥勑牓疏、（戈氏曰、握管之法、堅勁有餘、婉態不足、以其筆着中節也、久任之、反成偏枯之疾、）

有單包者、吾衍曰、寫篆把筆只須單鉤、却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正、無有不可意矣、

有捻管者、陳繹曰、捻管者、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吊字、（戈氏曰、捻管之法、指不通潤、草不工穩、然險怪狂犇迅發疾走、以撥旭素、則大幅差可展焉、）

有撮管者、韓方明曰、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抵管同、　又曰、撥管亦名拙管、謂五指並攢其管末、吊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草稿用之、今世俗多為五指撮管書、則全無筋骨、愼不可效、

有提斗者、（斗筆跌）韓方明曰、提管運肘、作牓署法也、與撮管略同、斗大則後以一指拒之、斗小則後以兩指拒之、其法順易而逆難、故不可不拒也、

有三指搦管者、方明曰、既以雙指包管者、亦當五指

並執、又撥鐙之所以盡善盡美、皆因揭抵拒導指備具也、若但三指牢執、有何生動之趣、

有二指搦管者、（大指食指）僞蜀士人馮侃、能兩指搯筆管而書、

有握拳書者、方明曰、捻拳握管于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　又若王黃華之雙手齊下、兩簡不同、張鳳翔之左手横書、道嚴不摵於右、要是古人絕技、非可學而能也、

永字八法之要

唐翰林禁經云、八法起於隸字之始、(楷書一名隸)自崔張(崔瑗張芝俱後漢人)鍾王傳授、所用該于萬字、而為墨道之最、又云昔逸少(王羲之字)攻書多載、十五年偏攻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隋僧智永(羲之九世孫)發其旨趣、授於虞秘監(世南)自茲以往、八法遂廣張焉

顏真卿八法頌、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illegible]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仿彿[illegible]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趞以遲移、柳宗元八法頌、側不媿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掩、磔趯趞以開張、(趯趞、側行貌、)

、古名側、(俗名點)如鳥翻然側下也、陳思八法詳說曰、[illegible]側不得平其筆、當側筆就右為之、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云、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illegible]揭、則[illegible](俟墨精入紙、乃及揭而收之、若太疾則墨不傳矣)過則成俗、(水墨滋溢、至于橫闊、而不成點、則濃重而為俗、)借勢輕揭、潛出務于勒也、(謂側下時、其筆勢已注于勒、不復旋鋒向內、背出其鋒、以注勢於勒也、)又曰、筆鋒顧右、審其勢、險而側之、(一點之中、筆勢三折、故曰險、又如高鋒墜石之意、柳曰)(子厚曰、側不媿臥、如人隱几而臥、側其首而張其背也、)側不險、則傷於鈍、鈍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衰矣、(徐渭曰、要鼓角、忌圓平、貴變通、禁經云、點如利鑽鏃金是也、陳繹曾曰、點之法無窮、皆帶側勢、蹲之首尾相顧、自成三過筆、)王羲之曰、夫着點皆磊磊如大石之當衢、或如蹲[illegible]或如蝌蚪、(上圓下尖)或如瓜瓣、(上尖下圓)或如粟子、[illegible]

鷄口尖如鼠矢如斯之類各[illegible]其[illegible]

所如美人之病一目、

顏真卿曰、當頭一點、墨畫龍一點睛 大凡作點[illegible]不如顯隱則位置得宜、顯乃特出而有勢、

姜夔曰、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波撩也、撇也、撇家也、 一點者、欲其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一起、兩帶、一應、

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

離鉤云、側有尖[illegible]邪正[illegible]橫波、順筆斜疊而[illegible]四點相隨連綿相顧不絕、八是也、 諸法要在隨勢用之、

按八法化勢、作者紛如、姜立綱石刻、至有七十二例、而別書載側法、亦不下數十種、夫善書者、舉筆成形、豈必拘拘摹倣、若初學之士、瑣屑臨習、又恐徒分功力、故逸之、

一、古名勒、俗名描、筆鋒逆至右邊、仍回轉向左、如勒馬之用韁也、 貴澁而遲、須以筆鋒先行、更中高而兩頭下、以筆心壓之、不得徒臥其筆、謂收筆下壓處必用筆心、不可臥筆為之、 口訣云、夫勒筆鋒將及于紙、須微進仰策、有似于策、撞筆鋒而行、 次迅收、及其收、鋒迅疾回[illegible]若一出便揭筆、不仰策也、鋒不傍[illegible]不迴擒、則墨不入也、 不峻趯、遂暗收、則圓薄而[illegible]筆無力矣、畫禪隨筆曰、東坡[illegible]壁賦、其迹在黄[illegible]善家、每波畫盡處、隱[illegible]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傳、

陳繹曾曰、勒凡尾提處、觀其筆之燥濕、何如燥則駐蹲捺、而實搶以補之、駐、如馬立、蹲、如人踞、捺、如以手按物、捺甚于蹲、蹲甚于駐、搶、廻掠也、筆鋒既聚、而廻勢飛掠之也、實搶、筆着紙也、補之、補其燥筆不潤之處、 甚渴則捺、其次蹲而不捺、其次駐而不蹲、其次提而不駐、即實搶之濕則提起作空搶可也 書法三昧曰、勒者、首尾皆低、中高拱如覆舟樣、故曰、勒常患平、智永[illegible]世南上、而鍾王多用篆法為畫、歐褚而下、多用隸法為畫而勒之法不明 陳繹曾曰、凡平畫忌如算子、終篇展玩、不見橫畫始妙

祕訣云、橫畫須直入筆鋒、直畫須橫入筆鋒、不傳之樞機也、予曾試作勢、以管側向左邊帶橫而下、果異、 一說、勒不宜濃筆

王羲之云、橫則如孤舟之截江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又曰、橫貴乎纖、直貴乎粗、今俗亦云橫輕直重 又曰、每作一橫畫、似列陣之排雲

唐太宗曰、畫宜澁而遲、橫畫有俯仰平三法、 詳見分論內、 凡一畫至六七畫成一字者、俱宜變換[illegible]

法

丨古名努（俗名直，𥫗用力也）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左偃則筆心近右）最須有力，口訣云，夫努須折鋒顧右，（筆鋒左偃，意專在右）潛趯（趯不宜長大，智永宍出，振長史如負芒刺，皆潛趯之法）輕挫其揭（揭起也）直則衆勢失力（謂七筆之勢，皆不相擄，勢在乎趯筆下行，若直畳其畫，則形圓勢就，書之病也）滯則神氣怯散

書法三昧曰，努法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勢須作凸胸而行（見永字圖）至末復駐鋒向上，　擺渙初曰，直筆釘頭，古人所忌，起處暗下一點，即從中鋒抽下，方見渾含有味（或曰每筆俱從點起，方覺凝重，但不可似釘頭耳）

按此俱直而有鉤趯者言，如永水木未等字之類若中千軍平等字，須用懸針垂露之法矣，王羲之曰，竪筆如深林喬木，喬木豈貴曲哉，努與直固不同也，

垂露勢丨，初橫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至末復駐鋒向上，（欲垂復縮，如垂露然）垂露分四停，各半之（如軍字類，丰在[?]上，半在田下）

懸針勢丨，末鋒收上者為垂露，末鋒盡而不收為針（上下揭[?]，若垂[?]，揭末[?]，如針鋩，故曰懸針）分為五停，上三下二（直在橫上三分，在橫下[?]也）

此二者，俱中竪也，凡中竪必中鋒為之，必使筆在畫中，則左右俱無病矣，

凡二直並落者，宜分向背，向筆宜和，背筆貴峻，畫多則分俯仰以別其勢，竪多則分向背以別其形，

丨古名趯（音剔，俗名鉤，躍）又名挑，口訣云，夫趯自努出，潛鋒輕揭，借勢而趯之，（即于竪畫末處，捲筆斂芒而出，所謂借勢，非另裝一筆也，務趯處圓滿，有鋩[illegible]）勢不勁，筆不挫，則意不深（戈守智曰[illegible]）頓挫（石刻不能傳也）筆訣云，法須挫衄（挫如折，衄如鋒入之）利，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離鉤云，書法皆尚澁，唯鉤法尚疾，（轉筆之時，亦宜傳頓，然後揭筆趯之，不可遲滯，故又曰，鋒貴于澁出，適期于倒收也）王羲之云，轉角鉤，不宜峻及有稜，　張敬元曰，如國固等字轉角之勢，一切貴圓潤，不宜稜角，努張，口訣云，圓角趯鋒，勢未盡而趯之，唐彪云，直鉤鋒貴短，

丿古名策（如策馬之著鞭，古隸名折畳畫，俗名短畫）策須斫筆，（如斧之所物，攢鋒之意）下，背發而仰收，（往處逆撓而上，故云背發，收處則仰筆下收）兩頭高而中下（勒長畫，兩頭下而中高，策短畫，兩頭高而中下，如夫天之類，皆短畫[illegible]）中以筆心擧

筆心仰舉爲策 筆心下壓爲勒 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澁向背偃仰
此備畫耳、無體法也、
書法三昧曰、策法仰筆趯鋒、趯趯行貌 側 輕擡而進、有如
鞭之勢也、 徐渭曰、策須仰策將畫勢暗裡潛鋒、揭
腕歸於右、戈氏曰、不言回捻、以起掠也、若策之獨自爲策者、必用側捻、
丿古名掠、如箆之掠髮、古謂之掠撇、名分發、俗名長撇、 口訣云、撇過謂之掠、過猶遲也、掠長而力勻到、但言撇則意不暢、 借于策勢、以輕駐鋒、策畫盡處輕駐其鋒
右揭其腕、加以迅出、揭腕輕駐之後、便迅筆折下無停滯 勢旋于左、法
在澁而勁、意在暢而婉、遲留則傷於緩滯、
書法三昧曰、此乃斜針而末鋒飛起也、但作斜勢則飛起、猶捲起
宜出鋒處送筆、力到而勻、不可半途撇出、則無力而
瘦弱、如夫天字、須直筆而彎出之、大抵左撇須斜勁、右捺須綻轉、 樓初溪曰、鼠
尾之撇、古人亦忌、筆輕而神到、則老而逸矣、
陳繹曾曰、點首撇尾、此爲另起掠者言、如人友之類、
丿古名啄、如鳥之啄物也、俗名短撇 立筆下罨、罨網之自上掩下者
須疾爲勝、不可緩滯、筆訣云、啄筆遠進、勁若鐵石、則
勢成也、啄用趯鋒潛勒、易失之重、輕勒又易淺薄、故必勁若鐵石、
書法三昧曰、其法下筆罨鋒後即出、

㇏古名磔、音窄、裂牲曰磔、筆鋒開張也、一名捺、隸曰發波 筆訣云、始入筆或
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其筆或藏鋒或
出鋒、由心所好也、凡磔若左顧右、則勢重矣、趯重鋒
緩、則勢肥、須遒勁而遲澁之、或又名拔、名抽、凡捺之勢、其用筆皆須拔出也、
禁經云、當如生蛇渡水、 離鈎云、捺宜不疾不速、勢
盡不可便出、須駐鋒而後放、 書法三昧云、今人作
磔、多是兩駐、雖云三過、其實不知此法也、其法首擒
起、中駐而右行、末駐蹲鋒而出、如蘭葉之狀、含蓄而
不露、最爲高也、 離鈎云、微斜曰捺、人大欠等字是
也、橫過曰波、之道遠等字是也、抑而後曳、勢不宜緩、
按永字八法、原未可以盡字畫、如丁乚戈宀之類、
皆永字所無、即如永字之勒、不可便以爲橫、永字
之努、不可便以爲直、據右軍學永字十五年、究未
盡善、渡江觀古名跡、而後字進也、初學理宜擇名
帖臨摹、每字盡其形勢、于閑暇時、或寫永字以熟
其筆可也、若專事永字而謂可以勝人、則古人之
帖、皆可廢矣、豈有是理

宜遲、乀字不宜緩、脚不宜賒、腹不宜促、乂不宜斜。

不宜峻。丁貴圓美不可作其稜角、二字合為一體、並不宜濶。並林之類、左宜狹也、重不宜長。棗昌之類、上宜略短、單不宜小。孤單者、貴展筆、複不宜大。麤疊之類、密勝乎疎、短勝乎長。

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解縉謂為截笠勢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復不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傷短、短則如踏死蝦蟇。鐵網珊瑚曰、下筆當務方圓雄勁、則肆神完足、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學書要須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張從紳曰、筆法不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忙忙疾書、點畫尚或失之、精采又從何來、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太難而慢展毫端。趙松雪日書萬字、米襄陽日書千紙、其態度自在、故捷則有之、忙則不可求、句為成材者言之、若初學之士、不可務快也、如其筋骨不等、死生相混、倘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余樂毅論一本、為書家寶、學此得成、自此咸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欹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鵠頭、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壯士佩劍、或如美女纖麗、欲書先搆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

起綿密、疎濶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掠也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剛鉤、或上尖如枯稈、或下細若鍼芒、或轉側之勞、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作一字橫豎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須存筋、露鋒藏蹤隱端。王字秀含不露、趙字便媚露矣、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毫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書斷、元常每直皆異、羲之萬字不同、蘭亭十九之字各異、筆意草書、羲之字當宗、得宗懸字最多、無同者、

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緩急、止如烏字、下首一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烏之脚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要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

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此暫視似書、久味

力、　書者元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大

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李斯曰、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捲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蔡邕筆勢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于事、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精采、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者、方得謂之書矣、　王衛世為中表、王曠得蔡邕筆勢于衛夫人、藏之枕中、子羲之七歲竊而讀之、因授之、　及鍾繇書骨、繇謂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則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甚是不

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

王僧虔曰、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

蕭逌曰、書貴得法、以點畫論法者、皆癡于論書者也、

求法者、當于體用究備處

梁武帝曰、運筆　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

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

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

墨浮澀、多墨笨鈍、　虞世南筆髓論、虞安吉云、夫

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

則乾枯而露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

者不為不足、　學古緒言曰、肉豊而骨勁、態濃而意

巧、淡藏於拙、秀出于偉、無弗善矣、　黃山谷曰、肥字

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決、

補、損、巧、稱也、

唐太宗曰、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

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

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　周顯宗曰、寫字之

法、在心不在手、在神不在心、神則妙矣、不可知矣、

虞世南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

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即顛

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

謂也、　書道元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

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學其筆法、又見公主擔夫爭道、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聞鼓吹、皆得筆法、又雷簡夫聞江濤而悟用筆、此謂機巧必由心悟也、

張懷瓘論用筆十法、偃仰向背、陰陽相應、鱗羽參差

峰巒起伏，真草偏枯，邪真失則，遲澁飛動，射空玲瓏，尺寸規度，隨字變轉，又曰，稜角者，書之弊薄也，如擘拳屈腕，不見膚肉，但露筋骨，是乃病也，豈云力哉，此乃耀俗之書，甘而易入，濃淡為華，書之困也，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書之妙也，

孫過庭曰，字虔禮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毫芒，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文徵明曰，真書血脈貫通，放之便是行草，行草動必有法，整之便是正楷，能書者要是一以貫之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

使轉為形質，性情者，抑揚頓挫，因以取態是也，形質謂長短大小高下出入多寡之間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隸即楷書，或又云篆圓而隸方，楷正而草斜，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性情，形其哀樂，又曰，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瀟洒流落，翰逸神飛，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即蔡邕欲書先散懷抱之意感惠狥知，二合也，戈氏曰，山谷為王補之少于書陰長生訣，蔡君謨書集古錄序，皆妙筆也，時和氣潤，三合也，[illegible]

白曰，蘭亭之妙，對景舒情，為右軍行楷第一紙墨相發，四合也，周密曰，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取其流麗，便于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曰，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然後可以建方丈之字，方寸千言，偶然欲書，五合也，山谷云，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晝交遠風雨句，大書小楷，行草皆凡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令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謂執筆之淺深長短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上下為縱，左右為橫，牽左為牽，掣右為掣，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屈為鉤，努為環，抽筆為盤紆，用謂點畫

向背之類是也，四條皆論運筆，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項穆曰，初學分布，戒不均與欹，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會通之際，人書俱老，是以右軍之書，末年方妙，張懷瓘曰，逸少佳蹟，在永和以後，如樂毅論在永和四年，蘭亭在九年，黃庭經及東方朔像贊，俱十二年書，皆妙蹟也，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氣存矣，而遒潤加之，右軍曰，藏骨抱筋，含文包質，書之最妙書也，滄園集曰，趙文敏書秋興賦，遒美俊逸，而中藏鋒鍔，凜然與秋色爭高，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戈氏曰，骨勢之書，不必非妍也，王弇州曰，坡筆以老取妍，

谷筆以妍取老，凡書有一種老致，便是丰神，若遒嚴居優，骨氣將劣，譬[illegible]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李致堯曰，書要拙多于巧，近見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氣，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一家，而變成多體，李後主曰，善書法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秀潤，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得肉，而失于俗，李邕得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法，而失于狂，惟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不得其蘊藉態度，

唐翰林禁經九生法

一生筆，純毫為心，軟而復健，

二生紙，新出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紙宜久陳，但不可露風日，故庫紙以久而彌貴

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硯池不可浸潤，

四生水，貴新汲，不可久停，

五生墨，隨要提研，稜利墨光為上，研多則泥鈍也，

六生手，適然提攜，執勞則腕無準，

七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

八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燥，

九生景，天氣清朗，人心舒悅

顏魯公述張旭筆法十二意曰，平為橫，直為縱，均為間，密為際，鋒為末，力為體，骨輕為曲，折決為牽掣，補為不足，損為有餘，巧為布置

唐釋亞棲曰，洛陽人凡書通即變，習王與諸體，皆得書中法，後當自變其體，以傳于後，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是書家之大要，米南宮初學羊欣書，未能立體，高宗謂其字為重臺疊婢也，重疊婢之婢也，書評曰，羊欣書如以婢作夫人，舉止羞澀，米學羊，實故謂為重疊，虞安吉云，未辯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

歐陽修曰，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充實而有餘，于靜坐中自是一樂事，古人學書于切，今人多學書[illegible]，所以與古不同也，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王右軍小楷僅樂毅論一篇，歐陽率更僅溫彥博墓銘，

董內直曰，側鋒取妍，晉人不傳之秘，

宋高宗曰，前人作正書，端嚴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立廊廟，

蘇東坡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言簡而該真生[illegible]

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走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走者也 詩云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智永筆埋成塚張芝臨池盡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即索靖

米芾曰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秀潤生布置穩正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 我一日不書便覺思澁

姜夔曰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而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氣習今時亦然凡帖中字有不宜于今者制藝論策切不可用如樂毅論數字纍字蘇字之類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魯公干祿帖依四聲分部小楷有誤辨別正俗及所通用間有析其義者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智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浩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獻之字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或問李西臺曰右軍八面變化而永師不逮何也曰偏也或曰永師極正矣曰非此之論凡書必有輕重大小長短踈密斜正開闔向背順逆方圓平直偏一處便缺一處

真書用筆自有八法點者字之眉目全賴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乀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踢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如冂類角帶匾謂之折帶圓謂之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獻之用筆多尖仰筆尖鋒書之忌也蔡君謨曰學大令者多致放失而羲之投筆處便有神妙王世貞曰大令以降若永施之書學差勝葉旭素之書筆多學少矣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挂肥瘦相混

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于今尤甚焉。 用筆不宜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左高右低、前多後少、歐陽率更詢結體太枸、而用筆特備衆美、（王弇洲曰、率更摟得右軍教獻之指歸圖、以三百緣賭之、嘗發其妙旨、善結構、書訣、宋陳景元與蔡卞論古今書法、至歐陽詢則曰、世皆知其體方、而不知其筆圓、）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踵鍾王、来者不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于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書[illegible]之無助、而晉魏之風規掃地矣、（米芾曰、真卿學褚遂良、既成、是以擺落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王弇州曰、大達法師塔文、柳書之最露筋骨者、 按、顏猶端人碩士、搢笏垂紳、柳則如武夫烈將、劍戟森羅、）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亦有倣效之者、則濁俗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杜甫詩、字貴瘦硬始通神、李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而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如見其清眸豐頰也、出自名手、肥瘦各有妙趣、惟學未至、則肥者尤易俗耳、）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illegible]

其無起止之跡、壁拆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心正則筆正、（柳公權語）意在筆前、筆居心後、（右軍語）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 作字者亦須略攷篆文、須知點畫来歷、先後形同體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 向背者、如人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軍獨步 位置者、假如立人挑土田王示衣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寬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上者、皆須與上齊、鳴呼喉嚨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須與下齊、和扣等字是也、又如冖頭、須令覆其下

走乏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illegible]使相副稱為善、　踈密者、書以踈欲風神、密欲老氣、如佳字之四畫、川字之三直、魚字之四點、畫字之九畫、必須下筆勁淨、踈密停勻為佳、當踈不踈、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反致彫踈、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詳下)二須師法古、(書法效王右軍、過江、觀覽名刻、欺學衛夫人、徒費歲月、)　三須筆紙、(戈氏曰、古人習書雖有不盡貴紙筆者、如徐伯珍書箸葉、鄭虔之書柿葉、懷素書芭蕉葉、任末之削荊、陶宏景之剪荻、歐陽通之畫沙、以及紙掌滌石、畫地書空、要其用功如此、若僧虔得銀光之紙、子敬得韋誕之筆、未始非臨池之助、)　四須險勁、(書以骨餘為先、故險勁為第一工夫、)五須高明、(之氣也、有骨而後有氣、)　六須潤澤、(肌膚也、有骨氣而後有肌膚血脈也、)七須向背得宜、(如人四體既正、膚革盈實、而後揖讓進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八須時出新意、(有推而進、有放而文、又其妙也、)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遲速者、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　血脈者、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

容、皆文離而不相貫、(明姜堅曰、字畫小技、然而不研、則心與法不相入、何由通、不積習、則手與心不相應、何由造妙、師法須高、骨力須真、已識其源、雖師心而暗合、強摹其迹、縱貌肖而實乖、)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朔畫讚、又與蘭亭記殊旨、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余嘗歷觀古今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中有句、豈欺我哉、

李之儀曰、東坡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楊文公億以方角小紙書蠅頭細字、運筆如飛、東坡之濃與遲、出于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云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耳、

黃山谷曰、俗書姸媚、覆看便不佳、(適媚乃佳、)　劉正夫曰、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偏旁點畫不合古人者盈目矣、

元虞集曰、(號道園、崇仁人、)書之為道、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然可觀、譬之冠冕佩玉、執珪奉行、恭敬在中、威儀外見、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頹衰反側、怒張容媚、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與宋高宗言同、)

趙孟頫曰、字子昂凡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當立間架墻壁則不骫骳思陵書法未甞不圓熟、蓋於間架墻壁處少工夫、　書字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　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

陳繹曾曰、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于副毫之內、蹲之則水出、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補之、䫈以圓之、過貴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可重改、搶各有分數貴[illegible]蹲駐提捺[illegible]

字無骨為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稍竦動也、縱者、骨下節轉軸中、筋絡稍和緩也〇顏魯公曰、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戈氏曰、不可仰筆尖鋒、[illegible]可臥筆揭下、故趯筆而行、體以雄而媚也、　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藏者、首尾蹲搶是也、度者、空中打勢飛度筆意也、又字法一畫要藏度、不專是斷處連處　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即肥、提飛則瘦、肥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省也、蘇東坡曰、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為書也、　按一字之中、有當[illegible]者骨也、有當粗者肉也、粗細合度、便為骨肉停勻

繹曾為學綱目、語言僻澁、初學無所取焉、如所云三靜法地、五動象天、以側努勒為三靜、策掠趯啄磔為五動　俯仰向背、[illegible]瑩清權之類、其所云八忌、則不可不知也、一曰枯槁二曰生硬、三曰輕重不典、四曰纏綿不瑩、五曰內縱腹肚闊、六曰外縱手脚不停分而長、七曰左揭腕、八曰右揭腕、皆無力而不堅也、

明董其昌曰、字思白號元宰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于法乎、曰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

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右軍絕去歐褚輕媚氣習、東坡謂詩至于子美、書至于顏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為沉古、米海嶽一生不能髣髴、蓋亦學唐初諸公、稍乏氣骨耳、　古人作書、以奇為正、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　書家以豪邁有逸氣、自然結撰為極則、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illegible]

沙是也。虞永興嘗自謂逸字有悟，蓋于發筆處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呵，以此。黃道周曰，石公號書字自以道媚為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是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道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艷，筆意偏往，屢見蹊徑，顏柳繼之，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為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尚右軍，今人太輕，松雪[illegible]子俱為[illegible]遁，未得言[illegible]。趙光宦曰，字以格力為主，作古文奇字諸書，以頑而能銳，銳而還朴為格力，作大小篆籀諸書，以圓而能方，方而不露圭角為格力，作徒隸真楷，以小字如大，大字如小為格力，作行書藁草，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為格力，體法互明，取近斯顯。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有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矩，無固執。字法固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工夫，逸鋒在意興去就，唐人

功，晉人尚逸，自此以往，不可求其端倪矣。何謂用筆，止鋒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疏密得宜，聯絡拱偶是也。何謂體裁，格至裁益，不拘繩墨是也。何謂顧盼，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強弱得所，和而不乖是也。何謂逸鋒，烏衣子弟，翩翩爽爽，到處有致是也。筆法尚圓，過圓則弱而無骨，體裁尚方，過方則剛而無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道，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于媚，道近于疎，媚則俗，疎則野。朱聲仲曰，欲求字佳，必須寫到點畫撇捺，不肯一筆苟簡，此筆畫之到也，上下左右，一處不肯敧斜[illegible]，此形體之到也，到是。徹。上。徹。下。邃理自入門以造成功，總離不得此一箇字。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點畫不混雜，整形體不偏斜，第二要溫潤，溫性情不驕怒，潤摧折不枯澀，第三要閑雅，閑運用不矜持，雅起伏不恣肆。書指云，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熟後而更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也，心手相違也，熟而生，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有化工也。離鉤云，長短闊狹，字之態𦤺，點畫斜曲，字之應對[illegible]

者承尊者、稜審其踈密、取[illegible]停勻、空則襯補、孤則[illegible]持、以下承上、以右映左、以大包小、以少附多、皆法度也、

文徵明曰、漢魏人書、醇古簡靜、深不可測、晉宋已來、風度相高、如雅人勝士、瀟洒蘊藉、有出塵之想、陵遲至於中唐、法度森然、斯須不失、而醇古之風已斷、蕭疎之意已拘、良以古人作書、意勝于法、而唐人法勝于意、不耐尋味耳、

張桐城曰、（諱廷玉）學字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illegible]與己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采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而遽講流動、失其本矣、每日明窗靜几、以奏本紙臨四五百字、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為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佩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出于聖教蘭亭、不可以訾議之也、（此段語語藥石、僕幼好樂毅論及聞邪[illegible]傳、已得手矣、忽見異思遷、悠忽無成、措[illegible]）

汪謹堂曰、（諱由敦）楷書以清和朗潤為正宗、永師書[illegible]規右矩、而用筆有含蓄、意思不失二王家法、（智永羲之孫）褚歐而下、諸大家、則發露盡致、各立門庭、易于依傍、究之墻仞未窺、習染已重、非佻即滯、學者攻當善自得師耳、

楷書如閨閣衣冠、當有佩玉垂紳、進退安詳風度、觀唐人碑刻、如虞褚歐顏柳諸大家、矩矱森嚴、而風神、政自秀逸、此楷法正宗也、學者但求面目肖似、襲貌遺神、流弊百出、俗體可弗戒諸、

按樂毅論、如士子四書五經、乃字之根柢也、是以古之名家者、未有不從此學起、嘗問諸先輩、亦必以此為重、予初學時、不知其重也、今數十年來、歷觀諸家楷帖、久輒生厭、惟此帖日看、見其精神從墨瀋內湧出、始知中庸不可能也、

又按書學可以知人之人品、可以驗人之性情、可以考人之年壽、郝經曰、李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無情、鍾繇嚴厲沈鷙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戟、斬絕深險、羲之真正有識鑒、風度高遠、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

江左派品第一故其書以韻勝出奇入神不失[illegible]正高風絕跡邈不可及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軾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蓋東坡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間故他人所不及在昔叔夜妙於草製體勢得之自然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者故臨不測之水使人神清登萬仞之巖自然意遠也此可以知人之人品也黃山谷曰胸中有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工也孫過庭曰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陳繹曾曰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此可以知人之性情也書述曰壯歲書亦壯正如嫖姚十八從軍目無全虜又如夏日烈景炎炎不可正向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朱敝接敵舉板輿以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

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此可以知人之年壽也有友筆迹鮮麗可愛而婀娜少骨憂其不壽後果無疾暴卒

以上原缺

如口字左直為撲上橫為托右轉

勒人州也字側註做此存之以廣見

八法之例非謂攻此遂能名家也

隋僧智果心成頌

迴展右肩　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宣尚墓是

時竅行回復之勢不宜迅筆折下使墨稍不趣而相燥卻薄展拓也

長舒左足　典其之類易失于呆實故舒一足生態

峻拔一角　字方者攙右角圖周用是也

潛虛半腹　冏見月閫是也

間合間開　如無字四直上開下合四點上合下開

隔仰隔覆　並字隔二畺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

迴互留放

變換垂縮

繁則減除

疏則補續皆詳見下

分若抵背　卅冊之類皆須自立抵背

合若對目　八州等字皆須潛相矚視

孤單必大見下

重並仍促見上

以側映斜　丿為斜乀為側交欠以入之類映字有和婉之意

以斜附曲　謂乙為曲如女安必互之類附字有委曲之意

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　向背仰覆不失也

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古人重分行布白

唐歐陽詢結字三十六法

排疊　排之以疎其勢、疊之以密其間、謂如畾、磊、壘、
鬱之類、堆積重疊、宜分間布白、調勻點畫也、
避就　戈守智曰、避者、懼其相觸、就者、惡其相離、如
一拋法、嬀字避也、鵝字就也、如一捺法、頗字避也、
攏字就也、昂左之字、撇畫就之、俎岔之類是也、抑
右之字、點畫避之、助鈿之類是也、他如蘭亭之彭
字、樂毅之廣字、曹娥之雖字、永千文之義字、盧字
之撇、初婉轉而次斜硬、愛字之撇、初斜硬而次婉
轉、逢字上點下捺、奏字上捺下點、又如三四橫、三
四順、三四撇、三四點、及諸凡字疊用者、俱宜變格、
頂戴　如臺、響、營、帶、戴之正勢也、高低輕重、纖毫不
偏、便覺字體穩重、聳、藝、鶩、鷲、戴之側勢也、長短疏
密、極意作態、便覺字勢峭拔、又此倒字、尾輕則靈、
尾重則滯、不必過求勻稱、反致失勢、　郁逢慶曰、
凡作書、上半字取勢在下、下半字取勢在上、左右
亦然、今人遇上大之字、促其上半、下大之字、促其
下半、自謂相配、實不配也、
穿插　字畫交錯者、如中字以豎穿之、冊字以橫穿
之、爽字以撇穿之、曲字以豎插之、爾字以乂插之、
宜四面停勻、八邊具備、
向背　向內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內一外者、助也、
如好字為向、北字為背、騷字助右、剔字助左、書者
當相形立勢、
偏側　字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
者、如心戈之類、偏向左者、如夕朋之類、一字之成、
皆有一筆主其勢者、心字得勢在戈、乃字得勢在
鉤、入得勢在側、少得勢在斜、水字得勢在直、女
六字得勢在橫、以一為主、七面之勢、皆傾向之、
挑㧗　直者挑、曲者㧗、挑者取其強勁、㧗者意在虛
和、如戈武丸氣之類、曲直本是一定、無可變易也、
又如獻勵之撇、左邊既多、右須婉轉以附之、省炙
之撇、上偏者、須曲折以承上、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善、如馬
旁糸旁鳥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字、
如繼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如辦字、以中央力字
近下、讓兩[illegible]出、按樂毅論變字、橫蓋絲頭、亦好

補空　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右邊實處不可與成字同，踈勢不補惟密勢補之如少字之空，右戈字之空左勢踈不必補也如智永千文書恥字以左畫補右歐因之以書聖字又書彝字書舜字伸左點以補下又如年字謂之空一二畫之下空一畫地位然後置下畫也烹字謂之隔三須空三畫而後置四點右軍云實處就法虛處藏神故又不得以匀排為補空

覆蓋　如寶容之類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著與上長下短如宮室之覆人取其高大能覆蓋也

貼零　如令今冬寒之類因其下點零碎易于失勢故拈貼之也踈則字體寬懈蹙則不分位置趙孟堅曰丁道護興國寺碑點畫狼藉不能整治乃覺字多零碎正與此合

黏合　字之本相離開者即欲黏合使相著顧揖乃佳如諸偏傍字臥鑿非門之類

捷速　如風鳳之類用筆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是也　蔡希綜曰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

滿不要虛　莫雲卿曰為外稱內齒幽等字是也內稱外國圖等字是也戈守智曰國圖等字雖欲充滿然中間筆墨亦不宜太與外口相逼四目等字內點須匀圓為善

意連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心必小川之類須起伏照應血脉連屬　書法三昧作大字波首暗接連腕末鋒則血脉連屬

覆冒　戈氏曰雲空等字之鉤如鳥窺胸若空側下便無含蓄侖會等字下繁者上面先須簡易令等字下穉者上面先須作態他如卷泰奎奮尤屬承上起下之勢欲其上下準對而中間得勢整飭之中自饒生動

垂曳　垂如卿鄉曳如走辵戈氏曰此皆展一筆以疏宕之使不拘攣也人但知整密之為善而不知攣拳手足字之病也故左縮者右垂右縮者左曳字勢所當然也又變換垂縮者斤弗是也蹙右者舒左蹙左者舒右君步更辵民也是也

借換　如醴泉銘秘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

隷無極山碑壐作璽、徐氏紀產碑、蘇作蘓、許[illegible]
文秋作烁鵝、為鵝犬歷石經、又作鵞、此借換也、法
帖所無者、不必更　按聖教序義字我上少一撇
別帖旁字身上省一點、

增減、　字之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或因
筆畫多而減省、如新之為新、出許慎說文、建之為
建、辛之為辛、曹之為曺、俱出漢隷碑文、

應副　一字之稀少者、之小以川之類、以映帶為應副
茂密者、龍詩讋轉之類、一畫對一畫為應副

撑拄　字之獨立者、必得撑拄而後勁健可觀、如可
寧弓千之類、必舉一字之結束、而注意為之、寧遲
毋速、寧重勿佻、如古木之據崖則善矣

朝揖　王世貞曰、凡數字合為一字者、必相朝揖而
後聯絡也、如謝樹衛術之類、說詳李淳

救應　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
應、如何結裹、所謂意在筆先、文居心後、

附麗　附者、立一為正、而以其一為附也、正者欲其
端凝、附者欲其婉轉而流動、凡字之體緩不如[illegible]

開不如窗、如廟飛形之類

四抱　左如曷丐之類、右如鬼旭之類、四鋒勾抱也、
太寬則散漫而無歸、太緊則逼窄而不可以容物、
必使其宛轉鉤環、如抱沖和之氣、則筆勢渾脫、而
力歸手腕、書之神品也、

包裹　張懷瓘曰、抑左昂右者、圖國圓冏等字是也、
勾努之勢、非端方之難、端方而得流利之難、吾衍
謂口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似炭墼子為度、智果峻
拔一角、但取峭利、未為盡善、右包之勢、自白之類力[illegible]
內涵、意在綿固、左包之勢、匱匪之類、意在外拓、妙在空
靈、下包之勢、幽凶之類、須盡力收之、其左折角處、必與
右稱、不可欹側不平、

小成大　如孤字、只在末後一捺、寧字只在末後一
丨、欠字只在末後一點之類、又以大成小者、如門
乏下大字是也、

小大成形　小字各分疆界、自無雜亂之病、大字不
失部伍、自無散漫之形、

小大　大小　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illegible]

然寬猛得宜、如日字之小、難與圓字同大、如[illegible]
二字之㖞、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
置排布、令映帶得宜、然後為上、書法三昧曰、點畫
孤單者、展一畫、大人卜之類是也、重併者、感之一
旁、㩁轉麓森之類是也、　戈氏曰、所謂展促者、非
謂必促靈臨等字、如口字一般也、只看欒縠論其
喻昭王曰五字、王曰二字小、其字差大、喻昭二字
更大、則展促之中、原各還其大小、不失本來面目
他如魯公書家廟碑、不論大小、一一盈窠、如生[illegible]
秦王四字大小不差毫釐、故有米襄陽之譏
孫過庭曰、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亦有能之、而
大字如小字、昔人猶不可到、況可言及屋漏鳥緜、
各自成形　凡兩三字合為一字者、湊合之處、相形
立勢、妙若可拆、非謂可移他處、體字左右、案字上
下、衹字互借、赤字牽搭、俱不可拆、故曰、合不可離
分不可合、書之正也、
相管領　以上管下曰管、以前領後為領、由一筆以
至于全字、由一字以至于通篇、字體各有管[illegible]

張懷瓘曰、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雁之聯聯、
應接　此與上條、皆舉全幅而言、非專論一字也、始不與應副被　張紳曰、古之寫字
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羲之能為一筆書、謂禊序
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
筆不斷、　戈氏曰、如上字連用大捺、則用翻點以
接之、右行連用大撇、則用輕掠以應之、行行相向、
字字相承、如賓朋雜坐、交相應接也、
徧　黃伯思曰、鍾王作小楷法、皆有隸意、運筆結體、
既圓勁淡雅、字率徧而勿橢、至陳隋間真書、結字
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
就姿媚、後人效之、遠不及二人遠甚、此所以以徧
為貴也、
左小右大　此言字之病、左小右大、皆執筆偏右也、
左高右低　左短右長　指橫畫　此二節亦言字之病、
左高右低、是謂單肩、趙孟堅曰、凡是一橫一直、中
停者、皆當留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
一斜一欹、
卻好　歐陽訓子曰、意在筆前、文居思後、分間布白

墨淡則傷神采，絶濃必滞毫鋒，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于軟弱，不須怒降為奇，四面停匀，八邊具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踈密欹正，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带，氣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上項正所以求字之郤好）

畫內直訣

無垂不縮，（謂直下，筆既下復上，至中間則垂而頭圓）

無往不收，（謂波拔處往而復迴，不要一掠便去）

如折釵股，（圓健而不偏斜，欲其曲折圓而有力）

如折辟，（用筆端正，寫字有縣連處，斷頭起筆，其縣正中，如新泥辟折絶尖處在中間，欲布置之巧）

如屋漏痕，（寫字之點，如空屋漏孔中水滴一點，圓正不見起止之跡）

如印印泥，

如錐畫沙，（俱言自然而不見起止之迹）

左欲去吻，（吻口角，不可尖如口角）

右欲去肩，（凡轉處不可方稜如矩，故右軍用暗轉，張長史輕為曲折，俗稱美人肩似之）

綿裹鐵筆，（力藏在點畫之內，外不露圭角，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是也）

明李淳大字結構論

宇宙官宮　天覆者，宀頭宜大。（即上覆蓋）

豈至直盖　地載者，上宜輕，下宜重。

勅幼即部　讓左者，左昂而右低，若右邊有退讓

讀蝀跳績　讓右者，右聳而左平，若左邊有固遜象。

喜婁吾妻　讓横者，横宜長而勿擔。（三者即上文相讓也）

甲平千午　讓直者，直宜正而勿偏。

雖顧顧體　分疆者，則左右均平，若兩人相並。

御樹謝術　三均者，中間周正，若左右拱揖。（即上朝揖）

鑾嚮雷留　二段者，分而兩半，校其長短，微加饒減。

章意素累　三停者，分為三截，量其踈密，佈置均停。

此七也乜　横勒者，平則失勢。

三云去丕　均平者，勒則失威。

丈尺吏史　縱捺之捺，惟喜攢頭收尾。

道之是建　横捺之捺，先須拓頸開胸。

武成幾或　縱戈之戈，怕彎曲而力敗。

恩心必志　横戈之戈，嫌挺直以均平。

烏馬焉為　屈脚之鈎，須要尖包兩點。

天父外文　承上之撇，宜令乂對正中。

善養義姜　羊頭之點須上闊而下閤
其典異與　其脚之點宜上閤而下開
冏周同用　長方者喜四直而寬大
西曲四田　短方者貴兩肩而平開
采奚受孚　攢點者點皆朝向
無照無然　排點者點須變更
菊蔔蜀曷　勾努之勾不宜屈裏其中恐不方圓
句勺旬勾　鉤裏之鉤不宜用努恐難布置即回攙上
民衣良長　搭鉤者鉤須另搭否則累荷筆之態
永東泉東　中勾之勾貴乎中正
鴉鳩輝煩　屈勾之勾須屈讓于左
紫貲旭勉　伸勾之勾惟在左垂
乎予手寧　綽勾之勾毋令大偏
仁恤把階　左垂者右邊不得用長
牀弗拜卿　右垂者左邊不得用長
會合金命　葢下之法左右宜乎均分即上覆冒
琴吝各谷　趣下之法兩邊貴乎平展
鳳風飛氣　縱腕之腕宜彎曲而嫌鶴膝

光見元毛　横腕之腕貴圓整而忌蜂腰
庭居底尹　縱撇者左撇須輕清俊麗亦忌鼠尾
少者名身　横撇之撇宜長短則無勢
友及反皮　重撇者中撇須變轉否則犯排牙之名
參修須形　聯撇之法取下撇之背以按上撇之胸
治法流海　散水之法趯下點之鋒以應上點之尾
壽畫晝量　勻畫者黑白喜得均分
馨聲繁繫　錯綜者二部怕成犯碍
瓜介川不　踈排之撇須展不則寒乞孤窮
繼纖纏縞　縝密之畫用蹙不則踈寬開散
卓申中巾　垂針者不宜中豎中豎則少精神直宜上短下長
單年單举　中豎者不用垂針垂針則少穩重宜用垂露
師明既野　上平之法齊首
朝故辰後　下平之法齊足
可亨互寧　上寬者下面難大惟長稱之
春巻又太　下寬者上面成尖惟短促方佳
奕癸食黍　當縮捺者不縮則重捺難觀
禁埜柰懋　當縮鈎者不縮則重鈎無體

固國門闌　平四角者上平而下齊忌挫脚垂肩

南丙而雨　開而肩上開而下合法忌直脚卸肩

雲晉皆齊　上占地步者上寬而畫清下窄而畫濁

衆表萬禹　下占地步者上窄而畫重下寬而畫輕

敘劉敬對　左占地步者左大而畫細右小而畫粗

騰施說謙　右占地步者右寬而畫瘦左窄而畫肥

衚辯衍仰　左右占者左右瘦而俱長中肥而獨短

鸞鶯驚釁　上下占者上下寬而微匾中窄而勿長

審華衝擲　中占者中間寬大畫輕而頭窄小畫重

冠寬冤宅　俯仰勾趯者上蓋窄小勾短下碗鋪長

土止山公　肥者略肥莫至于浮腫

了卜才寸　瘦者畧瘦休至于枯瘵

上下千小　踈本稀排尤貴豐肥粗壯

羸齋龜鼉　密雖緊布還宜自在安舒

易乃毋力　斜者其中要取方正

正主本王　正者四方無使餘偏

槖哥昌呂　重者本長不必書大

弱林競竹　並者右必用寬

晶磊轟森　堆者重疊處以補至均

爨鬱靈靡　積者繁套中而取端整　二項即上排疊

入八乙巳　偏者還須偏勝　偏斜二項即上偏側

戀蠻藥欒　圓者則喜團圓

自耳目貝　長者原不喜短

白工曰白　短者切莫令長

最震囊索　大者既大妙于攢簇

日厶口幺　小者貴在豐嚴

好妙𡖉舒　向背雖逆手足亦須迴避

龍孔張服　背者固反脉絡自然貫通　二項即上向背

一二十丨　孤者畫孤患輕浮枯瘦

佳月弓乍　單者形單重俊麗清長

書法三昧　泰泰衮卒字上下之撇點有陰陽之分

術衝字三直畫中直畫須卓然中立左右宜有拱揖之情

反及二撇上長而斜硬下差短而婉轉

唐太宗曰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

口曰字下畫宜承直末不可長

臣巨宋先　左直而後橫橫畫宜上短下長

旬與匊、裹、面字、與勾齊方稱
長馬短畫不宜與直相粘
衣良之捺比左鉤須略平起
莫矢下畫宜長左撇宜短、與右點相應
貝頁中畫短、右點要承直末
還遠凡㐌裹字上大下小方稱
用周字首尾稍向外、右鉤首尾亦微向外、
於佳字左長右短、
旬因字左直要短、右鉤微長、

亦字馬字之點必分屈伸變換否則如棋布
川字册字之直必分屈伸向背否則如布算
上下字直宜短、點宜近上、按上字直短橫長、下字橫短直長、方稱、
是足字卜字居中、下撇須橫而欲微波、
心字左點向裡、中點取高、第三點與中點相近、不可太長、
風鳳字兩邊宜曲、名曰金剪刀、
柔下木字二點須與直齊、
者下日字不宜正對土字
十字橫畫宜長直畫宜短、橫宜左不足、直宜右有

然唐人之畫長于右、今人之畫長于左、右經
乜字畫宜長更宜左卑而右亢左長而右短、
和字右邊單薄、左邊之點畫宜舒、
𨍏字右邊冗礙、左邊之撇畫宜縮、
畫字九橫、宜疏密停勻照應、
九見字脕鉤之應上、須折鋒而起、 庚肩吾曰乙九
字、欲挑還置駐筆而後趯之、則鋒短、
門月、右鉤半斜、以銳為精、
来東中鉤應上、隨縮鋒而微露、

長民左鉤應右、須盡趯其鋒、
炎茶兩捺字、或上點、或下點、各宜所重、
思志心在下者、欲折右足、左寬方稱、
井字宜展一撇、幷併形字同、
當堂尚字、頭上之直、俱宜去鋒、
按書字、曰字中間一橫、不粘左右、 石字上畫宜
短、撇宜長、口宜緊促、 點字占直宜略斜以補空
人字、右捺當承左撇之腰、 左字先橫後撇、身宜
長、右字先撇後橫、身宜短、左字橫短撇長、右字橫

長撇短、小字兩點須近下、須字三撇首撇畧長次短三承上撇之腰宜略出鋒、異勢論節耳之法、如即卬字須拓筆為之、可方可微圓、而不宜太長、阜耳之法曲筆傍內故狹小而不太長輕圓豐美為佳、如陰陽字 邑耳之法、如邦邸字須圓勁與左相稱上フ宜促下ㄱ宜畧長圓、口名為鐵城勢左豎與下畫相連虛其兩角實其兩角虛以示生實以示固、

臨摹法帖之要

元鄭杓學書次第圖、明豐道生撰為己有

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歲即學大字以顏為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為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為小楷以鍾王為法楷書既成乃縱為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為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則知偏傍來歷然後變化為草聖凡行草必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遽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易為力學八分書者先學篆篆既成然方學八分乃有古意

大楷童子八歲至十歲學楷書、所謂年歲大約之辭 其法先大而後小如顏魯公大唐中興頌在永州 東方朔碑在德州陵縣 當薄紙鉤出填作墨字、今人多用墨搨為摹本若以古帖刻為墨帖更便摹 楷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中、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又蔡襄萬安橋記石刻在閩中可參看、

中楷童子十一歲至十三歲當學中楷書、以九成及虞恭公歐陽詢書俱在西安府 鉤填俱如前法日影百字

年可成十萬字熟此則八法俱備思過半矣進而晉如堂構已成丹雘易之　歐陽詢書佛教遺經唐人結字皆四方少古意故習遺教為漸進于古

小楷童子十四歲至十八歲須學小楷如王羲之臨鍾繇宣示表（見淳化閣帖）戎路表（見宣賜淺帖）力命表王羲之樂毅論臨曹娥碑

行書童子十七歲至二十歲須學行書先學右軍蘭亭敘（取定武本鈎填影習）開皇帖（俱在隸章）又懷仁集右軍聖教序及薦福寺等碑又集書陰符經獻之行書諸帖

草書童子廿二至廿五歲學草書其法須先小而後大須以右軍書十七帖及懷素書聖母碑為法又張旭王風帖

篆字童子十三歲至廿三歲當學篆其法先大而後小先令而後古當以李陽冰書琅琊山新鑿泉題（在滁州蓋少溫篆本不古惟此碑秀逸有神可發初學）李斯書嶧山碑（在陝西）及泰山碑（在濟南府）宋張大有書伯夷頌元周伯琦臨張大有嚴先生祠堂記蔣冕書小千文為法古篆則學史籀石鼓文鍾鼎千文

八分法童子廿四五當學八分書其法先大而後當學唐明皇泰山碑銘（書本不古可發初學）北海景君碑鴻都石經邑令費鳳碑陰

王右軍曰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徧正手腳（撇捺豎棋一筆有一筆法）二徧得形勢（撇捺豎畫筆筆位置）三徧微微似本（與所貼之本相似也）四徧加以遒潤五徧兼加抽拔（熟極則筆勢亦得）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三行創臨惟取滑健不得記其徧數也（上言已臨者此言創臨者）

宋岳珂曰臨摹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鴻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逐其所至而息焉

張儀薛曰初學書一日只須學一字或分或合竭誠摹擬不必問其字之多寡功之久暫直待心手相應自然而然方可換第二字

李流芳曰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為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其本色摹書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寸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得故學者患苦之然以為某書則不肖

書則遠矣。故多摹古帖，而不若其難。自漸去本色
入古人堂奥也。
解縉曰。臨書先儀骨體。後追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膚其血。側鋒内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臨摹之功既久。豁然貫通。不知物我之有間也。
宋晁補之曰。書工筆吏。竭精神于日夜。于古人毫髮必似。其妙處已忘。故東坡懸帖壁間。觀其大意。而字勢最足。　歐陽修曰。余因李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絶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姜夔曰。盡倣古人則少神氣。三者相類
唐彪曰。學楷字成個學。又須拆開學成個以學其結搆。拆開以學其筆法
按天之生人衆矣。其心無不同。而其面則不同也。字之神理。千古一轍。而其體式則鍾王歐虞。未有一致者。亦如人面之不同也。故臨摹以得神理為先。
元陳繹曾畫界對臨圖

印法帖觀其字中間架及點畫大小長短肥瘦方圓之間

又印空紙上細玩其帖中字跡所到分數一一臨擬一字一印

繹曾曰。隨字點畫多少疎密。各有停分。作九九八十一分。界畫均布之。先于鍾王虞顔法帖上。以朱界畫印印訖。視帖中字畫分數。一一臨擬。仍欲察其屈伸變換本意。秋毫勿使差失。四家體既熟。方可旁及諸家法帖。字大以小印分數蹙之。法帖字小。以大印分數展之。雖黄庭樂毅。展為方丈可也。

行書

書法鈎元、行書非草非真、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草行。

虞世南曰、行書顛挫盤礴、（行書始于劉德昇、傳于鍾繇）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鈎距、若秋鷹之迅擊、加以掉筆聯毫、如長空遊絲、容曳而往来。

姜夔曰、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為第一、謝安石大令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悞、亦可輝映、所貴乎穠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

張懷瓘曰、逸少行書、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

祝京兆曰、（允明）行書間架須要明淨、不要亂筆纏擾、貴穩雅秀老、為主下筆疾則失勢、緩則骨痴、以右軍為祖、次參晋人諸帖、與聖教序。

趙光宦曰、行書藁草（藁草草書）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為格律。

草書

虞世南曰、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右為内、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内轉藏鋒也。（蔡邕曰藏頭圓筆、著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也）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放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虬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于狂逸、不違筆意也、義之云、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若強、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戈氏曰、言筆勢俊逸、未足為奇、但如飛花散[illegible]而無緒、或雄强而自逸于繩墨之外者、皆無取也）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草書非興到不焦、張旭作草必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醒視以為如有神助、懷素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東坡所謂酒氣從十指間出也）可朋作夔龜草書歌、欲盡金鍾數斗餘、動容攘臂立踌躇、先教侍者濃磨墨、不揖旁人欺便書、畫壯倒松横洞壑、點粗飛石落空虛、興来亂抹亦成字、祇恐張顛顛不如、極盡形容之妙。

黃伯思曰、前輩謂蘂群帖、乃大令真跡、然怒張狂發、無晋諸賢韻味、而前輩乃謂筆勢險遠、如空中數[illegible]

外擲下恐是真筆非僕所敢知也

姜夔曰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illegible]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以抽勢起者順應以逆勢起者逆應以側勢起者反應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慰字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從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張芝師法崔杜吳皇象[illegible]就奕規模簡古氣象沉遠其書神識磔若蒙若[illegible]字勢雄偉索靖[illegible]草書動密率更嘗見其碑石數步復返坐宿其傍[illegible]日乃去章草者解散隸體而粗書之有波磔而無連綿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獻之以来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累數十字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于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規矩最號逸野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懷素長沙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于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乀以發代辶發波之謂辶走遶之波草訣所缺東邊也云以捺代惟乀則閒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未盡須再生筆意

東觀餘論曰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遂效其跡返覆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與後題日月則雄隱軒舉槎枿縱縷千變萬狀而左馳右驚不離規矩繩墨之外王弇州云素書絹本千文圓熟豐美大要從山陰派来而兼有李懷琳孫過庭結法

祝京兆曰草書墻壁間架須要分明一點一畫俱[illegible]規矩方合晉人法度下筆易于急疾須放令少緩徐行穩步為佳然又不可太遲遲則緩慢無神氣

黄文獻曰趙文敏用志楷法窮極精密故其出而為行草縱横曲折無不妙契古人（真書如立草書如走必先能立而後能走）

吳寬曰觧于困學多為草書然多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非若今之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為飛蓬蔓草而已

趙光宦曰草書須剛柔相濟乃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則剛首尾勻裊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聽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

楊慎丹鉛録云草訣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托名于羲之

按草訣之宗雖不足以盡草字之變然初學必須熟此然後知草之規模縱横變化可以不離其宗

牓書 附書丹

米芾曰字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謂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俱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

董其昌曰往予以蘭亭樂毅真書為人作牓署書每懸看輙不得佳因悟小楷法可展為方寸者乃盡勢也題牓如細字跌宕自佳惟米襄陽近之

趙光宦曰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作全體想左筆意在右右筆意在左上下同

豐道生曰題匾字須求洒落不可竟學寫碑字面凡大字先顏次王若米老寫匾多行書傾欹不正難入

按寫榜四五字者中二字宜略小懸掛總勻不然中間有粗笨之病寫長刻聯首三五字宜畧大寫不然掛起不勻寫極大匾字五六尺或一二丈者先將小字寫得工緻褾褙剪成用竹簽夾[illegible]器中或向日或向燈另將白紙粘在壁上隨字[illegible]

雙鉤要字大盌與盌中字放遠些要字小盌與盌中字放近些

書丹

姜立綱曰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不獨朱之故蠟亦甚滑不能留鋒迴搶處筆鋒多不能聚須選羊毫半兼花豪尖鋒筆用之自妥若用純毫業則頹如指頭矣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三代有碑而無銘秦始有銘建而後書蔡邕石經刻而後建邕自書丹于石者也右軍樂毅論亦然鉤丹過朱摹勒古字之法也然書特盤礴不無少勞

篆書

唐李冰陽曰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乎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緬想而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于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理于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于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于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有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嘗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湮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持束作東六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還復未嘗不廢食雪淚攬筆長嘆焉

書法鉤元篆添隸減篆長隸匾

豫章新昌　韓伯氏輯

評論法帖之要

蕭子良曰、漢靈帝時有王次仲者、與秦時王次仲同名、乃為上谷太守、嘗作八分書、秦時王次仲所造、古八分也、又蔡邕造八分傳師宜官、宜官傳梁鵠、蔡邕、韋、鍾元常、名為章程之書、即今楷書是也、唐元度宋宣和書譜所言皆同在漢謂之八分、在唐謂之隸、唐太宗稱王子敬為餓隸、孫過庭稱鍾繇為隸奇故宋趙明誠金石錄云、今之楷書、亦曰真書、又曰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

書斷曰、張芝字伯英損益杜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减鍾元常真書、雖巧于潤色、精於割斷、高深之意、質素之風、俱不及其師也、

黃山谷曰、蔡琰胡笳十八章最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見絳帖

米芾曰、衛夫人書、載于閣帖者、乃李懷琳所作、

書斷、逸少割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公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然觀唐太宗羲之傳讚、推為千古一人、英明天亶、確有見地、蘇子紛紛、何傷于日月之明乎、褚遂良以逸少草有女郎氣、又曰、逸少草書非大高功夫、又少豐圓妍美而乏神氣、米芾曰、右軍書大不敵大令書、六右軍內涵、大令外拓、米得外拓法、從以比海傑昇之氣、故推崇大令而訾右軍況右軍自言曰、我真書過鍾、而草不兼張、孫過庭曰、擬真則遺草、比草則長真、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又何可訾乎、

唐太宗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但其體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跡、拘束若嚴家餓隸、子雲近世擅名江左、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窮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莫雲卿曰漢魏以來點畫波磔行有天則能遠尋始如鍾之尚書宣示丙舍墓田庶幾典型右軍黃庭樂毅大令洛神十三行皆真書之用意極深者大小纖濃斜正疏密如化工付物動合自然

王弇州曰懷仁集聖教序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然閣帖中更有取從傍添註之字摹入行中大小不均號子母體學書者不可為訓恬致堂曰懷仁嗜奇偏于王帖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布之雖于鉤徹映帶極意求其血脉而平懷淡蕩之致不存矣

書斷曰右軍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右軍始學章草後習張芝之體而為行草

墨林快事曰大令無右軍八面變化其筆意多複間架不茂實所以貴于人世者筆畫動利態致蕭疏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難以勉強做也

王僧虔曰獻之骨勢不及父媚婉過之

張懷瓘曰羲之正書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獻之遠藏于父鋒芒往往真筆而已鋒芒者若犀兔有牙角也 又曰子敬不能純一或草行雜糅神會之間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其家尊

姜夔曰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真蘇定州）為最佳然定武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一同者（蘭亭唐初有二本一入昭陵一被太平公主借出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宋時流落定武薛道祖守定武別刊一本易去道祖家長安沒後其弟嗣昌奏之龕在宣和殿上靖康末與岐陽石鼓並入沙漠）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貞觀背本有五石蓮花記）未必得真迹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雙鉤其郭以墨填其中也）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朱字之背使正面頗露也）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肥者亦變而為瘦矣

趙子昂曰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博古之士以為至寶有未損五字者尤難得（後江左每家刻一石無慮數十家）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昔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意茲其所以神也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

亦須用功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
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
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illegible]人
然古法終不可廢也黃山谷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
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能也大凢一石刻
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
肥瘦明暗隨之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
在肥瘦明暗之間也
沈約云羊元善隷書學于子敬時人云買王得羊不
失所望今大令帖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書也
王僧虔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媚好殆當不減
筆力恨弱
書斷薄紹之憲章小王時越羊欣陶隱居曰（一作梁庾元威）
學阮咸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羣拳委盡學薄
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險急 智永
遠祖逸少歷紀專精微尚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
其精熟過于羊薄氣調下于歐虞 米芾曰智永做
元常宣示每用筆曲折其意宛轉回向沈着收束

謂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自唐以後此法漸湮
又曰智果傷于淺露失筋骨藏于膚肉山水不厭
深而此公稍云清幽
書斷歐陽詢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傷于清雅之致然
自羊薄以後略無勁敵又曰論衆體則虞不逮但歐
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
則內含剛柔歐則筋骨外露君子藏器當以虞為優
趙孟堅曰始者虞于龍聖道場歐于姚辯等刻亦未
臻極詣也及孔子廟堂飛來白鶴諸虞為法於世矣
化度九成歐獨步于時矣學者求楷法而舍此三
是亦南轅而北轍矣 王弇州曰歐虞並登神品余
初以為虞之肉未勝歐之骨及觀汝南公主誌銘草
見其蕭散虛和有筆外意可並蘭亭詩序
米芾曰世南書如休糧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疲困
書斷褚遂良祖述右軍真書媚趣歐虞謝之其行草
之間即居二公之後李嗣真曰褚氏臨右軍亦為高
足但恨趣少自然功僅精熟耳
又曰陸柬之一覽未窮沈研斯精然工于做倣

獨斷
又曰孫虔禮(過庭)少工用而有天材真行之書雅于真
矣用筆儁拔剛斷尚異好奇 焦竑曰昔人謂其千
字一律如風偃草蓋輕之也但其所著書譜甚善
又曰薛稷學褚書尤尚綺麗膚肉媚好得師之半
東里集曰歐陽蘭臺(名通)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
含蓄之趣 王弇州曰蘭臺書瘦怯于父(詢)而險峻
過之
石墨精華曰北海之書逸而遒王弇州曰其書翩翩
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嗜
酒骨靑竟為神也 米芾曰李邕(北海太守)出自子敬而
體乏纖濃
又蘇靈芝與胡沛然齊名大都源出聖教序而肥媚
為多尚不及王縉書清源碑集古錄曰胡沛然書法
雖未而媚熟可喜 王弇州曰靈芝鐵像碑遒勁有
逸氣然令景龍閻虛和之氣掃地矣
董思白云四聲定于沈約狂草始于伯高(張旭)然書雖
狂皆入晉法

集古錄曰張從申書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以
為二絕
米芾曰徐浩(字季海)晚年力過而鈍乃無氣骨不如作
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無妍媚
廣川書跋顏太師書天得也名節偉然為天下第一
王弇州曰真卿元靖碑遒勁鬱勃故是誠懸鼻祖(柳公權字誠懸)
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開闔氣象不無少乏又曰
魯公書如東方朔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稜射人
多寶塔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太雅不無佐
史之恨耳 米芾曰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
已非己書故必須真蹟觀之(此論畧偏今不得真跡必須求好石刻始)
得趣顏書多被家僮改刻惟吉州廬山題名係後人
刻之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于褚也又曰顏柳挑踢
為後世惡札之祖又曰魯公行書可學真便入俗黃
伯思法帖刊誤云米跋法帖卷尾疎畧甚多
按米老平生性僻自然語乘中庸觀自以無右軍
之俗可知
歐陽修集古錄云柳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

工、而字畫多不同、疑有竊借其名者、金石錄曰、柳[illegible]
厚書不甚工、見于世者、惟般州和尚碑、與彌陀和尚
碑耳、筆法絕相似、
米芾海嶽書評曰、沈傳師遺迹、有龍遊虎踞之勢、
集古錄曰、柳公權書、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
時、而亦繫于摸勒之工拙、　王弇州曰、元祕碑、柳書
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太
變耳、
王弇州曰、裴休書圭峰碑、得率更筆意

又曰、藏真懷素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體極謹密
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若後人作
草、隨俗繳繞、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為奇、不滿識者一
笑、
廣川書跋曰、素雖馳騁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
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
原隰之夷、以此異耳、
容臺集曰、楊少師皆以欹側取態、獨夏熱一帖、絕無
發風動氣處、
東維子集曰、李西臺建中書、與林和靖絕相似、西臺[illegible]

肥、和靖傷瘦、前輩評書皆然、余謂和靖清枯之士也、
傷瘦為不誣、西臺典重溫潤、稱其為人、何肥之傷哉、
吳師道曰、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
此則益變而下矣、
黃文獻集、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備盡楷法、
卷末題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
文徵明曰、蘇舜欽端勁沈着、得力于顏、王、魯齋曰、米
老評子美書、舜欽字如五陵年少、亦太貶矣、觀其神韻
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

梁溪集曰、歐陽文忠公清勁自成一家、文忠好用夬筆乾墨作方闊字、
姑溪集曰、蔡君謨行筆遲、肉勝骨、容臺集曰、君謨書
畫錦堂記、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綴得顏碑什七耳、
鄧肅曰、蔡書溫厚而弱、下筆端嚴、不涉粗豪習氣、故
宋四家、蘇蘊藉、黃流麗、米峭刻、而蔡以渾厚居其上、
蘊東坡云、李國主煜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
宋宣獻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卽、俱不能濟
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秀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

謨如文姬胡笳十八拍雖清氣爲頻挫亦時有閑婉
態度
山谷云東坡少摹徐會稽浩中年寫顔尚書真行晚
乃喜李北海書或謂中年愛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
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
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人書家不及也
北磵集曰山谷草聖不下張顛醉素行楷匆遽也要
皆自成一家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流人戚服振襟
不如也王欽曰如劉阮之徒章甫組豆又曰黃真書

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痴
鈍用筆多不到處晚入峽見長年工船盪槳乃悟筆法
又云元祐間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大都以
側險爲勢以橫逸爲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常作連
綿之筆自謂得藏真三昧也
容臺集曰米元章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當時有
集字之譏及錢穆父訶其刻劃太甚宜以勢爲主乃
大悟脫盡本家自出機杼六研齋曰善臨摹者千古
一人祝允明曰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又曰

南宮自謂其書爲刷字當自言其用筆之迅勁耳而
世人多以偏欹槎枒間求之如墨帚之掃壁老顛有
知寧無撫几叫絶耶　王弇州曰米友仁書元章子亦
頴秀可喜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唯小米爲差弱
虞道園曰自君謨以上猶有前代典型其後坡谷出
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風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書不逮所言紹彭書最佳趙子昂曰薛書誠佳微有按模脫塹之嫌薛米之友
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書舉

世學其奇怪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而惡謬極矣
元初士大夫多學顔書而宋末知即之之謬者乃尚
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
王弇州曰朱晦翁書筆勢迅疾無意求工而自合書
家矩矱又曰世但知其題匾書如松枯石老而不知
其行草書皆天真秀逸
東里集曰夢英書廟堂記其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
意度皆弱不及也
劉須溪曰日見魏鶴山翁了取篆字施之行草書當

其自告無益、
宋學士集曰、趙文敏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北海、容臺集曰、吳興學黃庭内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善者、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則似晚年學李矣、王弇州曰、承旨中年以後筆、當是最妙、出入北海、而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滄園集曰、松雪(子昂號)下筆、無一點俗氣、亦其胸次使然、後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猪之誚、六研齋曰、東坡評李西臺曰、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嘗借爲子昂方寸大字之評、(此評絶當)
王弇州曰、鮮于困學往往以骨力勝、而少姿態、趙吳興極欽服之、
王弇州曰、解縉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坐狂草、藝苑卮言曰、縉狂草縱蕩無法、正書頗妍、
李紹文曰、雲間二沈、皆婉麗飄逸、度書不作行草、粲亦間作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姜立綱小變二沈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于俗、
紹興志曰、王新建(守仁)書、師聖教序、而得其骨、但波竪不脱張南安李文正耳、(張弼李東陽)朱長春曰、新建書法度不盡師古、而遒邁沖逸、超然塵表、
王弇州曰、祝京兆(名允明號枝山)任誕好怪、其書祖延貴墓志、雖倣眉山、而微隨樗寮、塹然斤斤有古意、亦其佳者、周天球曰、若絢踼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矣、
文嘉行略曰、徵明少拙于書、初摹宋元、繼悉棄去、專師晉唐、自課日臨千文十本、王奉常集曰、公作小楷多偏鋒、而鋒穎太露、少年時體匾而多作尖筆、行書學聖教序、年九十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爲仙、(宣和書譜、梁武帝得羲之千文、命周興嗣次之、自此書家以爲程)
藝苑卮言曰、夏言(字公謹貴溪人)正行皆遒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
董其昌曰、吾學書在十七歲、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後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倣黃庭及元常諸帖、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

于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流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

藝苑卮言，莫是龍行草豪邁有態，小楷精工，過於婉媚，

震澤集，張弼狂草醉墨，流落人間，

詹氏小辨曰，李東陽勁健，自成一家

已上多從戈氏漢谿書法摘纂

書法流傳之圖　元鄭杓撰　出衍極

蔡邕—崔寔
蔡邕—韋誕—衛覬—衛瓘
蔡邕—張芝—鍾繇—衛恒
蔡琰姬
鍾繇—鍾會（繇子）
鍾繇—宋翼（繇外孫）
衛夫人（恒從妹）—王曠（中郎衛之）—王羲之（曠子）—王獻之—王修
羊欣—王僧虔—蕭子雲—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陸柬之—陸彥遠（柬之子）—張旭—李陽冰
張旭—顏真卿—徐浩—徐璹—柳宗元—劉禹錫
顏真卿—韓滉—皇甫閱—劉天錫
顏真卿—鄔彤—釋懷素—楊歸厚
顏真卿—魏仲犀—柳公權—劉植—楊緯—權審
韋玩—崔邈—張藻—崔弘裕
曾潛—曾類—崔紓

右圖自蔡邕至崔紓，皆親相授受，惟蔡襄毅然獨起，可謂百世豪傑之士

筆

韋仲將筆法曰以鐵梳梳兎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正毫齊其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衣青羊毛羊毛去兎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固痛頡為佳筆心寧小不宜大

王羲之筆經曰諸郡獻兎毫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即中山）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兎肥毫長而銳也須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乃用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脩二握須圓而方正　右軍曰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若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一曰寫字硬筆要慢軟筆要緊亦是剛柔相濟）純剛如錐畫石純柔如泥洗塨既不圓暢則格亡矣書石同剛紙側蓋相得也又曰書小字用筆着墨止宜三分不得深浸則毛弱無力

姜夔曰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力圓則妍美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　又曰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之又能如人意耶

米元章曰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捕物趙文敏精于用筆凡所使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每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真草巨細收之無不如意（戈氏曰或云善書者不擇筆或云歐虞不擇筆余未之信也）

先正云尖齊圓健筆之四德　凡將寫字將筆用滾茶泡過（茶去垢膩其性澁吸墨水亦可）俟半乾放在墨英上儘令飽吸然後提出俟將乾而後寫每筆可寫幾十字　凡筆寫完務用清水洗淨以養毫力不然墨膠乾滯多致斷毫武士之于弓矢十分顧惜筆墨文士之弓矢也可不加意哉

墨

王羲之云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墨研後停刻然後寫）

歐陽詢云墨淡則傷神采太濃又滯毫端

姜夔曰乾研墨濕蘸筆濕研墨乾蘸筆又曰凡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　按作楷書墨須一色均勻為佳行草書須乾濕濃淡相間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妙

趙希鵠曰古人晨起則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之來早再作硯池必大而深故書皆道潤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今人多尚渴筆非古也

研墨古法曰重按輕推遠行近折如此乃細膩而無渣滓始研之時只令八分濃而止少頃水墨交融晚而視之見墨上有青烟氣是墨標浮于水矣用之作字便光彩奪目

字之血肉豊潤全在善于用墨墨乾則血肉枯澁墨濕則血肉癰腫墨太濃則神氣板滯太淡則神氣疲羸如上研法則乾濕調勻濃淡適中矣

凡作書不得自磨墨令手戰筋骨不強磨墨不得用硯中宿水令墨滯筆澁用新汲水乃佳（摩墨須用為手）語云擂墨如病（言其輕也）　一說墨宜在硯心磨如銅錢潤先少着水漸次添研至硯心乾墨在四圍堆起便可放手停會俟水墨交融蘸墨英另換一硯抹筆寫一說墨磨十分濃加生水一匙不宜多俟水墨交融寫字有鮮色（一說用真黃連蒸水磨墨則發亮成絲色不用胭脂汁磨放亮更有用參汁者）或云陳墨勿用筆不開也　研殘之墨不宜擱在硯上恐其潤而軟也　墨磨濃時另盛水缸看字多少澄定臨寫側出另磨去渣不用久後墨氣鮮明墨濤不宜過久夏天上午磨者下午不可用矣

造墨法香油煙十兩（豬油烟亦好世多用桐油烟一根燈心照者細膩多根者粗）藿香甘松姜汁猪牙皂四味用水煎去渣澄清熬膏十兩化阿膠四兩用金箔三個銀箔二個和煙一處攪勻杵搗萬餘下（墨全要搗得細）造成錠子次下入灰池內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取起任用

試墨用淨硯磨出新筆蘸于碗水中黑絲立墜碗底者佳黑絲移時回環而下者次但濃烟浮水面者

寫緞用乾燒酒加冰糖研墨寫布用豆腐漿塗乾書之油漆上用土粉或皮硝擦即可書泥金膠水各顏色俱要調和得法宜用水筆畫筆羊毛柳條之紙有各種且箋絹綾扇等項其性不一墨之乾濕濃淡順其性而用之其法非可言傳惟在用多後得之

硯

姜夔曰硯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稱所端石惟取細潤傳水歙硯惟取發墨兼之斯美一說試硯以舌舔之舌與硯若相粘者佳硯細潤故與舌相粘堅硬者否響聲似銅者劣要如木聲洗硯用蓮蓬極佳絲瓜囊亦好　硯池不可無蓋

晚邨慙書一卷

〔清〕呂留良撰

清順治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僕生平有二愳其一阿堵
其一帖括阿堵之害舉古今
人無貴賤賢愚男女晝夜
皆需々哀々出沒生死于其中

其辠狀多端姑不具論獨
是帖括一途始于王荊川臨
川釩扨病國叓册昭然後世痛
詆其人而仍恪遵其制眞不可
解且臨川晚年亦自悔其變

秀才為學究多愧作俑者方自
悔之而效顰者顧衆悅之尤不
可解也世之習此技者剪綵纖
花塗粉著眞與聖賢理學一
路相去若河漢馬牛要不過藉

以為功名捷徑耳然高才博
學之士或槁項黃馘而不得一
售而一二黃口孺子甫識之無
剽掇唾餘數語便自詡青紫拾
芥舉文章至于學問品行一切

俱可束之高閣未仕安得有眞人品既仕安得眞事功故甘泉先生嘗言舉業壞人心術而艸埜拉巇之徒憤嘗嫉俗往往倡爲廢八股之說良有以也僕自束

髮讀書晝夕披吟不絕獨于帖括一途不能爲違心之媚雖假手倖竊科名而所憂乃在世道每嘆取士定制沿襲已久神明變通當自有法輸攻墨守兩者

交戰功罪未知孰先昨得用晦制義讀之乃不覺驚嘆累日夫僕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麗詭勢壞聲拔地倚天雲垂海

立讀者以爲詩賦可以爲制策可以爲經史子集諸大家皆兼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眞咄咄怪事哉使世閒習此技者皆如用晦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而嶽瀆尊

也傑嘗謂欲雪阿堵之恨定須作神傀儡欲雪帖括之恨定須登制科然神仙難求而制科易取傑固嘗為其易者鹵莽之報實愧于心今幸得用晦與東洒然暢然瀉何恨于帖括哉若夫神仙之事當與用晦共圖之必不令稚川貞白拍手笑人耳　鍾山茅黃

周星題

序

以用晦之文而目之曰慙古今誰復有不慙者昌黎自謂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小慙則人小好之大慙則人大好之斯亦昌黎之云耶然昌黎之所慙幾世未嘗見不知於用晦較何如昌黎固不自存不應小好大好之人亦不私相

抄傳也、是昌黎之所慙、人
亦從而慙之矣、若舉用晦
此文示昌黎所見人怪則
有之、好於何有、然則用晦
之云、當自有其所謂慙初
不在乎此也、用晦年十三
即操管與同社角、社中耆
宿皆謹避其鋒、其文之奇
無所不盡、忽為南華禦寇
忽為楞嚴唯識、忽為三傳

忽為騷賦、忽為蔚宗昭明
忽為馬班賈董、忽為韓蘇、
每出必鬨然不能測其騰
騫所至、以何鰲折塵揚、巢
傾卵覆、家收圖籍之中、身
橫刀俎之下、幾殄厥祀、幸
而獲生、余過吊之、竹檠木
榻皆非夙御、而手卷微吟、
壞墻裂竹、未嘗見其有慙
色也、風雨滂漂、甕繩無蔽

稍稍出其聲光於煙燐露蜂之餘、無不知用晦之文、既醇且肆、又有不可方物者乃反顧影咄〻、若不能一日釋然於中、問何以名慙、曰吾文不及古人耳、天下讀其文、果不及古人乎哉、吁、其慙吾不知〻其無慙而慙、爲可歎而已

順治庚子夏同學弟陸文

霦拜手書於東皋草堂

晚邨慙書目録

詩曰晏子　兩節
詩曰嘉樂　二節
惟天下至　參矣
其次致曲　二句
此天地之　一句
孟子曰天　全章
今有受人　罪也
孟子道性　一節

請野九一　一節
孔子之謂　二節
此五人者　友矣
舜發於畎　於市
孔子登東　二句
居仁由義　二句
仁也者人　一節

晚邨慚書三十首

詩三百一　無邪

聖人明立經之旨、即於綱斷取義。畢夫詩三百、無非思之所為也、夫子懼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即以綱之言無邪者蔽之、謂詩之大旨則如此、今夫六經皆治心之書也。然諸經之治心也嚴。而詩之治心也（即旨未之明）以柔（亦解矣、）。嚴則可畏。柔則可親。先王曰。吾使之畏而私伏於中、又不若使之親而盡出其私於外。至。於。私。之。盡。

欲與後世共見焉、則柔也。而嚴之至矣。諸經之治也歛。而詩之治心也以生。歛則不遁。生則不已。先王曰。吾使之已。而情制於正。又不若使之流而博極其情於變。至於情之博極。與天下並論焉。則生也而歛之至矣。此詩教之所由立也。然而學詩者習於柔而失其嚴。樂於生而昧其歛。則何也。諸經治心之意顯而詩則隱也。其所以隱者何也。凡所謂經也者。或自（聲所制）聖人作之。或自聖人述之。或（編以書表文字）聖賢行事而為天下者

紀之哉凡庸之編載而聖人爲之論定之讀之者震
震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即震震然有一聖人之意
行於其內若夫詩也者大半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
婦窮愁之民之所為其所紀非盡聖賢之行事也而
又不自聖人作之不自聖人述之而聖人又未嘗謂
若者可若者不可若者是若者非是而爲之論定之
讀之者怨以其心爲征夫游女焉怨以其心爲狂且
怨婦焉怨以其心爲窮愁之民焉若以爲征夫游女

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上又有一聖人立乎其前
一聖人之意行乎其內則讀之者忽之矣而吾謂此
其不可忽者也忽之則詩非經也古未有征夫游女
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爲而可以爲經者也詩之
所以得爲經者自不在乎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
之民之中而又不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
民之外是可即聖之一言以蔽之耳一言維何曰思
無邪蓋思之本體有善而無惡故讀今德而知善褒

讀淫亂而知其刺詩人不自言其意而無不相諭者
率性之道也人心之詩也思之當然善善而惡惡故
周其褒而令德明周其刺而淫亂止詩教不更言其
故而無不自得者反情之樂也先王之詩也以人心
之詩行先王之詩是以人心之善無所緣則易沮怨
於詩遇我心焉不意如是之纏綿而無遺也豈惟無
遺將我心所未有之善亦萌推曲引而達之矣人心
之惡無所繫則易藏怨於詩發我心焉不意如是之

淋漓而難掩也豈惟難掩持我心所未知之惡[illegible]
類比醜而盡之矣其所以能達且盡者能使之詩使
之也則非詩之能使之思之無邪者使之也而聖人
已立乎其前而聖人之意已行乎其內矣明此者乎
必能詩之為善而後感詩之為惡而後戒也惟[illegible]
怨之辭孤臣孝子引為至性之事況[illegible]肯之理達
人哲士得爲悟道之原六卿之餞韓宣也蔓草國[illegible]
百拜而屢晏饗之重季札之觀魯樂也鄭[illegible]衛[illegible]

歎而頌周禮之全如必執善而後慕親惡而後親也
穿鑿附會之說周其思而無邪云乎哉此讀詩法也
天下稱奇觀者水耳水至平也而波濤洶湧則奇
矣洋洋灑灑而未若出人意中復出人意外當有
河漢於其言爲蒙叟之所驚怖

周監於二　節

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蓋周
禮之所以文亦二代之爲之也而其文則美備矣聖
人又會周何遂哉且天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
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因其勢而爲之防使天地
之氣有所留而漸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爲防者正天
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防之之道益全則其出之之
勢益盛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防有異乎前此之所
發於是乎欲取一代焉以爲之主而使天地之氣
而不遂歷世聖人反而從我豈有是哉今天下當觀
周之所以爲周乎爲三代異而之說者同周之先王
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此其說非
也官天下者其事狹家天下者其事密故言制度自
夏始夏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唐虞之統也
文之而人見其近於忠矣又久之而見其忠之敝矣
夏先王固不知也當繼世者其法寬當征誅者其流

嘆故夏制度自殷始殷之先王以為不如是不是以承夏桀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質矣又久之而凡其質之弊矣殷先王固不知也然則先王之所為制度者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而淺且從而為之辞又從而為之議其後周之為周亦猶是耳然而周之獨文於二代者何也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強者我周自后稷以來與二代相終始成敗得失之故積久而慮深則其監之也備如公劉之夕陽流泉為徹田之始要深明乎作貢作助之原重父之司[illegible]室為周官之本周熟悉夫惟百惟僚之意既不[illegible]代之開國其經營皆出於一朝古未有一家之人[illegible]而皆聖者我周自太王以下比二代為最盛父子兄弟之間材多而識遠則其監之也精如象條於大者象徒成於公旦已大遠乎首坤首艮之文下武始於武者雖須又作於成康亦更備乎大夏大濩之作人不若二代之創業其功效皆歸於一手當是之精尚

朝廷以及比閭鄉遂典章服物粲然具備先王先公曰我不敢不監於有夏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已郁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是欲達大典而反之於無文也夫天下之事仍無而造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汚樽土鼓昔且以為文矣而欲於瑚簋絃匏之世汚樽而土鼓焉人情之所不能強即聖人之所不能強也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矣是又欲毀彝章而引之於靡文也夫天下之理即正而生變而既變者必不可不復使之正采蘭佩芍今且以為文矣而置於關雎鵲巢之側采蘭而佩芍焉人情之所不敢出即聖人之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之勢為之也則皆聖人之時為之也

上下數千年經天緯地都在裏許豈經生家識解

即以文章觀亦自先[illegible]為文

此方是三代聖人作述原頭純是天理本然說時文說則文武周公制作一團私意并夫子尊王述祖亦是私意曲全矣即蘇氏父子論六經制作皆墮此義

子語魯太師節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語太師焉蓋一成之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可知者如是昔者魯備六代之樂夫子自衛反魯欲取其制夫而悉正之而特恐其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第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即欲正之時亦無由審歛以考其變於是首語魯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知者也天地有自[illegible]情忽而成方忽而成文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非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遷主之均而一律自為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迭履之位而七音之自為周旋者非運會之所能更然則帝王之制其所以歷千古而不忘者非即此天地自然之情根於人心者深也故得人心之樂而致可以求天

子使漆雕　節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開之自見為更真。則其所見為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心也。故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為功名之途。故三代以下無治功。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智之士。各出其所長。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忘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謂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彌綸而難盡者矣。聖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illegible]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而授之。其仕也。量盡於仕[illegible]也。其未仕也。量亦盡於未仕者也。有漆雕開者。其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吾不得而知也。而夫子[illegible]知之深驗之。久蓄之。當其時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欲然退焉。然遠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嗚呼。此豈猶人之見也哉。天地民物之大。謂與吾身無與者。此其人見不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觀吾身與天地民物。尚未得其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以田間處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授之。而不益其所固有。雖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爾。禮樂利政之微。謂皆吾心可啓者。此其人不能自治其心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政利。猶多得其間。失之端。則其細微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一大之不獲。而其曰予辜。一物之未格。而其曰予疚。蓋則能精詳如是也。亦求信乎細微而已爾。夫信之分量不同矣。聖人信[illegible]而為聖。賢者信之。而為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得一未信之意。則已為賢之所不可識。而聖之所不能加。抑未信之境。諸不同矣。聖人未信其為聖。賢者祇未信其為賢。未信之自有其殊途也。而忽見一斯為未信之處。則已為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所不可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明固於其先。規模固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其

所謂斯者何滑也其所謂未信者人何分也夫吾人
亦最難淂此曠然之識耳此豈較淺深於疇昔者哉
以是知其志之篤也治故之虛也其智非不達而豈
限於其外氣象固之以不化矣開非所志之篤其所
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人何據也夫吾人亦
最難淂此艱然之氣耳此豈計成否於異時者哉是
意也夫子嘗以從觀及門而無或喻者也一旦滑之
於開雖欲不說焉得而不說自開言之而後知開之
果未可以仕者也有子說之而後知開之未可以仕
而果可以仕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其未信
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後世喋
為功名而聖賢以為性分之事也

其所言都非恆目所經恆聽所有從赤心斤斤說

未嘗然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作家每苦說字難下註腳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
無從著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儀處

說一是竪處說上蔡不安於小成只是兩說反面
耳饒氏分作三樣看拙矣融洽聖賢語於此題幾
微長　自記

女與回也　全

與方人者方人也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夫子貢喜方人而令之自方獨不敢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子亟進之且學道而必揖聰明去知識此異學之所以為敎而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冥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有所歉而本原之際無由窺於其實也必有所遺而微妹之分無由盡故聖人甚樂得夫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

其聰明知識之不至則為之取其已至者以表其敎未至抑其未至者而勉其所必至正所以敎聰明之知識也聖門諸賢首稱顏子其同科而相近者不人而夫子每與子貢相衡量焉豈抑回以進賜也哉蓋賓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如回者止有一賜而他人所不得而與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其所以知者不類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絲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

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彼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足為知累者也而其先於去其所自足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微子言賜亦聞知夫回之愈賜也子則以為此非真回此非真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微賜言于聞知賜之不敢望也微賜言吾亦聞知賜之不敢望也子貢則以為自有真回自有真賜也回有回之聞焉回有回之知焉聞非加深也而體常湛於默識

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借聞為之引端而知無竟其委雖滑慧忌言將言忘象似於一中無復推詳而已曲盡夫擬議變化之故則聞一知十矣賜有賜之聞焉賜有賜之知焉聞非加淺而用素熟於德中斯入之也有獨得獨得者得之也待聞為之聞其往而知即逆其來雖緣德為應下復為感似於一之外頗多暑逢而絲不辭予將迎對待之聞則聞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真回矣賜

如有博施　全

觀聖賢之論仁、善推其心而用無不全矣、夫博施濟衆、未嘗非仁、而以此求仁、之光夫其本矣、誠取譬於立達間、仁亦求其至近者耳、今夫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事也。而以為有內外之殊焉、是岐而二之矣、主內者曰、八荒洞然皆在吾闥。此其說虛而無功。於是乎學者欲以實驗之、凡天地萬物、有一不得其所。非仁也。以其說較實矣、而吾謂其虛而無功也等。何也。一體之全、夫天地萬物者其理也、一體之不即全夫天地、萬物者其勢也、理本然而不能即然、勢不及而有以相及、則一體之與天地萬物自有其親切之處、求仁者之所以貴致而可為。昔者子貢思仁者之治不見於天下也、慨然欲得夫博施而能濟衆者焉、而[illegible]獲上乎未敢信其為仁嗚呼、何仁之難也、夫仁之為仁、下學與聖人同其責者也、帝王與匹夫共其任者也、必博施濟衆而為仁、則必有聖人之仁無下學之仁然後可有帝王之仁無匹夫之仁然後可有聖人為帝王之仁無匹夫而下學之仁然後可不寧惟是必博施濟衆而為仁則聖人不能不如下學帝王不能不如匹夫聖人為帝王者不能不如匹夫而下學彼水土未平、頑讒未革、誅殛未措、鳥獸草木未時、而君咨於上、民儆於下、者所謂帝王而聖人者非耶、然且不得為仁、又何遽為聖歟、嗚呼、何其難也、夫仁者非難也、仁者之心何如乎、己欲立而立人矣、己欲達而達人矣、非有所從據而然也、非有所準量而出之、吾正吾性、即與天下正其性、吾遂吾情、即與天下遂其情、仁者之心體大都如是、仁之為仁、式有歉乎哉、而抑有歉焉者、則反之不能得其通、而推之不能實其力、如未知夫為仁之有方也、仁之為道也、極乎自然、而求仁者則必出之以強、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強合之迹、我自盡其所強、而自然者即得乎其中、仁之為道也、本乎大公、而求仁者則必驗之以私、天地

萬物皆與一體。有自私之意。截克擴其所私而大公者。卽全乎其內。故井田封建。靜悟於生人之初。禮樂兵刑。熟悉夫飲食之故。生從於志氣之舒慘也。庠序者。手足之剝殘也。深必適乎所止。固精微之自周洽不過乎九州。亦等殺之所及。帝王之仁以此。匹夫之仁亦以此。聖人之仁以此。下學之仁亦以此。帝王。非有餘。匹夫。非不足。聖人。非無憾。下學。非難能。近取譬。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如必博施濟衆而爲仁。何以處夫匹夫而下學者也。并何以處夫帝王而聖人者也。

其捲舒極大。其控篤極安。其斡旋極密。可謂光前絕後

論語只此章仁字從本體說入。徹上徹下。是西銘

胥子不理會而銘過不能解。書安知此文之佳

子與人歌節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善流行於其閒。無所往而不與人遇也。顧遇。恆人。則善日見少。而遇聖人。則善日見多。何則。聖人之心精。斯其入之也深。故一善而衆善出焉。聖人之心虛。斯其感之也全。故小善而大善備焉。聖人之心誠。斯其出之也敬。愼而周密。故一事之善而德性尊焉。聖人之心和。斯其接之也易直而安祥。故一時之善而氣象備焉。聖人之心公。斯其及之也廣大而不遺。故天下之善而一人受焉。一人之而天下受焉。於何見之。於子與人歌見之。名卿鉅公而賦雅頌之章。猶存拜賡規諫之義。閭里謳吟而來倡和之什。不失采風問俗之心。此有取乎歌也。于與人歌。于亦猶是也。或言短而意彌長。述者之所感。爲作者之所未傳。或情深而聲彌淡。聽者之所悟。爲者之所未覺。此有取乎歌之善也。于與人歌而善。于亦猶是也。而于之心。則已與善相深矣。忽而聞焉欲

孔子曰才　然乎

聖人忽有感於用才之世而深慨古語之有當焉夫才之所以難在古人亦不自知其言之有當於何代也夫子有感於所以難之故則見其足以深長思焉爾今夫言有理至而事不叅者存其理而數世之事皆得而證焉此先見理而後見事者也有事至而理乃至者思其事而數世之理皆得而貫焉此先見事而後見理者也然則得古人之事思古人之言此聖人斟先之意也得古人之言信古人之事此聖會[illegible]後之斟也於是乎記者號列舜武兩朝之才而遂述夫子之歎曰吾嘗上下古今而知古今之天下不待一才爲之也而未始不以才爲之也無一日不生才之天地無一代不用才之帝王使生者足以濟其用用者足以盡其生則自隆古以迄今茲將有治而無亂才之爲才烏有不足哉而吾謂誠如是也則才賤而不足貴可喜而不足惜自蔭古以迄今茲亦將有亂而無治何則天地之生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生非亂之至也不生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生帝王之用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用非亂之至也不用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用蓋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用之也帝王能用之而又不能生之也故當其治極而將亂也天地生之而無帝王用之當其亂之至也帝王不欲用之而天地故生之當其亂極而將治也帝王欲多用之而天地且恐恃而不盡生之若是乎相需[illegible]而相遇殊則何也非天地愛才而有生有不生也[illegible]帝王棄才而有用有不用也有用有不用者氣運之所以關有生有不生者氣運之所以定天地不得已而生帝王不得已而用知其不得已而用也則生之者蓋少知其不得已而生也則用之者蓋慎吾今爲知才之爲才其不數數見也雖天地無如何雖帝王且無如何也然猶以爲未嘗生生則不可量也以爲未嘗用用則不勝計也而又有異焉者亦既生之甚

既用之矣當其時都俞颺拜何如其隆也奔奏先後
何如其衆也而今思之而以為異焉者且不獨由俞
思之而以為異焉也在昔先民有言曰才難斯言也
其有感於治極而將亂者耶其亂之至而致思者耶
其亂極而治而以為不易得者耶是殆未見夫天地
帝王既生且用而猶有未易者也然且其言之咨嗟
愛惜顧慕而達望焉如此使其發於都俞颺拜之
時考論於奔奏先後之間吾不知其咨嗟愛惜顧慕
而達望者又當何如也耶以彼所言思我所見信乎
否乎不其然乎

孔子曰

其來也無端其去也不測縱横排闔決百潰而來
絲縷全理於毫鋒按脈則不失累黍技至此吾不
滑而知矣
滑動下文而語仍虛還便稱能品矣直使末節遂
宜飛舞步險異翊真令長年失色故翁過無義難
乳石叢中流瑞瀲湍盤望之可畏舟過乃不甚覺

蓋操舟之妙也

孔子曰

子在川上節

川流與道為體聖人見其不容已之實焉蓋道體之
隱於人心不若著於川流者之無不共見也逝者不
參本然者如是當然者即如是夫子又豈有隱義哉
今夫道兼動靜以為體者也而聖人之觀道也每於
其動示之于是乎天地之間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悟
而異學亦以為然聰明自得之士亦無不以為然此
皆明於動而不明乎其所以動者也何也異學之所
謂悟者於動之初忽見夫不動之原則遂欲絕其[illegible]
動之後是內外異本者也故其於道也虛而無據[illegible]
明自滑之士之所謂悟者於動之時忽見夫必動[illegible]
故則遂謂已得其自動之天是知行殊致者也故遂
於道也覺而不有觀其悟之所由生多滑之於偶動
之物而未嘗有滑於恆動之物可知也夫偶動者其
端也恆動者其實也於其端見道之動於其實見道
之所以動然則天地之間亦有物焉無端而實存焉

如是者乎夫子嘗在川上矣忽而歎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夫天地之間其自無而有者吾不知其何
所始也浸假而有者來矣其自有而無者吾不知其
何所歸也浸假而無者逝矣方其來也與我相迎有
者據之無浸假之非有也庸詎知有之所以為無也
耶方其往也與吾相積無者玩之無浸假之來無也
庸詎知無之所以為有也耶使浸假而來者輟焉有
輟其有矣無亦輟其無浸假而往者滯焉無滯其無
矣有亦滯其有然則往者逝也來者亦逝也無者逝
也有者亦逝也今夫川古人臨之曰此今日之川也
浸假而人為吾人今日之川古人與吾人各自私一
今日而川之今日始不可得而私也以是知天下來
有無其今日者矣而其故而益新者有如斯與吾人
還之曰此當前之川也浸假而人為後人當前之則
吾人與浸人滑於獨其當前而川之當前自不可滑
而獨也以是知天下無可執其當前者矣而其通而

蓋久者有如斯與如斯者蓋不浮不趨於變也一息之不變即不可以終古屈伸虛吸之微寂爲推移而晝夜之事出爲晝夜變而在晝夜中者無不變也而斯其最著者矣蓋不浮不貞於常也終古而無常即不可以一息元會開闢之數遞爲通復而晝夜之常定焉晝夜常而與晝夜行者無非常也而斯其最明者矣由此思之斯之自爲逝耶抑有所以逝者耶晝夜之能使不舍耶抑有不舍於晝夜者耶逝之自舍

所不舍耶抑不舍之所以爲逝耶以是知有體者[illegible]有其體之者有自然之體者即有體乎自然者是[illegible]而不見夫體之者要學之所以虛而無様也是自然之體而不見夫體乎自然者聰明自得之士之所識暫而不有也夫天地之間無物之不體乎道也明矣物生乎氣氣必聚乎化化必統乎理理必本乎心理也化也氣也與物爲不舍者也而物之自爲舍者心也心存與存心息與息故觀天地之心者於復復者

天地之動也於此不已真不已矣觀聖賢之心者於獨獨者聖賢之動也於此無間真無間矣

時而莊嚴時而壞說丈畫蒙叟之奇奇寇考亭之

與

明明言道卻云不可鑿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明明說川言道卻云不可若川此即其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書理漆闇矣正朱子所謂如猜啞謎又不可說破的有個黑腰子者[illegible]

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不[illegible]矣一點無忌憚心傳得佛罵祖師所不至究其[illegible]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除萬以迭學士大夫無人跟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稍學究秀才越迭已鼻弄成不尷尬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是拉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歟自記

敘周子產　總言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蓋子產子西管仲當世
稱之熟矣然子產之德隱於刑子西之名浮於實管
仲之功抑於罪非夫子各為論定焉三子亦幾無以
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衆也各就其平生而
權衡之或略焉或詳焉使其人自為賢亦足以大暴
其隱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僑楚之申齊之
晏吾非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及之未必

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
品焉或定以其事焉無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優劣已
截然其不可易今夫子產明察以斷者也當其鋤強
族鑄刑書咸期於必克不避貴者之讐法期於必行
不干睽者之卷跡其所為不幾與後世天資刻薄之
人同所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強國而子產
用其術以愛民以其術強固者數十年轉移之運於
天子開以其術愛民者數十年生聚之氣於是乎厚

操術同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至於今術去而心
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以求達
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上亦良苦也惜乎以王者之
心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雜乎王霸
之間則惠而已矣若夫王之所必外霸之所必討君
子之所不道也即賢如子西又何以稱焉吾觀其公
知辭位之為義而不知僭竊之為大不義也知修政
之為禮而不知滑夏之為至無禮也其始也不難舍

變之千乘以成名抑何廉也其卒也不能忍鄭之
路以貫禍又何貪且愚也好名之士敗於簞豆顯如
是矣然而夫子不著其說也彼之云者以為是烏足
以當吾責備焉耳然則名之易敗也心術之不可知
也若管仲其人者天下固奇其才而吾黨每深求其
隱澤毋重疑其心而名致易篤乎不知仲之罪在讀
世敎其罪者之事而仲之功在當時服其功者之心
大抵王者之服人也使人自忘教化神而政令簡故

被其恩者不以為恩而寒暑怨咨無損於覆載之大
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忘功過明而賞罰必攸愛其
怨者亦不以為怨而死生感泣反深於故處之人令
即觀於奪駢邑一事蔬食沒齒而無幾微怨恨焉
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
不易得也夫雜乎王者尚有不求共白之懷惟操之
者太急故必怨詛於始而歆誦於終子產是已純乎
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處惟留之者無餘故雖德厚
者固多而匿怨者亦不少管仲是已彼乎兩者觀之
王者求仁之心優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及於亂
人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長合傳以有意聯絡為奇此文則又以無意聯
絡為巧隨物賦形各開生面神光離合自然一氣
不見黏接縫痕此黍牢中未嘗伎倆也
散散淡淡無甚出奇處細味之自覺其妙如子產
之患人多從讒此卻從他嚴刻處看出與榭下之
介首陽之不念舊惡同一關捩講彼此鈎摘甚妙
而仍是渾涵語氣管仲節大約作鋪張語耳獨于
王者服人處襯托一層足此非具絕大本領者莫
想臨摹也

君子有九思節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慎也、而操之則有要矣。洋列九思以為慎思之法。令夫處一身之至虛而運一身之至實。蓋莫尊於思矣。而洪範五數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中無思事事之中無思。則事事之外有思矣。故表其列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始有思事事之始有思。則事事之成一思

矣。故繫其後也。通之為睿作之為聖。慎之惟君子為有謂天下之思多。而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遇於前者至一。坐馳焉而寥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量者至精。酬應焉而簡佚者衆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向無不及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慎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則有九者。其一在視。視之體本

明也。心亾則不能辨物。而亂色蔽之明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奸聲壅之。聰失矣。君子思去其所壅。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則過柔。非色之德也。必於溫。由是徵於躬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諂近瀆。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即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烏得而不忠。及乎動

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即有不及動以心者。然而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烏得而不敬。凡此皆以順用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疾也。恥於問。則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忿者。心之慝也。及於難。則忿終不懲。而來思難則所忿卒未盡泯矣。至於見得。尤心之自出而為嫌者也。其流底於訟師者。其源操於取舍。思合於義而後無苟得之患也哉。若此者。固非捷獲於聽長

也一物之文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及乎臨文思雖欲入而困功已不識其從入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持在與流為絕慮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一務之未思之必分其介然者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雖欲務而詳審已不復有少務之既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於隱細務而各極成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歧在曲學為輔從之援者君子正於此嚴謹備之功也

沖夷濈濈把之無窮掉臂游行於理窟中如登程来之堂而闡其討論此竟徒以才見者

册子上言語細理已攏來說終是不似朱子云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老蘇

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妙處所爭在熟不熟也此文無他奇只是道理熟耳

餘書　君子有

日知其所亡 二句

推此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固人心為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蓋猶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嘗多而恆人之日月嘗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恆人之日月遲遲非獨遲也為吾所不覺之日月遲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與之俱來去者不相待而吾所將者急與之俱去於是乎聖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固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為我有則雖道成無事不具非有加也雖天資必多未明已為缺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諱也第既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亡在神明賢人之所亡在器數恆人之所亡在觀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知味之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知味之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拒於中僅見一亡者誘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顧自此奔焉則亡從生矣我顧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有嗜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歉焉而後悟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事一朝或悟其無關寧獨非知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累數人焉如是日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必為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固弗力也然必敬業以往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為我受則雖博極羣理無餘蘊未敷處也雖堅守成轍無餘謀未敷少也故又不慮亡而慮能亡亦不足多也大既能矣欲一一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恆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

之所能在規矩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毋忘其所能仍同也其特無如佽佽者之不執一能也卒無如佽佽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圖未復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為今之所有則後之無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為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今夫人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後信其能也亦必釋慈在慈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

者進時技藝畢生逐字旅弗失罕獨非毋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進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如是月無忘其所能（任華嶺西鑒石）

題為學問套語活理久矣此獨每字出奇兩峰屹峙中洞鑿靈異別有天地非人間豈直夢游天姥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眼言下故列之圖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

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自記

衛公孫朝　全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即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為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即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聖師至聖人止矣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函文閒者此非學之所能發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雜神靈天靈之聖人不得不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以聖人學衆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為學也倍難而聖人若以為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堂故天下第見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賢人學衆人其教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焉學夫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為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道乎哉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焉師之然後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耶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德業利政之屬王朝之不能守者刑國之名卿時明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淺識其大典識大而後為賢者與而梏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非之大其傳者一技之精良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

於茲辨其名。不賢者而決識其小與識小而決爲不
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
者其某人也大者小者其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
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
小識小者不學大抉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上者
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
不墜於地師歟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
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決我闕一

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爲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
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
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
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
吾師亦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
而人之神於聖人者無可加也。故以爲學。豈惟文武
蓋實學於賢不賢以爲師。豈惟賢不賢。蓋未嘗師於
文武以爲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爲師賢不賢

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大意衛問孔子何師答曰無師云爾文武之道數
句是子貢反跌文法正決言其無所從學也時論
多云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出夢換夢魔魅益深
果若彼言道字又何不可重之有得此一番闡明
方不負鴻木語妙

大畏民志　二句

得畏志之所自即訟可以悟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以畏者在也此雖為訟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營情司判之職則曰斷中小司寇之職則曰登中以是知士師較法之理即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流者心難道者法乃使天下不見有難道之法而止見有不易流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為士師天子即得之以為天子令由大乎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辭如此則非特衷之於鈞金束矢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衷其為衷也奚何也周禮之戶口版籍成孫於秋官以是知爾室之中皆聞業已久納於大吏之庭矣乎非特威之於狗家請法之下也親正月之家而思威其為威也哉何也廣興之奸宄變矣愚純於司寇以是知飲食之總為兵哉又更出於正月之象矣若是者惟民有志畏之至難至於大畏民志斯無訟之至

乎然而大畏者民之為之也其所以大畏者則非民之為之也習朝廷之律令而不驚而一行之失恐懼士之知而戒之必嚴非朝廷之勢輕於儕士也吾所畏之故不存焉耳違君公之典章而不懼而一禮之愆閣賢宰之名而毀之必速非賢宰之權重於君公也吾所畏之故急至焉耳夫其所畏之故則何也吾於是慄然於經之所為本末也命臣以簡乎而必稽伯夷之降典謂刑之生於禮也此猶其後者也治先有德明惟明之帝而使能用降典之伯夷訊讞於人而必須皋陶之淑問謂獄之成於學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發明其德之俟而後能教淑問之皋陶然則大畏民志無訟之實也循新民之說也所以大畏民志使無訟之定也即明德之說也無訟者新民之一使無訟者明德之一此自為本末者也兼而言之者也由無訟而思新民其為新民者不一由使無訟而思明德其為明德者不一此異末而共本者也

萬石言之者也蓋言之而本在萬言之而本在此謂
知本知本矣蓋天下有求本之理不更有求末之理猶夫
夫子之言滑無訟之道不必更滑聽訟之道故知本
不復言末也知本則本之自全者其始無旁落之虞
其終必無偏枯之弊矣不更言終始矣知本則本之
漸發者其先無凌節之施其後必無逆至之應矣不
更言先後矣然此言可以知本而不足以盡本人何
也重華之德豈殊大祖而放極之典總乎平章大武
之德豈遜成康而利措之風遜乎孫子然則無訟圖
不足以盡明德並不足以盡新民也哉

近習靡蔓觀者須參之其欲下矣得此睛雅安詳
發於陳紀容之微使我心開神朗
古人謂讀書須知出入法見滑觀切是入書法用
得透脫是出書法惟君乃不愧斯言

大長氏三

詩曰妻子　兩節

道有漸進之序可於詩與聖言喻之矣夫詩言兄弟
而兩及妻子夫子因詩之言妻子兄弟而又及父母
皆所高卑遠邇之且由之乎思則曰此與吾自之說相
發明矣嘗謂道無對待而有對待之象道無層累而
有層累之形此皆從學者之漸進而生者也對待者
漸進之極際漸進無盡則對待亦無盡故終身由之
而不至也層累者漸進之近功漸進不已則層累亦
不已故當境求之而即得也即得者實得焉漸而
者亦馴至焉此其故虛觀之亦可實證之全舉之亦
可曲喻之如吾言道而有遠邇高卑而對待之象觀
此已行與登必有自而層累之形視此已然而遠焉
者並一焉遠之境以求之卑邇之中而不可得也則
厥然返矣即不及焉者守一卑邇之說以求夫高遠
之忽至而不可得也則亦厥然返矣何則是猶見於
對待而無見於層累也是猶見於層累而無見於漸

詩曰嘉樂　二節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栽培傾覆物之於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讀嘉樂之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矣。子思引以結庸行之至。以言費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培覆如是其不爽也。而竊有慮焉以天視聖人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此大德也。則以為物之栽者也。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為天之培之者也。

斯二者天與人各操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栽。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兩相需。夫是以兩相遺也。而又不然。天無為者也。以人之有為而天之為著焉。而人為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為有為而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為自著而自見者何也。命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而同之。固盡古今之人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

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令德而顯顯然其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也。民在下者也。言君子有此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天。言令德之君子為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然。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天既寵貴君子。又必維持之。啟佑之。反覆眷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既寵貴為天下主。而又維持之。啟佑之。反覆眷顧焉。如此何其盛也。令德故也。令德。庸德也。庸德。大德也。德

人所主也。命天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得其所主而與天爭其所參。天必不予人。既克自得其所主而欲天。皆其所參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有不必大德而受命者。總統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以興。小不德不足以亡。一時自以為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德有淺深。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及。而名壽有所不能干。亦有大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

是也此其命皆自天地受之以稽其氣數故無德可
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賤一時皆以爲得天之難而不
知天地之德有甚尊則氣數之命有甚薄故其身既
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也而
所以必之者德也德莫庸於孝而推之可極於天烏
乎貴哉

攀從虞周作伴直是惡夢中諜嘆翻美詩詞亦無
土薪蟣獨於德命分合處鑿上言之此中消息甚

微拈手探天根足躡月窟矣
發始極歎賞此文惜只講大意不屑屑於題面極
肖題神大氣古甚○論章意再只做一樣子耳次
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
即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緊看註再年百有餘歲
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遍自見乃
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
達說等書呼此余句欲盡去矣下講章也講章之

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自記

唯天下至 參矣

惟誠明之全，並由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體
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已
贊之則參之矣。中庸言道首言性，天命者也。天
不僅於一人命之，其人人命之者也，不僅於人人命
之，並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
以一天地，然而人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
所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

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
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
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其性，而物與物隔，
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
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
矣，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
亦不能為自誠明之誠，不能為自誠明之誠，故人有
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人歧，人與物歧，人與天地歧。

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為求盡性於人之人矣。
自今思之，其惟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
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
之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
即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為至誠，則凡
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裁也。天下之由不
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由是以其誠而知，
則為生知，以生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罔不格矣。

以其誠而行，則為安行，以安行吾性之事，由仁由
義，靡不中矣。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夫性一而
已，上而為天，下而為地，聚而為人，散而為物，皆是性
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
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
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己以推之，
而有所以變其氣質之道，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
則人性盡矣，而物其共命者也，共命而各性乎。至誠

由人以及之而有所以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其嗜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盡性之能事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必能變之用之也人物有嗜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治之遂之也而至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且遂之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育不至育至而化不至化育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即懸一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猶論官者差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豈其然哉若是者非謂其盡性之後而後凡其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參天地也實可以參天地而後謂之贊化育實可以贊化育而後謂之盡人物之性實能盡人物之性而後謂之盡其性實能盡其性而後謂之天下至誠非

惟天下　三

其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其孰能與於斯

理則萌然牛毛大則排山倒海此種景界自達制義來淂未曾有

荐如云語〻是程朱說性絕非荀揚所能窺測不具如此識力終非大家又云苦心舉示不奈許多道理何故其透快處時落蘇氏文章有大驚小怪習氣在

惟天下　四

其次致曲　二句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俟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於有誠人安可量且天盡人而予以性則盡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為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止一原氣有萬殊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同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未足乎誠者無一異故天下皆有取足乎誠之功則不得不推夫理全氣人合者謂之至則不得不分夫理全而氣偏偏謂之次矣而抑有殊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實相遠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後可而下此遂無甚殊者耶不知人之品量雖甚懸絕而以誠視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視之則皆為其次而已矣何

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恒庸其未得為誠一也自恒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為誠亦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為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然於理而不分以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反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實實者滯則虛者無不滯矣故性見於誠之决氣私而理公私者盡則公者亦無不盡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之獨尊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微違乎至者亦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辭情致曲之之困於稟受者其體起於稟受之初而雜稟受經所求體也即其所困者而一致之致其不及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所以為充盈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得本也即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為積累也今夫人有

焉安而不能誠者矣未有先量而不能誠者也有虛
謂不能有其誠者矣未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
性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給於曲之勢
惟誠無或雜於曲之道斯曲無不造極於誠之原
一曲之自有一誠也象曲之止有一誠也彼以順行
而有之此以逆取而有之彼以紀同而有之此以傳
求而有之彼以神靈而有之此以漸次而有之其所
以爲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莫不生於二氣

而近健者剛居多近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克其剛
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恆虛亦莫不出於五行而得[illegible]
惟子告子尚未能窺其藩籬
者仁寄勝得全者義寄勝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
伐天地之性難返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
極又豈有吟哦哉

天理燗熟隨地湧出渾浩流轉吾驚佈其言如河
漢無極也萊峰震川理蘇俱當讓一頭地
時自湖上歸胸臆尚不懸憶昔公詩所至得其妙

心如口難傳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又行至孤
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難費寐得句旋已忘尚記
梨花村依依聞暗香西湖東坡一時在目也下筆
躍然　自記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竟以大言天地其所以為大者一也夫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不必更言仲尼矣故中庸直指之以明引譬之義且天下之最易相忘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前者也天下之最難相信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外者也今有理焉既在人耳目之前又在人耳目之外則忘之甚易信之甚難矣而吾以為無易也無難也但不忘其耳目之前者又何難

信其耳目之外者哉今由萬物與道而及小德大德如此〻伊誰之德歟推二儀太極之初此蓋虛而無所麗矣忽而生天而麗於天忽而生地而麗於地忽而生天地之間而麗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全則此無不在也而天地浮之為最先吾歸之於最先者而已極參伍變化之際此蓋紛而無所聚矣忽而見天而聚於天忽而見地而聚於地忽而見天地之間而聚於天地之間此無不浮則此無不同也而天地出之

為長存吾統之於長存者而已雖然此以為天地靜則謂其非天地也而吾以為猶未知天地者也言天地者必及此言此者不必主天地吾以此言天地而人喻吾以此不言天地而人疑矣不言天地而人疑則其所謂喻者亦未嘗深思而明察也人各有一天地在其意中見天地不見天地之大耳見其大也世則真吾意中之天地矣此以為天地之大誰則謂其非天地之大也而吾以為猶未知天地之大也言天

地之大者必至此言此者不必專天地之大吾以鬱言天地之大而人悟吾以此不言天地之大而人驚矣不言天地而人驚則其所謂悟者亦未嘗周通而廣號也人各有一天地之大在其意中見其大不是其所以為大耳見其所以為大也此則真吾意中天地之大矣是故天下言大者至天地焉而止吾言大亦至天地焉而止彼之言大〻以象此之言大〻以道也大以象謂非天地不足以極其大〻以道謂非

大不足成其為天地焉爾天下言天地者至其大焉
而止吾言天地亦至其大焉而止彼之大天地以分
殊此之大天地以理一也以分殊謂天地自有所以
大以理一謂天地亦止此所以為大焉爾然則天地
之不私其大可知也使大而可私則天之內不復有
地地之外不復有天而天地之各成其大已如此矣
然則天地之不分其大可知也使大而有分則大天
者不足以兼地大地者不足以兼天而天地之共有

此天地

其大又如此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句句說仲尼卻句句只說天地許多奏帶添補思
法到此都用不著只緣人止做得大字故仲尼終
在天地外此文止做所以為三字故仲尼卻在天
地中鳶逝長空影落寒水此境界但許嚙木札尺
參耿耳依口學舌者當之未免喪身失命

孟子曰天　全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謹矣夫天時地利固
戰勝之具也而必勝不如人和人主可不思得道以
致之哉且天高地下人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戰
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深凡皆以求勝也然有
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必勝之
理又自在豈其為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
求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又不若求勝於戰
之先也自君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
爭言戰而君子之言戰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
莫君子若矣而吾謂天下之至善戰者則莫如君子
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時曰地
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
天下言天時言地利亦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
時地利也况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
之法霸者用之屢盛而屢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

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亦言人和其視人和非備夫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戰之意以求人和故仁漸義摩之事王者用之愈隱而愈顯其隱者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立效也自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異也而吾以為大異也天時雖精等而下之至不得與地利等地利雖險而上之亦僅可與天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缺不嚴言由伊關孟門不素

形勢然人和可以得天地而天地不可以得人和也不然以弱小而或受火遠之圍以富強而僅致堅壁之計宜多易叅之功矣而不勝者如是委去者如是則何妨哉謂其不如誠哉其不如也自君子言之人和其要也而吾以為尤有要也天下誰能助我者而自我多之則已不勝其多天下誰非助我者而自我寡之則并不止於寡惟至於得道則無不勝也夫國衆要害不忘修謹斜干比戈不嚴明威然人和而亦

不待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佗欽而生肘腋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持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亦為有國之需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則天下之至善戰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

天時地利人和當時想有此三說皆為用兵言耳孟子因為推論倒出人和以得民心為要說下多

助一段正是說人和而上知得道二字亚歎人家所以得人和之本故曰有不戰戰必勝原不專主用兵言也看書精細至此真恨古人不見我矣或之奇幻雄深又屬餘事

今有受人　罪也

羣臣自有得為之責罪譬焉而知悔矣夫大夫則未
有無所得為者也非反諸其人即立視其死數且有
然而回爾何無罪與嘗謂國家受才臣之患不若受
羣臣之患深何則才臣之患在敢為天下共見其害
功之多敗故雖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羣臣之患未
不敢為天下且共向其尸位之無他故雖有甚深之
禍而其罪隱夫羣臣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惟避害之
詐切而匡濟之術無聞持操之念澤而違還之囊
主故阿世苟容其患甚於賊忍對薄之所為而脅
之學術長為屬於民生國步之間以平陸大夫論
大夫所得為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為者焉有大夫
不得為而自有其得為者焉而大夫概曰此非罪
之所得為也豈乎其累無所得為也哉夫老羸之轉
有轉之者也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此非大夫之所
得為也然有所得為者在未轉與散之先即老羸之

轉雖欲不轉焉而亦可得也壯者之散雖欲不散焉
而不可得也此豈非大夫之所得為也然不得為而
自有其得為者在既轉與散之際當未轉與散之先
國有為之求之一法焉豳粗賑恤之德沮格於下僚
亦請之無術也愚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為可信者
改府之通計而措置為可行豈非所得為者乎而大
夫曰吾此未知賑官之難者也有成例焉不可嘗
告有上官焉不可以違擬於是舉其不敢承與為甚
求之私而并貴其罪於朝廷則求之一法屢矣然
轉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焉貪殘刻本
政固備於己壞亦爭之上無人也不以青脂事權
則去就可輕不以催科博嚴最則進退利祿豈非
得為而自有得為者乎而大夫曰吾此未盡仕宦之
巧者也將法名乎無以保苟領將植節乎無以長子
孫於是隱其不肯反與惟恐反之意而盡捧其罪於
功令則反之一法又廢矣孽之為人牧馬既不求夫

芻牧又不反其牛羊主者不以爲非牧人不以爲疚
苟於蔽野寵養不衰僚友徒属轉相秘援蓋自受事
之始以迄報績之終獨有立而視其死之一法爲極
良再言及此非心之罪不可掩矣不得爲而遂無所
爲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
如何之勢惡臣以之盡瘁鄙夫即以之養奸若之何
後民之生爲大夫養奸地也且有可爲而終無所爲
何貴乎有明哲之謀謂是情之必不得已也必不得
已之情烈士以之殉身僉壬即以之趨祿若之何然
民之命爲大夫趨祿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猶知乃
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己惟此引咎難安猶足
愧也豈其詭之偷然而快也大夫其僅知乃罪也進
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己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夫玩世
說時之學嗚呼此非心有非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
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於非心也識之
立而視其死是後世巧宦家傳衣缽被此作以痛

哭笑罵言貴之令汝曹無言抵對

孟子道性 節

記大賢之書儲君首發性善之旨復引以盡性之人焉夫性善之說古今之所未發也堯舜之盡性又古今之所最尊也孟子之告世子必以以欲世子乎播之也嘗攷禹謨言心而不言性是性之名古未立也湯誥言性而不言心是性之理中古亦未明也至孔子始明其理然而繼善之言則猶就造化言之也[illegible]近之言則已合氣質言之也至子思則其理[illegible]明矣然而言天命猶未嘗直指其故言盡性猶未嘗盡[illegible]其人也聖賢豈能異同損益性其間哉天下言性[illegible]步則其言渾而全言性者多則其言尊而正言性[illegible]大亂則其言斷而盡觀而有據勢使然也於是孟子受業於子思而盡發其蘊當是時天下言性者紛紛有謂性無善惡者有謂性有善惡者有謂性可以善而忽惡者至有謂性且本惡者由其說不至於率天下而桀紂焉不止孟子懼之為之明其理且立其名

曰性善而天為之指夫全其理且實其名者曰堯舜嘗以此教弟子待來學蓋稱述不衰矣至是滕世子就見乃即以其說啟之何與古之世子其教始於深宮阿保之年則固有之良出於本然者無損由是進之以數華亦但尤其義而盡其類故三公坐論而不驚今則宦官宮妾而已矣習俗深則必為之遷其原不則本甚既失而後此之數熟何抵乎抑古之世子其業成於入學齒胄之後則大同達量習於論說[illegible]既深由是極之以綏欲亦止尊所聞而行所知[illegible]帝程功而不讓令則富強功利而已矣趣向卑則[illegible]為之立其極不則規模既隘而繼此之法制安行[illegible]昔者嘗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是[illegible]也猶此旨與然而孟子不明其意也世子又一無所[illegible]辨難也而揉揉然而唯唯然但聞其委曲而詳盡者無非此理也其指陳而引據者無非此人也約略[illegible]之則以為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吾於是而知性善

之說爲至精也。人之未生，此理自在兩間。兩間者善而已矣。而分而爲陰陽，陰陽皆善也。自此陽而老焉，此陰而凝焉，兩閒且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此者非陰陽，則究不可謂所此者非善也。化其此者而善矣。惟天地實化之，天地亦僅全此善耳。人之既生，此理具歸一體。一體者，善而已矣，而別而爲仁義，仁義皆善也。自過仁而兼愛焉，過義而爲我焉，一體具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過者非仁義，則究不可謂所過者非善也。正其過者而善矣。惟堯舜實正之，堯舜亦僅全此善耳。此其理雖盡悉其說，學士大夫猶衆之。況世衰之問未深矣，而孟子以至衆之說加衆之人，以甚深之義，施未深之問，而且以難盡之擴試之以不盡之詞，信乎否耶否，固知其反也。

此是程朱以後一則論性書，如布帛菽粟米鹽，治爲宇宙一日不可少者，莫僅作文字念過。

請野九一　節

助不可不行，貢不可盡廢，通其意於徹也。夫井地之法，惟助當必行耳。然貢亦有可兼者，以佐助之難倚也。野與國中分治之，其即周徹之遺意也歟。且從來新進喜事者，好言變更，然不敢顯畔祖宗之制，則必援返古之說，以售其私。而假借之術，其弊深於莽叢。老成守法者，力持由舊，然不能泰劑朝野之宜，執非今之見，以絕其類而矯激之，適其志即復於今。此帝王良法美意，每壞於主張之偏。善者不少，惟審乎地之所不齊，因乎時之所不悖，主古之善者以兼行古之不善者，則善者固善也；復古之不善者去今之不善者，以濟古之善者，則不善者亦善矣。如分田制祿，古法之最善者，助也。其不盡善者，貢也。蓋善不善而通之者，徹也。由古法之不善而爲今之不善者，假貢而爲今之自賦也。然則據今日宜何從？三代之制互異，而其實幾同。九一國取一，什一亦

貢者也蓋去國遠則出豊難察故但行助而縣正料

叙賞罰斂稼事則亦無貢之情弊之患矣或謂野無

山林陵麓未必能通九十之規不知隨地為井則隨

地為助畜角羽翮之利此公於民而不損於民者也

又何疑助之難復乎抑何賦之不善本可以不行也

道而其如國中之錯壞何也蓋去君近則情偽易[illegible]

故可行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審

類取盈之患矣或謂國中多關闢譏市豈其盡關什

一之際不知國宅無征則非斂無貢國歷泰林之

此輕其無田而重其非田者也又何慮貢之流弊乎

况鄉遂地寡而都鄙地多則行貢自不及行助之廣

且九一數厚而什一數薄則行貢又正用行助之裏

徹法雖未盡詳而大義已略備於此

此是周徹法卻不純是周徹法故孟下箇請字周

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

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殘未如重為自賦故下箇

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

自賦字就滕壞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無一字

無着落無一義不疏明

孔子之謂 二節

唯時聖能合三聖之全知其異而聖蓋不同也蓋孔子
之異於三聖者蓋以知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
合者則尤在乎知也觀之樂從觀之射不可得其偏
尊之故哉且以天下視聖人凡為聖人無異也以聖
人視聖人而後悟聖人亦自有其偏全焉不知一聖
之全不知羣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
羣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量有甚宏遠其

克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參會而得之吾列
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名清任和之與時各專
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
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
冬夏析之無不可以拙一氣之理而必以倫序者為
元運之周速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
必以統同者為變化之至也然而特也者循環而不
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

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大春秋號樂統名金奏詩頌和平
必依磬磬蓋以建中和而揔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
賓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鎛也編石之特也
匏土之函胡也革木之隆大而無餘也絲之衰而竹
之濫也大不拚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成具此
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為端
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為止合同而化之外有為之

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
也吾於是慨然於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翕然萬殊
始之所以極其貫也清越和平渾然一貫終之所以
成其聲也故有鎛鐘以宣其氣而有特磬以鎔其歸
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
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知也聖也不第孔
子有也知清而後能清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
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清知任而必底

乎任知和而必底乎和三子又未嘗非聖也然而集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之有大有不大矣以其理猶射者然射而不至直不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亦及乎百步之外矣雖失鵠焉若竟釐固不爲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遂之終不若其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絶也然則三子之止於清偏和也聖限之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異之乎知異之乎以是知賦受之散殊雖聖人不能無厚薄惟充盡夫賦受之量斯散殊皆可以盡性學聖者固恃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能無所秉惟推極夫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於窮神學聖者尤貴滲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則知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序

（老 論一筆妙）（第二節中兩三將二筆似出古文神手）（偏無入道滑知此分明）（凡此題詰四通）（八達是部子定中堡關 [uncertain]）

識趣淵澈輝步雄瀾殆非細儒所敢聞其筆法奇

孔子之 三

矯亦當在正義理家中求之

孔子之 四

此五人者　友矣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忘貴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應之以千百計謂非賢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嗚呼此正衰衰然以貴狀之耳使其身出奔布即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肯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

為我致也其致以德仍然以貴也為之友者固德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為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拳容者流鮮不為貴所驅使國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止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於孟大夫之風友矣夫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國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國也然亦棄

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偏不能無大夫之家即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齒其富貴貌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附尊卑騎於市井之間爭飲食於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輕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定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於諸侯而權重於國封日以侈奉邑日以廣大夫即欲不自有其家何可得哉然則章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人不[illegible]

大抵權門蘇奕之氣多歲於承奇藉藏之[illegible]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養勢而來者而勢[illegible]衆而養張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權崇之事勢則[illegible]少聞蓬驚其有所己之奇知其庭必無賢者之謀[illegible]此國獻子之有賴乎五人也若夫賓客蝕倚之風[illegible]多聞於驕矜縱恣之主附勢者不敢遽謂其勢之[illegible]親也有乘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益重其勢者而勢愈親矣頤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智[illegible]

彩之。雅如其人。必無正直之氣也。此則五人之有幸
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與造
之識。此五人者必不得合。即合焉。而嫌隙生于燕媟
之間。讒譖來於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
閒中淡淡寫有遠神
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
攀影附進於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於獻子者也。
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蓋是五人以外皆不
先遠不與友遺落固而愈折
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
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為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
人也。幸五人。即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者亦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噫乎。世流日下。朋友道衰
獨流感慨
布衣兄弟之好每匙兼於仕宦之時。平居道路交
忽言催於顯榮之日。至於覆禍係門。雖執鞭有欣羨
焉。或且扶其擊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為非。交游
不以為恥。若而人者。不帥王大夫所斥。亦五人之罪
人矣哉。

神辨易騁然第為五人作傳與章志不拔去迷矣
着力抓取末句字字為五人寫照卻字字為獻君
傳神
人遇此等題說得蘭盟石契似一幅正交論耳
日卻翻出疾邪詩辨奸論心手或危言似激哉
文似翻吾知其胸中有發許不平無處消滑借題
抒寫

此五人

舜發於畎　於市

歷數遇合之奇其遇合之前可思也大舜既諸人其表見於世者大約從其發與舉之後觀之耳試數其升發所舉之由不出於一而若出於一君子不得不致思於其際矣今夫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富貴人者曰何其不類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無與也其急薄也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貧賤而窮富貴人者曰何其不與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猶無也也其氣矜也不定見古人之所以富貴不實見古人之所以貧賤而富貴不特富貴非古人即貧賤亦非古人則安得不取古人衆看之逆而詳觀之夫古之生而富貴者有幾人歟使運會有隆而無污德業有全而無欺則皆生而富貴可也而不能也於是乎五帝之末而有舜當帝之終王之始而生舜於其間不於青宮則於草后夫豈不足以啟庸而受終也哉而必自歷山來也則帝佐之所發可見也自是以後無布衣而為天子者猶有布衣而為相則四輔大臣之事矣後數百年而有傳說當殷室衰後之會又數百年而有膠鬲當周家興革之時此二人者帝胄焉可也望族焉可也而一則於屠肆一則於負販則王佐之所舉可按也自是以後無舉於天子者猶有舉於諸侯則亦仍其舉之而已王降而霸管夷吾之功尊重降而外裔孫叔敖百里奚之業偉此三人者獨不可云之華閥哉獨不可出之故國哉而或則於蒙因則於九澤哉則於五羖則霸佐之所舉可[illegible]當世之變也此數人者固不知也又乎既發與舉而後知世之變也如此當其與世俱變也此數人者又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追意夫未發與舉之初而後知與世俱變也如此而抑有說者於畎畝不即為舜於版築不即為說於魚鹽不即為鬲於士不即為夷吾於海不即為敖於市不即為奚而此數境者獨見重於數人若為發為舉不在數境而自在數人則何

也。而抑有說者。不於畎畝何損於舜。不於版築何損於說。不於魚鹽何損於鬲。不於士何損於夷吾。不於海何損於敖。不於市何損於奚。而此數人者必是處於數境。若為發為舉。其在數人者正在數境。又何如。悲憫窮愁。未必盡生君相。厚生福澤。常以此萃羣材。而或者曰。舜聖帝也。說與鬲猶賢輔也。(又起說法)夷吾敖奚直偏霸材也。是殆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雖聖賢不免焉。如是。即偏材不免焉。如是。謂以此難聖賢也。則其待偏材過刻。謂以此厚偏材也。則其待聖賢又過薄矣。然而非薄也。非刻也。若畎畝。若版築。若魚鹽。若士。若海。若市。皆可以為舜。而有說鬲焉。(統領見識絕頂議論)皆可以說鬲。而有夷吾敖奚焉。顧其人自為之。非天意也。而天意也。

上下數千年眼大心雄何處着一語饒舌

全旨正欲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謂菁華熟須從這裏過也時文綵作感士不遇賦即有慷慨氣鋤出是窮秀才摹古人作空頭門面語耳今日蓋藏鴉結者苦其心志五句大率不免塵埃中安有如許天子宰相耶讀此令人吁氣都盡。是案也案中不可着議論此卻純乎議論矣仍是案不是斷似奇反正固想作文有何體格總為純漢說法耳

孔子登東　二句

惟聖人以作則而尤得其愛極之量焉夫聖人之中有孔子亦猶大方之有鎮而嶽之有宗也而要其槪下之甚小有可與登者之所見相喻者此固難爲未登者道也今天下異流爭尚岐歧分一人之統而與之並峙危乎曰不危其高出於尋常萬萬者自在也與夫古人往矣其高出於尋常者亦古人自得之耳何恃而不危恃後之人有所致乎其域者以其身體之

筆然於古人之俯視斯世如是也而益知其高出於尋常者本歷終古而不遑以待攀躋者之自登焉不得不重思我孔子哉孔子集羣聖之成古今不得常王不得加豈復有能至焉者乎則高出於尋常其孰從而知之嘗竊不自量庶幾願學焉然而驟也久之自以爲進矣百家其下矣而孔子如故而不敢止也久之自以爲益矣諸子其淺矣而孔如故然則孔子其可至者耶其不可至者耶

也則所謂高出於尋常者又孰從而信之雖然以吾之所未至度孔子之已至以吾未至之所見度孔子已至之所見然得孔子之爲孔子矣殆猶登山然而夷者猶曰孔子者非精累之所致也非有根柢之可尋也又非離羣絕俗睥睨一世者也今試取登山者而問之曰而能一蹴而至其顛乎能不歷原麓而飛越上下乎能平崔嵬荊棘與[illegible]唔嘘一躍身而至能也不能則何足以語孔子雖然此論孔子之高

孔子猶問登山者之所由登也吾不知孔子果何成孔子而第論夫既成之孔子亦猶不知人果何從登山而第論夫已登山之人則孔子非有意於已也而有不得不尊非有意於蔑世也而有不得蔑者其所處然也今夫魯負環瀛帶沂泗蕪隸郡蓋奄及淮徐地非不廣也而有登東山者焉則以爲無幾象其微者也東山其下者也今夫天下南極吳楚北抵燕代東漸齊魯西追秦晉徑非不遠也而有登

泰山者焉。則以為不盡小魯小天下。自未嘗登者聞之。鮮不笑而却走也。況有登者。親自信其不誣。準與而推。衆不止於東山。登東山而東山皆然矣。天下若止於泰山。登泰山而東山且然矣。然則人固有在六國而輕於一國者。亦有重於一國者。未有重於一國而一國反輕者也。人固有在天下而屈於天下者。亦有尊於天下者。未有尊於天下而天下反屈者也。且東山泰山。非甚難測也。魯與天下。非真弱小也。然而

孔子登　三

所處之地崇。則所見之物細。已如此。況以不可限量之人。結羣焉清躬之世哉。然而天下能信登東山泰山之可以小魯小天下。而不能信孔子者何也。東山泰山可長存而測焉。而孔子不可復測也。可捫繼石及焉。而孔子不可數及也。不知孔子亦止一光登東山泰山者耳。奕奕者自若也。嶷嶷者未嘗頹也。人各有一東山泰山。未嘗一登。而議之曰。不能一蹴而至也。不能令原麓不飛越上下也。不能使崔嵬巃嵸峯

於荊棘崎嶇之易也。是以東山泰山為雖不可登之地。而且并起夫小魯小天下之未必然也。又何足與語孔子。

懸步巖窟崎側易為凌犯扶墻捫壁神氣索然奄

浮雄奇浩瀚如許讀一再過覺有神龍蜿蜒雷雨

恭注

孔子登　四

居仁由義　二句

就所居與由而大其事如仁義之爲事本矣蓋居仁由義士之尚志有然耳而大人之事已不外乎此天下人安有事之偹如士者哉溯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庶民無一不出於學則無一非士也學而爲天子焉學而爲諸侯焉學而爲卿大夫焉學而爲庶民焉位遞降而卑者人因乎事也蓋其爲事愈高則其爲人愈微職遞分而衆者事因乎志也蓋其爲志益薄則其爲事益少故可以統乎諸侯而爲天統乎卿大夫而爲諸侯統乎庶民而爲卿大夫自大以下爲庶民統乎人者也小人之事也自太史上至天子皆能統人者也大人之事也先王位士大夫之下庶民之上而不畀之以事若曰自然故皆若事自此以下皆非若事云爾夫士何遽得爲大于諸侯卿大夫哉其所學之仁義同也自三代以來無學而爲天子諸侯者於是大人之事曷爲之天子

諸侯卿大夫而仁與義萬爲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復知有仁義故雖有大人之事直與無事等蓋夫士也其居則在仁如此其路則在義如此矣而又不得爲大人則其事亦不著何怪天下之重輕其無事也雖然吾特處士不尚志則不能居仁而由義焉耳果居仁矣一體之愛至則天地萬物之愛與之俱極之誅極不廢於帝廷致伐不傷於王世總以愛之方大愛之方則久在儒者一體中矣果義矣日用之宜得則散殊高下之宜與之周浹變得而不疑其泰力征而不病其貪懲以協之理夫宜之之理則已歸儒者日用開矣由是大夫焉可也諸侯焉可也天子焉亦可也惟其舉而推之者也由是而不卿大夫焉可也不諸侯焉可也不天子焉亦可也亦惟其偹也全而歸之者也蓋帝王之功皆本乎時勢之所至故因革損益歷代皆有不得不然之實士惟無時勢之可憑也故允有

焉觀氣於至虛得理之渾渾觀氣於至實得理之流行要亦為之研究則然而後華是氣則理都華要目無分虛實者也今欲明所謂道當先明所謂仁上極乎原放此猶從挖豎言之也百穀之理而疾痛發必應此惻怛則隱之所自生矣則繁被色無不忍此之心有從觀而識其充周乎仁必驗乎散殊此翁從推致言之也一體之私而貴賤之必至此太和化之所各正矣血氣心知無不通性命之故有當

而播其純全耳蓋仁也者人也仁之理虛必附於人以自著而究當仁所得者之處又不可以仁名物人之質滯必存其仁以自全而及夫人當說全之時矣不使以仁類從之人遂欲於人之外求仁而又於物之外求道此所謂言者之過也夫仁以體道而所以能體者惟人為之凝聚也故就仁而言元善一虛位耳合之於人則遇事而作遇觀而作孝弟倫政教之大寄吾心不煩擬議之端即吾身不容闕略之事

非體用之一原哉人能弘道而所以能弘者惟仁為之曲成也故就人而言絪縕一轉氣耳參贊皆仁財曰明而及爾出王曰旦而及爾游衍經曲威儀之細皆吾性不假強合之迹即吾學不能損益之天秩顯微之無間哉故不知其合豈惟仁也由仁之有敘則而義出焉由仁之有品節而禮出焉由仁之有知覺而智出焉由仁之有貞固而信出焉言之將不勝其分苟知其合止有此人也義即人之所宜也禮即人

之所履也智即人之所知也信即人之所守也亦且盡歸於一無非仁也無非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人道三字畫不成界使提不成團搏沙和泥都無是處此等文真可謂推赤心置人腹中橫使不

浮

古今治平彙要十四卷

〔清〕楊潮觀撰

清雍正七年文聚樓刻本

大清雍正七年新鐫

句吳楊潮觀纂

古今治平彙要

文聚樓梓

漢劉向歆父子總羣書著七畧[illegible]輯略於六藝魏晉諸書分為四部序[illegible]子史集唐人於四部之外列類書其最著者莫如御覽玉燭而今皆不傳傳者惟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帖北堂兔園策四五種而已蓋類書即輯畧之遺意網羅博矣而為用止於文翰之事記[illegible]之學而於經世遠謨瞠如也是以久而易[illegible]餘杜君卿鄭漁仲馬貴與章俊卿諸家採輯歷朝典故以名臣碩士之論議條列其得失有益於經世也兆矣[illegible]丘氏大學衍義約治平之要於脩齊尤號知本故帝王乙夜之觀及呫嗶之學者皆所不廢近者朱子强有治平略蔡方炳氏廣之條件悉本前人而取便於制科者之待問射對較之藝文初學諸書猶當先之顧挨次節錄差少剪裁楊子潮觀英年績學攄所見聞定為十四卷[illegible]十二門顏曰治平彙要準今酌古綱舉目張學者孰是書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措之恢有游刃以之決科以之經世存乎其人適潮觀過余相質余因别白源流區明本末及是書之適於用者次第書之如此

雍正七年嘉平同邑華希閔豫原氏

古今治平彙要目錄

古今治平彙要目錄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一

句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聖學

聖王繼天以立極，與天以同體，天以治平之責付之首出之人，即以生安之資冠諸羣倫之上。故其經綸之包乎薄海，而靡遺由其學問之入於微妙而無間。天下之本在君，君身之本在心，君心之本在中，而執中之功則一在敬，一在明，一在誠。至尊者人君之位，位尊則勢峻；至重者人主之任，任重則業艱。上而天命之降鑒，不鑒其政治，而鑒其宥密也；下而民情

之瞻仰，不仰其功業，而仰其德度也。聖王志氣如神，乾乾終日，不以一念之微而敢忽，不以一事之細而敢輕，不以聰明睿知而敢驕，不以富厚崇高而敢肆，雖極憂勤之至，常若怠忽之乘。易曰：乾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之謂也。莫虛於心，心虛則善受；莫靈於心，心靈則能應。於虛靈之內而擴之以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於虛靈之中準之以性，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聖王聰明天亶，性體常昭，藏其用於方寸，則不竭；寄其用於耳目，則不勞。立乎至公，而天下之私不見焉；居乎至正，而天下之邪見焉；守乎至是，而天下之非見焉。經綸萬變之紛，如不出一心之靜。照易曰：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此之謂也。造化有實理，而萬物生；人心有實理，而萬事行。萬事操於人主，則其慊於萬事者，惟在慊於一心也；萬物統於人主，則其不欺於萬物者，惟在不欺於一己也。聖王不待思勉，天理渾然，本元亨為誠之通，本利貞為誠之復。於事物之來接，純乎實理之周流；及酧酢之當前，脁然實心之感發，合內外與人己，其統之也一，無間斷與先後，其運之也純。易曰：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此之謂也。夫敬以持其志，明以燭其幾，誠以立其體，由

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猶繩墨之形有定，以定無定之曲直，而不為所淆；權衡之法有常，以別無常之重輕，而不為所奪。葢有所徇，非中也；有所拘，非中也。以一定者操之，有時者施之，其擇之也審，而精人心之危者，安其守之也專，而一道心之微者著。事所當止，雖欲意為行，而不能事所當行，雖欲意為止，而不得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自然有以合乎天理之正。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曰：惟精惟一。湯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法脉相師，淵源有自。至於洪範以皇極是建，大學以至善為止，聖門以一貫傳心，古今

夫聖人德合天地道垂萬世孰非以執中爲心法而能裁成輔相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者哉

治道

一代有一代章程每隨時而改革自王有百王法戒皆異世而同揆何則制度之沿革不能豫知而政體之汙隆總由一轍約擧之大端有四今夫好惡之起於心也其初甚微而好惡之發於外也其流無極由其甚微至於無極幾之所應一息間耳方其未動既夫人而何之及其一動又夫人而趨之此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猶有過中之處致爲大德之眚况好惡

或乖當更何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有好下必甚念慮偶動於深宮風俗卽成於天下響應之機捷疾如此故一在謹好惡夫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紀綱紊雖勵精圖治久而必弛紀綱正雖庶政叢脞而可理王者手運乾坤而其精神不勞者爲扼其要也射馭民物而其力量能周者惟得其領也漢以規模爲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爲紀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宋以禮樂爲紀綱故大綱旣正而衆目以張理亂之道恒係於斯

故一在振紀綱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賞罰之於馭衆猶轡銜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臨朝不能以化天下然或者喜怒徇於一己之偏而未必刑賞出於忠厚之至則賞之過未有不至於僭罰之過未有不至於濫一僭一濫人誰勸心故賞一人而天下勸者非有心於賞此人也必出於此人之不得不賞罰一人而天下懲者非有心於罰此人也必出於此人之不得不罰聖人之心至虛至平無所偏倚雖欲輕之重之而有所不可也故一在公賞罰帝王之

世君臣一體播告昭明上之待下也無[illegible][illegible]必誠悅服下之親上也無異意人主尊居九重之上下民本無相見之由惟王言一布則爭先快覩日綸綍言其維繫乎天下也日渙汗言其浹洽乎人心也故令不在多而在一令一則吏知所守法不在改而在久法久則民知所從不以一人言之而遽行不以一人言之而遽止惟其慮之旣藏斯發之也不妄持之必確斯守之也可常故一在愼號令雖然莫與格之好惡易偏莫與勸之紀綱或解莫與商確而調劑之賞罰或謬號令或紛以是知言路不可不開人材又不可

不辨古之有天下者謂人卽甚明不如合衆人之明以爲明人卽甚智不如合衆人之智以爲智故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建司過之官善則勸以必行否則沮之必止由來哲后並喜求言然而法語難聞忠言逆耳惟爲君者不好勝不掩過不騁辨給而衒聰明不厲威嚴而恣剛愎夫而後爲之臣者進良藥無諂諛之辭批逆鱗無畏縮之態下情無不上達上情無不下孚所謂天地交而萬物通者此也若夫人材之辨不難於辨愚智而難於辨邪正邪正相參取舍互異自非至明豈能無繆故古人觀人

居觀其所親富觀其所與達觀其所舉窮觀其所不爲貧觀其所不取猶懼其未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德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而猶懼其未也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焉問之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諸法備而不肖人見不肖人見而君子人得由是禹稷盈庭伊萊接跡以賚敵沃以備贊襄則好惡何患不謹紀綱何患不振賞罰何患不公號令何患不愼是故治天下之道不過曰人曰法任法者貴詳明尤貴簡易任人者貴獨斷尤貴共成總以適中至當而後可

官制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建國而分其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夫億兆如此其衆而億兆不能以自治也必有一人統之一人如此其尊而一人不能以獨運也必有羣工佐之古帝王因事任官量能授職上代天工下爲民極必名實相副人地相宜繁省適中重輕各得是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然而自古在昔每代不同凡名號之紛更不能悉數惟國家之要職安可無稽以三公言之天子無爵三公無官虞夏有凝丞輔

弼成周有三公三孤官不必備惟其人也故洁者云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上兼師保之任冢宰闕其職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作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也周公爲師位居冢宰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也何者三公坐而論道其人固難而冢宰總治百官其職亦不易處無何唐以後則或爲親王藩鎮之加官或爲文武大臣之贈官宋以後或以宦閹厮役爲師傅或以諸王世子爲師傅循名責實古意無存蓋坐論之禮不行而師道之亡已久矣以宰相言之軒轅首命六相唐虞始宅百揆相之名始立湯之

左右相任伊尹周之左右相任周召相之員始定然宰相一任自昔爲難或失之太重或失之太輕或有名而無實或有實而無名以爲任賢貴專則斯高融秦莽操禍漢以重而貽患矣以爲位逼宜分則漢有大將軍宋有樞密使以輕而失職矣至於漢武以後官者受奏奪相權於內繡衣行部侵相權於外非予之以名而不予之以實乎明初中書雖革政事歸於六部六部雖重機務決於內閣非不與之以名而反與以實乎不知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既信其人何妨專其任既尊其任何妨正其名必也宰輔不得專行他官之事然後任可尊他官不得上行宰相之事然後名可正魏晉之後謂之中書令謂之尚書令謂之侍中謂之門下而衞將軍給事中或僕射或領軍皆得行宰相之事則任不尊隋唐之後謂之平章事謂之同三品而節度使鹽鐵使或秘書監或大學士皆得帶宰相之銜則名益紊總之人主即躬親庶務不能無參預機密之人既有參預機密之人即爲事權隆重之處革之則權必旁落分之則政必爭持以此知任相者不在名之相與非相而在人之得與不得以六部言之秦時尚書不過四人漢時尚書不過五曹新室之莽嘗倣古立官矣然羲和司農納言合爲一官則非古制後周之泰嘗倣古立官矣然冢宰司徒司伯係之三公亦非古法唐時六部戶部無版籍兵部無戎帳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則職名虛設宋時六部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工部又有三司使則分散不一故六部之設莫善於明然以六尙書佐以十二侍郎其分掌者則吏禮兵工各設四司戶刑二部各設十三司諸司以上侍郎侍郎以上尙書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雖無屬官三百六十之多而中間脈絡相通體統[illegible]其六典之遺意乎以臺諫言之臺官以糾官吏是非諫官以諫天子得失顧御史之職古今屢變掌書記命而兼記事之任者周與戰國也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矣而復兼訟獄宋之御史亦任彈劾矣而復兼諫諍是其制雖異而其風霜之威則同也諫官之職亦古今屢變以諫議大夫掌議論者秦漢以前也以散騎常侍掌獻替者魏晉以後也秦漢給事中以爲加官而無定員宋明給事中以主封駮而兼諫議是其制雖異而其

耳目之司則同也。曰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而於泛然散處之中又寓隱然專責之意則養其銳氣假之重權以折姦臣之萌以救內重之弊不深有賴乎此哉以侍從言之有制誥之職有講讀之職有修史之職有校書之職掌制誥者爲翰林學士爲中書舍人然唐時始有北門學士但以備游宴賦詩至供奉之名立而始有代言之責矣魏時有通事舍人皆以掌機密重事至紫薇之名立而始爲文學之司矣故宋以學士掌內制以舍人掌外制朝以學士掌草詔以中書掌繕寫雖其職[illegible]不隆而其地之深嚴則一也至於掌講讀者漢時已有侍講之人唐時始有侍講侍讀之職掌修史者漢時位居丞相之上唐宋兼有起居著作之員掌校書者漢時已有秘監之官宋元因有直閣道館之在勝朝以來四任始合故近者翰林一職實兼前代數官書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於其侍從之臣豈無攸責歟今夫國家之有大臣猶人之有心腹也朝廷之有近臣猶人之有肘腋也心腹之地貴慎以重肘腋之地貴密以周惟三公得其職則天子無過舉宰相得其職則羣僚無匪人六部得其職

則庶政無廢事又有臺諫以相糾察侍從以備顧問在內之臣固不得不重矣而在外之臣尤不可不愼大而爲監司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雖封建之世不廢監察之人然漢有州牧刺史繡衣直指唐有觀察團練採訪節度宋有轉運提舉提刑觀察而其弊也官無常制治無定署以至任內而不一權重而不掉但有監察之名絕無刺舉之實惟有明定制最稱畫一布政以司錢糧按察以典刑獄又有參政各道以貳之設都司以掌軍政遣巡按[illegible]臨郡縣復有巡撫總制以鎮之所稱諸署[illegible][illegible]定之所而官聯無不定之制者也小而爲郡縣周官郡正卿後世縣令鄉遂大夫卿後世牧守雖封建之世不廢郡縣之官然春秋前縣大郡小戰國後郡大縣小漢稱郡稱太守唐稱州稱刺史宋稱知州軍事元稱達魯花赤太守之名每代各異知縣之號每代相同蓋皆親民之官外治之本故古之重其任者尙書出爲郡守郡守入爲三公朝臣出守別都郎官出宰百里此其爲職安可忽哉今夫各省之有大臣猶室之有梁柱也郡國之有小臣猶室之有基址也梁柱不摧則室自安基址不壞則室常固惟監司得其職

昭天下無不法之官郡縣得其職則小民無不治之事內外相維輕重相制大臣法小臣廉聖天子垂裳蒞之有餘矣當今官制多本前朝惟滿漢分員則視昔稍異在明則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明以前宋則立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等官宋以前唐則立六省九寺一臺五監十六衛十率府等官唐以前漢則公有三等侯有三等卿有三等大夫有三等士有四等官階勳爵隆殺各殊歷代相沿大率如此至於稽古建官之制嘗思古者建官之意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illegible]不冗[illegible]入仕進之路則職不曠公銓選之法則職不[illegible][illegible]者不妨多帶銜者不妨少頒祿從厚遷轉有常此又職官既定之餘所當細為參酌者也

[illegible]吳惕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仕路

國家之治忽視乎人材人材之盛衰視乎立法立法拘則有士不能用立法濫則所用非必士有天下之責者能不兢兢於此哉周禮大司徒三物教民非如後世徒以文墨之末也鄉大夫三年大比非如後世徒恃考較之勞也惟道之以德行游之以六藝而上之人教有定法惟閭胥族師以歲時比衆讀法黨正州長以歲時屬民糾戒而下之人學有成効於斯時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重之以賓禮而不爲過隆之以拜受而不爲屈蓋其平日所以教之者既無非德行道藝之選則其當時所以興之者自無負賓禮拜受之隆況上之所以重之者如此則其爲士者又安得以自輕此固上古之人心也而其時仕路大約有二有由鄉學進者有由國學進者鄉學掌於鄉大夫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用之在太司馬由選士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爲士大夫至於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於以考

其材藝而進退之在外則有諸侯之貢獻諸侯貢於天子天子試於射宮於以考其容節而去取之夫論成周取士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亦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爲重然平時不教或所教不當而一旦欲求其選豈可得哉漢世舉士大端有三策於天子曰賢良方正察於州郡曰孝廉茂才升於學校曰博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掾吏稱職公府辟召孝悌力田童子武勇亦得以自奮其間而初無一定之額後漢旋改察舉之制順帝復立限年之條大抵兩漢之時其權在公卿與郡國守相其利在德行與經術法令我觀其世非無卓然英異之士哉然權在公卿而權門貴仕請謁繁興矣權在郡國守相而欲出故處爭察高價矣科在德行而士多矯飾全憑毀譽之口矣科在經術法令而學近申韓或鮮聖賢之道矣所幸者當時文網疎濶甄拔無方是以賢才輩起後世稱之夫國家之取人非取其門第也自陳群立中正之法而自魏以降惟推閥閱不辨賢愚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凡九品而有八損雖劾之者有劉毅之疏而丘園寒素之家終難奮蹟矣國家之取士將取其才德也自煬帝立進士之科而自隋以降

惟採浮詞不遵典則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雖詆之者有李鍔之言而鄉舉里選之風終於絕響矣唐代科名多因隋舊其時仕路亦且三途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則以待奇才而寵異之諸科之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有明法明算明書而其偏重之路莫如進士一科雖實應有楊綰之議孝廉曾與進士兼行而世風爲尚浮華進士但工詩賦非惟孝廉不足以分之即明經亦浸以衰微矣宋之科目有進士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惟

進士得人爲盛蓋上之所重在是則下之所向亦在是其始也防之既嚴其繼也待之復厚是以名公鉅卿皆由此出所稱制科者太祖時置三科景德時增六科天聖時增至十科紹聖中又置博學弘詞科大觀中改爲詞學兼茂科君子曰宋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至於宏詞則僅以徵長取顯爵豈非志士所深恥而不爲者哉元太祖初用科舉取士成宗猶以論賦試士爰至仁宗斟酌舊制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然當時仕進多岐銓衡無制其出身學校者有國子學蒙古學回回學醫家學陰陽學

其策名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至於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工匠皆入斑資輿皂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遂入外譯授以官長俾之世襲若此雜類吏道多端迨末年科舉一停而國運隨之以移矣蓋科舉雖非盡善而累代不能稍更明初設立文武二科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試騎射宏詞諸科盡革惟存進士一科而科貢吏員亦參酌並用然其後以資歷待選而科貢之路淹以輸納在官而吏員之途

壞此進士一途所由獨貴也否而論之古今仕路或郡國薦舉或公府辟名或曹掾積累而升或世胄承襲而用或貲選進納或設科考較均有利弊相倚未可獨任一途何則由薦舉者得自屋六十家汲管庫七十士未嘗不可得人如今之保舉是也而弊在干謁行私淫僞日滋況欲行保任之法則終身難料欲不嚴連坐之法則姦門易開由辟名者吳武陵之進杜牧李德裕之進盧肇未嘗不可得人如今之幕職是也而弊在夤緣請托撓守難知縱各官所署或爲刑名錢穀之司而問其平居豈果有守有猷之士由

費祿者在漢有薛宣胡廣在明有[illegible]況徐晞未嘗不可得人然吏不出於置罷則品多累於清流縱循資歷出身不過縣官佐貳其得自拔者無有也由世胄者莊漢若楊氏祖孫在宋若范家父子未嘗不可得人然以父兄之蔭畢分別子弟之貴賤縱令入監肄業後皆循例遷除其能自拔者亦寡也由貲納者多曰錢家緣國公誼可嘉家道殷蕃貪污可免就如入粟賣爵之令一自文帝開於遊塞靈帝行於鴻都宋徵入金輸穀而得官明季買馬空運而增級由是爲聯同皂滑並流而往路之溷極矣由考較者多曰爽章取人類如浮文而少實及臨事設施衡其大效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然設科考士之令一自隋立進士之名唐移春官之試武后有殿試之典楊浚議棘闈之設淳化行糊名之法祥符立易書之規治平定三歲之期洪武定三場之制由是防維漸密僥倖反多馴至於今猶襲其故以文理言之按科場條例課士之法頭場爲体後場爲用蓋四書五經乃前聖講明義理之言必以是爲歸然後學術端而人心正表論策判須胸中具博通今古之識必以是爲科然後作用大而事業與焉則上之所以望士固何如者

無如上以賢豪待士而士反以庸劣自待即如平日荒疎臨場急遽作經義皆不痛不癢之語作策論皆不衫不履之言至於作表作判尤不過移頭換脚雷同抄寫而已尤可慨者經書之全文不究而私自擬題以爲揣摩當代之世故不通而專靠坊刻以爲剿襲雖調換策判之弊近已屢加申飭而其法愈嚴乃其風愈盛以閑防言之按科場條例寅緣之弊考官革職定罪士子依例處分蓋科名乃士子進身之路不容姦廁以庸流必掄選精而後文材盛甲第乃朝廷進賢之途原非士子之壟斷必閑節緊而後匪類竊然則上之所以防士固何如者無如上以盜賊防士而士也甘以穿窬自居即如奔競成風浮誇相尚銅臭之徒聘請文人代作狡猾之輩勾通書吏夾帶又或連號之弊或換卷之弊或竊傳字眼之弊或囑頭謄錄之弊或暗通紅號之弊或埋藏文字之弊種種徑竇不可枚舉尤可恥者鑽營於華屋朱門之下而投拜師生馳鶩於名場聲氣之間而託質文稿以致相忌者流有預報元魁之榜雖名高標榜之習近亦屢行禁止乃禁之者愈峻而行之者愈密大抵天下無不弊之法故法不必其屢更天下非一類之人而

人宜使有定向假如試士之法鑒古定制分為四科一曰德行操守次曰經術文章三曰經濟才畧四曰騎射韜鈐四道並收雜流悉屏取人之道不為拘亦不為濫也由是縣升之府府升之憲憲升之朝廷不必所取若多但期所歷者徧上等若寵以異數中等者布之官僚下等者令其學習取人之道不為驟亦不為淹也準此而行之保舉可也必峻連坐之責而仍立預首之條則人不畏難矣辟名亦可也必勘生平之蹟而不填故常之套則人鮮虛譽矣吏員亦可也復署置之典而革輸納之規則人不皆惡薄矣世冑亦可也行入監之例而另加甄別之法則人不皆紈袴矣輸納亦可也先試以佐貳雜職之事而不輕任以地方守令之位則異路無妨於治道矣考覈亦可也兼羅以策論經濟之實而不專核以帖括經義之文則文士留心於經濟矣總之闢門貴有多途立制期於畫一收羅者在當事鑒別者在宸衷並抑虛浮須資文武兼備勿拘資格但求才德俱優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培植先於平素隆禮遇於臨時菁莪棫樸之風何獨數成周之世也

銓課

聖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用之顧理道之要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後世流品無別立制漸拘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於是用人升降之權一付之於法夫古無銓選之法也周禮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其時人材最盛而不限成規自漢成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之選立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起光武改為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而選法漸密矣順帝時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蓋師古人四十強仕之意也曹魏時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蓋祖成周命鄉論秀之意也中正之法既弊資格之法加嚴崔亮作俑於魏而限以停年裴光庭繼踵於唐而人號聖書蓋自有中正之法寒素始不得進所稱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也自有資格之法豪傑始不得伸所稱賢否義均雁行智愚次若魚貫也然唐時所用皆資格也選於尚書者為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為小選選於東方各州者謂之東選選於南方各州者謂之南選姚崇宋璟患斜封之濫也廼合三選而通掌之謂之通選宇文融患吏部之私也欲精其法而分掌之謂

之十選宋時所用亦皆資格也文臣升朝者屬尚書
左選幕職州縣官屬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
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右選選皆拘於吏部之資
格而天子不得予奪於其間也於是墨勅之官自宮
闈而出如姚崇之停罷斜封杜衍之奏罷內降論者
徒知墨勅之濫而孰知資格之不爲不濫哉選皆由
於吏部之資格而宰相不得黜陟於其間也於是堂
除之官自廊廟而出如崔祐甫除官八百員李吉甫
爲士三十人論者徒知堂除之不公亦孰知資格之
[illegible]爲公哉爰至明代亦復臣之文選主於吏部武
[illegible]
選主於兵部初考其文藝以觀其處置復考其[illegible]論
以觀其才識銓曹縱有不公除授終無別法蓋資格
之不能廢也久矣宋人有言曰賢不肖伏於下者資格
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恥者
爭於資格之路也民之罹暴政者困於資格之人也
萬事之所以頽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
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此其立論未免太苛夫
純用資格將宜何以舉枉何以錯而不用資格則又
卑可踰尊疏可踰戚矣總之入仕之門不宜太狹亦
不宜太多銓部之權不宜太輕亦不宜太重升用之

路不宜太淹亦不宜太速在朝家則宜量人材爲銓
衡則宜守成法寬其途以羅天下之俊傑嚴其道以
策天下之中材用不次之擢以收天下之大賢循資
格之序以勵天下之操守斯進退在非難非易之間
而人心無自暴自棄之端丘文莊謂人法兼用斯則
得之今者歲有大選有急選大選行於雙月急選行
於單月京職驗到外官投供掣籤定缺事例甚詳其
爲驗也當堂考其身言糊名考其書判其兼踏也或
由科目或由保舉或由捐納或由幕賓爲道殊多非
由一轍然皆斷自君心定於[illegible]見稽例著[illegible]猶與者
[illegible]多而不雜部[illegible]而不偏用[illegible]銓選
坐所稱吏多缺少十官五共之說其免矣夫夫銓選
既爲定式考課亦有成規唐虞之時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考課之法由來舊矣成周之時日有日成
月有月要歲有歲會至三歲大計冢宰贊之王視受
之考課之法斯爲密矣夫周以六典廉吏而漢亦以
六條察吏郡守得課令長刺史得課守相刺史上之
執政丞相上之天子是猶古之遺意也乃若京房作
法於漢元之時則專欲任法而失之太繁崔亮建議
於魏明之朝則專欲任人而失之太簡劉邵之[illegible]

二條可謂當矣而四科之路失之太狹杜衍之六優
六劣可謂精矣而六年之考失之太疎是故論考課
於三代之上則周爲善論考課於三代之下惟唐爲
詳以五要簡官事以八計聽吏治以四善校守令以
九等別上下以二十七最分殿最又六察以按內外
六條以巡郡縣三考以定諸使四等以考流外官彬
彬乎可云亦叙矣宋以歲月遷叙縱以勞績進秩後
又有文五年武七年之法後又有審官院考課院之
設夫賞罰期在速行而必行五年七年則患其疎蕩
矣銓次既有吏曹而兼設審官考課則厭其重複矣
明興諸司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
然後聞於朝廷凡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其
核以御史即漢之命御史考殿最也其書以考語則
唐之第其善最以爲黜陟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則
宋之引對磨勘以爲遷叙也法兼歷代考覈命意無
如末路廢弛賄賂公行遂多不可問矣蓋其始也亦
取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之意及其後也疑心而信耳
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漆木所稱
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所有明考課之藥石也余
若考滿之外復行京察京察之外間行甄別考核五
等曰稱職曰勤職曰平常曰不及曰不稱考語四格
才則長平短守則清平濁政則勤平怠年則青中老
近又以吏兵二部三年舉行大計五年舉行軍政優
者列爲卓異劣者罷之八法猶恐其中尚有漏也舉
劾者報部平等者亦報部猶恐其中尚有枉也卓異
者引見糸劾者亦引見內則任之吏部外則任之督
撫其於用人之際可不謂無黨無偏者乎抑聞之胡
寅之言曰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
常蓋事須漸理雖王者亦期必世而仁政在宜人即
五臣不能易官而治苟或遷叙如奕棋官衙如傳舍
奔波奔擾之日多蒞任治民之日少欲賢則才智而
更尤甚在吏則一手而換兩刀一事未諳又易一事
一人未久又易一人此雖世有聶卑亦不能展其長
而爲之奏績矣用人者又當慎諸

吏治

吏治莫急於外任而外任莫重於州縣夫一省吏治
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府州縣其
基址也書曰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所以固邦本者在
吏治而所以清吏治者在州縣蓋州縣乃親民之官
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

官不賢則民先受其害安有基址不立而望能自固者乎安有州縣失人而治能無壞者乎夫地方雖有衝僻之殊民風雖有馴頑之異而果能以實心行實政任父母斯民之責即存父母斯民之心則興學校勸農桑增戶口闢田野簡詞訟息盜賊古人稱無一夫不獲其所豈人力之所不能爲者哉如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狥私逞欲以上虧國帑或侵漁科派以下累斯人則雖釣譽沽名行一二巧僞之事以求取悅於人而行藏畢露奚救

爲州縣者唯有節儉正直節儉則一介不取無所累正直則上官不敢干以私由是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寓撫字於催科視吾民如赤子敬供盡職砥礪廉隅百里才[illegible]豈非公輔器也夫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地方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蓋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爲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於上宣化於下漢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苦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乎故兩漢循良最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都

皆廉絜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夫知府所屬地方不甚遼遠則於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果廉正自持奉公唯謹則督撫監司寧敢肆行需索而州牧縣令又豈敢恣意貪婪也哉推而上之各道官員分守分巡職居協理糧河鹽驛各有專司如守巡而徒知趨奉大吏指揮則訪察之真不得矣如糧道而徒知抑剋起運陋規則煩擾之弊不絕矣如河道而不能親身[illegible]查勘計估則工程之虧損者必多矣如鹽道而

不能下逮商民上裕國課則積習之浸淫必深矣如驛道而不能澄清假冒核實關銷則地方之苦累必甚矣若乃按察一司尤爲民命所係一切州縣申詳至此而獄成一切督撫奏題亦至斯而定案苟律例不一而上下其手或聽斷不實而寃抑其情折獄憑口供而鍛鍊之平反憑案卷而文致之大計黜陟而揭報不公地方豪猾而剪除不盡皆其專責也至於布政一司職居方伯之重所以綏輯群黎布昭德意庶邦之喉舌列服之綱維也民生之利不利官屬之賢不賢錢糧火耗之有無增添州縣差徭之有無科

派庫項盤查之有無虧空位益高責益重自非廉察何以稱爲撫布按之職固專而督撫之權尤重自古帝王獨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寧謐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非他吏可比也巡撫責任重在拊循百姓之疾苦望其拯恤財賦之盈絀賴其運籌以肅官方則黜陟必當乎公論以治獄訟則是非必服乎人心倘優柔姑息而曰無事爲福即地方有養癰之憂或刻核沽名而以幹才自任將官民受剝膚之困不知苟利於國何有畏首畏尾之嫌但能無愧於人豈避招怨招尤之舉以至爲總督者地控兩省權兼文武必有經文緯武之能達權通變之識周知形勢洞悉民隱存安不忘危之念慮事於機先求緩急可恃之人備材以儲用於同事巡撫中當視其才具已足者則和衷而不撓其權智力稍偏者則隨時而加以調劑於地方事件失者匡之缺者補之持大體而不爲瑣屑之圖謀遠慮而不計目前之利有此數者或可庶幾若以統轄遼遠職務殷繁則唯擇賢用人乃能周知洞悉顧用人亦甚難耳不信其人不可信其人而不察尤不可不聽其言不可聽其言而不察尤不可倘以一言一事見爲可託遂

深信而不疑往往爲人所蔽而不自知故曰不信人者爲愚輕信人者尤爲至愚也蓋身爲大吏全在鋤除私意一秉公誠不應躲閃自占地步不應苟且以爲了事尤須文武同心僚屬協力無彼此猜忌常存恩怨之懷無植黨用人自逞好惡之見肅官方清吏治必以大者爲先勢固然也總之居官之道要在有猷有爲有守使有猷爲而無操守固不免累民枉法之端使有操守而無猷爲尤不免廢法誤公之患固不可貪婪肆志亦不可矯飾偏袒不可一味姑容以貽悞亦不可謬爲嚴核以塞責均以準乎天理之公而合乎人情之正而已矣奈何不肖者流或藉名賞祿取之說釣譽以爲名肥家以爲實而民生國計所弗及焉或有初終易轍之輩初仕則頗著廉名位高則頓移志節而君恩公議所弗顧焉至於朋黨之習陷人非淺比周之輩積惡尤深諸如幕賓之弄其權家丁之肆其慾在任則賓戲以爲樂而公務不舉去任則保留以相煽而實行不聞又若坐省家人陰行賄囑又若生祠書院巧布浮名經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夫人苟以身任天下之重不避勞不避怨不爲利欺不爲威惕不事虛名不持偏見必使君民同體

上下一心易風移俗熙皞可追斯足以主持風教大振臣綱苐區區錢穀兵刑不俾惰廢尚未稱爲盡職而何况其他也哉

古今治平彙要卷二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三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賦役

井田之制始于黃帝而老泉疑自唐虞何其疎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大抵用以井分雖在上古亦非日久所能成開之者黃帝行之者成湯備之者周公累代經營是以法立而民安業成而可久其在周也大司徒之造都鄙又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資遂人之辨郊野又分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等其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當是時經界正田

里均穀祿平業產不嘗兼併弊絕天下初無甚貧甚富之民無何春秋以降宣公稅畝子產丘賦井田之壞又何待于商鞅也哉夫商鞅固有不足責者蓋封建既廢即無商鞅阡陌之開井田必廢井田既廢雖有周公孔子百生必不能復必不[illegible]而欲于大亂之後人衆稀少之時姑試爲之此則荀悅之說之迂而不熟審于其勢者夫使果如其說則將奪富戶之田矣而豪強之怨讟可保乎則將備溝洫之制矣而墳舍之折毀可保乎況守令既不能久于其任而墾闢又非安坐可成此蘇洵所以難之然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則又允明迂濶之談也雖然井田不可復而隨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先王遺意則名田者仲舒之策也代田者趙過之法也一夫占田三十頃者孔光之議也一夫占田七十畝者晉武之制也一夫受田八十畝者北齊孝武之規也一夫受田四十畝者北魏孝文之令也一丁受田百畝者周文均官之政也一丁受田五十畝者休動政本之書也是皆倣井田之意以爲均田之法至唐始定世業口分丁男一人受田百畝八十爲口分二十爲世業其制最稱近古然竊思井田遺意固無索利

而法井田者又不易言苟非斟酌至善審不易其壞爲新莽之王田介甫之方田者幾希矣至賦稅之法自禹貢始有田上而賦上者人力修也有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納賦止在甸服者惟其近也納賦不及四服者惟其貢也夏行貢法商行助法周行徹法或什一或九一至秦而二十倍于古矣漢初十五而稅一其後三十而稅一唐初三征惟以丁身爲本而楊炎兩稅惟以資產爲宗于是唐之盛衰因之矣宋初二十而稅一其法亦爲甚輕而安石均輸既行其民遂敝大困于是宋之盛衰因之矣其在明也徵于

夏者謂之稅徵于秋者謂之糧而丁口之稅百無取焉夫丁之有稅也古未聞也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有身則役自秦始舍地而稅人漢時亦有稅人之法然高祖時不過人出百二十錢有奇文帝時不過歲出十三錢有奇至魏晉來戶賦始重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者魏晉以來也以免役爲名而增其口稅者宋世之衰也嗟乎民力幾何一田耳而稅其糧又稅其錢一身耳而役其力又賦其口宜乎賦役繁興之世流亡纍纍而戶口之日減也夫爲國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强故周禮始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三年大比司寇獻之王拜受之其于民數之重也如此周之戶口莫盛于成王漢之戶口莫盛于平帝唐之戶口莫盛于玄宗宋之戶口莫盛于神宗約皆一千萬內外之數也然試計後世之疆里日擴生息日多而以今擬古終不能大增者何哉則以昔特戶賦輕故郡國所上版籍其數必實後世戶賦重故郡國所上版籍隱漏必多固其勢也或曰與其僞而增無寧僞而漏不爲凋宣

之料民已合尹鐸之請減殊不知戶口之數不實則力役之征何自而施夫古之爲治者以逸道使民則雖勞不怨周之制役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任而起役無過家一人非如後世盡人而役之也有豐年中年無年之别而公旬不過歲三日非如後世每歲而役之也故雖伍兩軍師之法兵有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有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倫胥有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有役也其爲役未嘗不多而有司徒焉則因地美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豐凶以行役是以其時事力相稱勞逸適均宜乎當時之民樂事勸功欣欣然不知有征繇之病也後世井牧既易兵農遂分兵役在兵徒役在兵卽胥役亦無與于民其在民者惟糧長保甲則後世役民之法可謂省于往古而民之畏役乃如蹈湯赴火者何哉則以患深于不均而弊生于多故也如秦有更卒之法漢有筭賦之征武帝有七科之謫昭帝有三更之號唐之庸法壞于楊炎宋之役法壞于安石卒之財盡不勝其求力疲不勝其任欲避之而無可避也而嘆息愁苦之聲聞之者其何忍耶今夫役法之議莫詳

于宋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朱紫陽主義役三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均蓋嘗推原其故差役前古之法也其利也人皆有產不患逃亡其獘也衙前重役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故差不可行轉而為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利也免役出錢闔門安堵其獘也寬剩多求庸錢之數自輸苦役之供如故故雇不可行又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民戶自行之法也其利也倡始爭先率由善士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駕之害閭閻生爭暴之端故義不可行仍轉而為差蓋法無不獘君子因其利而去其害三役雖殊均未嘗非救時之策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周時鄉黨之事皆以士大夫主之漢時鄉亭之任皆有三老孝弟力田主之繼廢于隋而復興于唐在邑居者置坊正在田野者置村正課農桑驅賦役其職猶未甚輕厥後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每至蕩家析產無以自存古人所設比閭族黨之意其謂之何明法十年一造黃冊戶有三等役有三等服勞公事者復其身老弱殘疾者免其役而卹文莊公建議于朝嘗欲限田為役于田多丁少之家以田若干當人一丁量出雇人之錢于田少丁多之家以丁若干當田一頃量任差役之勞此乃差雇兼行而驗丁驗田之可憑有力無力之胥安者也今者人無不役之田役無無田之戶約依雇役限田二議行之然清役必先清田則田根冊宜核實也清戶則烟門冊宜確報也抑議當役先議貼役則偏累之弊可免矣議均役先議免役則詭寄之獘可捐矣議編審先議推收則飛隱之獘可絕矣總之田賦戶役惟期便民有人情焉有地利焉有時勢焉在當事者審之而已

查盤

欲清錢糧積獘貴有查盤良法欲行查盤良法先搜虧空緣由然而虧空之來亦多門矣以精明者攬其要則孔竇雖出而絲毫可以窮搜以昏眊者入其中則苟且相沿而錙銖愈以紊亂苟非及時急治于以徹始徹終直追到底自此以往將不知何所底止矣顧欲舉數十年輾轉相蒙之習幾百縣紛紜不解之端一朝而大刷之使後來完者完欠者欠徵收若干支解若干銷除若干存留若干倉無鼠穴可竄庫無

免窟可鑿誠非易事也今夫虧欠之弊大端有三曰官欠曰民欠曰役欠今日之官欠甚于民欠凡州縣官無虧空則陞遷可冀有虧欠則處分即至苟非萬不得已之時諒必有甚不樂乎此者或係各上司規例繁冗或係各衙門打點使費或由情征少法因循而欠欵或係鄉親遊客四至而蚕食至如因公借用尚其可貸者也雖今者侵至三百兩依例處斬甚至州縣力不能完上司有分賠之例本人身已病故子孫有追補之條而事已至此則弊更叢生改侵為那那新補舊一時之遮蓋已過正供之詿誤愈深此則

欠之在官者也今日之民欠非必皆民欠彼家道殷寔者因力量寬閑無事迨比即小民貧儉而其為產也有限則其為賦也亦易辦安有以抗欠為安而反以差擾追呼為樂者其不能無欠也一則富户多為宦僕侵收一則鄉戸多為豪强包攬正供之數本户未嘗不如期而付依限而完而家屬之中飽者但以使費餉吏役因以假票攻主人一年積至數年動輙盈千累萬迨至事窮敗露破家不足抵償倘本戶倘豐亦未肯重完兩借况為時已久又或者主僕俱貧彼此因循因而長墨至于保家歇家里長甲長以及

劣生劣監類因鄉戸愚民入公庭如入陷阱畏吏役如畏虎狼遂為承攬大肆包苴或半完而半侵者有之或全收而竟全不完者有之百計拖延希圖赦免積薪厝火習以為常若夫產去糧存逃亡死絶欠數在册欠戸無人若非勾除寃無償補此則欠之在民者也今日之役欠又甚于官欠民欠彼吏役者上能害官下能害民委縣官為孤注視百姓如几肉奸蠹射利何所不至今者各縣設立錢糧總吏擇老成殷寔者充之若三年之內本官無虧即以雜職聽用若錢糧有失即以為從處分懲勸雖施刁風未息一戥

秤之弊櫃頭收銀隱入腹內而田畝畫數不入册籍是也一飛灑之弊花分詭户寔在憑空或撒碎分毫增入別項是也一換封之弊日收不訖而征數不如收數封雖不少而小封已換大封是也一卧抵之弊領文解運而京分于半途挖補批廻而大小其數目是也至或官有急而那移彼更乘勢而侵盗種種諸弊未易勝言總之小民竭力以供之本官竭力以徵之吏則安坐而食之故在民則欣然以為吾賦已完在官則慨然以為民頑實甚而其隱然消耗于中者俯仰而蝕之甚且俯仰而笑之矣人人受其詐而人

人不知官官被其欺而官官不究此欠之在役者也當事者苟實心剔弊何弊不除着意釐奸何奸不照自有司查吏役言之則日結册不可緩也錢粮之竇甚多而櫃頭爲要每有私塡串單給付納户數不登于收簿銀已入于私囊此其故皆由每日徵收數目印官不盡查明也惟日結册一頒可以便于稽考立櫃則封鎖必固發串則多少有憑每日收過銀數幾何每櫃給發串票幾何逐件開明至晚投繳一日必有一單一月卽成一帙則侵欺之術窮自上臺查州縣言之則月報單不可緩也錢粮之耗甚多而遲報爲要每有借端侵冒任意開銷不顧日後考成催徵目前漁獵此其故皆由上司提解不嚴俾得優游消囊也惟月報單一頒可以便于查察逐月照式據實塡詳隨發隨報隨報隨查侵者不及花銷追究易于完庫每月彙成文册年終銷筭易明不得塡報後期不得徵多報少賢者可表淸白之心不肖者可絕覬覦之念則支借之習息雖然此猶其平日之事至所以淸其源徹其流大綱無不舉細目無不張則其扼要全在交盤交盤之際舊任落手新任接手各項欵目一一相承前官虧欠後官必不肯任後官摘發前

官自無所逃彼此吹求弊無不露顧頭緒甚紛事理劇煩非握其綱無由徹底是以錢粮之要在交盤而交盤之要又在册籍册籍之式大者有三一載額徵若干已完某欵若干未完某欵若干是爲額征册一以前官交下存庫存倉銀米若干爲舊管以本官任內經收某年某欵銀米若干爲新收以本官任內解支某年某欵銀米若干爲開除以存留現數某年某欵銀米若干爲實在是爲四柱册一合計某年分解司未完若干解道未完若干解府未完若干其未完者分晰民欠若干官役侵欺若干其侵欺者應于某官名下追還若干應于某役名下追還若干是爲未完册三册旣成合筭相符則交盤之案可得而淸然其間積弊大者有七有侵蝕有那移有透支有冒銷有未獲批有未獲領除此之外則爲民欠侵蝕者揭報那移者追完透支者留抵冒銷者嚴究未獲批者通會所解之衙門未獲領者着落所領之人役而民欠者官有虧卽委之吏有虧亦委之尤必吊其串票取其甘結庶幾鬼魅畢照而藤葛可捐由是各里撤數務與一縣總數相符各啚撤數務與一里總數相符支解與寔徵合寔徵與額徵合一一勘明則于本

原有據虧空緣由不悔不和盤托出更有最宜詳慎者則莫如署印一事夫署印官員考成獨緩其始也百計鑽營其旣也視如傳舍絶無警戒肆意貪婪諺云署印如行刼殆比行刼而更甚焉是故議查盤者將欲特遣專官莫若遷用良吏但得廉足以守法勤足以辦事明足以發奸三者備具則雖棼如亂絲何難清如明鏡

丈量

水落方纔石出引蔓而可尋根法不究不清弊不搜不出夫根從田辦田覊册中欲清根必先清田欲清田必先清册圖籍不正非丈量不可地畝不實非丈量不可賦役不均非丈量不可丈量一端誠國計之重務矣今以丈量爲恤民者則曰民之貧富不同起於民之田賦不一有兼并之家而業無稅之田有貧弱之人而出無田之稅是以貧者益貧富者益富惟行此法則富者不得逞欺隱之私貧者可以免賠累之苦以爲卹民計則無不善矣以丈量爲足國者則曰國之賦稅不給由于民之田畝未清有墾荒已久而未列于陞科有析產過多而或至于飛詭是以賦無由稽役無由核惟行此法則荒熟不至混淆而有

田必供田之稅里甲不至欺隱而有賦即兼賦之役以爲足國計則亦無不善矣然而恤民者未嘗不可害民足國者未嘗不可蠹國清丈之法未舉而其弊常伏于法之所不及清丈之法旣舉而其弊即生于法之所已施何以言之其未舉也有侵占之患而行之不善則侵占更甚其未舉也有欺隱之患而行之不善則欺隱更甚是以法不行而弊如故法行而弊亦如故勿謂民有弊而吏即無弊也以土地之廣有司必不能徧歷則履畝之責胥吏勢不能不用圖册之執掌在户書而户書之借頭換面不可詰也地形之熟悉在圖長而圖長之指鹿爲馬不可窮也將弓弓手以操弓而步弓之口可意爲盈亦可意爲縮也將撑筭手以司筭而折量之法可欺于下即可欺于上也不特此也或憑賄賂而以熟爲荒以多爲寡或因私憤而以荒爲熟以寡爲多合衆奸吏之神爲以蔽一有司之耳目其不至于虛實無分者幾希矣又勿謂吏有弊而官即無弊也以官僚之衆孰明者固多而不肖者亦復不少將藉州縣而州縣之煩劇則少暇矣將委任佐貳而佐貳之朋比殊難信矣將特設專官而專官之煩擾滋不免矣由是而議供億

曰為丈量也而民苦于需索山是而請不斂曰為丈
量也而民苦于抑勒不特此也司其事者長令之心
過甚則必以拓地為能避罪之心太深則止以增賦
為重以依舊額為無罪而有秦行無增減以希上旨
為洒派而有盆額無損除否則寬于豪強而苛于良
善否或略于容隱而嚴于尺寸如是而能使人無匿
田田無匿形吾不之知矣夫業田產者民而民有弊
司田冊者吏而吏有弊核田數者官而官有弊況一
人作弊百人受害一時作弊百年受害源烏得而清
流烏得而澂當事者有激于此其將不丈而弭弊矣
乎雖然丈而有弊不可因有弊而不丈丈亦有可丈
既不可中輟而丈又不可苟且然則如之何而後可
曰是在立法得宜而用人得當而已大抵丈量之道
有官丈有民丈有逐丈有抽丈有初丈有覆丈議者
皆曰官丈之擾不如民丈之安固矣而民丈亦必有
辨欲行清丈之法必先擇清丈之人顧村愚不知籌
者不能丈奸猾不守分者不可丈苟非鄉黨推為老
成家道素稱殷寔于以公擇而用之是亂之道也將
丈一方之田必先立一方之長顧有人任此區而田
落彼區者難為長有人居本里而田散各里者難為
長苟非熟悉本區坵號順庄坐落地方于以按畝而
立之是紊之道也孰謂民丈而民遂無不安乎議者
皆曰逐丈之勞不如抽丈之便信矣而抽丈又必有
辨慮經界之不正而于一縣中忽丈一鄉固可以示
我之不測然莫若止勘其荒地而不勘其熟地則情
已無所逃矣慮奸弊之易生而于一鄉中特丈一區
固可以出人之不意然莫如但察其缺額而不察其
足額則奸已無所容矣孰謂抽丈而民遂無不便乎
議者皆曰初丈之後必須覆丈之役固矣然覆丈亦
必有辨以初丈之或有誤也不得不履畝而再勘焉
錯執弓者猶是弓手司算者猶是算手苟不易其人
而用之恐誤者仍誤也以初丈之或有漏也不得不
按坵以熟視焉顧奸偽者巧于彌縫豪右者寄于賄
賂苟不秉其正以行之恐漏者仍漏也孰謂覆丈而
法遂無不美乎總之以民丈為初丈官丈為覆丈則
事有序以逐丈為初丈以抽丈為覆丈則事易集至
于臨丈未丈之時要務有三行丈既清之後要務有
四一界牌宜立也各州縣疆界接壤各都啚阡陌互
聯欲表識分明或高竪木牌或量築土墻大書某縣
某里明寫某坵某圩不許擅移舊址不得朦朧推卸

則經界可正矣一底冊當繳也魚鱗圖上田[illegible]汼然
坐落何方四址何處坵形何式業主何名[illegible]爲奸
幾不可辨若寄取收藏或但須每圖冊[illegible]但令丈
訖登記乃勘其符同與否即知其虛寔若何不漏原
本數目不得別本謄寫則奸僞立見矣一弓式宜定
也大約弓以六尺爲一步田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
頗習俗不同每方殊製欲詳定所號則丈某縣之地
必用某縣之弓一面交與弓手聽用一面即繳入庫
內存樣不得擅動舊規不許意爲伸縮則額數可清
矣此三箴則未丈之前所宜豫爲叅酌者一自首之
條宜立也或謂墩隱之弊必不在本法之[illegible]其說法
之人類無非豪勢之族其平日之作奸足以威脅官
而不敢發而臨事之補救又足以蔽官司而不能問
即令自首誰其從之然田畝寬仄不一滄桑坍漲不
等有業戶亦不自知者惟在未丈以前一槩不究即
以自首之歲新增起科則人樂朝廷之寬大一舉首
之法宜行也或謂舉首之法固可發奸而舉首之法
即可藏奸夫能具覺察之識者其類必非愚民彼欲
首他人之罪者其意豈誠爲國其懼罪者不難行賄
以息其口則受賄者又何難反唇以飾其非是侵占
必多被害材愚無可鳴冤有覆盆而不能或雪者惟
在未丈之前禁其舉首滋擾既丈之後令其舉首摘
奸則人畏功令之森嚴一追賠之擾宜禁也民間經
界歷年混淆或有趙甲之產錢乙辦糧錢乙之產趙
甲辦糧今既一旦丈出必多索取求償然此端一開
聚訟不休葛藤無已況有奸頑無賴從中生事嚇詐
有司一許告理人心必致徬徨一欽額之賦宜豁也
奸民之隱匿固多小民之包賠不少有版荒有坍荒
有公占之民地有沿海之棄地又有產去糧存之戶
有賦肅豁存之家或于覆丈之時核寔請蠲亦可或
[illegible]亦可如其照[illegible]
衆何窮此四策則既丈以後所宜急爲計議者今試
合而言之有丈量之名肯有丈量之寔共丈量之弊
斯得丈量之利然而丈量大患其故有二一曰緊迫
一曰寬延事煩則騷擾多時久則奸詐起勢所必至
理無可疑苟能勒定期限刻日[illegible]令分界
興功挨延不報者罪之奉行不[illegible]劾之[illegible]獎勸
奸可不勞而舉冊籍何患其不正地畝何患其不寔
賦役何患其不均
古今治平略卷三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四

句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催科

國家之有賦也民納之官收之有吏以督其完之有役以督催之制至明也備至詳也然而民有拖欠之頑吏有侵蝕之弊法變或肆其侵蝕役多退其追呼于生民之急則下病民生太急則上虧公帑凌削者先蓋此者矣夫古人所謂寓撫字于催科遂成空言勢[illegible]其大弊多端法具在有[illegible]民之為害[illegible]之弊法不善雖催[illegible]

科亦易今夫姦弊之生不生全恃冊籍之清不清而冊籍之清不清全恃印官之明不明凡事得其要領則不勞失其頭緒則無措不于未開徵前預為列清歲額舛訛相襲晝一無方或有撒無總或有總無撒或總撒不符或完欠不辨渾淪模糊如墮雲霧即有全書赤曆然皆加減不全止憑吏書任意顛倒洗補莫察增縮無常此縣官不能灼見明知其弊一也田畝高下新舊加除每處不同亦每年有變查核清楚曉諭百姓各依則例照數秤輸小民既知條規猾吏始難挪移乃勝[illegible]比彼此無憑保歇科收里書懸

派鄉愚何知一任刁索已派復加既完仍欠驛驛不已飛灑紛然此愚民不能共見共聞其弊二也縣官不能灼見愚民不能共聞惟是一有未完即便出差出票而無知小民計窮力殫一聞剝豕至門合室爲之褫魄而此輩不可向邇嚇詐多端城巷既多鄉村尤甚挾威而至飽欲而飛耽耽而來唯唯而去蓋姑以臂上之紅售手中之白迨至溪壑既滿正供輸納何期此差役需索之爲害其弊三也天下之人無不畏威亦無不感德況惟正之供分所應出苟有田產可賣即賣田以完田之根有丁男可鬻即鬻丁以完

丁之稅其全無可追者惟有產去根存絕丁絕戶耳乃有花戶交與里長里長又交保歇私立收約瑣碎難憑時久數煩真偽莫辨保歇侵用仍累里長里長挽收復累花戶糾纏混雜盤据奸徒平時則苞苴既盈有赦免一着爲後門事急則吏役通同有飛灑一着爲退步此包攬侵收之爲害其弊四也正供之數有定額外之派無窮凡徵收上櫃之時自有庫平爲則雖再加傾銷不無微耗然零收總併豈少羨餘乃勒贈無端愈加愈重匠封則串通官役額貼非輕自封則足水足平每稱短少況有經總侵冒上下相欺

或挖補流水以小爲大或遠塡號票從容侵蝕或針釘天平偏輕偏重或勾連包役謊票烹分或分灑隱漏自免應輸中飽者在吏役自肥者在縣官獨有民受其苦耳曾不知增一分火耗民卽增一分退沮之心減一分火耗民卽減一分畏難之色此櫃收火耗之爲害其弊五也州縣錢糧舊有定例一年撒作幾分一分撒作幾限依限清完者懸牌免比臨比不到者籤拿究責法歸一定無可推移乃奸頑花戶賄囑里書欠少者飛灑欠多者得銀隱匿凡比較之時寔徵簿內但憑吏役浮簽多不寔塡明白縱使急

催血比抗頑反得安然甚或拘到之戶賄役賣放多事之際委衙代比朦朧推卸徒倚不前此比較耽延之爲害其弊六也六弊叢生莫可釐剔國帑安得不虧民生安得不困吏役安得不肆考成安得不危欲爲酌一良規務使公私俱便在內須以册簿爲據在外須以單票爲憑今舉其端合爲六則一曰青由單一曰易知單一曰滾催單一曰寔徵比較簿一曰里甲總撒單一曰收銀合同票地畝人丁起科各有定額本折加派增減豈無明文宜憑賦役全書逐一磨勘查算凡額徵總撒若干科則數目若干或增加裁

革停止各項應徵應免若干或起運存留解給各項應發應貯若干逐項開具于中務期收支悉合絲毫不亂詳略得宜一申呈司府一印鈐存據一頒發徵收若有單內不載卽爲橫派私徵原單具存不難查對是爲青由單然此單款多字密難于印發且愚民不知算法未能一見卽明但將清數摘出數條某則田產若干淨納銀若干某則人丁若干淨納銀若干開總數于前卽析撒數于後開銀數于後卽貫田數于前各開則例刻成小票給散各戶務使週知若有吏書蹐加保歇重派皆得執單首告照數結查是爲

易知單此單旣行民必稱便然至催徵之時每里須設二單上五甲爲一紙下五甲爲一紙每單開列里長姓名各註明地丁科則一年撒作十分挨定十月徵完每月按定一分通作三限催比官執比簿以稽查民遵此單爲符信驗派有據胥吏無權應點欠數多者爲單頭完清免比另點欠數次多者爲單頭完清都下如有沈閣不行者出飛籤以提之如有臨比不到者令幷納以罰之不必逐戶比較而完納爭先不必差票催呼而敲撲日省況今順庄推收傳遞尤易爲力是爲滾催單此單旣行民尤稱便而縣官

未得了然也須將一歲應徵錢粮各里類造總簿上
爲先開各里名下該催納銀若干次開各甲名下該
催納銀若干又次開花戶名下該完納銀若干逐戶
細開絲毫不漏以花戶之撒數合一甲之總數以各
甲之撒數合里長之總數而後以各里之撒數合通
縣寔徵之總數此簿查算既淸藏爲比較定本綱領
條目纖悉備舉萬緒千頭盡在其內承行吏書依式
造册每逢比較之時質塡完數于簿不得浮簽致有
增縮多寡完欠一閱井然是比較簿不可不立也旣
有易知單以曉之又有比較簿以核之法云備矣然

易知單簡略不詳比較簿官府收藏而里長無從查
對也當照此簿細數另爲刋印一單分列里甲戶名
俱發里長收執照依易知則例寔塡各戶納銀逐張
執單查比完過卽行開註不但吏書無可那移卽保
歇亦難侵勒是總撒單不可不設也至花戶納銀自
赴投櫃者有之保歇私交者有之多致混爭莫可究
詰法宜刋給印票一樣二紙一付納戶收執一存衙
署備查銀旣入櫃票卽給發登記串根册塡明流水
簿出示徧諭鄉野祇以官票爲憑凡立私約槩不爲
據杜里甲之重科省彼此之委卸莫便于此是合同

票不可不行也此非一人私言悉屬前人成說輙行
輙效鑿鑿可徵蓋有青由單則上司易于淸查有易
知單則百姓便于曉諭有滾催單則花戶難于躭誤
有寔徵簿則縣官比較有要有總撒單則里中催銀
有據有合同票則花戶納銀有憑綱舉目張同條共
貫無飛灑之弊一無侵蝕之患一無催呼之擾一無
鞭撲之慘一蓋卽于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卽薄賦
歛之內有省刑罰之道緩急有序完欠自淸便于民
又便于官而不便獨在吏書故一議舉行輙至經年
沉閣是在留心民瘼者以文册之遲早覘吏胥之勤

惰以吏胥之勤惰定各官之才品拯貧黎而淸逋賦
端于在斯

糴貯

古者分田以制產什一以取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
水溢民無菜色當其時農政卽荒政也夫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聖王在上
不能必年歲之無荒而恃備荒之有政是故一穀不
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
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歲原無傷

于明盛之朝猶蓄積多而備先具荒猶不荒耳備荒
之政莫詳于周大司徒掌國之荒政凡十有二曰散
利以貸之薄征以優之緩刑以宥之弛力以息之舍
禁以同其利溥去幾以便其轉移眚禮殺哀以減其
費用蕃樂多昏以節其文儀索鬼神以祈災禍之翦
除盜賊以弭剽刼之患是救之于凶荒既至之時也
又有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
恤鰥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之郊里之委積以待賓
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
防之于荒凶未至之前也至如稟人掌九穀之數以
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人四鬴上也人三
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不能及二鬴之食則令移民
就穀詔王殺用焉是又計每歲豐凶之常以爲嗣歲
移就之法也夫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既荒也即有以救之三代以上思患預防靡
所不至豈區區貯倉平糴但爲補救之策已哉平糴
之政始之者管仲之準平繼之者李悝之歲計也貯
倉之政始之者耿壽昌之常平繼之者長孫平之義
倉朱紫陽之社倉也平糴何以爲善歲有豐凶故穀
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人君不理則畜賈游

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
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
重散斂各以其時即準平可守此爲富國計則善也
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
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
上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
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糶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糶中
熟之所斂大饑則糶大熟之所斂糴不貴而人不二
取有餘以補不足此爲濟民計則又善也故牛仙客
有和糴之請而天子免就粟之勞京糧有益羨之狀
陸宣公有和糴之策而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
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此非其利之顯然
可見者乎而平糴又何以不善也平糴初行豐則取
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
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
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
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至于計其家產而均
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值或強敷
其數其爲民病有不可勝言者夫唐以前所謂糴者
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況不開

塲而配戶不優價而高估曰平糴而糴不平曰和糴而糴不和白居易之疏司馬光之劄此非其弊之彰然已驗者乎大抵古今救民之政未嘗不足以害民苟不能上觀天時下盡地宜中酌人力斟酌盡善然後舉而行之鮮不至於失措若卽如貯倉一事又各有利弊存焉常平之設也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是以官賑民法未嘗不善也然或遇豐以糴名爲增價而寔減遇歉以糶名爲減價而寔增而且借本錢以充他用則蓄積易虧而且委州縣以管收藏則那移滋弊有常平之名而無常平之實猶可無常平之利而有常平之害其害又豈止于劉般之議也哉宋王安石盡以常平錢爲青苗錢倉儲空則病國州縣擾則病民此其明鑒矣義倉之設也豐則當社置倉納穀凶則當社開倉給穀社倉之設也夏則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小歉則半捐之大飢則盡捐之此其爲法大約與青苗相似但其給之也以穀而不以金其處之也以鄉而不以縣其任之也以鄉人而不以官吏其行之也以惻怛忠利之心而不以聚歛急疾之意是以一鄉之內雖遇年凶人無缺食蓋名以義則至公立於倉則至便法而未嘗不善也然而典守之責亦不能不寄之州縣既屬州縣而弊非一端矣不免換則弊在陳腐免換則弊又在需索不支撥則弊在虧損支撥而弊又在侵那况賑飢莫要乎近其人後世義倉之名雖在無何社倉轉而縣倉縣倉轉而府倉其地愈遠其利愈虛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卽以上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吏胥相與侵漁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餔合之廪哉然卽置于社而亦有難焉者將如朱子十家爲一甲而置之矣而守候不免有盜賊之虞將如朱子五十甲推一社首而掌之矣而出入不免有爭競之端是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雖然平糴貯倉猶有上古遺意便國便民便商小而一方大而天下近在一時遠在數世居三代以下而言救荒法莫踰於此亦顧其行之者何如耳他如韓魏公之策蠲租稅也罷冗吏也縱流民也募入粟也朱文公之政放田租也勸出粟也招誘商人也戒飭官吏也呂伯恭之論備先王之政上也備李悝之計次也移民粟又次也設糜粥下也又如富鄭公之于青州趙閱道之於杭

州均以一日之權宜活萬人之性命仁人君子自應樂做而行之其在今之預備者亦有數端焉或開捐納以周之或罰贖鍰以補之或截留漕米以濟之或採米鄰方以均之社倉則聽民自便常平則因時制宜頃者年穀豐成民氣和樂萬無遷荒之理而君子寧以有備勝無備不以無備為有備也

漕運

漕運之難易視乎建都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其輸之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諸侯中百里而為都其輸之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有安享之利無飛輓之勞是以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至如書之所載冀州三面距河九州分道八貢是任土作貢而所運非米也春秋所記秦饋粟于晉自雍及絳吳開溝于邗自江達淮雖發卒汎舟而其運非常也自秦人轉輸負海之郡高祖歲漕山東之粟而漕運之勞于是乎起然秦猶以為行師之資漢始以為國都之給其後鄭當時穿六輔渠張湯作褒斜道明帝修汴渠隄皆所以通漕也隋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長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以運京師又于潼關開廣通渠河南開通濟渠河北開永濟渠歲運米丁以

通漕輓凡經過之處則遣丁夫遞運要害之處則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節級送之運丁得以暫佚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或發或留其亦法之善者也唐初府兵未壞漕事甚簡至開元後歲漕七百餘萬石漕運之多未有踰于此者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故劉晏造船二千餘艘歲漕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而無輸船制之方竟壞於咸通之末宋都汴京漕分四路倉置三州卸米于倉載鹽以返舟還其郡卒歸其家運無少留民得休息無何蔡京毀額斛代發之常為羨財進獻之計倉儲既空轉般無用遂改轉般為直達之法而船之壞不及整矣卸船無載鹽之規而民之勞無所酹矣元因伯顏之議始以海道通漕自劉家港而入海抵直沽口以達京終元之世漕餉大給後又開安山湖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所為會通河也明初洪武給遼東運餉永樂建直隸為都亦依海道為運嗣後宋禮遏汶水於南旺湖陳瑄開淮安之安莊牐而會通復開逮其後河決漂艘而河

運艱龍躍覆粮而海運又廢大抵古今運道其從入之途有三曰陸運曰河運曰海運陸運為最勞亦為最費河運為稍便亦為稍安海運為至險亦為至速秦皇起黃腄諸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發數萬餘人負擔餽粮率十餘鍾致一石所為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雖諸葛武侯作木牛流馬運斜谷邸閣免牽挽之勞而又省傭錢之費然而机械之端無以為萬世法也葢陸運原不得已而設即如夏時荊州貢道浮於江漢逾于洛以至于南河其舍舟而陸也夫豈得已

或海運雖自元始然禹貢冀則夾右碣石入于河揚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古之時原未嘗無其道也鄧潤甫欲募人海運宋神宗詔相度京東是元以前原未嘗無其法也顧揚帆千里雖無沙淺之虞而有風波冒險之患一年再運雖無留滯之費或有盜粮是齋之憂若朱清張瑄之流今日豈堪輕任膠萊新河之說在昔已覺難行苟非斟酌盡善其不以農民水耕火耨之苦委之蠶市之中官府急公奉上之勞付之沉焦之下者幾希矣然丘瓊山謂元人海運一路宜與河漕並行中腹者照舊河運瀕海者由海通

通漕使人習知海道不必專恃一途一曰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運河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浙至蘇則苕霅諸溪水注之常則宜溧諸山水注之丹陽山水絕則京口江潮水注之瓜儀至淮安則天長所潴高寶諸湖水自南注之清口所入黃淮二河水自西注之清口至鎮口閘則黃河與汶泗水注之臨清至天津衛則汶河與漳衛水注之天津至張家灣則潞河白水桑乾諸水注之此運河之大較也南北運道為漕者六潞河自天津而下曰白漕白水從密雲南下其節

短不能為患天津逆臨清而上曰衛漕衛河之渠狹而歛其流深不必過慮臨清踰南旺順流入河曰閘漕閘口藉汶水以濟難保無虞黃河順流至睢陽曰河漕徐州有徐呂二洪最憂奔突睢陽踰高寶至瓜儀曰湖漕洪澤湖諸流亦稍險要瓜儀入京口至杭州曰浙漕甘露壩以下須賴濬深此其間自元迄今連檣接艦南北咽喉議者謂漕艘所行全憑水勢一當避淮之險一當避河之險宋喬維岳避山陽灣開故沙河明平江伯因喬唯岳開清江浦所以避淮也萬曆中開泇河天啓中開駱馬河由直口至天妃閘

但用黄河一百八十里耳若更開石崇湖二十里則全不用黄河可以放河北徙而河之患又避矣不然阻滯之爲患不小而覆溺之爲患尤大可不慎歟抑東南之運俱抵通州州至都城尚五十里元郭守敬疏鑿通州至于大都塞清口十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名爲通惠有明丘氏嘗欲復之而不果苟尋其故道而治之卽其淤塞而浚之不更可以免陸輓之艱難也哉顧運之之道固不可不詳運之之人尤不可不恤天儲之得以充積也胥恃河渠而賦税之轉輓也皆由人力何以言之民運不如兵運也明以前皆用民明以後始用兵夫軍雖有沿途騷擾之弊有結黨鬬狠之弊而省傭錢則糧餉易給息民力則耕作無妨歸旗營則趲催甚便趙充國留屯之策春省士卒漕穀臨羌亦此意也長運不如轉運也明以前皆番休明以後始長運夫以運卒之艱苦也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舳艫之銜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沮滯及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今雖兵運使如漢人踐更之法番上起兌而長運之卒大率以三年往一役如此則役使適均勤勞有節民其忘困矣乎雖然此猶其後者耳今承平日久年豐穀登歲漕東南之粟約四百萬石太倉紅朽積貯有餘度支無告匱之時會府有陳因之慶所爲建置久長之策盍不特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而已然試通天下之輕重而計之更求所以廣財貨之源省羸餘之費寓備荒之政寬解兌之勞者則其一在大開西北之屯田夫舍近而圖遠者其爲計也愚取難而忘易者其爲謀也拙孫子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此言雖爲行師而其指未嘗不遠京畿附近曠土殊多非如唐都關中八穀地狹不足相資也因無事之時闢不毛之土募失業之輩爲生息之人土不過費下有常輸漸至地熟丁增新疇大稔米粟不盡生于東南倉儲又何必盡倚于東南根本之地富則資藉深接近之地豐則輓輸易東南之財賦可以減其大半而運丁之糧餉不更可減其小半乎其一在復置沿河之倉廒內儲尚充不必專待本年所運也俸給所需不至盡支各省所輸也法貴流通事憂偏重如以爲屯田既廣竟可不必轉輸其于機宜亦未有當但王者通天下爲一家其積儲之方寧必獨在京畿之地應于漕運地方設

立倉邸各省輸環陸續解送宜存宜解各以其時知浙江送至江南之倉收貯江南送至山東之倉收山東送至直省之倉收貯不必盡數到京務求沿途有蓄川流不息每歲相仍倘或各方遇歉亦可和糴民間既不若長運之疲勞亦可爲救時之中策其一在發用折兌之良規昔耿壽昌議糴三輔之穀以省關東之漕苟開墾有年米粟多有凡南方之賦一半則實輸漕米以達京師一半可折兌色銀到京平糴上不虧國用下不病民生薾之者輕發之者便運之者得寬其期以赴收之者可隨所宜而用腳價省十之二三丁夫又省十之七八便利之方莫踰于此若夫漕之爲弊其宜懲者又有三焉一在開兌之時也善爲法者使軍不見民民不見軍行官收官兌之寔杜私加私派之端恐零星派單之爲害也則有倒厫掣兌之法恐一時喚運之難集也則有櫃收節費之法夫亦足以立恒規而蘇民困矣及其所以給運丁者官貼則有隨船耗米之數私貼則有折失飾贈之數安家則有月粮薪鹽則有行粮起剝僱夫則有輕齎以至備船有銀回空有銀犒賞三石之國課而得收一石之用朝廷亦何負于軍哉然而軍之貪婪正無已也往往于臨倉領兌之日捏合管兌經承鬬通各厫倉蠹故嫌米色不堪臨期多方恐嚇以致押差保歇乘机講兌官截之外另派私截私截之外又派茶錢酒費他如押花順風等錢綱司話會等錢插籌倒籮等錢折束洗爪等錢名類頗多不堪枚舉船隻濡滯托故不進船雖到次任意挺延抛擲留難百計索取官既明罹其害民又安得不陰受其困是雖有官兌之名而初無官兌之寔矣是故爲州縣官計必嚴絶衛官之饋儀而不爲所餌多備積貯之倉厫而不行散寄徵收之期宜早完也正耗之額宜豫定也船到之日宜急兌也兌足之後宜嚴催也夫如是則弁丁之不可向邇者庶幾其無可如何也歟一在沿途之際也夫河道者國以通國廩之輓輸亦以便商民之利涉乃有頭舵水手串通驛户役夫每于通渠故意排擠堵塞河縫以絶往來行人至此忍氣吞聲不得不舍舟而登卸裝另載彼既可以索勒高價賺此亦得以滿載苞苴矣至于河流淤淺驟拿商船起剝且借名需索貪暴公行得賄者雖空船亦行放過不予者雖重載不免當差有將貨物行李抛弃河干紛紛露積或爲風雨所損傷或爲盗賊所窺伺差乎

文武官弁使一不經心小民已不堪至此況守凍之日更有竟行搶奪擾害居民者乎運船之卒更有崇尚邪教聚衆行凶者乎或帶鳥鎗或藏火炮人多無藉朋比爲奸生事是其所長憲法祇爲無用今者火炮鳥鎗遍行嚴禁水手舵工擇用本軍而米價翔貴之地則有盜賣馬頭積貨之所則有夾帶此又各軍官鈐束不嚴與地方官搜查不密故也夫其零星賣買必有一定之處而裝卸貨物亦非頃刻所能苟窒力稽廵何求不得然亦有各官所不及覺者如水次折乾沿途盜賣自虞糧米短少故將船隻漂沉冀以免罪情弊尤深自非責之同幫或恐無從覺察矣二在囤空之時也大抵漕船之逗遛皆因攬載之深重近例于兌糧至起運之後准帶土宜六十石于上船及交卸之際各載官鹽四十觔其于弁丁不爲薄矣無何漕運之船竟爲私鹽之竇如蘆鹽自天津上下沿河地方皆有裝載之處淮鹽自淮揚上下沿河地方皆有裝載之處有等奸民號稱風客串通竈丁私賣私販寄于沿河囤戶耑伺糧船一過乘夜搬運上船兵役通行賄縱由是以返關閘不服盤查雖有隨幫一官耑管囤空而賞罰不嚴亦何以窮其積

弊也迨至地方完數及額有司引領望兌而官弁嗜利忘公漕艘片帆不至所爲一年一運春運秋回之期其不至于悞事者幾希矣是故趲催宜謹而于集貨馬頭尤宜謹馬頭宜謹而于產鹽州縣尤宜謹凡此三者弁丁之病官病民以病國也豈淺鮮哉雖然弁丁之爲害于人也其彈壓固不得不嚴而弁丁之爲人所詐也其優恤又不可以不至蓋運丁恣行不端皆由官弁剝削所至如開兌之時粮道給發錢粮任意扣剋運丁所得什止八九而僉丁之都司監兌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開行而武弁借催趲爲名百端需索過淮又盤查私貨擾累滋多至于抵通石壩經紀則勒索斛費官攢則踢斛淋尖使費日煩轉相藉如是而欲其不犯法也豈可得哉故吾不怪弁丁之貪悍而專責有司之養奸夫國家轉輸漕米以備軍糈舂辨白粮以供官廩事甚重矣唯恐其有悞也故監兌有官押運有官督粮有官總漕有官倉場有官其所以爲漕計者至深遠矣然而察弊者在官而匿弊者亦在官也剔弊者在官而生弊者亦在官也苟身爲溪鍪彈壓稍弛有官直與無官同耳此漕弊之大端也

古今治平彙要卷五

句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錢幣

錢者泉也取其流也亦謂之刀取其利也又謂之布取其布也上古之世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流行不滯者惟錢而已錢之制何自而昉乎伏羲始制棘幣黃帝始制金刀唐虞以下四朝幣金共有三品然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貧民湯發莊山之金鑄幣賑窮民皆以爲荒歉之資非以爲經

久之謀也自太公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而錢之定式始此矣自景王更鑄大錢內外周郭文曰寶貨而錢之有文始此矣秦將半兩錢即呂后之八銖也漢高榆莢錢即呂后之五分也八銖太重五分太輕文帝改爲四銖武帝改爲五銖然文帝除盜鑄之令而吳鄧兩家之錢大行則其法太疎武帝銷民鑄之銅升上林三官之錢不用則其禁始嚴嗣後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均失之太重者也魏之水浮風飄鷲眼宋之綖環萊子荇葉晉之四分沈郎蒨之栽皮糊紙均失之太輕者

也唐初輕者如綫環大者如車輪高祖始鑄開通每十錢重一兩蓋自太公以來其間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自五銖以來其間又不知幾變惟唐之開通元寶爲得其中宋初宋元通寶其制一准開通太平興國而來錢文始用年號嘉祐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銷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然自王安石一弛其禁而國用耗矣明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明通寶頒歷代之錢並行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凡大小之制有五至萬曆中詔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三兩輪郭周正文字明潔蓋所以

絕盜鑄之原也然迨天啓崇禎之間而弊滋多矣大抵古之用錢少今之用錢多古之用錢爲權宜之計今之用錢爲日用之需蓋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貨則或滯于用錢則無所不通貨之貴賤無常期錢之重輕有定數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是以成周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而泉府一官最爲便民無何三代以來古意漸失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故貢禹有意于廢錢魏文盡用乎穀帛殆亦有激而爲之然而用穀則穀濕用絹則絹薄巧僞轉

多嚴刑莫禁君子苟衡于輕重本末之際而得其盈虛消長之機或因物權之以錢或因錢權之以物則國家大利何必于錢幣外別求之也哉今夫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陸忠州論之詳矣蓋物之貴賤無常繫于錢之多少錢之多少有權在乎官中盈縮今之錢法重則一錢四分式則精瑩工緻其爲價也則有錢一文銀一釐之定額其爲制也則有造一錢費一錢之工本于京師則寶泉局設爐百座寶源局設爐五十座于外省則通水路者如福

建等省不行鼓鑄不通水路者如雲川等省並行鼓鑄而且專領者則有戶工二部銷筭者則有會考一府亦可爲撙制得其宜流通有其法矣然而自右在昔積弊相同雖上之所禁甚明而下之所犯自若也其弊一在私鑄夫私鑄定例處以大辟立法亦云嚴矣而仍不能禁者則以小民畏法之心不勝其趨利之心也今官錢百文重幾一觔則銅觔費鼓鑄之法由紅爐翻沙刷灰而銼邊磨洗成錢則工力又費若私錢重止八九分則銅觔省出爐之餘別無銼洗諸事則工力又省此所以不逞之徒寧蹈死而不悛也

惟南齊孔顗一言定爲制錢良法不惜銅則體質厚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精而郭輪周正少攙鉛觔嚴禁麤薄銼邊沙板不辨自明用之者易疑作之者無利矣抑且巡經紀之輿販懲舖戶之攙和嚴夾帶之禁寬自首之條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私鑄將何所遁耶其弊一在私銷夫舊鑄之錢日積新鑄之錢又增則錢文宜日見其多錢價宜日見其減而仍不能然者則以朝廷鼓鑄之數不敵其銷燬之數也今官錢百文重十四兩私錢百文多止九兩是民之毀官爲私者其利多矣今官錢部

價每貫銀一錢黃銅部價每觔一錢一分九釐九毫三絲是民之毀錢爲器者其利又多矣近者黃銅器皿設局官收限以三年私藏治罪除紅白不禁除樂器天平不禁除鏡子及箱櫃事件不禁其餘俱作廢銅交官給與價值又令各省民欠准以銅器抵糧蓋以舊有之銅器盡收新造之銅器可斷也苟成色估足民無不從衡稱持平民誰敢匿官無勒扣自無騷擾之虞吏無受財自無隱漏之弊私銷又何所容耶故與其嚴治盜錢無寧重鑄官錢與其既開鑄而立法禁燬無寧未開鑄而出價收銅至於採辦銅觔宜

接續也使銅觔少則卯數減卯數減則錢價昂矣各處錢文宜流通也使本省禁則鄰省虧鄰省虧則本省獘矣耶又有進焉盜之善者莫如徵錢蓋私鑄私銷之弊深患錢之日寡而私鑄私銷之弊絕又患錢之日多若多而不能收則賤而不復貴是故起解之數徵銀存留之數徵錢在順治十三年已議舉而行之銀七錢三之規載在條編之內可覆案也而法之不善者又莫如大錢古者軍興賞錫不繼或爲當百或爲當千如黃莽之爲紫紺鍾官之掌亦仄漢武帝遂爲白選第五琦之鑄乾元祗是一時苟且之策不顧久遠難行之道假令大錢一行名實啟姦游手之徒一朝鼓鑄無故而得數倍之息人亦何憚而不爲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總之錢之利要在流通錢之弊要在壅格輕重之道貴與時而推移出入之衡在因物而作則苟下流不防則上流易竭而上流不開則下流亦易斷矣制上下便公私通天下之物貨利天下之人民革天下之宿弊當必有盡善而無遺議者若夫楮鈔之法以濟錢貨之窮考諸周禮之八成聽稱責以傅別蓋後世券契之原而亦楮鈔之始也迺諸元狩之四年續白鹿爲皮幣蓋當時朝聘之資而亦楮鈔之端也唐憲宗時有飛錢宋太祖時有便錢是錢與券猶爲二物也慶曆以來蜀人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是直以紙爲錢矣其法一交一緡立限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者張詠也交會置務必須有見錢相當而行之者會布也金時交鈔大鈔五等小鈔五等元時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行之既久物重鈔輕明用諸生課豪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僞造之禁嚴之以不售之法錢鈔雖曰兼行然亦數世而罷今夫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論其利則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樸銅之費言其患則造於上者有出而無納行於下者有腐而無換豪商大賈積鈔於家而無用奸胥猾吏假鈔爲名而漁獵利害相較安可久常惟趨闢所謂錢少則重必用楮以輔之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此則權于二者之間而合夫二者之宜矣蓋自物貨難于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平準也自商賈憚于般挈于是利交會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然則平準稱提豈

容偏廢令雖不用者有成規或謂國家制令應將三
幣兼行一文以上者用錢一兩以上者用鈔百兩以
上者用銀此其爲法未免過拘而輕重相權隨時立
制上以裕國計下以便民生古今來國寶流通亙不
必沾沾於一法也

鹽政

鹽之爲利也上可以濟國中可以通商下可以便民
操之得其術則公私俱利制之失其道則上下俱病
今夫水無往而不在鹽無往而不生有刮于地而得
者有風于水而成者有煑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

爲者有結于鹵而凝者其所產甚廣也人不能一日
而不食則不能一食而無鹽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
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
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其所需甚溥也自
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之用始興周禮以鹽人掌鹽
而鹽之用始重然其時特以爲食用之物而征榷之
令未之聞焉自管仲伐菹薪煑海水令北海之衆無
得煑鹽而鹽之禁始行于下矣自孔僅因官器給牢
盆犯私鬻之人釱其左趾而鹽之利盡收于上矣魏
因衛覬之言而置鹽官陳因虞荔之請而立鹽稅幾

有場灘之處矣唐劉晏爲鹽鐵使百用皆仰給宋端
拱遣折中倉名商以中鹽尤精心計之術矣明初開
中之善也以與屯田相表裏也葉淇改折之不善也
以致邊儲之大困也常股三分之速也以越次而支
放也存積七分之滯也以挨次而支放也歷代相沿
大率如此至于張平叔之說欲官自賣鹽而抑配于
民甄琛之說欲罷弛鹽禁而盡捐之民尤趨之說欲
設立鹽司而悉屬于官丘濬之說欲官與牢盆而不
征其入雖皆立言之有據均屬說美而難行蓋剔弊
者正不必紛更而均利者正無煩改法耳嘗思鹽法

之弊莫大于私販故鹽法之壞皆由于私販私販之
途一在竈丁夫竈戶毎丁歲辦課額十六引一引官
給工本米一石竈亦不知甚苦也然廢場之攤賠餘
鹽之不收總催之兼并則貧竈出于不得已或夾帶
出場者有之私煎貨賣者有之矣一在商戶夫商戶
明初每引輸銀八分近例每引至七錢有餘課亦不
爲不重矣況積習之奢靡官役之中飽豪強之占窩
則窮商出于不得已或挪新補舊上虧國課或高抬
鹽價下累民生至于官鹽騰貴之餘雖欲禁私鹽之
不行而求官引之不沮也不可得矣抑私販之實又

有不可勝言者如運丁收買曬鹽揚帆順流各省多恃糧艘重務巡員不敢羈查一弊也如各處鹽場地面官司合用食鹽不行官引鹽斤勢必赴場買運但每歲所資有限而奸蠹借名甚多一弊也如設立捕役原以緝私而濫用多人轉生巧幻彼既恃腰牌為護身竟可販私鹽于公路行至市鎮假扮鹽犯敢鎖船頭避至村墟裝卸河干即便交易夫孰知墩鎖之鹽犯即捕役之同夥巡鹽之捕快寔私販之鹽徒也一弊也又如串棍之徒影借商名假托商親照商舂綑在場發賣賣完復舂舂完復賣名曰串兒鹽遇商

起運之日則售商關橋封閉之日則售私捕役問之則曰某商巡官詢之則曰某店真假一時莫辨也一弊也又有寔係真商大船裝載引單兩無捕役不敢過問任其重複行私在官惟知講明常例在吏惟知收筭陋規並不問其引單何處由帖何存公私混淆莫此為甚也一弊也又如退引不行即繳則影射易啟支鹽不親赴勘則詭冒易滋是以私販之間又有引中之私引外之私矣所謂引外之私其一自場而水海濱裝載是也其一自舟而陸河灘泊次是也海濱之私止行海鄉河灘泊次之私其行于小鄉者接

踵摩肩盤山越嶺闔戶販手倩傭無賴此往彼來沿門逐巷民至有足不入城市買官鹽者正引安得不壅私販安得不多商人安得不告困告抜告退逃亡累累也然此猶屬引外者耳至引中之私每引二百斤貼耗五斤常數也商復借名餘鹽公然夾帶捕不得問官不得知折節分簍焰引驗憑住賣起運無課之鹽多納課之鹽少矣夫今之所行者莫嚴于捕而捕無其寔類以醃販細事塞責莫嚴于掣而掣無其寔類以餘鹽割沒為能即偶然獲一巨販又通同將人賣放鹽分數起假以獲鹽未獲人為詞種種弊端

不可枚舉故欲嚴捕之法莫如責成于縣而縣以官引之壅不壅正額之足不足為驗則勢不得不勁于比較欲嚴掣之法莫如責成于廳而廳以陋規之革不革弊竇之清不清為據則勢不得不力為搜剔搜剔則夾帶扼于通津比較則私販窮于小路如猶慮其私賣則私買者亦可申之于保甲如猶慮其私買則私秤私窩者亦可絕之于牙行若是而或有不得行則各縣有均引之法食鹽與戶口相配引目與一縣相配分一縣大小為四鄉分四鄉戶口之多寡配與應得引目則私自無地可行外此又有均商之法

小鴇餅餌食私鹽則不出戶庭食官鹽則動經百里利生于便不強所難四鄉引目既均住賣商人宜散因舟車之便布村集之間則道里無窵遠之虞引鹽自無偏壅之患夫如是行鹽之地如故産鹽之地如故運鹽之人如故食鹽之人如故而豈有阻而不通呼而不應之勢乎所稱剔弊不必紛更而均利不煩改法者具以此也至于插和沙土有禁犯境出界有禁長布彩趕船虎之名有禁功令森嚴無庸更贅

征榷

帝王之經國也生財有道焉取財有義焉用財有禮焉天下唯言利之臣罪不容于死如征榷之途所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抑商賈之豪強也乃心計者於民生日用之需亦不使有毫釐之或漏其初也必假托美名以濟一時之急及其名色已立則永不能蠲矣豈唯不蠲又從而增廣之矣上之人既網羅殆盡下之人安得而無奸下之人既朋比爲奸上之人又安得而不治由是追呼日迫村落爲墟商病而民亦病民病而國亦病嗟乎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江陵之言未嘗非仁人君子也夫雜稅多端難于枚舉今考其尤重者一曰市稅周禮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也漢高市肆之入以給上之私奉也武帝始筭商賈宋祖始榜稅則有明關津設鈔關府縣設稅課本朝關津亦有關稅府縣亦有牙行一以稅行貨一以稅居貨皆不爲無名也二曰礦稅禹采歷山之金鑄幣湯發莊山之金賑民周禮丱人之職金玉錫石始有禁管子鐵官之數鍼刀耒耜始有稅漢武帝時郡出鐵者置鐵官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而私鑄有釱趾之令于是鐵禁始嚴矣魏宣帝時長安奏驪山有銀礦恒州奏白登山有銀礦而縣鑄有銀官之設于是銀冶始開矣唐時銀冶

凡五十八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有明間於浙閩取之然山澤之爲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于是民多擾累矣權萬紀之言非唐太宗誰其黜之三曰酒稅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之禁司虣掌屬遊飲食之禁漢文戒酺恐糜穀也漢武榷酤唯專利也昭帝時令民以律占租則爲後世酒稅之始也唐德宗設官自置店酤則啟天子當壚之誚也宋有麴錢之利而害以深元有提舉司之官而財以乏明有種秫米之禁而食以豐蓋酒之爲物飲

之者傷德作之者耗穀思深哉其閑公之誥大禹之惡乎一曰茶稅考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茶經蓋生人之所日用也王鉷劉晏之徒皆置而不稅而稅自德宗始趙贊所議不久而罷張滂所得其利前徵至王播增稅置使遂爲生民无窮之害矣宋太祖始禁私賣宋仁宗初建茶務而歲造大小龍鳳茶則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其利與搉租等搉法大要有三如乾德之搉務此謂之在官者一也淳化之貼射此通之商賈者二也嘉祐之均賦此賦之在民者三也官商之搉亦未甚害唯賦于茶戶則

民病始極李珏謂有三不可豈不信哉至於以茶易馬則唐世回紇入貢之時已有之矣而宋神宗時李杞入蜀王韶上言則知西人之所嗜唯茶故宋人置茶馬司以領之有明捐茶與民不利其入惟于四川陝西置茶馬司間于關津要害置批驗所而已又於西番入貢爲之禁限許其順帶人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耳凡此數者市稅礦稅始于周酒稅始于漢茶稅始于唐皆其重焉者也其餘雜征斂者如唐始于平陽縣搉礬貨至宋以來始禁私販矣漢始從耿壽昌增海租

至明以來遂多魚課矣市舶稅者自西漢始也至宋熙寧間創立市舶司而取抽分之利矣印契稅者自東晉始也至宋徽宗時空給印紙而有預借之息矣他如漢武帝之筭車船賦馬口唐德宗之稅間架筭除陌肅宗率貸之名五代津渡之筭晉宋則官吏之遷除亦送錢僞蜀則嫁娶之雜儈亦抽稅宋世則建炎之經總制江湖之月樁浙福之版帳以及坊場水磨堆垛之額無不計及錙銖甚矣桑孔之流毒爲不淺也夫人主食租衣稅以臨天下苟一身之節儉可風度支之出入有則于以爲經國之遠圖何求而不

得何至區區與小民爭錐刀之末朝廷也而市廛賦官也而商賈謂非言利者悞之哉夫後世之雜稅多矣重矣擇其可取者正其制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因以絕騷擾之奸庶幾哉富國安民爲久遠計惟仁人君子孰思而審處之毋徒爲一時之术筴也

古今治平彙要卷五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六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道統

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聖賢出而大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之可尋，有紀綱之可法。天啟斯文，篤生孔子，彙三皇五帝之傳，為乘世立教之主。六經出而萬世有師，一貫傳而百家無說。是繼天立極，不在盤古而在尼山。尼七十二子，如流歸壑，如宿拱辰。惜乎鄒嶧之餘，遂鮮繼

先之哲。此所以異端起，大義乖，而儒者之學，內則惑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虛無寂滅之方，而莫能自主也。然天不變，道亦不變，雖億萬世之後，日月常新，洸洸如積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是乃秉彝好德之固然。特後之學者意見一殊，其流遂別，于是同為羽翼之功，各分門户之說矣。漢儒近似者兩人，董江都資質純良，本領醇正，言仁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謂其度越諸子者也。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功，真氏謂其有功于學者也。使其游于聖人之門，意淵源

所漸，當無慚于游夏之徒。惜其生于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是以所見未明，不免駁雜，突深可惜焉。楊子雲湛默深思，康節以易之數而深取之，西山以潛之義而深玩之。然太元明易，易理反晦；道德則本諸老子，氣數則出于焦京。其言變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雖作十元，豈堪任道？至于亂處之際，所為旁燭無疑者，果其何問耶？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殆亦彼善于此之意爾。王仲淹生當南北之際，讀古聖賢之書，粗識其用，未探其原。議時事，論文史，亦有可觀，分心迹續書詩，寧免狂

妄。若求道之大行，遂必欲為伊周；繼見道之不行，遂急欲為孔子。不度德，不量力。大率河汾之學，無非好大喜功，彷彿前聖之規模，揣摩經傳之影響而已。然朱子謂其頗為近正之學，粗有可用之實，蓋猶高于荀楊而勝于韓子也。韓昌黎本學為文章，而尋及于理道，能識大要，未見精微。然自晉迄隋，老佛顯行，愈獨明然引聖人之心，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踣而復奮。昔孟氏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亂反經，其難易尤相倍，自非深有所見，安能隤然不惑如是乎？是故以孟子為醇乎醇，以春秋

爲簡而嚴原道則知道之所傳原性則知性之有五史稱佐佑六經豈爲無當獨是始以佛骨遭譏繼與大顛相善抑又何哉愚之本仲舒醇正之資而去其近似用軌轍深潛之慮而去其元言藉龍門大有作爲之心而去其文飾取昌黎灼見大綱之識而去其浮華而又加之以沉毅之功開之以通達之見雖與宋儒頡頏相高可也蓋宋以前之學或駁或似止足以衛道之四維宋以後之儒愈精愈微乃堪以傳道之大統濂溪胸懷洒落如霽月光風其學淵源純粹精微深密不俟師傳非由知索神交心契貫乎本流

嘗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回之所樂是豈有拘于迹象者哉故其作太極通書也探造化之至賾發畜書之秘鑰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乎俗師則淪于虛寂于以繼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上接洙泗千載不傳之統下開河洛百世不絕之宗脈絡分明規模廣大宜乎源遠流長得二程而益明也明道先生之學惟誠爲本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

濫于諸家出入于老佛者幾十年反求之六經而得之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萬變遷之一心衆理迈之當體其致于一也异端並起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抱涵博大上下同流于砌草見造物發生之意行益

鴻觀萬物自得之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如是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唯其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遂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教不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于河各充其量所爲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其生平概可見矣伊川先生脩身行法規矩準繩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抱道養德之日久潛神積累之功深故理極聖人之

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間以言乎德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寔曠代之醇儒天民之先覺也明道和易而其語宏大故能成人材伊川嚴重而其語親切故能尊師道此則二程之所以分至其以居敬窮理爲功則不約而同猶一氣之周流而無間也已橫渠志氣不群無所不學早喜孫吳未識中庸之道繼逃佛老終歸聖學之中苦心力索其功以致曲而成任重道遠其氣以剛勇而得教人以禮自治以嚴嘗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其以道自任之意雖在前哲何以過之獨是于理猶爲未熟或有病其稍高者然其一變至道之後精思力踐講易不妨撤皐比之座妙契或至徹終夜之思弘而且毅其宋儒之曾子乎共城受易象于李之才而得氣數之理其爲人也淸而不激和而不流品題雪月風花彷彿春風沂水探躡天根月窟不流黃老蒙莊雖細行或多不謹而運用卷舒優游循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

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世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程氏以爲純一不雜而考亭乃以爲張子房之流是耶非耶至于程氏門人當時最盛楊龜山受學于潁昌天資明敏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閎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處裁不動聲氣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而吾道其南來林聿始唯出處之際人多議之豈所稱援之而止者乎游定夫受學于扶溝伊川稱其德宇粹學問日進故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淸德重望皎如日星惜乎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于後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蓋二人氣象亦大略相似呂藍田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其氣質本剛而涵養能到使天假之年正不知所造何如矣今第觀其文如千軍萬馬飽滿伉壯雖楊謝不能過也謝上蔡博學洽聞英果明決克己復禮日有課程以生意論仁以寔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而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所爲切問近

思之學卓有可稱惜其病在于矜語涉于禪君子不能無遺議焉是所稱程門四先生也尹和靖則操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朱光庭則服膺聖道而力擠异端張思叔則朴茂可稱而持守不及楊應之則挺勁有節而至老不渝呂和叔則任道擔當可方季路邢明叔則明辨有畧溺于佛家侯師聖則守節不移通達今古馬時中則天資厚重見義勇爲劉質夫則篤信而固守可以保道無疑范淳夫則色温而氣和可以開導人主又如林大節之躬行呂進伯之好學蘓季明之篤志李端伯之閎肆皆吾道之干城孔顏之枝

葉雖不能如楊游呂謝大闡宗風而斯道之行幾彌天下何莫非諸人之力哉羅豫章惟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体之以仁恕微妙精深多極其至朱子謂龜山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静坐羅浮山三年寔有以窮天地萬物之理所著尊堯錄八卷確有以見當時治忽之機常令學者于静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李延平因是而驗之久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

節鄧廸稱之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蓋其涵養者最深而得力于静坐者誠多也胡康侯之學得之上蔡卓然有立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于古人所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君子以其學比董生較淺其然豈其然乎其子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而所作讀史管見牴牾甚多五峯見畏乃兄而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

迫狹語論過高此其所失病在本原而南軒以爲義言約其道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則又何也夫自濂溪以來大儒輩起慕道者一室相師聞風者千里而至其所以力排異端曲說之非講明天理人心之正者豈曰無功然非有人焉爲之辨晰于幾微折衷其大體上承孔孟下繼周程以確然定學者之所歸則其流益以紛更又不知當何所底止矣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而晦庵遂厲志聖賢之學稟學于三君子從遊于李愿中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寔而敬又貫通乎其間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密愈精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足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异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之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

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其措諸事業也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極其精力盡其研窮四子五經俱有註說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讀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極于中庸又集小學使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書以相左右其于易也專主筮占而寔該萬變其于詩也深玩詞氣而盡削小序其于禮也則取儀禮爲經而禮記爲附其于樂也則闕律吕既亡而清濁無據其于書也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其于春秋也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周程張邵之書則爲之裒集發明于吕謝游楊之説則爲之校量短長是將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彙諸儒之异同砭异端之訛謬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是

故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雖難行而其爲千聖嗣爲百世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至于平日所樂與之友者唯南軒張公東萊吕公南軒爲胡五峰之門人天資明敏或有過高而志在希顏所造深遠學先義利之辨勇從聞過之言其于天下之理蓋皆瞭然于心目之間而寔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于君親一于道義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伯恭于義理則傷于巧于讀書則失之粗宗子長之交而忽經術之理殊非吾儒之

正傳然能變化氣質朱子稱之以爲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一心而含千古之秘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蓋至晚年而後義精仁熟耳朱子以道學問爲功而象山以尊德性爲主故其會于鵞湖論學率多不合陸以六經是我註脚朱以六經是我門户陸以意見不可有朱以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陸以議論不必多朱以閒議論不可多合議論不可少朱子又謂其知一不知貫知有生知之質不知有困勉之功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深似告子此其所以不合也然其講義利于鹿洞之中多中

學者隱微之病朱子稱切寔工夫之士則曰南渡以後惟子靜一人陸氏見拋却尋春之詩則曰晦庵至此大有覺悟則此二人者原未嘗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入也至其詆濂溪爲增無極于太極誠恐學者求諸虛寂逃入于禪而孰知後世反以禪學譏之未入室而先操戈不唯不知陸并不知朱矣其後陸氏弟子有毅然不可犯之色者諸葛誠之也詆大學爲非聖人之書者范陽張九成慈湖楊簡也迨至白沙以自然爲宗以忘巳爲大務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而其學始盛嗣是姚江遠祖金谿近宗

新會倡良知之說詰宋儒之非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爲惡爲格物其門人最著者泰州王艮龍溪王畿心齋之學一傳而爲顏均再傳而爲羅汝芳趙貞吉汝中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贄其潰敗决裂不可復問此其失豈盡在金谿哉蓋金谿所宗無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意而不意後人即借以爲援儒入墨之途而世之依聲附聽者竟指爲异端而攻之唯恐不力可勝嘆乎至于紫陽弟子如衆星布列風行水流當時則有蔡季通之精博稱爲老友黃直卿

之淳爲得其正傳吞陵教人自本而支稍殊朱子勉齋造詣獨能繼志遂成禮經此尤其表表于門墻者至如輔漢卿之于詩蔡九峰之于書廖德明學有根據陳才卿工夫精進徐子融志氣剛決徐方叔道德穩密方賓王親切的當鄭子上比舊益精李燔進學可畏陳淳學見本原皆從容乎禮法之場潛滋乎仁義之府者也自是以後力扶道教于學術黨錮之餘者其唯真魏二公乎西山大學衍義悉本前聖之意鶴山九經要義獨得爲學之綱元時金仁山登何基王栢之門其學靡所不究許魯齋得濂洛關閩之統其諸趣由先賢至于幼清吳氏研究精微反躬寔踐其學之源見于諸經纂言其學之序見于學基學統其又朱門之有道曾孫也明儒始有河津薛敬軒讀書一錄貫徹精微蔡有滙池曹月川存疑一書辨晰明確又有康齋吳與弼壁立千尋堅凝任道餘干胡居仁從學康齋之門有居業錄嚴整著力辨心學之非有困知記斯皆墨守朱程篤志力行爲能不失其正者他如羅一峰之剛毅陳克菴之克已何喬新以窮理爲先陳剩夫以大學爲綱章德懋有三巨牘邵文莊爲真士夫陳建之學蔀通辨蔡介夫之四書

蒙引或躬親寔踐或衛道著書均不失爲仁義道德中人也其後高陵呂仲木錫山顧涇陽高景逸少不逮于河津餘所爲有体有用之學又何愧于諸賢也乎要之朱子之道時中者也非甚象山恐象山之流弊也陸子之學偏見者也非真异端爲異端之徑竇者也是則趙東山始异終同之論王文成晚年定論之書亦俱可以不必而自宋迄明折衷道統當以周子爲祖以程子爲禰朱子則繩祖繼禰而爲的嗣黄蔡則孫曾薛曹則苗裔而象山則支庶之別出者也庶幾使紛紛同異之說或者其偶息乎然不可不分者道中之正統不可不辨者道外之異端異端之謬不明則聖人之學不著佛家之說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寔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爲其學者離爲三門曰禪曰教曰律教以明理性之要而簡冊之載至詳律以示開遮之義而科條之著甚備若夫不立文學單提直指而使明心見性以成佛則唯禪學爲然所謂教外別傳者也道家之術雜說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黄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

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林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今夫仁義禮法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于清淨清淨無爲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于寂滅蓋清淨者求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而推其所自寔本老子高虛元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貿而依倣之蓋佛襲老之精微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是故理致之見于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軟淺無味而祈禱之具于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耳天下之士大夫冠儒冠服儒服咸童羈丱卯受孔孟之書讀朱程之訓

固將以立身寔踐確而見之修齊平治之功乃有甘心背道偕率而皈依于虛無寂滅之途果何謂哉蓋必如昌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奪其食而後步也故曰異端之害不明則聖人之學不正也

學校

教化者風俗所由成也人材所由出也易稱觀民設教則學校非文治之急務哉夫學校之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有虞曰庠以孝教也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曰序以射教也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鄉學則曰校商人曰瞽宗以樂教也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曰膠曰辟雍曰成均曰澤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夏學以養國老商學以祭樂祖澤宮則天子擇士大射及出征獻馘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則曰泮宮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學言之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春夏學干戈秋冬教羽籥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

其威也未卜禘不祀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
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明教既有正業矣
退息又必有居學操縵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
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來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
修息游無不在焉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校一
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
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法也自其鄉學言之
則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人生八歲入小學見小節
焉踐立小義也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立大義也

此教士之法也當是時教始于比閭放于州縣本乎
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學無人而不為無地
而不設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及一技一
曲之才無所不有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
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
才具皆已素定而綽乎有餘嗟乎采芹泮水魯之盛
也青衿城闕鄭之衰也風教之為國家元氣信非誣
也亦顧其培植者何如耳昔者暴秦毀灋焚書坑儒
漢高未暇修文漢文始立博士武帝建大學從江都
之請也置弟子員從平津之請也其後成帝增至三

千新莽又設三科至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修
太學籩豆之典明帝復加潤色制度一新尊養更老
觀聽橋門彬彬乎永平之中可稱盛矣然博士徒取
儀表豈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太常僅與受業豈
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況不轉盼間學舍鞠為茂
草生徒競尚浮華南北黨人陷深誹議鴻都門學多
引匪人則漢之所以為學者可知矣魏備博士之員
而其遷除不過長吏也晉修學校之制而其妖誕不
堪儒教也宋高祖開聰明四學齊高帝立文武二學
梁武大開五館陳文僅置學官至後魏改國子為中

書惟隋文極黌宮之盛事此五代之所以為學者可
知矣唐初設七學以造天下士曰國子學曰太學其
生徒以大臣子孫為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
子孫及庶人俊秀者為之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
以習其業者為之至于屯營飛騎皆肄業受經遠國
酋豪悉遣子就教國學之盛近古以來所未有也嗣
是束修之禮行于王嗣麗正之院掌于宰相可不謂
盛哉乃其後國子博士不免啼飢廣文先生共歎無
氈祭酒之任稱為散冗助教之職衹荷犂鋤甚至魚
朝恩以熏腐之餘判國子監事而成均之內何可復

言況當日者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而崇元亦有學文宣有祠矣而玄元亦有祠迨至元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藝者鶩于詞章此唐之所以爲學者可知矣宋時先有監學繼有太學至元豐之初立三舍之法齋有考選之簿月有考選之目又兼考其行藝以爲程式其于養士之道亦爲有得乃久之而視爲故常舉祖宗所以維持人心者祇成文具使非有程伊川置禮賢等齋以訓諸生何由知性理之學非有胡安定置經義等齋以廸後進何由知体用之學然則師儒之責顧不

重哉明祖未即位即建國子學至洪武二年又立府縣學嚴卧碑之頒優廩餼之給其于造就人材之事何惓惓也自景泰初因邊務之費人粟上馬援例進監而學宮爲錢穀之所司成爲貿易之官浸浸乎文治日衰賄賂公行遂至于不可收拾矣今夫士之爲士也德行爲上材能次之材能爲次文藝又次之三代而下分學與仕爲兩途于是出仕之人其由于儒教者類皆迂腐齷齪之輩其不由于儒教者又多功利闒雜之人況近代以來國學則以貲爲本而庸俗亦占宮墻靑衿則無長可稱而庠序視爲陌路夫如

是尙得謂培植之有道而訓廸之有人乎試觀昌黎入國子而生徒相賀楊汪講國學而通經莫屈正統中南陳北李之稱弘治中南章北謝之盛此祭酒得人也進退作則動言是傚陽城有之嚴以師禮扶善遏過賀公有之張泰手書九經山揮口誦鹿鳴此司業得人也蜀有文翁而儒化以成閩有棠袞而貢士以盛此教授得人也是知養成士氣端在師儒師儒賢則教化正教化正則風俗成風俗成則人材出矣今者教官則黜去捐納以防其濫生衿則互行保給以糾其類監生則歸學檢束以飭其人所以維持而

調護之者豈有缺哉然在今日而言學校猶[illegible][illegible]一粟監宜少汰也一學官宜責成也敦詩說禮此學士君子之風而今之入粟者則問財不問人也與賢育才斯廣文先生之雅而今之任教者則愛利不愛士也不問人則衣冠之塲作市井之穴矣不愛士則教導之司成贅疣之懸矣如永停捐例惟在監肄業者則試之凡不在監肄業者核其文理而取舍之則士類可淸嚴立考成於約束有方者則遷之如或有生監不法者計其輕重而逮坐之則師道可尊以明人倫以宣王化風俗何患其不成人材何患其不盛

也哉

風俗

欲求治道先厚民風欲厚民風先端士習夫天下惟此四民而士者四民之首鄉黨視爲儀型風俗由之表率故必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于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夫如是斯誠可以爲士古之人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良自愛其爲士也故君子自束髮以來誦讀

聖賢之書服習聖賢之教卽不能砥柱末流移風易俗人人爲一代巨儒苟敦樸自安兢兢焉守其分率其常亦恩然可以維持世教庶幾哉無負國家養士之恩而乃有名標膠序行慨宮牆曰茂才而才未必茂曰明經而經未必明曰孝廉而孝無可稱廉無可見試循名責實其謂之何廉隅不立功利相傾庠序之間爲爭名之地衣冠之列爲市利之場先達之門爲後起之資其始也父兄之期望不過曰取科第而已師長之教誨不過曰能文章而已無論孝弟之難言卽才能亦未易多覯也無論器識之不知卽文藝

亦不堪復問也又其甚者恃衣衿爲護身之符而把持官府包攬錢糧者有之藉筆墨爲青蠅之羽而搆造飛語巧傳謗頌者有之群相效尤俄遂彌甚寡廉鮮恥偏在士林縱其間或有一二規矩準繩之士肅然于禮法挺然于流俗而若彼不肖者流非以爲迂卽以爲陋能見之而不厭惡焉者斯已僅矣然而此其故豈有他哉良由教育之難其人而士林之或雜也昔胡瑗爲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因之大化廣文一片氈雖屬淸閒寂寞之鄉而凡興賢育材作人養士之權則盡由乎此向由捐納授職

以致不通文理少年輕薄之輩反爲學問優長年高德邵者之師近者悉以縣丞主簿改用而以孝廉明經充選作人之意亦可見矣然而孝廉之就教者少明經之輪用者多類皆老耄意氣隤唐兼以淸貧但求餬口或笑爲先師之廟祝或置爲地方之冗員旣無其權誰爲之用是以爲士子者視司鐸如贅疣視泮宮如陌路兩者不相維繫彼此互爲因循所議者按季之些微所司者丁祭之文具舊有月課之法已爲告朔之羊近行　之　不啻　雞之羽責其優劣是果類以有優無劣爲辭卽或薦劾偶行又以招

怨市恩爲念欲求寔效豈不難哉矧在教官之職勗無所敎之方一入庠序門中多致沉淪終老任教官者苟無以鼓舞教官之氣則爲教官者又何以轉移多士之風此教育之所以有人而若無人也昔卜式善牧羊惡者斥去勿令敗群群之不可雜也在畜牧猶如此況士林乎士林佻達固多而于國學尤甚夫國學一端本罔俊秀稽其舊典肄業成均無何肄業旣無其寔開捐復有其途錢貨一行玉石難辨且有州同職銜許伊頂帶榮身雖其閒或有小試不遇者援以觀光場屋家道稍殷者藉茲保守身家設此殊

途亦爲長便然而例寬長華物衆藏奸積習相沿毫無顧忌雖目不識丁亦廁名黌序卽身猶在抱便掛籍雖宮甚至一死一生飛頭借面無收無照瞞天謝人近雖飭學管收亦慮此風不保縱令到監考試頻皆催倩旁人習以爲常伊于胡底此名器之所以不雜而寔多雜也是故教職不崇則士風不振國學不汰則士類不清士風振士類清則士習端士習端斯發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爲非浮薄之行在野爲名儒者在國卽爲良臣在巳爲坊範者在民卽爲師表由是以厚**風俗不難矣夫民風之在**今日讀法

則有十六條之頒比衆則有鄉約正之舉敎本業則老農有頂帶之寵尊高年則老人有銀帛之恩貞義宜獎則苦節有建坊之規奸宄宜防則弭盜有保甲之法游手宜戒則賭博有重刑之懲人心宜正則師巫有左道之禁草今酌古事例甚詳凡在群倫亦宜願化然而風俗有甚難革者一莫如奢靡一莫如游惰夫財猶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是故魏風褊急雖有葛屨之譏而唐俗思深終致椒聊之盛易稱不節若恒嗟若豈不信哉乃有

豪商奸爲恒舞酣歌兵丁亦多鮮衣美食豐年浮費不顧夫歉歲之窮祖父遺基盡喪于奢華之子物力之生息幾何苟不以樽節爲心十夫之力不足以供一夫之用累歲之儲不足以供一日之需爲害非淺大抵儉爲美德禮貴得中寧以固陋遺譏勿以驕盈致咎爲天地惜物力爲朝廷惜恩膏爲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爲子孫惜將來之福澤富者不至于貧貧者可致于富桑麻雞犬鼓腹含哺如斯樂利之休皆由節儉所致則奢靡何可不禁歟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民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有由然也夫衣食之道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貨惡其棄于地也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爲好逸惡勞者戒亦爲始勤終惰者惜也成周盛時野無曠土邑無游民農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即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故其時煙火萬里富庶之象絕冠古今然亦非萬不可幾者猶是天也猶是地也猶是物也猶是人也總計天下之人誰無全力誰無本業使人人不惜其力不各其業農自勤于田工自勤于肆商自勤于途兵自勤于伍即乞丐之子化之亦皆耕田鑿井之人草竊之徒格之誰無足胝手胼之用雖巧拙異技而精粗並行內外無荒早夜致力將飢寒何自而至奸宄又何自而生脫任其惰游無所歸着則業之精于勤者豈特荒于嬉而已乎勤儉既至善行宜敦然善行之克敦實賴士流之向導型仁講讓士也倡于前戶誦家絃民也效于後民風士習道有相因是在慎簡良吏耳

古今治平彙要卷六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七

句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禮典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先于禮後聖垂世設教之方
莫大于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節目之詳度數之
盛雖在上古而繁縟已如此況世風漸降政事日多
人民日衆議論日紛禮之爲數其能更僕數乎哉雖
然殷因夏周因殷其間損益百世可知蓋禮也者雖
自外作寔由中起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
之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之天下之人衆

矣而其相聚也不外五倫生人之事繁矣而其相接
也不外五官先王于其相聚之處爲之辨其名定其
分非無所爲而爲也于其相接之處爲之節其欲養
其情非無所因而起也是故禮之于人也猶衡之于
重輕繩墨之于曲直規矩之于方圓也聖人百世可
知之說豈欺我哉夏尚忠商尚質不可得而詳矣至
周而尚文吉禮則事天神事地祇事人鬼凶禮則曰
喪曰荒曰弔曰禬曰恤賓禮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
殷覜曰視軍禮則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

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
衆也嘉禮則以飲食之禮親宗族以婚冠之禮親男
女以賓射之禮親朋友以享燕之禮親賓客以脤膰
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彬彬乎
其文也秩秩乎其典也不爲多也亦不爲寡也故以
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
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禮辨等
則民不越燦然有儀以相將歡然有恩以相接關雎
麟趾之德盛而周官之法行聖作明述之業全而經
世之書備周禮其大綱也儀禮其條目也禮記其義
疏也垂之萬世而無弊質之千聖而無疑厥後秦廢

禮樂專尚法律先王之道湮滅無聞叔孫所定僅成
綿蕝曹褒所定雜于讖緯漢禮吾能言之而不足觀
也房玄齡貞觀禮長孫氏顯慶禮王仲立開元禮韋
公肅禮閣新儀王彥威曲臺新禮唐禮吾能言之而
不足觀也蓋漢家之制度多違唐宗之倫常不正禮
之文雖在禮之寔已亡惟宋明兩朝庶幾可取宏綱
大要舉之于上繁文縟節頒之于下其與成周相表
裏者乎而考宋之所謂禮者禮閣上于聶崇義禮書
出于陳祥道開寶通禮撰于盧多遜太常因革纂于

歐陽修王皡賈昌朝則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則有禮器禮象不過互相去取而已考明之所謂禮者叅訂于諸子而大明集禮成損益于列朝而國朝制作定又如皇明禮志洪武禮法禮制集要太常集禮所著禮書未可枚舉亦不過畧爲更定而已夫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在今盛之朝一統之世而猶有善有不善有備有不備又何論于晉荀勗之裁定國典齊王儉之制定新禮梁沈約之裁成大典隋牛弘之著述五禮乎哉蓋自成周而下求其損益百王超邁千古如伯夷所典柱下所守可以爲萬世法者寔累世

不一見姑舉其大槩則有數端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世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今以朝廷之禮而言一曰班朝古有外朝內朝後有正衙便殿王居之壯也古有大會聽政後有常叅入閤班聯之盛也一曰燕饗棠棣以宴兄弟伐木以宴朋友鹿鳴以宴群臣湛露以宴諸侯古之盛事也佳節慶成生日行慶賀禮觀燈賞花釣魚行賜宴禮衰之美談也一曰巡狩有虞五年一

巡成周十二年一巡國不勞而民不費有一定之期也穆王巡歷天下始皇巡幸四方民不安而駕不歸失一定之期也一曰田獵古者備蒐狩講武事除田害則田爲乾豆供賓客充庖厨則田凡蒐苗獮狩之時有常也後世馳六飛騰萬騎不懍墜駕之虞越林險搏羽毛不念垂堂之戒則長卿雀向之言可鑒也一曰射禮古者天子將祭則大射諸侯來朝則賓射與羣臣燕息則燕射是習射爲甚重之典也後世惟漢成漢明行大射禮宋初太宗行大射禮明初太祖行大射禮是習射爲僅見之事也一曰耕籍古者千

畝之籍以奉粢盛以親稼穡示誠敬之至也後世三推之儀立先農壇立大禮使徒文具之末也一曰國恤古者父母之喪三年至漢文而喪始短矣古者天子之葬七月至漢景而葬愈促矣一曰山陵古者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故黃帝橋山夏禹會稽葬從薄則無暴露之慘矣後世尚文尚飾外而山墳丘壠之高內而玉匣金縷之盛故始皇驪山光武原陵葬從厚必遭發掘之厄矣是皆王朝之禮也以郡國之禮而言莫重于讀法莫要于鄉飲周時讀法非一州長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再讀也黨

正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四讀也族師每月一行是一歲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先王諄諄告戒之意殆非虛文而已周時鄉飲有四一爲三年賓興二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以尊高年有德而民知孝以致恭敬辭讓而民知義盍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矣此郡國之禮也夫內而王朝則有禮以敎臣工外而郡國則有禮以敎黎庶于以辨上下定民志上躋一道同風之盛何難以次而力行之然而上古之禮愈簡而愈嚴後世之禮愈煩而愈褻有其儀無其寔內不出于情所不能已外不由于時所不可違一二文人學士齦齦焉襲經傳糟粕漫欲强古從今是何異刻楮以爲葉剪彩以爲花也哉然則議禮者何如而後可曰以吾心之安否爲憑以時俗之宜否爲據以天下之是非爲歸苟吾心安則禮自得矣苟時俗宜則禮自行矣苟天下無不以爲是則禮之所施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何今何古何質何文其孰從而辨之也耶

祭祀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以報功也非祈福也以致敬也非享味也內則盡其志外則盡其物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于是天神降焉地祇出焉人鬼享焉所謂至治馨聞甚盛典也至尊莫大于天地至親莫大于祖宗王者受天命順天心爲天子郊天固其首務矣顧郊祀之議言人人殊一在乎天地並祭也一在乎祖宗並配也夫郊祭一耳而議者或主于分祭或主于合祭配享一耳而議者或主以嚴父或主以尊祖執分祭之說者以爲圜丘祭天方澤祭地兆于南郊就陽之義瘞其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而審陰陽之位故周分秦分西漢分東晉分唐則天册以前分宋則元豐以後分明則嘉靖以後分彼議合者乃惑于新莽之說也執合祭之論者以爲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所以盡孝饗之心而非瀆亂之道故前而虞舜合後而元始合西晉合五代合唐則天寶以後合宋則乾德以後合明則洪武以後合彼議分者乃泥于司樂之章也二說不同各有所據若泰之祀郊不于圜丘方丘而于山下澤中瀆之郊祀不于南郊北郊而于甘泉汾

隱居之郊祀。既有圜丘方丘而別有南郊北郊。則其繆戾。又無足論矣。且夫祀天于郊而配以遠祖。古禮也。祀帝于明堂。而配以近宗。周制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祖之有功者配焉。亦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物。故屋而不壇。以宗之有德者配焉。亦所以親之也。乃至後世不特岐天與帝而二之。且分一帝而五六之。匡衡始正其禮。而劉向復紛其說。至王莽而更揚其波。若其祀天以高祖配。祀地以高后配。舛藝更甚焉。唐以父子同配。宋以四祖迭配。悖謬尤甚焉。以言乎其禮。有稱正祭者。有稱告祭者。以言乎其儀。有欲從質者。有欲從文者。以言乎其時。有在歲首者。有在日至者。以言乎其神。有主各祀者。有主從祀者。古者祭天於圜丘。而燔柴于泰壇。從陽位也。祭地于方澤。而瘞埋于泰折。從陰位也。其禮有定位。有定時。此正祭也。虞舜肆類于上帝。以受終也。成王用牲于郊丘。以營洛也。其禮不擇位。不拘時。此告祭也。古者掃地而祭。為壇而饗。器用匏陶。牲用犢。此執古而不變。從其質者也。後世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此變古而從俗。從其

文者也。古者啓蟄而郊。則郊在立春之後。祈穀而祭。則祭在元日之辰。或用正月上辛。或用正月朔日。此在歲首者也。冬至一陽生。順天道生物之始以報天。夏至一陰生。順地道成物之始以報地。或用日至之日。或用日至之月。此在日至者也。古者郊之祭也。主惟以日。配惟以月。故在月令之文。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祀百辟。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群神。是祭天貴乎專。百神在其後。故虞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此各祀之說也。後世郊之祭也。重以五帝。併以六宗。故引禮經之文。周官樂至六變而天神皆降。禮運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是群神無不從。合祀何不可。故光武之行事也。兆郊于洛陽。而泰壇至一千餘神。犧牲用三千餘種。此從祀之說也。夫禮既異宜。人無定見。祝史守其儀文。而昧其名義。經生又知其名義。而膠於見聞。是以纂合道旁。迄無定論。然而帝王在上。苟參以精切不差之識。豈遂無折衷不易之規。大抵歲首應合祀于南郊。以盡父天母地之心。冬夏應分祀于二郊。以正天南地北之位。斯一合一分。各得其所矣。創業者以始祖配圜丘。以嚴父配明堂。繼世者以受

命之祖配圜丘以中興之宗配明堂斯一祖一宗各享其尊矣正祭必每歲有常期而無襲三年一舉之弊告祭必乘輿親臨幸而無爲遣官設祭之文斯祭不疏亦不數矣簡其禮宜尚純尚質而不必以奢靡煩瀆爲文盡其誠宜備物備官而不必以掃地陶匏爲古斯禮不陋亦不褻矣郊在歲首則但期于上辛之日而不必拘啓蟄之後郊在日至則但期于子午之月而不必拘于二至之日斯不致有妨朝賀之禮矣泰壇之神位惟供天祖則其禮專而一百神之祭享胥待次日則其序簡而明斯不致有妨精一之誠

矣是故一歲之間祀有常制冬至圜丘一祭陽也夏至方澤一祭陰也歲首南郊一祭祈也季秋明堂一祭報也春分祭日于王宮朝也秋分祭月于夜明夕也四類禋燎也四望貍沈也社以祭五土之神也稷以祭五穀之神也八蜡臘祭也五祀時祭也籍田祭先農也蠶室祭先蠶也是皆帝王大典每歲常祀以答神休以昭神貺有其舉之莫或廢焉至封禪之說乃緯書曲詞非盛朝美事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皇封泰山孫皓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也孰謂泥金檢玉爲上古之盛事

美談也哉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則宗廟之事亦未易輕言也試以廟制言之其法有二有周以前天子七廟之制有漢以後同堂異室之制而七廟之說又有二其以始封之祖爲太祖廟一昭一穆爲二宗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者韋元成之說也其以父昭子穆而七爲常數祖功宗德而宗無定法世室在三昭三穆之外商周有三宗二宗之號者劉歆之說也據韋之說則天子七廟宗之世室在內不過一祖四親爲五廟苟無可宗疑與諸侯無別據劉之說則天子七廟宗之世

室在外共立一祖六親爲七廟苟有可宗雖至十廟可增合觀二者劉說爲愈大抵成周之廟在中門之左外合爲都宮內各爲分廟廟門爲南向神主皆東向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二宗亦百世不遷以下親廟親盡則毀已毀者俱奉而藏之未毀者遞遷而上之昭常爲昭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動穆常爲穆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移周時廟制不過如此漢承秦後不遵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合都宮不序昭穆爰至東漢明帝之後始爲同堂異室之規世世不立寢廟代代皆藏祖廟

無昭穆之次無左右之分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一有新祔則祔入禰室自漢以降下迄唐宋千有餘年皆仍其法然而復古之議時時而起于是物論紛然不一其說以同堂異室爲非禮者則曰三代舊典情文俱稱今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群廟之神上壓祖考爲太祖者旣僻處一隅而無以見爲七廟之尊爲群廟者又積多無別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生居九重則竆極壯麗之制沒祭一室則跼蹐𡬶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而爲隂損其數于交旣不順于情又不安彼馬氏之流皆妄談也以天子七廟爲難行者則曰漢人遺制權變可通後世古法盡亡其端蓋亦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而太祖之議又有二或謂當祖有功或謂當祖本統夫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欲祖追尊之祖者則曰禮有疎而無絶有遠而無遺商不祖湯而祖契周不祖武而祖稷皆推遠世非本近功若泥祖功之義則子孫之功不得上加其祖考若至藏祧之日則祖考之尊又安得下祔于子孫故以追尊之祖比契稷萬世不祧不爲背也以受命之祖比文武亦萬世不祧不爲屈也祧始祖以後神主則藏于太祖之

寢殿祧世祖以後神主則藏于世祖之夾室不爲紊也欲祖創業之祖者則曰三代帝王皆由世德後世帝王多由崛起三代有遠祖之功可尊則尊遠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後世無遠祖之功可尊則尊世祖故漢唐以受命者爲始祖此皆卓然可見無復可疑以祫祭而正東向之位以配天而居圜丘之上蓋祖有功而宗有德固孔子之言祖有功而祧無功斯萬世之義若在遠祖則別立一廟可也別立數廟亦可也卽不然祧其廟而藏其主于太祖之西夾室西夾室在太廟之右不爲以孫屈祖亦無不可也二者之說不定于是又有附會古帝之議又有虛設太廟之議附會者失之誣虛設者失之幻而太祖一廟或空建其室或迭處其中遂紛紜而不得其正矣若夫昭穆之序亦有二說或有父死而子繼或有兄終而弟及夫父子相繼者以相序言則父之下爲孫孫之下爲元孫以相對言則禰廟之右爲祖廟曾廟之右爲高廟祔則昭入于昭穆入于穆祧則昭入于昭世室穆入于穆世室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雖及百世秩然如初至兄弟相繼者數代以後其序必亂若但順其數則有以弟而躐孫之廟者矣有以昭而入穆之

室有矣若從併其位則昭之位多穆之位必缺穆之位多昭之位必虛昭穆之序混亂則宗廟之制必變其或一代數昭一代數穆則雖名爲六廟而實不及六世者有之矣宗廟之位偏枯則遷祧之法必壞或昭或穆少或穆多昭少則雖世不當祧而廟或當祧者有之矣然則剏制之始旣不能保後之入廟者爲弟爲子易世之後幾不能知昔之入廟者誰穆誰昭其世代之尚近者旣未可遷祧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勢必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于中門之左則其地有限其制又必各爲廟寢

門垣之設則其制甚大反不如前漢時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漢時諸帝同堂共爲一廟旣能分又能合旣可常亦可變而天子七廟之制朱子雖欲復之終爲能言而不能行也要之義必據古以證禮緣人情而立宗廟乃百世之規祭祀僅一時之禮立廟則世祖正位俾開天下者得以享天下之尊而遠祖或藏夾室或建別廟祫祭則遠祖正位卽尊世祖者推以尊遠祖之禮而世祖或讓而居左或讓而居右由是倣周制則太祖一廟昭穆三廟其中有功德特盛者別爲世室而百世不遷其間有兄弟相繼者名爲一

世而各自爲室是天子七廟之制曷嘗不可行歟倣漢制則時享之時太祖居正中南面諸帝分左右亦南面祫祖之日遠祖東向獨尊其餘左右相向皆甲是同堂異室之制又曷嘗不可行歟晚近失禮凡在群國處處立廟不問功德代代稱宗旣反其宜何以爲法君子于此有深慨焉至于私親廟者必克盡入後之道而無忝所生之恩乃爲兩得不嫌大倫然有以姪繼後嗣者有以弟承大統者承大統者立廟可入廟不可稱皇可稱宗不可立廟稱皇全私恩也不入廟稱宗重大義也反是者非佞卽誣如明世宗之

于典獻可鑒矣繼後嗣者稱考可稱皇不可稱妣可稱后不可稱考稱妣恐絕本生也不稱皇稱后嫌逼正統也反是者非奸卽妄如漢哀帝之于定陶宋英宗之于濮王可鑒矣至后妃廟皇后附于太廟古之大典一帝配以一后禮之正儀妃不入太廟如周之姜嫄廢不入太廟如明之恭讓築宮于外不合配也就廟而享不合食也有帝則一而后則二者嫡母后居左生母后居右不嫌並配也有帝在位而后先崩者暫立爲別廟後升于太廟不嫌從權也若夫功臣配享宗廟者盤庚有大享之典周官有司勳之詔生

則侍讌于堂上死則配享于兩廡至于祟祀先代帝
王者古人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不
備三恪之文聊存忠厚之道廟制之法既詳祀享之
文宜正古之祀典有禘有祫有祭有薦薦于寢者時
物之薦也祭于廟者四時之祭也時祭有小禮有大
禮孟春特祭各廟小禮也三時合祭太廟大禮也祫
有時祫有大祫大祫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
太廟是兼群廟之主者也禘有時禘有大禘大禘禘
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是不兼群廟之主

者也而薦無常期祭皆孟月祫禘則康成以為三年
而祫五年而禘徐邈以為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
朱子以為立春祭先祖似祫冬至祭始祖似禘後世
四時皆祭三歲一祫而四時之外多歲暮一祭夫君
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
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既降怵惕生于雨露既濡將
祭之時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牲當祭之
日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
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然以一日而
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若每一日而享一廟則前祭祀

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欲令主祭
者不勞助祭者不倦則審令知古君子能無斟酌于
其間哉再酌諸善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帝
王之禮莫大于斯然而生我者親教我者師古者天
子有出征釋奠之禮月令有上丁釋菜之禮孔子祠
以太牢自漢高祖始也謚以公爵自漢平帝始也加
以王號而從祀諸賢自唐太宗始也稱以至聖而追
封前代自宋真宗始也明成祖尊以四拜之禮憲宗
崇以天子之樂世宗重以先師之稱崇祀之道可謂
隆矣然昔也造木而立主既也搏土而塑像曾不知

泥人乃佛教之設而竟以為聖賢之形也始也唐太
宗既尊為王既也羅從彥欲尊為帝曾不知王號猶
人臣之爵而帝號尤非聖人之願也故欲尊孔子之
禮者必先知孔子之心而欲知孔子之心者必先明
孔子之道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祖有功宗有德有一
不本于先師遺教而能上協乎典禮下合乎人情者
乎雖然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樂律

天地協和神人交暢無聲之樂互動兩間不鐘磬而諧不琴瑟而豫德之華也治之光也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于是乎葛天作八闋伏羲作扶徠神農作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成王時周公作勺斯皆宇宙元音同和天地者也厥後知樂者鮮徒事聲音秦時雅樂惟韶武存改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漢興叔孫博士因秦樂而宗廟大樂興焉唐山夫人歌楚聲而房中祠樂作焉蓋自高皇有風起之歌佾舞沛中至武帝定郊祀之儀乃立樂府然朝廷所用無非鄭聲河間所獻雅樂僅備存肄而已至哀帝時罷鄭聲用雅樂洎及東漢樂凡四品大抵漢家之樂和平雅淡之音少慘怛要妙之音多其于卜商所謂和正以廣者初無與也魏武初河南杜夔以雅樂特聞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以新聲被寵晉仍魏舊但改樂章永嘉之時樂伶俱散及謝尚採拾樂人四廂金石始備降及五代陳梁皆崇楚之聲周齊皆北鄙之響隋氏因之尤君子所恥言者也唐初合考南北之樂祖孝孫正宮調呂才習音韻張文收考律呂太宗有十二和玄宗有十五和而貞觀三舞多發揚蹈厲之響開元二部皆淫靡駘蕩之音太常閱工人而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夫古帝王治定功成而作樂若將移風易俗俾天下化之而七德九功其敷儛也如彼霓裳荔枝其宴溺也又如此其何以昭德象功垂休後世乎太祖命竇儼爲太常改周樂崇德象成之名爲文德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之號爲十二安之稱自是建隆迄崇寧樂凡六改建隆則和峴主之景祐則李照主之皇祐則阮逸主之元豐則楊傑主之元祐則范蜀公之論本于房庶崇寧則魏漢津之制名曰大

晟爲觀其時諸公之立論頗精然李照不辨鑄工之受賂楊傑不辨樂人之易鐘漢津不辨工人之變法是知法雖屢變原未嘗更也豈學士大夫之說不能勝工人之說哉蓋士夫必欲律呂之中度而工師止求音韻之入耳也明洪武初命陶凱冷謙制宴樂九奏而朝賀之樂則有聖安聖治等名祭祀之樂則有凝和壽和等名屏棄一切詖詭當世稱爲雅奏歷稽累代雅俗不同沿襲斯異所稱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者自五帝三王之外吾誰適從觀古者欲挽古樂于零鐘斷鼓元音寥渺之餘惟在精求律呂之淵

源而已矣漢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
黃帝制筩聽鳳皇之鳴遂爲律本周禮曰大師掌六
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蓋六律爲陽子寅辰午申戌
之六月也六呂爲陰亥酉未巳卯丑之六月也而其
中六呂生于六律六律又本于黃鍾黃鍾者陽聲之
始陽氣之動也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
以葭灰覆以緹素冬至之氣旣至黃鍾之灰自飛大
寒以下則各隨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九
十黍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至十
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千二百黍度黃

鍾之容而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至十斗爲斛而
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千二百黍度黃鍾之重
而以百黍爲一銖一龠十二銖至四鈞爲石而五權
謹矣是故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生爲君象
在五行爲土德聖人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胥于是
乎爲端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也顧定黃鍾以定
諸律其大要有四一曰徑圍分寸之規二曰三分損
益之數三曰旋相爲宮之法四曰變律半律之聲徑
圍之數古人每云徑一圍三此舉成數也漢法徑若
一百十三圍則三百五十五其率乃密黃鍾長九寸

圍九分實積八百一十徑二分八釐四毫林鍾以下
圍徑並同惟長短與所積有異耳但每代之丈尺不
可同也金石之眞僞不足信也秬黍之大小不一類
也善哉乎季通之言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
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又聲不成而氣不應
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短或長長短之間每
差一分以爲一管度其圍徑俱如法焉如是而更迭
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
應則黃鍾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皆取東而度量權
衡皆受法矣所爲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無踰于此也

三分損益者陰陽律呂布十二辰同位娶妻隔八生
子下生者三分去一如黃鍾九寸倍其實三其法則
下生六寸之林鍾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六寸四
其實三其法則上生八寸之太簇古所謂太極含三
法也然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者蓋律法
之相生至蕤賓而數窮使仍按序下生則太短太短
則候氣而氣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大呂夾鍾仲呂
三者當用倍律于是以數之長短爲生之上下計共
十二律中上生者七下生者五此陽之所以反上生
陰之所以反下生也而蔡西山以爲陽皆下生陰皆

上生致有歐陽修鄒康節之說蓋誤用漢書之故耳旋相爲宮者當先論五聲二變自般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蓋清濁相次之序爲宮徵商羽角是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音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音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比徵少下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比宮少高古人謂之和繆而不爲調左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也至于州鳩之說以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午至子命曰七同則

非二變之本義矣七音自有分屬而十二律皆可爲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此黃鍾之一均其餘皆可相倒十二律中各具五聲合十二宮凡六十聲加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聲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此也變律半律者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以下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以下六律則取前六律之聲而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半律如黃鍾正聲九寸則半聲爲四寸半太簇正聲八寸則半聲四寸以其不可長過於宮云爾按黃

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八寸餘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漢志所謂黃鍾不爲他律役之意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不得其正而有空積忽微矣作樂者苟欲于四者之間窮其微妙極其變通則歸一之原不可不徹而分晰之際尤不可以不明顧古今之議論不同義理之參差不等又安可不博採諸家

以折衷其說乎漢張蒼首明律呂司馬遷始製律書其後因仲呂上生不成黃鍾遂轉生四十八律而別爲執始南事等名者京房之說也其以天施地化人事爲之紀黃鍾爲天統當乾之初九林鐘爲地統當坤之初六太簇爲人統當乾之九三而號爲三統者劉歆之說也謂自黃鍾左旋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因汲冢周尺造十有二笛以應京房之術者晉荀勗也因南事之餘更三百六十律者宋錢樂也因淮南本數用房京之術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中氣所有日爲子以

毋命予隨所多少合為一律者梁沈重也立為四器名之為通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者梁武帝也因琵琶七調而立七均者隋鄭譯也以十二月旋為六十聲八十四調者唐祖孝孫也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者周王朴也爰自兩漢以及隋唐馬遷濬其流劉歆京房闡其末班固漢志本于歆司馬彪志出于房或轉相祖述或互相針砭彼皆去古未遠然議者猶謂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不知律經聲緯之遞變固知九分之圍八百十分之積而不知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京房師焦氏而失劉歆附經傳而亦失隋氏止有黃鍾王朴不考金石荀勗新聲而阮咸譏其過高鄭譯七調而何妥非其太多議論紛紜亦幾無所適從矣宋時李照則以縱黍累尺胡瑗則以橫黍累尺房庶則以秬黍中者實千二百于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范鎮依房庶之術謂度由律起司馬光據漢書正本之度謂律由度起反覆爭論而未能合夫據照瑗之說雖分縱黍橫黍而其以黍定律之徑圍者無異也庶闢縱橫之說而仍積千二百黍其所稱以為度而起分者更無

憑也鎮依觚斛以立論而累黍之法亦若光本漢志以立言而度生律之法無據其餘楊傑以十二均定之魏漢津用三指合為九寸定之劉昞以下不足論已竊謂真知樂律者惟蔡元定乎其說以天地之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十黃鍾者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律之例則杜祐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晦庵考定禮書鍾律詩篇悉本元定而瓊山丘氏因而演之可知詞簡理明信無踰于律呂新書者矣獨李文利實祖呂覽而以三寸九分為黃鍾作律呂元聲當時以為天授而王廷相韓邦奇交詆其非終非可訓大約律之為法本於自然雖先時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心則猶可考而知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也後世不此之求妄生穿鑿無何十二律析為京房之六十歐陽修之百四十有四錢樂之三百有六

十其流益分其源愈塞是與斷鶴頸續鳧脛鑿渾沌之竅者何異況以周之龠漢之斛魏之尺金石之器天子之指黍之或縱或橫或斜或實而求之陸忠州有言曰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繆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而不務乎聲氣之元宜其築舍之無成也近代樂工所傳不過合上工凡一四五六勾尺耳按其音節合字近太簇大呂之間而黃鍾之調無與焉要亦失之過高故耳至于側殺寄殺亦有合于古人用變用半之說文莊公謂近世之樂如正宮越調之類亦可取以求古人之清宮清商正謂此也嗟乎樂律之道難言之矣張橫渠謂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惇厚者能知之其說非誣也隆古之人敦而樸于以刱其始而有餘後世之人巧而明僅以襲其流而不足豈誠講求之未備良由本原之不明誠得其本鳳來儀獸率舞上溯黃農下軼商周闡諸今日中和之雅樂幾于有虞美善之元音

古今治平纂要卷七終

句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經學

非聖人之言不敢言非聖人之書不敢讀固將以明其道而行其事也自異端叛經而經不明及靡窮經而經亦不明蓋詞章訓詁之家雜而道德性命之旨微異同得失之見紛而修齊平治之功缺此實學所以罕聞而大道迄無依據也雖然窮經之士固不爲無過亦不爲無功當秦火灰㓕之餘非漢儒不能傳其業比百家並起之後非宋儒不能折其衷攷古今

爲學者旣以聖經爲歸而談經者卽以注疏家爲甚難自漢以後門戶非一而其著者可得而言易之興也始自伏羲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文王作卦詞周公作爻詞孔子作十翼易之爲道于是備焉幸以卜筮遭秦不燬漢儒傳之分爲三家始于田何者分卦象爻象之辭各自爲篇始于焦贛者述陰陽災異之言絕無師授始于費直者以彖象文言之辭參入卦內田氏丁寬等傳之焦氏京房等傳之費氏鄭玄王弼等傳之三家並行費爲獨盛康成主象輔嗣主理主象雖賾主理易習孔穎達作正義則取王

舍鄭李鼎祚作集解則取鄭舍王至衞元嵩元包則僭妄矣關子明易傳則背畔矣惟宋儒言理者有邁漢易通伊川易傳言數者有堯夫經世考亭本義乃所稱考象辭而不泥于術數談義理而不淪于虛寂者矣尚書有今文有古文今文伏勝所授二十九篇傳之者歐陽夏侯也古文安國所定五十八篇奏之者梅賾姚興也今文傳註則莫先于伏生大傳古文傳註則莫先于安國訓解至蔡蒐費頤之徒義皆淺畧劉焯劉炫之輩失在繁華介甫傷于鑿蘇軾傷于畧呂祖謙傷于巧林之奇傷于煩得洪西疇[illegible][illegible]

取朱子以屬蔡氏書傳始有所歸詩在兩漢分爲四家魯詩起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起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萇而盛于徐敖四家之詩經同說異而言詩之士惟本毛公貫長卿傳于前鄭康成箋于後其爲義疏者全後何胤輩也其尤殊絕者劉焯兄弟輩也然不有朱傳諸家究無足憑今夫天地萬物之情易備其義虞夏商周之治書載其規政教風俗之成詩言其效故羲經者造化之體也壁經者帝王之道也葩經者性情之教也明其理達其用三經傳註不無可取而吾

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則其制作全在春秋而周公所以致太平之書約其規模又在諸禮麟經者禮樂刑罰之權也禮經者周旋揖讓之文也麟經之傳有五禮經之書有三夫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不待言矣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註之者杜預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毋董生皆習之而詁之者何休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註之者范甯若夫啖趙陸疑每援經以擊傳陸淳纂例惟合異以為同賴有胡程之傳以明終而聖人之經始正禮記得于河間校於劉向劉刪

二戴增于馬融註之者馬鄭疏之者皇熊熊失之背謬皇失之廣繁至穎達祖康成作正義陳澔採衆家為集說羽翼之功有可採者儀禮出于孔壁者二戴所黜出于淹中者河間所獻傳于高堂生者后倉所業后倉為曲臺記以授二戴慶普慶氏至曹褒失傳小戴至康成有註賈逵為之疏楊復為之圖雖昔人嘗有五疑昌黎病其難讀而晦庵集之看得有緒其為聖經不必辨也周禮者劉歆以授杜氏杜氏以授賈氏傳自鄭康成始釋自陸德明始疏自賈公彥始尊之者王仲淹尊為王道之極唐太宗歎為真聖人

作疑之者何昭公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疑其設官太多陳氏謂與周官不合蘇穎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無一官完善之論蓋是書也春秋以後一壞于諸侯之去籍再壞于嬴氏之劫灰兩漢以來一壞于王莽劉歆再壞于宇文蘇綽三壞于安石蔡京一經五壞疑信相參宜乎議論紛然不復可定然禮之為經有三言乎儀文度數則儀禮其本經禮記其義疏而綱領則周禮也考亭之說豈可易哉抑禮固持身之具而孝尤立德之本孝經藏于顏芝者為今文十八章出于孔壁者

為古文二十八章舊註惟韋昭王肅是其選矣而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鄭康成主今文陸澄譏之明皇取衆家以為註邢昺作正義以為疏約文敷暢義亦昭然至朱紫陽作刊誤則多從古文而呂維祺作本義遂集成諸說矣論語有魯論齊論張禹兼通齊魯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訓之者馬融鄭玄益以齊古王肅何晏之徒宗焉疏之者皇侃自朱注一行而百家始廢孟子有內書外書註解出于趙岐篇數合于陸善經張鎰但為音釋而遺漏頗多丁公著稍識旨歸而時有誤謬若夫非孟者荀

鄭剌孟者王充刪孟者馮休疑孟者溫公辨孟者東坡而尊孟者虞允文也爾雅張揖謂始于周公楊雄謂作于游夏又或謂仲尼所增或謂子夏所益或謂叔孫通所補誠九流奧旨而博物所資也自終軍豹鼠之辨而其書始行郭璞究心一十八載而其義始備考古之學彬彬可觀蓋嘗思之孔子逝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諸子雜流紛紜蝟集唯賴此數經以為大道所寄實學所存而自來師儒長于數者得其名物象數之賾長于理者務乎道德仁義之精亦能各挾所聞以相表裏然而空言多者寔用必少細

節具者大體或虧徒令後之學者畢世不能殫其業窮年不能究其功目眩耳聾日以滋惑夫以數大聖人之學備載簡牘士君子束髮受之不于其中出名世而于其中出腐儒叢或為詞章訓詁所誤嗚呼九師興而易道衰三傳作而春秋亡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微也秦火滅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廢其然豈其然乎

正史

史無他術曰信而已而求其所以取信者則必遵二體而除四患然後是非可明備三長而治五難然後賞罰有據象四用而避六弊然後得失不淆上而信于百千萬年之前下而取信于百千萬年之後于天理則得其正于人心則得其平以繼麟經乃為無愧然而董狐不生天下無直筆宣尼不再天下無良史三代而下論史實難龍門義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覈不虛美不隱惡以冠群史洵足尚矣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出處則退處士而進姦權論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則其所蔽蓋亦不小非所謂淺近而不學疏畧而輕信者耶扶風西漢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英莖咸韶音

節趨諧然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斥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記時務則詳辭章而畧事實浮華剽竊君子譏之蔚宗後漢自謂體大思精無慚良史然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為違天理謂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為遺佛言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琰于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剃皇后之本紀加隗囂之美名雖論事詳明而贊詞佻巧作史之體于斯失之陳壽三國張華荐其述事簡嚴王通稱其高簡有法何乃以曹魏為正統以昭烈為外寇以父髡之憾孔明遂有貶詞以索米之私丁儀不得

立傳其于大義果何如哉雖然自此以前史皆出于
一人之才而成于一家之學故其業專自此以後史
多分于衆人之手而彙爲一代之書則其文雜故晉
書之作雜經屢易而君臣共事則作史者失其權虛
誕爲詞則讀史者失其要此分掌之所以非而專門
之所以尚也他如沈約宋書兼載晉魏之事則失于
限斷矣創立符瑞之志則趨于說異矣于蕭齊書天
文但紀災祥則惑于圖讖之說矣州郡不著戶口則
昧于時政之本矣姚氏梁陳則但爲祖父揚名矣魏
收後魏則不免毀譽失寔矣百藥北齊則多遷就弗

端矣牛弘後周則惟清言是務矣並鮮定評均非寔
錄亡缺不少舛謬尤多豈諸人之才有不同抑作史
之難固如此耶向非延壽二史删其煩而補其缺魏
徵隋書明其本而兼其末則南北數朝紛然淆亂讀
其書者幾墮雲霧良史中斷貫穿何期倣李氏之史
遷固以來皆不能及魏徵之書陳壽以後罕有其儔
舊唐書吳兢劉昫等所撰新唐書歐陽宋祁等所成
大府兵無志藩鎮無表賢否不別邪正反觀大節揜
于細謹高德蔽于閥閱此固舊書之失也而姓氏多
訛年月屢異删去詔令正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

厭此又新書亦不能無失也蓋以新比舊雖文省事
增而識者謂永叔學春秋每好爲褒貶子京通小學
惟刻意文章學術既殊牴牾斯起故唐書出自兩手
不如五代出自一人五代獨嚴褒貶取法春秋愧姦
回之亡心發忠貞之一節正家之義見高尚之義明
得訓戒公心無駁雜謬論惜天文不紀災異韓通不
爲立傳君子於此有微憾焉其後宋史則失於繁蕪
遼史則志記荒陋惟金史稍稱簡潔元史差有體裁
耳今試合諸史觀之優劣不同得失亦異自所得而
言遷史優于固固史優于陳范新唐書優于舊五代

史優于唐卽簡如南北二史畧如魏徵隋書亦皆可
取自所失而言遷史失之激班史失之同曄史失之
誣三國失之誣晉史失之謬舊唐書失之繁新唐書
失之舛至前如宋齊梁陳後如宋遼金元均非盡善
若夫涑水之爲治鑑目錄也垂十七年其書始出上
起威烈下終五代洵典刑總要治亂著鑑而帝曹魏
寇劉漢帝朱梁寇河東記牝晨之年黜中宗之號削
離騷而不錄書孔明以入寇則賞誅乖失而春秋義
亡且治鑑旣病其太詳目錄又病其太簡夫以忠信
如君寔一生精力盡在于斯而所失猶如此以是知

諸史之不足貴而紫陽綱目之有裨于世道人心爲不淺也綱目大書之例有二曰正例曰變例分註之例有四或追言其始或遂言其終或詳陳其事或備載其言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元會興衰如指諸掌故曰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參諸衆論而無愧質諸人心而不疑是書也雖謂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相表裏可也而豈特超班軼馬乎哉今夫二十一史紀傳之體也通鑑綱目編年之體也無紀傳無以考一人之始終無

編年無以考歷代之統紀二者並行不容偏廢故紀傳之體有尚書爲之祖而一人善惡之跡詳編年之體有春秋爲之祖而一代治亂之跡見獨是作本朝之史者忌諱常多作前代之史者聞見或異兼以毀譽任情詳略寡當苟非任史官者得其職爲史官者得其人天下後世其將何所取信乎

曆象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知王者敬天勤民之大端莫先于此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中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軒轅作調曆以寅爲孟春少昊命鳥官以曆爲歷正高陽曆稱三作高辛式序三辰堯命羲和分定四時舜在璣衡以齊七政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自古帝王受天明命莫不改曆命官測天之象候地之氣授人之時法雖屢變而于欽若之心初無異也秦元十月漢曆五家劉用四分吳稱乾象魏曆有二仍乾象之餘晉曆有五惟泰始爲用南朝如宋之元嘉北朝如魏之元始唐時爰有八曆五代初用崇元周之萬分止用民間蹈之永昌僅行本國至南唐齊政早已失亡惟後周欽天獨推最審宋曆更改最多共計一十八變元用金曆名曰

授時明因許衡號爲大統統古今而計之自黃帝以來曆家凡五十餘改而善治曆者惟有三家漢則洛下閎之太初本于鐘律者也自太初成而一十七家皆廢唐則僧一行之大衍本于易象者也自大衍成而二十三家皆廢元則郭守敬之授時本于晷景者也自授時成而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遂爲卓越諸家冠絕今古總之曆之爲法一順天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天蓋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日月星辰有象而運于上形象既一有一無運動又或遲或疾出入不相授升降不相謀雖有

至人不能豫曉然理有定則數亦可定數有定則氣亦可定精于治曆惟在善于觀天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至健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天運向東與日月五星皆繞地左旋天本無形象躔卽其形天本無體躔道卽其體維以二極居以三垣臨以二曜運以七斗列宿爲經五星爲緯此天之大槩也以二極言天在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在地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南北兩極特其兩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以三垣言紫微爲常居之宮太微爲布政之宮天市爲巡狩之宮而周天以紫宮爲中紫宮以極星爲主極星有形而北辰無形北辰不動而極星仍動所謂周天之樞而衆星之君也以二曜言日有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黃道一出八道中自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

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日之行也凡一半在赤道內月之行也惟六度與黃道交日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歲與天一會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一歲與日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舒前縮後則月光斜停而爲弦與日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上弦在于八日下弦在于二十二日望在于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下弦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其變也晦朔而日月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爲之蝕陽不勝陰也至望而日月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則日射月而月爲之蝕陰不讓陽也以七斗言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分陰陽建四時移節度定五行斗柄三星爲玉衡斗魁四星爲璇璣昏建者杓也夜半建者衡也平旦建者魁也故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洵七政樞機陰陽元本也以列宿言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轉半隱半見轉至午位卽爲中星方春各正其宮三時漸轉而西每季有七宿主之每月則七宿中又各有一宿當之考月令之書符春昏之候時序可紀皆旦可知也

以五星言材質數而凝于地則爲五行精氣聚而衡于天則爲五緯論其周天之數歲歲星十二歲熒惑二歲太白辰星皆一歲填星二十九歲論其變異之精木變爲攙搶火變爲蚩尤旗金變爲天狗水變爲枉矢土變爲天賊其留行順逆芒角凌歷則天象災祥視人事得失也凡此數者並有一成不易之規以爲隨時考驗之術在天則爲陰陽消息之體在人則爲吉凶徵應之符皆先儒緒言亦曆家體要至于甘石全書無非互相祖述約其所論不過三辰三辰苟得其序則曆象自極其精故作曆者以六十分爲一刻八刻二十分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二氣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四時爲一年此雖常數而運有不齊故其間莫急于置閏莫要于歲差月之有閏氣盈朔虛所致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遲于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年餘十二日至三年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故曰三歲一閏又將零六日與後二年所餘二十四日再爲一閏故曰五歲再閏至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

一章其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焉若泰時每遇閏年則閏九月則非歸餘于終本意矣所謂履端于始者有一曆之元有上古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則一曆自有一元也若十九歲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年月日時皆會甲子則四千餘年乃爲一元也所謂舉正于中者有節氣有中氣節氣宜在朔日中氣宜在望日若氣窮于晦即置閏以通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者謂之閏月但觀斗柄所建每月各指一辰之位閏月則指兩辰之間乃將象相符而古今所驗也歲之有差天運日躔所致恒星外轉而猶羸光道內轉而微朒如小有出入則數不能均故其數極微最爲難定洛下閎以八百年後當差一度其說不符虞喜始立差法以五十年退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以百年退一度劉焯以七十五年退一度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又俱失之不及矣紛紛諸說迄無定論不知天之差數即天之常數若當造曆之初使討所差之度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推到盡頭自然可正故堯夫于歲月交感之會求陰陽盈縮之端其于歲差獨無所失蓋其曆十二萬九

于六百分數誠足以包之也夫閏月不置則積久而不成時歲差不定則積久而不成歲然而節氣所轉全在立法以刻則候氣之法不可無也里差之法尤不可不知候氣者古人重室閉戶埋律地中納以葭灰覆以緹素氣至則灰飛灰飛則衝素如冬至黃鍾應之大寒大呂應之推曆生律即此說也然近用此法不能取驗蓋葭管灰飛全憑地氣地有寒熱燥溼之各異依山近水之不同況雨露風雲皆能變氣是斷皆渺未足為憑不如測驗大陽最為顯明易見里差者堯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周官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其法中央與四方相去各千里值夏至午正用土圭度景地偏南則景短地偏北則景長偏東則景東偏西則景西惟景在表北一尺有五寸適與圭合是為地中其地以冬至測之則丈有三尺春秋二分測之則七尺三寸六分此法可以辨地中即可以求節氣故日南陸景短多暑日北陸景長多寒日西陸景朝多陰日東陸景夕多風日景長短之極故言至地日景長短之中故言分也但千里差一寸之數立表俾八尺之表舊制雖存未能盡善惟元人之表五倍于古測景之地二十七處表長則差數易見表多

則參驗更詳雖然造曆者官不備則法不傳黃帝命常儀占月羲和占日顓頊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夏有昆吾商有巫賢馮相氏掌常保章氏掌變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此皆任得其職而用得其人者也且在三代之時俱有太史之職察天文記時政蓋以占候之人司紀載之事其占之也確紀之也詳漢宣以後二任始分太史之官止掌占候司紀載者別為一人于是或疏略而不書或書焉而不合凡屬休祲之事絕無詳備之觀蓋二任相離非伊朝夕但求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則其常其變庶幾可知抑造曆者器不精則法不驗言天體者昔有三家宣夜出于漢人周髀本于周公渾天本于顓頊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考驗多違惟渾天近得其情羲和立渾儀虞舜察璣衡即其法也秦火之後法器蕩然其後洛下閎用于西漢張平子用于東都王蕃行于吳陸績行于晉李淳風梁令瓚行于唐張思訓韓顯符行于宋郭守敬更驗晷景而行于元皆精于制作而胳于躔度者也雖古人欽若之意原不在渾象之是非而制器詳備之方亦可為前民之一道今夫軌道變化未易管窺遲與速不同道升與降不同時錯脩序

順行而必有錯綜參伍之相間若勢也然天運循環
非與人遠窮于彼則復于此因其始則究其終雖百
千萬年而自有反本還原之一日者數也勢則古今
不相及是以古人推步之法至今或不能齊數則常
變可兼通是以近時考驗之方視古偏為獨密西人
尋精曆律代有名家爰自前明始來中土其術最神
而其法則異其言天地也謂天地皆圓天分九重第
一重為太陰第二為水星第三為金星第四為太陽
第五為火星第六為木星第七為土星第八為恒星
最上第九重為宗動天為虛無星帶下八重旋相轉

運九天中心即為地球地面周圍九萬里地徑不及
三萬里非猶中法所謂天圓而地方也其言度也分
周天為十二宮宮各三十度度各六十分非所謂三
百六十五度有奇也其言刻也分日各十二時時各
八刻刻各十五分非所謂一日百刻也其言日月也
謂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五星大于月月食于地影定
正交與中交而正羅計之誤辨四餘存三餘而闢紫
氣之非日食內有三差皆生于視外有三差皆生于
氣則與中法亦異其言節氣也因日行距地有遠近
不等故節氣所運有冬夏不齊冬近地而行疾故冬

一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遠地而行遲故夏
一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則與中法又異中法
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則曰恒星行中法知七政有
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度種種數法根極理要而造
器精巧妙出神明賾無不探隱無不索宜乎近今曆
法駕數代而上之雖世遠莫能易矣究之作曆之原
理也治曆之法數也氣也天地雖大理盡之矣象緯
雖高氣數窮之矣即自然之氣以知自然之數因自
然之數以知自然之理論理則本諸先儒言數則任
乎西士于是釐百工熙庶績竹書之天再旦堯階之

草更生惟在欽若之一心有以上契乎二帝三王而
已矣又豈區區在推步間哉

古今治平彙要卷八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九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兵制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或弛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是有文事者未嘗無武備也然而兵權所在天下之安危係焉世祚之長短關焉得其道可以潛消覬覦而措國家于苞桑磐石之安失其道或致自挫威權而與他人以倒劍授鐏之利大抵古來創造之成法其制度必有深謀而後人輕變其良規則陵替必貽後悔歷觀往事足有明徵夏商以前不

能詳矣成周之制為可述焉初定井田因為軍賦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以鄉為正軍遂為副倅其數則相倍其用則更番是故兵不盡調也每七家而賦一兵凡七征而當一役賦不踰數也甸一丘出戎馬一匹卒一甸出兵車一乘干戈器械皆民間自備也而不煩給散于武庫蒐苗獮狩皆小小隊練也而不煩操演于臨時將不改置皆吾吏也居則為卿士大夫之職出即為將帥司馬之屬士不待遴皆吾民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人出即為伍兩卒旅師軍之人蓋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

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閱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抑且兵無屯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憂所稱寓兵于農于斯為盡善矣至其內而為強幹之謀則有郎衛有兵衛宮中之徒役宮正掌之門外之守衛司隸掌之以奉輿馬太僕掌之以暬御從虎賁掌之此皆天子宿衛之臣也至其外而為制亂之具則有方伯有連帥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此皆諸侯征討之用也當是時內外相守輕重相

維有指臂之形無離渙之志其為措置迥出尋常則雖以此百千萬年亦何不可之與有然而世既浸移法無不敝自管仲制國為鄉有軌里連鄉師之制制鄙為屬有邑卒鄉縣屬之制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于是國中之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農不識干戈而先王兵農合一之規于斯而廢他如晉惠公作州兵而鄉遂之法壞魯成公作丘甲而丘甸之法壞以至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類皆自賦其地自用其人而司馬之古法又何堪復問乎漢時兵之在內者南軍以衛宮禁衛尉主之北軍以

衛京城中尉主之衛尉處乎內中尉處乎外相爲表
裏其勢常均兵之在外者巴蜀有材官隴西有車騎
會稽有樓船臨淄有弩手荆楚有劍客所習不一各
辨地宜屬之者有都尉課之者有都試教習以素征
發雖時是故兩漢立兵猶爲近古獨是西漢多壞于
武帝東漢多壞于光武武帝以增置而其制壞光武
以減省而其制亦壞夫南北軍素有定法而武帝于
北軍則分立越騎虎賁等校于南軍則創設期門羽
林等軍由是世家得以入粟補郎而宿衛之任衰由
是中朝得以預領兵威而兵衛之權失郡國兵向有

舊制而武帝以兵革數動民多買復發及謫吏次及
謫民由是昭宣以後其弊日多奔命亦可募惡少亦
可調刑徒亦可發三百石吏亦皆從軍騎越羽林亦
皆出塞而紛更之禍孰非武帝開之也哉夫內之兵
力宜厚也而北軍三校南軍三將光武于不可廢者
廢之外之兵士宜練也而都尉之官都試之法光武
于不可罷者罷之以致外兵不足而禁旅奔走四方
將時復增而宦戚盜竊兵柄綱弛紐解卒至三分以
既夫建置之初兵無屯食將無專權或爲卒更或爲
踐更或爲過更而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于大農或

取之于宗正或取之于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
一彼一此豈不相懸寔甚也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
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爲府兵府兵後廢爲彍
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
分布天下而天子亦置兵于京師爲禁軍自是天子
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蓋亦措置之勢使然也夫府
兵之制起自魏周備于隋唐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府
六百二十有四分關中爲十二道置府二百六十有
一其冬季而教閱也則有折衝都尉校其兵馬其有
事而調發也則有州郡刺史驗其符契行兵則甲胄

自備裝糧自齎而無養兵之費罷兵則將歸于朝兵
散于府而無重屯之患其民則二十爲兵六十而免
其役則無事而歸耕番上而宿衛斯時也士不失業
將無重權所居者重所馭者輕無何高宗武后以來
府兵之法浸廢更番或不以時衛士遂多亡匿至開
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從兵而爲彍騎矣無何天寶以
後彍騎之法又廢捎循既失其道諸府無兵可交至
玄宗之末祿山始統節度使而又重藩鎮矣府兵盛
則內重而外輕藩鎮盛則內輕而外重內重者治之
基也外重者亂之根也外既重內既輕雖天子自有

禁軍亦無以救危亡于萬一況北衙雖爲禁軍南衙自有衛兵唐人十六衛兵之設已備漢人南北二軍之制而百騎千騎萬騎之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以及神策神威之號凡所稱爲北衙者亦已非盡善之制矣是故府兵之壞也壞于更番之失時彍騎之壞也壞于充役之非人藩鎮之壞也壞于邊將之久任禁軍之壞也壞于宦官之專擅宋代之兵其制有四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曰禁兵諸州鎮兵以給役使曰廂兵什伍其民教而閱之曰鄉兵蕃傒內附籍而用之曰蕃兵天下之軍雖本于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

柄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于三衛而三衛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權亦可爲內外相維輕重有制矣然屯兵日冗皆驕惰不可使之人給費日煩而縣官有不能供之患驅至保甲兵造于熙寧義勇兵制于治平而兵疲應敵號名爲難宋祚之遷不能復止明代有京兵有腹內衛所兵有邊方屯戍兵京兵之制有三錦衣等衛以衛宮禁留守等衛以衛京城五軍都督府以備調發郡邑之兵有四世以田給之者爲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爲戰兵簡土兵之壯者廩而備之爲民兵募他方之禁者調而用之爲客兵至邊兵

者捍禦各邊屯戍要地如蔚遼諸司等衛郎漢人募民實塞下之意也既而五軍神機三千等三大營所以統諸軍司訓練也役又有督武敢勇立威等十二團營所以備精銳備征發也至稽覈之要又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名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明代軍伍之略也然其將士不能捍將將不能知兵軍數日耗兪弱日增所稱有漢之全盛而無其强無宋之苟安而類其弱豈不信哉今者在內有巡捕三營以主巡緝在外有提標鎮標撫標督標以主防禦而又有將軍都統駐劄省會以主守衛凡在八旗下者更番

宿衛凡在綠旗中者散布州郡其爲措置之道豈非越漢唐而上之者乎究而言之明宋之兵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又不如唐之府兵唐之府兵又不如齊之內政齊之內政又不如周之甸賦顧甸賦終不可復內政又不能行惟府兵遺意昔人亦嘗議之矣將京輔民丁盡籍爲兵因其里社制爲隊伍調其賦役課其耕屯更番直宿按季擒操上無內弱之憂下無坐食之患一有征伐指顧可集而沿邊之卒悉行開屯腹內之兵無非土著逃亡者勾之占役者罪之疲弱者汰之壯健者教之選勤勞之將以統領之道

風憲之職以查閱之調用有方使之無飢寒之苦往來以時得以遂家室之願夫如是無冗軍亦無冗費輕重不失其制內外不失其權然而兵不足于用食不足于養者未之有也容民蓄衆能不三致意焉

武備

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文無以立德非武無以立威先王耀德不觀兵戒兵之玩也非撤武之備也兵雖凶器戰爭危事而救亂除暴非兵不武扶危定傾非兵不強保國安民非兵不定顧行軍有勝負之異在廟筭有多少之間將欲致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則軍旅之謀國家所重議其事理厥有良圖一議將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得賢將者兵強國昌得不賢將者兵弱國亡將何以賢忠能愛君仁能得衆智能料敵信能服人勇能決機嚴能治士有此數者國家之福也將何以不賢遇敵則怯見利則貪與人則驕用財則慳馭下則寡恩待士則多忌有一于此國家之殃也誠能審此將材可知雖然選將不易任將亦難昔管仲射鉤而致伯孟明三敗而復強穰苴拔于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

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以罪累立功李績收于歸降狄青起于行伍凡茲偉士發跡迥殊苟有拘牽必難成效然而此猶其後焉者也成周之世文武一體兵民不分爭將皆命卿軍帥皆命大夫軍長皆命士是其恩足相恤義足相維平居則相親行軍則相統別無擇帥之法常有衆志之城非如後世選用無方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以弓馬取人則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策試取人則亦皆口授耳傳詞章之末業苟非廣其途以收之精其識以擇之英豪或斥庸陋或

升此選之難也至于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事貴責成機難遙制古者國家有難築壇告廟有授鉞之典有推轂之禮蓋古人命將如此其重如此其專也是故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夜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號令得以自行君命有所不受是以能戰勝于外而立功于內也乃或選帥但求易制舉動一稟中朝分閫之意既乖死綏之義可議且或以宦豎監軍又或用文臣為副夫宦豎既有汚兵柄文臣多不諳兵機彼此牴牾必多掣肘此汾陽所以潰于相州而狄青所以幾乎敗事也不知制之苟得其道則

任之自不妨專御賢將以信御才將以智結以恩義推以赤心寄中馳宋祖之裴病後聘漢光之女入遭此遇誰不懷恩特患權貽潛通不無毀譽之口或以納貨厚薄任情黜陟武臣既多搢充以行私不少脫唐之債帥苟非元凱善事中人難免樂羊謗書三篋以求實效何可得哉此任之難也二議士卒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士不可不教坐作擊刺有法金鼓進止有節以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則軍伍成聚百人而統之拔其尤以爲隊長合隊長而演之拔其尤以爲裨將合裨將

而案之拔其尤以爲上將則統領得而士又不可不擇簡其疲老汰其病弱升其壯健策其驍勇有膽勇善鬪者爲一隊有戴罪立功者爲一隊有輕足善走者爲一隊有弓弩精强者爲一隊有火器犀利者爲一隊有膂力過人者爲一隊其疲懦不堪臨陣者亦可守積惟游猾必爲軍蠹者不可容留盜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其勢潰精而不多其氣完孫子謂兵無選鋒曰北者此也由是尊之以爵賞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死必尋卹陣必重

戮則士無不惕矣而又示之以威嚴同之以甘苦如驅群羊如轉圓石雖蹈湯赴火所向無前矣三議器械器械之中有長兵有短兵有弓弩有火器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鋭鋭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所稱長短相雜乃古今制隊伍之規用兵刃之法也顧古人兵刃之鋒用銅今人兵刃之鋒用鐵兩下相接雖甚犀利而兵刃之近不如弓弩之遠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易象所稱威天下者也大黃參連弩飛晃電影矢六韜所稱陷堅陳者也弩有取其力大而及遠者如陳球之大木爲

弓羽矛爲矢而引機發之者是矣弩有取其淬厲而難避者如耿恭之毒藥傅矢着人劍沸而強鹵畏之者是矣弩有取其多發而易中者如諸葛亮之損益連弩韓世忠之克敵新弩或一弓發十矢或一弓施二十矢者是矣大抵弓之力在乎弦矢之力在乎羽弓之勁在乎機栝矢之利在乎藥餌騎射以馳遠强弩以設伏御古人之遺意募精巧之工人彌揚有事重有賴焉而弓弩之利又不如火器之迅凡火攻有五或火人或火積或火輜或火庫或火隊發火有時天之燥也起火有日風之發也古者用火而無器近

代製器以發火宋時馮義昇始爲火箭石普始發火毬則用器之始也且古所謂礮者但有用機運石之力近所謂礮者乃有火藥鉛子之利元時亦思馬因造爲襄陽礮明徐光啟募得西洋礮則用火之始也顧用火雖烈製器不同鳥銃勢速而力小邊銃前重而後輕佛狼機大而過重神機鎗繁而多誤賽貢銃可張聲勢子母銃可驚賊營役來製出西人其法兆精于舊今日所恃惟斯一端然而造之者有訣用之者宜辨體重則難于扛隨繁巧則難于點放藥箭須管長管長則直速而利鉛子須合口合口則火氣不

泄又如造礮必用硝磺宜嚴出界之禁發火必須燥潔宜防雨濕之時行軍器械大要如此抑有進焉者凡器之用在軍而凡器之造在監苟扣尅物價備用不足或冒僞物料製造不堪則司監局者宜擇廉敏之人矣凡器之造在監而凡器之貯在庫苟修繕不謹觔角必多朽脫或曬晾不時衣甲必多銹爛則掌庫藏者宜擇勤慎之人矣夫如是以有用之財造有用之物以有用之物付有用之人摧枯拉朽其銳又何可禦哉二議營陣夫古今用兵止有四端曰步曰騎曰舟曰車深林山險非步不可設伏阻險非步不

可然雲合而鳥散銳進而易退以戰則輕以追則疲故步不足以勝騎平原草淺非騎不可追奔趨遠非騎不可然備芻料而重載備倒斃而缺額遇險則屈遇水則絕故騎不足以勝車上古之世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以車爲衛居以車爲營鄭爲魚麗楚爲乘廣皆是法也他如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以武剛車破匈奴李靖以偏箱車擒頡利馬隆有鹿角之制馬燧有狻猊之飾宋魏勝創爲如意戰車符彥卿亦以拒馬行寨蓋車者一陳之鎧甲三軍之鱗介出藉

此爲所居之地入依此爲所居之宅行則縱以爲陣其陣也可突人而人不可突止則橫以爲寨其寨也可襲人而人不可襲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其適于用也昔人論之詳矣然所稱勝地有八而死地有十者亦非誣也欲陣則必塞井夷竈欲行則畏山林谿壑霖雨至則泥淖可陷烟火發則膏脂易爆豈非車之大忌乎此後世所舍車而用徒也舟師如太公之渡孟津孟明之濟晉河僅用之以濟而未嘗用之以戰要之可以濟則自可以戰矣是故吳有乘舟餘艎而伍子胥之議

遂以水軍與陸等矣至漢有樓船橫海而昆明池之習遂以水戰與陸戰等矣顧舟師之行均有利害若用大船如王濬伐吳楊素伐陳是也樓高百尺容士多八其勢非不可以壓敵之氣然舟愈大則用愈重無風不能行遇淺不能行若用小船如關雲長乘浪覆小舟以成樊城之功王鎮惡駕艨衝小艦徑至渭橋之下是也走舸操㯭出沒若神其勢非不足以順水之利然舟愈小則用愈輕舉不能以抗高小不能以敵大惟有小不擬小大不壓大或大小相雜或水陸並行乃可融通不憂艱阻若夫避下風宜趨上風

則吳人之乘風縱火可鑒避下流宜爭上流則秦人之毒涇上流可鑒又遇善于沒水者能鑿沉戰艦則置古人水篙之法防之而犂沉可以無患又遇善于火箭者能射焚篛蓬則採楊太擊輪之法用之而篛蓬可以不用雖然鮫人漁師可為爪探乘桴比筏可以亂流小港別洲伏兵可設風色水性氣候可占兵法日兵形象水其道無常況用兵於水而出奇制變豈可定乎至於海邦水國建造樓船無事以漕有事以戰為斯論者誠萬世之利也抑立營之制既明結陣之規尤要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尚矣然借陣

以教士因陣以勒兵黃帝畫井田風后作握機乃陣之始也吳之常山蛇勢蜀之魚腹平沙皆陣之祖也由九陣變為一字由一字變為八陣由八陣又變而為李靖之六花總以大陣包小陣以大營包小營方圓曲直銳所以備形風雲龍虎鳥蛇所以備物名雖變而法則同勢雖殊而理則一部落嚴整所以齊三軍之心曲隊交迴所以治三軍之氣故教戰之令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及其戰

也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凡此皆陣之為教則然不然野戰之兵烏合之衆不能持久難遇大敵一有警告各鳥獸散雖有良將何所用之誠審其勢各擇其宜平地用車曠地用騎伏地用步澤地用舟選鋒為衝分兵為繼更番迭上張翼夾攻萬全之術也一議糧餉足兵尤貴足食使人必須養人井田之世即民為兵無呼癸之憂縣郡之世以民養兵有仰屋之慮軍志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既不能養士之命將何以用士之力此服巾所以不能禁而劫掠所以不能止

也是故議兵者必先議餉而議餉者必首議屯夫開
屯種固善政也漕運之路可以無虞負輓之力可以
少息省待哺之急免轉輸之費而且稼穡日滋粟麥
歲賤既以勸農又以糴糶其為美利自非一端顧立
開屯之政本藉以足餉而凡官吏之令每急于起科
人無利于其間誰肯為之用力況歲收無常租額有
定既無餘羨反致賠償欲以給需滋亦難矣今使出
一令曰軍屯永不起科人誰不樂者又出一令曰軍
將親行御來人亦誰不勸者貸其種子假以犁牛兼
之軍犯為作貧廢來遷各安其謀自食其力營平一

策千古便之又或預為收糴之計則將應解之餉兌
折色以輸軍就近地而開糴由是蓄貯有備也又或
振興鹽課之利則廣開中之法給引目于商人納糧
數于軍儲由是給發可充也具此三者緩急易支至
于因糧于敵之謀乃一時權捷之利以計久遠固不
在為天行軍者苟將帥得其人士卒致其力器械便
其用營陣得其宜而糧餉又足于後雖以此方行天
下可也而又能修德于上布德于下近自無不聽遠
自無不服內寧外謐夷夏同臣雖以此百千萬年可
也然則處昇平者安可無武備而覆泰階者又何嘗

無軍政也哉

馬政

武備不修無以壯國威車騎不飭無以制戎徼東南
利于舟西北利于馬馬蕃則兵強馬少則兵弱古人
以司馬命官是知馬之為用大矣成周馬政立法為
詳丘甸之中所出者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者公馬
也國馬養于民而不以供官丘出戎馬一匹甸出戎
馬四匹王畿千里出戎馬四萬匹是則無地不供馬
于以備行軍之調取足矣公馬養于官而不以擾民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是則無家不畜馬于以給公家之御用足矣言
其職事校人掌差擇乘養之法馬質掌入價聽訟之
事趣馬齊其飲食巫馬治其疾病牧師主其牧地廋
人閑其政教圉師辨其居治圉人掌其飼放以至僕
夫皁師亦皆員選此馬之所以與人相宜而無衰耗
之虞也言其政令禁原蠶使勿傷其氣祭馬神使時
禦其災書齒毛以辨其類綢惡馬以制其羣佚特教
駣攻駒散耳則皁圉皆有攻射充椹質茨墻翦闔則
閑廄皆有其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則乘習皆有法除
蓐釁廄厈馬獻馬則寒暑皆有宜孟春焚牧中春通

滑則蕃息得其性毛馬齊色物馬齊力則材任適其均以至遊牝別群復須月令此馬之所以與法相宜而無滅失之患也當是時主馬者不必善御盡如造父善牧盡如秦非也而人安地廣草茂泉甘蕃滋孳育有不獨在華陽汧渭間者其後宣王中興振車攻吉日之風聲嬴氏開基許駟鐵小戎之孔阜卽至晉衛雖弱而僖公駉牧之盛文公騋牝之多想亦開官遺法未卽淪亡而繼世賢君更能增修而補救之也漢世之初勸民養馬養馬一匹復卒三人于是內郡之盛則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分三十六苑至孝武而稱極盛矣然以屢次開邊出師之馬爰有假母三歲歸息什一之令又有封君而下以次出馬之令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騊駼以負糧餉蓋不過兵興一切之令而非國家常久之規固宜其不久而罷也光武嘗省併諸廄官和帝又減省諸苑馬而東漢之世馬亦萬匹魏晉以後天下多故兵雖亟用馬政未聞惟魏起泰涼以西馬稱大蕃至唐承喪亂之餘馬爲最富麟德中馬至七十餘萬于時天下匹縑易馬蓋得張萬歲爲之太僕也開元中馬至四十三萬牧養有法雲錦偏野蕃得

王毛仲爲之太僕也且于朔方互市又得胡馬若干迨至天寶以來戰馬不啻萬計無何隴右牧馬盡沒于吐蕃水草腴田旋給諸百姓而其勢不能以復振矣宋時坊監廢爲曾孝寬之戶馬戶馬又更爲王安石之保馬保馬又變爲蔡京之給地牧馬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而後頗置牧監而江南水田牧放非便民或受其害而馬皆不可用遂不能不專資互市矣曰務馬曰省馬皆不得已之爲也而市馬有二其一戰馬生西陲良健可用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短小不及夫南宋僻在東國公私本無馬也卽有馬亦非宜也至于立社市馬編戶括馬豈非無聊之極思歟嘗考林駉言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則互市可行矣而李覯之所謂貴市於戎狄而賤棄于中國者其意尤大也王安石言京畿投牒非出驅廹則保馬可行矣而文彥博所謂馬死責償恐非民願者其意尤切也曾布言馬多于舊費省於官則給牧可行矣而陳次升所謂牧地所偷不多而失亡所償過倍者其意尤深也元起朔方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不可數計蓋其牧人則父子相承牧地

馬政

則水草轉逐是其蘆也因宜有明在內設御馬監太僕寺在外設行太僕寺苑馬寺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于川陝又有茶馬之設即唐宋互市之法也然邊地草場或為諸王駙馬所占西方市易或為私茶越境所阻而內地畿郡之間本養馬也而責其折色本牧地也而徵其子粒不課駒也而使之俵買此武備之所以日弛而兵威之所以日壞也總之古今馬政寓人牧于官而兼牧于民其法有善而無害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明始則牧于官後則牧于民又其後則市于夷狄皆有利有不利焉此其大較也今者略倣明制官則太僕寺所屬十四監九十八群專一提調收牧民則俱係近京人戶或五戶共養一匹十戶共養一匹令其用心孳養倒斃馬匹有責隱匿駒匹有責官馬不調習有責至于六廐之蕃滋八旗之驍騰馹站之應付營騎之坐撥各有成例較勝先朝著富恩之牧馬之政大要有三曰吏曰地曰法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古者大費能馴獸劉累能豢龍而唐朝張氏

三代典牧唯其世而專掌之乃能馴習而教擾之試觀羌童著兒項髻徒跣隨逐水草與馬適安惟其習也今令牧正以下悉世其官視其息耗核其能否予以課功簡賢則馬無不得其人矣昔者秦馬盛于犬丘漢馬盛于玄池唐馬盛于沙苑而元魏所以尤盛于唐者亦在隴西蕃馬性宜高不宜下宜寒不宜暑宜曠不宜拘宜水草不宜秭齊河北之人騃健糞北之馬強肥古所稱遷其地不能為良也夫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遊騰四馳原隰奔馳此馬之真性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其致之成規反是而行必多所失西北高寒地方曠野其有牧地草場為人侵占者咸復之其有空閑原野不害民居者咸墾之於以置監立苑則馬無不得其地矣昔者猗頓畜特富且無算卜式牧羊利至不貲而漢時橋姚以致馬千匹富埒王公況以天下之馬而生之息之猶患其缺用乎大凡馬之生也牝馬四匹一乘必得牡馬一匹馬之息也牝馬二萬一歲可收駒馬一萬而其牧之也往來踐食凡馬一匹占地五十畝其供之也薪芻草料養馬一歲為錢二十七千有奇苟游牝去牡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

散闕擾咸定其規乎以生養滋息則馬無不得其法矣左氏所稱生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豈非古今御馬之善政以三言而盡之者哉如宋世吳奎等所陳陝西三利亦此意也夫人君苟能不失其宜則死馬可也簡太僕之任而勵德之盛臻矣戶馬可也郵稱戶之畦而烏倮之富臻矣市馬亦可也修金牌之制而渥洼之產臻矣雖然寺監之庫藏尤為馬政之大務苟出入不節或他用是充以至尾閭一泄頓償為難又所宜慎也當事者可謂太平有象戎政可弛區區惜一日之費而忘國家之大事乎

古今治平彙要卷九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

句吳 楊瀚觀 纂 弟 鴻觀 較

州域

人君三寶土地爲先有土地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政事夏成禹貢之書周立職方之氏書國經野自古重之夫天下之大經畧有宜議攻戰者必爭要害之區議治平者先審輕重之勢要害不爭地雖廣而難以有爲也輕重不審國雖大而難於長治也故議攻戰計則貴乎據要以立害爲治平計則貴乎居重而馭輕然苟非孰籌於成敗利鈍之故於以定其

山川考其險阸而得其窾郤焉則茫茫大塊雖聚米畫沙有不能以明其故者爰居今而鑒古知事異而勢殊成蹟共存可言其槩昔者黃帝都涿鹿之阿遼因建爲南京金建爲中都元建爲大都明建爲北京幽燕自昔建都地也左環滄海右擁山岳西則真保接壤山西歷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山谷綿亘爲順天之右翼東則薊永控引遼左歷古北喜峰山海諸口營堡羅布爲順天之左翼南則廣大衛齊衛之界而朝拱於前北則宣寧拳藩籬之固而夾衛於後所稱安於山岳而有餘瞰乎中原而無不足者也顧議西

北者每以肩背爲憂議東南者又以咽喉爲急蓋三衛所以蔽永薊微三衛則遼東之應援隔矣開平所以蔽三關微開平則宣府之屏蔽撤矣是故守大寧守開平則幽燕可都也棄大寧棄開平則幽燕不可都也至於河間爲漕運之衝通州乃太倉之儲順德爲東西之會廣平居燕趙之郊使其間一有梗塞則左而直沽之海運不接右而太行之山路崎嶇指顧之間動皆荊棘扼其吭而拊其背此之謂也倘豫不虞由來慎之矣爰自幽燕之下其可以制天下之命而有關於中原者青齊爲要關陝爲重荊襄次之江

淮又次之北直由河間而南爲山東左海右河南淮北濟泱泱乎大國之風也東三郡濱海西三郡通漕在東惟青州富庶俗好田獵而尚氣節有齊遺風登萊如海吐吞與遼陽聲勢相援然成山盤據海中而淺礁暗石磋砑林立於波濤間者幾數百里故海氛莫犯民不被患殆天地特設此險以之衛山東者衛燕京也在西惟東昌有田野膏美之利扼燕趙宋衛之衝而濟南土廣不任飘刼時告兗州當漕下流恒苦水潦且自濟寧至德州河渠八百餘里朝夕驛傳之擾歲時築濬之役公私交困民力甚憊卒有小警

八百里中丸泥可以塞也蟻孔可爲災也南北之吭不幾中斷哉或者曰山東之地迫狹褊淺詰其形勢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疆不及荊揚之廣衍雖西峙泰山曾無重岡複嶺之限東環大海亦無奥夔險固之都況邢趙足以控其項淮泗足以掎其足山東之爲山東非以一隅而當四面者乎雖然用山東者以自守則弱以攻人則強况幽燕接界壤地相錯遼陽隔水島嶼相望馭之得其道則唇齒之助也制之失其理則肘腋之憂也由渤海竟指天津不過五百餘里由登萊直趨旅順亦不過五百餘里漕運斷海

運亦斷燕薊搖遼海亦搖江淮以南已早置之度外矣此山東所以要而在都燕爲尤要也山東由兗州而南爲兩江夫江寧龍蟠虎踞固帝王之資也而鎮江在其左爲水陸咽喉安慶在其西爲江表門戶守鎮江可以拒燕齊之師而使之不得下守安慶可以拒荊楚之師而使之不得上京口立重鎮皖城屯重兵而金陵聲勢成羽翼之形矣然而防江者不在江未有去淮而能守江者淮安以徐宿爲外藩以廬鳳爲內戶外衛嚴可以問中原內戶謹可以固堂奥而維揚上援淮徐下蔽京口尤居中重地也海防之策

江北利於陸外防莫重於狼福內防莫重於廟灣江南利於水外防莫重於崇明沙內防莫重於吳淞所內外之防既固水陸之捺復嚴濱海一區無難永奠也已然或謂江南財賦甲天下有未可概論者如廬江則民惰而地荒濠壽則民饑而土瘠淮揚恒遭河溢之虞蘇松獨受賦重之累其肥瘠不同也或謂南人剽輕而柔脆亦有未可概論者如項羽率江東子弟桓溫用江淮之甲東晉恃北府之兵祖逖糾京口驍徒其強弱又不同也獨是保東南者以長江爲險苟荊襄江郢有警則上游之勢可以扼吭而下規中

原者以淮蔡爲戶苟彭城壽陽不得則伺覘之勢絀以奮臂而出至若徽寧之山谷伏莽震澤之萑苻出沒是特在良有司之撫循耳江南由安慶而西爲湖廣據長江之上游土地廣稼穡饒前瀟湘後漢沔上可以爭衡於西北下可以保障於東南海內一雄區也湖北三郡如鼎足然觀其省會雖在武昌而以東南言之則武昌爲重以湖廣言之則荊州爲重以天下言之則襄陽爲重何則將欲有事於江淮則沿江流而下皖城出蘄黃而禦光蔡其要津必在江夏將欲坐鎮乎全楚則右而夷陵鎖巴蜀之口左而鄂州

扼吳越之吭其腹心必在江陵以言乎襄陽固天下之脊膂也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進而西北是圖退而東南自固其於形勢險要非常故曰武昌者攻則有餘守則不足荆州者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惟襄陽者守則固攻則強未有不據襄陽而夏口得以有爲江陵得以無患者也其間控制顧不重歟湖南襟帶湖湘層列峰嶂若一師下郴永則百粤舉矣一師駐沅靖則滇黔絕矣一師出長沙則豫章危矣試南向以觀形勢莫謂湖南之遂遜於湖北也雖常德辰沅以南巖林深阻苗猺雜居悍厲之習足爲隱憂而施庸永保之交土田蕃衍千有餘里非如武昌之磽薄漢陽之确瘠也而且山川有險阻之固兵革有犀利之用苟撫之得其道下可以規黔播上可以助襄陽後顧之憂何難轉爲首尾之應乎湖廣由鄖陽以北爲陝西山河百二形勝甲天下西安殷阜周以之王秦以之興而漢唐以爲都所謂金城千里者也而鳳翔萬峰插天各關險要且地稱饒足實在腹心漢中縮川蜀襟喉平凉與寧夏唇齒臨鞏與番族錯壤爲西面籬垣延慶當河套要衝爲全陝保障觀其內勢雄險有餘然而河套東勝之

間不建重鎮以守之河西五郡之地不開屯種以給之則綏寧不能安挑甑蓮不能息肩烽火甘泉其前鑒矣至其虎踞以臨天下越褒斜可以舉巴蜀出武關可以下襄鄧渡臨晉可以併晉代出潼關可以震山東據朔方可以威沙漠開玉門可以臣羌戎屯湟中可以戢番族兵戈所指勢如建瓴天下莫得而攖其鋒也苟以一丸封函谷則六合又誰敢仰而攻焉然則陝之爲陝固天下之安危所係也可不畏哉合而觀之天下大勢要莫如山東險莫如陝西廣大饒富莫如吳楚保國者以要爲急創業者以險爲急坐大者以廣大饒富爲急四路既得而制之天下雖大已在掌握間矣然而山西亦未可忽也西據大河東列太行於北則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爲之內險於南則孟津潼關皆吾前門底柱轘轅悉可俯視朱子謂冀州山川風氣所會故唐虞及夏都焉太原北倚大同三關阨塞表晉陽之甲關并州之鎮夙稱用武之國也潞安依山汾州濱河土地磽瘠人多逋逃惟平陽土沃氣溫俗號繁庶蓋以河東鹽課所萃民用因之富饒大同一鎮川原平衍無名山大川以爲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取道於雲中故稱中

國後戶至於澤潞遼州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蹦
聚然習俗儉樸有唐遺風民安則盜弭矣然而河南
亦未可忽也中天下而立乃四戰之區當中原之未
定河南在所必爭以形勢言則河南五郡不足以敵
河北而河北三郡實足以制河南也以梗概言則開
歸爲水陸之衝而被河患洛陽居秦晉之界而阻山
河彰德則倚太行之前而帶漳滏以建都言則都汴
不如都汴都汴不如都洛都洛又不如都鄴以風土
言則河北之人好剛勁汝寧之人尚節義南陽之人
動稼穡歸德之人多淳厚但其地顧盼可以自雄蹂

躪亦所不免強則易以制人弱則將爲人制殆形勢
使然哉然而四川尤不可忽也萬峰矗霄漢周遭數
千里談天下之險阨含川中莫與歸消四塞之國而
霸王之資也巴夔依山阻江瞿塘灩澦之險可以東
下荊襄保寧龍安橫塞川口劍門棧道之阻可以北
走秦隴松潘碉門屏藩於西北建昌東川雄視於西
南馬湖敘州之外則烏蒙烏撒險峻崎嶇爰塞六詔
之口重慶瀘州之南則遵義永寧深山大箐實據黔
貴之腹惟是猺苗雜處瘴烟蠻雨之鄉撫治爲難若
有事於中原者德以懷之威以畏之庶幾可無南顧

之憂矣成都錦城玉壘沃野千里加以潼川順慶招
原野山川之利夾輔於左威茂黎雅帶岷江大渡之
險拱衛於右眉州嘉定江山秀美朝列於前蜀殆內
完外固而易爲守者乎然守不知戰不可以爲守也
守劍閣不若戰於劍閣之外以爲守必取漢中向秦
隴而後劍閣可恃也守瞿塘不若戰於瞿塘之外以
爲守必據荊襄通漢沔而後瞿塘可固也雖然猶有
可慮者使秦軍攻漢中楚軍攻荊襄首尾受敵其將
何恃以無恐乎曰鄖陽北可以援漢中南可以援襄
陽東可以動河洛鄖陽舉則率然之勢成而蜀之外

藩固矣苟徒恃瞿塘劍閣以爲限而曰天下莫余事
也已其與子陽井底蛙何異哉此三省者山西爲天
下之頭項河南爲天下之堂奧四川爲天下之肘腋
據形而論亦足稱雄然而山西之背虛河南之地衝
四川之路隘所以視齊秦吳楚爲少遜焉下此者江
西負江抱湖三面距山地非不險而所有之險與鄰
共之不能制人而適以自制如九江險在門戶而形
勢淺露蘄黃扼其前皖城制其左武昌議其後長江
與鄰共之矣門戶其能固乎贛州險在堂奧而萬山
險阻汀州可自瑞金入彬桂可自南康入南雄可自

大庾入萬山與鄰共之矣堂奧其能安乎且饒信諸州以東袁吉諸州以西敵來之路凡十餘處四面拮据必有一懈不特此也若舟師自江入湖徑搗南昌則腹心潰矣為江西者轉輸則土地瘠救援則兵力疲陸行則病於沮澤之多水行則苦於灘險之惡敵縱未入我先坐困猶謂江西之地可以自保乎哉浙江壤地偏小無險可恃以江淮為安否者也江淮安則浙安江淮危則浙危使其出而有事則用正兵以指平江由海道而掩京口出長興而控震澤或自義興道溧陽而趨金陵或自四安越廣德而上東壩水

陸相因奇正相輔出謀制勝亦有可為而西浙之都會在杭杭則鮮積儲也東浙之要害在衢衢則畏衝突也雖寧紹慣習波濤金處兵力剽悍嘉興擅魚鹽湖州饒粟帛而間阻湖山僻在東陲不過中原一郡之地耳福建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僻處一隅提封甚促阻山者建延汀邵也山谷深邃逋逃淵藪濱海者福興漳泉也倭夷島寇出沒大洋兼以山多田少粒食維艱東則仰給于浙之温西則仰給于廣之潮咸潮海波以相餉餽若東西之交絕不一年而閩困矣且一師自浙江仙霞而下一師自江西杉關而至一

師自海道明州而進為閩計者又安有駐足之所哉廣東處五嶺之外雖曰偏隅最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時魚鹽之饒市舶之利資用易足也誠於無事時修完險阻積穀訓兵有事則越橫浦以援豫章出湟谿以應南郡東略七閩通揚越之舟車西極兩江用獞猺之弓矢且也放乎南海風帆頃刻擊楫江津揚舲淮泗無不可通也雄韶乃其北門廣肇乃其中堅潮惠乃其東路高雷廉乃其西路而瓊崖孤懸海外兼衛三郡外禦番倭內捍珠寇亦稱南濵之雄鎮焉獨是內則患山猺崛強外則患海舶侵漁耳廣西

處滇黔之界石多於土猺多於民昔人謂百粤之境大約狼人半之猺獞三之民居二之崇岡峻嶺在在披紛而連屬莫可名狀加以蠻烟瘴霧行人往往苦之然三江條貫幅員遼濶其間埭江上下田土膏腴耕屯可以足食也其民與蠻猺雜處慣歷險阻便習弓弩訓練可以足兵也兵食既足隱然重鎮而且始安之嶠吾境內之險也桂嶺左右可飛越者不一處伐嶺嶠之材浮湘水而下席捲衡永風趨長沙湖南之險與我共之矣用閩浙不如用粤東用粤東不如用粤西此之謂也貴州壤地褊小土瘠民貧林菁深

阻民苗雜居有明始自平溪清浪迴環豐驛以達於
西爰闢普眛收路滇南其地固無足取耳雖然貴陽
為其胸腹東西諸府衛為其兩臂守偏橋銅鼓以當
沅靖之衝則沅靖未敢争也據普安烏撒以臨滇粵
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拒川蜀之口
則川蜀未敢下也所謂以守則固矣思州鎮遠與辰
沅相唇齒若下晃川歷五溪則荆襄之師可援也安
順普安與曲靖相唇齒若發關索出陸凉則滇南之
師可援也平越龍里新添輔於左若下都匀泛柳江
柳慶之師可援也普定安莊平壩翼於右若踰赤水

治平彙要卷十 州域 十三

向永寧盧叙之師可援道畢節向烏撒東川之師可
援也所謂以戰則强矣孰謂貴州蕞爾遂無足重輕
也歟雲南古京徼爲里古蠻獠之鄉多丹山碧嶂鮮
嚴寒酷暑土地沃人民淳爲南徼樂土惟是內則諸
夷錯雜外則諸番環伺外捍內安爲甚急也雲南負
東川而面滇池大理倚點蒼而環洱海楚雄城高池
深關隘堅固皆南詔都會而饒於地利者也左則曲
靖尋甸北通黔蜀爲上游要路苐烏羅獠僰之族恣
雎暴戾時或搆釁控御維難也右則永昌騰衝地擁
諸甸爲西陲雄區而金沙麓川之外木邦緬甸恃其

險阻撫戢非易也後則武定深箐峭嶺周遮千里姚
安平嶂廣川扼制八蠻爲北方重鎮可以出川蜀而
規秦隴前則臨安山川秀美原野膏腴元江阻川負
山邊徼遼遠爲南服屏藩可以控交趾而御老撾若
夫西洋江之北巴盤江之南崖谷幽峻居交廣之勝
者廣南廣西瀲江也瀾滄江之東潞勒江之西地接
諸孟撫車里八百大甸之背者景東蒙化順寧鎮沅
也至於永寧北勝走越嶲而接建昌鶴慶麗江偪土
番而帶麗水則又西北之險要矣夫其地自楚蹻開
闢段蒙世守雖去中原甚遠而於形勢亦便魚鹽之

治平彙要卷十 州域 十四

饒右桑之弓黑水之矢羅獠爨僰之人取之無不利
導之皆可用而我之所由以達者通金沙江則自蜀
抵滇可由水而達通安隆州則自粵抵滇可由陸而
達通關索嶺則自黔抵滇亦可由陸路而達而且尋
元人故跡則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亦可由金
沙江濟瀘摩從水路而達雖然外可以入即內可以
出使出麗江而北招納諸番徑上洮岷直趨秦隴則
其道不更奇而且捷乎是知各省之形勢不同防守
之緩急亦異創業與守成異其規爭雄與其形
偏安異其勢均在因地以制宜擇人而授事則近而

日前可安遠而數世可保得其理者日廓失其理者日蹙安危之道成敗之跡其於地利非無與焉今者四海寧謐安於覆盆南北東西各萬餘里幅員之大逈出前代而其間措置每鎮屯營星羅碁布最為周密舉其大概則有四端燕遼秦晉之沿邊也重在備邊浙閩吳粵之瀕海也重在防海齊豫淮泗之藏若河患也重在治河滇黔川楚粵西之雜處苗猺也重在撫𢧐隨其地而治之得其人而用之實心經畫加意撫綏靈長之運宜其與厚地無疆也哉

邊疆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則國無所恃不守則險無所憑也昔者南仲往城朔方燕昭築城上郡趙王列塞陰山秦皇收取河南安邊之計歷代爲昭夫九邊東迄遼海西盡酒泉山川聯絡延袤萬里固天造之金湯以分疆域之內外者也列營分鎮碁布星羅雖古今異宜而險阻長在其於事勢可得而言遼東古幽營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口北至開原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乃燕京之左臂東北之要區其降夷之內處者遼陽則安樂州開原則自在州也其諸夷之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也明初分衛世官互市通貢其後措置失所屢啓戎虞今稽其略山海乃其門戶三岔乃其腰脊也若寧遠前屯背山面海一線之地則其路易截開原鐵嶺阻東絕北兩肘皆夷則其遠難守自非據大小團山不能斷寧遠之出沒也非阻東西金山不能弭開原之窺伺也至於廣寧錦義俱爲平坦之途海蓋復金並屬海濱之地其間要害亦有不同夫路平者寇易入然守廣寧者其險有二途偏鎮靜寇自不能北來駐三岔寇自不敢東渡且濱海者寇稍遠而控金海者其中亦有三利

望旅順則漕運可以給其需引海場則魚鹽可以擅其用若乃東南阻鴨綠東北阻混同則朝鮮爲我之外藩藉以捍倭寇長白爲我之屏障藉以扼高麗又極東之要略也抑吾聞之廣義之際澤多淖泥行軍之時宜防陰雨況在今日根本要地遼左改爲奉天府遼右改爲錦州府兩府之間倍重他鎮倍重他鎮則應屯宿重兵屯宿重兵則多轉輸糧餉今爲運計亦有三途然陸路由山海而達前屯則飛輓爲勞海運由天津而達廣寧由登萊而達瀋陽則覆溺又可慮故須大開屯田乃爲一方長便薊州古大寧地東

接遼東西接居庸東西應援是爲外邊又起古北口
至山海關居庸城隘是爲内邊當大寧未失時宣遼
之聲援如響之應也京邑之屏藩如絡之包也乃自
兀良哈旣得其地朶顏衛日肆其驕正統中有土木
駟之變嘉靖時有古北口之入亦以三衛失援反爲
嚮導故也夫薊邊一帶當以黄花鎮古北口八達嶺
等處爲首衝以石塘嶺白馬關黒谷關等處爲次衝
以馬蘭谷太平寨喜峰口爲又次衝然而沿邊形勢
每多未便山隘盤曲道路崎嶇有事則往來策應爲
難無事則延綿設守爲難惟有横山一議庶可稱爲

得計嘗計内邊東自龍井西至黒谷邊城聱折六百
餘里外有横山高峙竊見内地衝處今若撤守内邊
修築外口則横山迤邐百五十里腹地一區約田千
頃有山可守有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移守百
五十里之地豈不綽綽然簡且易哉宣府古上谷地
東起黄花鎮西至平遠堡山川糾紛形勢險阻易爲
戍守難於耕植洪武設衛開平沿邊建置八驛東有
凉亭沈河賽峰黄崖四驛直接大寧西有桓州威虜
明安隰寧四驛直接獨石夫開平南環灤水北負龍
岡即蒙古之上都乃宣遼之重地永樂三犂北庭皆

自此間出入無何大寧既亡興和亦廢開平孤立失
援乃於獨石置衛此宣府所以遂爲京師重鎮也宣
府前綮紫荆左控居庸右連倒馬而東路之四海冶
上通開平大路西路之浮圖峪横嶺紫荆右腋尤稱
要途不可忽也至於雙峰山龍門峽野狐嶺形勢高
峻可立瞭望之墩愛陽河鴛鴦泊順聖川水草甘肥
舊爲放牧之地爲綢繆之計者自應留意焉大同古
雲中地東自西陽堡西至丫角山川原平衍無險可
恃多有大舉之寇莫限戎馬之足所恃者興和開平
環抱於東榆林豐州圍繞於西而已明初分封設爲

三路東則天城陽和中則左衛右衛西則平虜威遠
寇由東路則順聖諸城是其必犯之衝也寇由中西
則朔應諸城是其必窺之路也而平鹵西連老營偏
接偏頭望黄河咫尺之間皆套寇津渡之處夫漢人
據河爲守唐人守在河外而明人棄豐州又棄東勝
則四面之險俱失矣姑言其略陽和天城一路則瓦
窯白羊鵓鴿諸險宜守也左右二衛一路則華皮溝
牛心堡兎毛河諸險宜守也平鹵老營一路則黄家
山井坪城紅山墩諸險宜守也雖五堡修築藩離稍
固而大邊之外即爲豐州其地素稱沃饒北寇駐牧

於此屑火積薪所宜深慮山西亦雲中地東自了角山西至老牛灣外藉大同爲藩屏內恃三關爲扞蔽如寧武居兩關中間當東西要路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州蓋楊方之戶義井之門也雁門通忻州代郡之路當朔州馬邑之衝賊入二衛勢必首犯東越廣武站則北樓平刑皆爲敵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鵰窠莫非要守至於偏頭西迫黃河套寇僅隔一水其爲保障倍急他邊是故三關險要雖同而偏頭爲急十八隘口雖同而胡峪口楊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蓋廣平東勝失而

三關重三關重而偏頭愈重固其勢也說者徒知陽方啓釁則大同之外藩不可恃不知老營啓釁則偏頭之無外藩者尤可憂也若因山澗之嶮崎爲屯守之形勢自老營以接平鹵自平鹵以接大邊東西聯結藩垣嚴固則又角墩而南陽方口而東庶幾少可息肩而固山西即所以偹京畿矣榆林即延綏地舊治綏德後徙榆林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墩堡勾連橫截套口誠雄鎮也然地道荒凉不宜耕牧其始也綏鎮未移指米脂魚河而膏腴之地喪採樵之路窮其後也綏鎮既移又棄河套東勝而罔獵之利去

輓輸之患愈艱矣且夫榆林東有雙山堡寇由此而窺綏德則我兵之在東者恐無險而不能守矣西有花馬池寇由此而入固原則我兵之在西者恐路遠而不能援矣且也亂峰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寇若掠魚河則可以斷榆林綏德而爲兩矣且也定邊營橫城堡皆平衍沙漠之區寇若近黃河可以擄榆林寧夏而俱震矣張仁愿之烈巍乎煥乎猶可想也余肅敏之蹟功乎罪乎未可定也寧夏古河西地賀蘭環其西北黃河際其東南內有漢唐二渠可以引水溉田沃野千里可屯四十萬頃轉輸既省而邊

塞又堅自弃套以後靈夏外險轉居河南深山大河勢反在彼夏秋則用渾脫浮渡擾我河東嚴冬則踏堅冰猝入乘我不偹而花馬池一帶爲其利涉之衝矣試言其槩平鹵其一路也險在新興鹽山靈武等處寧夏其一路也險在赤水馬跑玉泉等處中衛其一路也險在東固棗遠舊安等處花馬池其一路也險在定邊清水與武靈州等處而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咽喉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子立無援此防禦之大略也然則四路敵情花馬最急寧夏次之平鹵次之中衛又次

之今若虜中衛之孤懸則在修觀音口鎭關墩之險慮乎鹵之單弱則在修黑山營鎭遠關之險慮寧夏當山賊之衝則寧化堡之外宜防也慮花馬當套賊之衝則楊柳屯之上宜防也至於淸沙覘以北紅寺堡以南徐斌水以西鳴沙州以東草木繁茂水泉多有所稱小河套者非又在敵爲利在我爲要者乎固原古隴西地黃河環於後峰嵘距於前與寧夏爲唇齒以花馬爲大門而紉石淸至靖鹵營每遇寒冬黃河水合由賀蘭山後踏氷馳蹄則蘭靖安會俱被兵鋒議者欲添沿河之堡屯久戍之兵非迂圖也蓋陝

西以延寧爲藩屏花馬爲門戶固原爲堂奧而蘭靖爲固原之要路定火城又爲蘭州之要路裴家州又爲靖鹵之要路棄定火城則無以屯銀兵棄裴家州則無以開營田藉田卒以守河南藉銀兵以守河北此兵食交足之原不可不講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地東自固原鎭西止嘉峪關漢時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左臂者也明初限以嘉峪而不及燉煌由莊浪迤南三百里爲西寧古煌中也由涼州迤北二百里爲鎭番古姑臧也又設蘭州衛於金城肅州衛於酒泉甘州衛於張掖皆屯兵拒守而千里孤懸觀其形勢四顧叢梗經略未易言也甘肅西扼回戎北捬強胡南遮羌部勢臨斗絕固稱巨鎭矣而涼州之地實爲咽喉雖古浪扼其東永昌捍其西鎭番當其東北藉是之故不甚憂虞然措置或乖風鶴告警涼州一失甘肅非我有矣然涼地豐美尤宜屯田昔人謂屯修於甘四郡半給屯修於甘涼四郡粗給修屯于四郡則內地稱甦矣乃若莊浪北枕烏梢南臨黃河松山左峙分嶺右據亦河西之肘腋蘭州之肩背也至於西寧居黃河靑海之間當峽口閤門之路而西寧衛治在湟南碾伯所治在湟北故論者以西寧之危危於

碾伯使套寇跨莊浪而擣巴州海氛挾羌部而薄鄯善聲勢連合外險動搖吾恐涼永諸城反在垣戶之外而洮岷一帶猖狂而起者其受兵將延及於川中矣其在今日經理稍殊古北口鎭以提督宣化鎭駐以總兵馬蘭口眞定協駐以副將此直隸邊之控制也太原府治以巡撫大同鎭駐以總兵寧武協利民路駐以副將此山西邊之控制也西安蘭州各駐以巡撫固原甘州各鎭以提督延綏與漢涼州寧夏西寧各駐以總兵此陝西邊之控制也總之安邊之策未易輕言非德盛無以化要荒非兵強無以服凶獷

非設險無以捍寇仇而固邦國非興屯無以養士卒而省征徭况時勢之强弱異宜彝夏之長短異技非有成筭何以安疆圉舉其大端惟有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威以佐德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服守此而行之所為坐鎮中外卧護北門者也於是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潛避以要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無獲攻則不能進有膽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古人豈無所見而云然哉故古今邊事別無奇謀有言襲邊者其人當斬有言開邊者其人亦當斬不儆倖苟免不啓釁邀功護國安民惟有守之一着在

外譯

帝王其長駕遠馭之略與皇天同覆與厚地同載凡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雖絶塞荒陬而有人民有土地則皆吾度內也是故聲名文物莫盛於中華而西被東漸無分於畛域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撰文則聲教訖於四海奮武則威靈震於萬里安在鞭長不及馬腹而區區玉斧之畫哉然而兩階舞羽可格凶頑千里橫戈偏多反側蓋海波不起自知中國有聖人而公主出降反笑天朝無勝策則亦視其德之所至何如耳夫招携必以禮懷遠必以德成周之世職方氏掌戎狄之國以周知其利害懷方氏致方貢之物以勞徠其人民故其時旅獒越雉重譯而來曷當窮兵好戰以騁一日之雄乎四方外譯不知凡幾稽其著者可得言焉東方之國朝鮮為大日本次

之琉球又次之朝鮮古箕子國也秦屬遼東外徼漢為樂浪玄菟漢末為公孫度所據魏滅之晉時為高麗王所併唐拔之後唐時王建代高麗徙都松岳而百濟新羅為所併矣洪武時李成桂代王氏徙居漢城而朝鮮國號自此始矣其人習尚柔謹俗知文字少絲多苧奉佛信神俸皆給田刑無慘酷頗多中土之流風想亦箕疇之餘化也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西北起女直長白山西南止日本對馬島西隣鴨綠東臨滄海王有三都郡分八道王京則朝鮮之國都也以烏嶺為東臨以南原為西臨全羅則薊

遼之屏蔽也以閩山島爲外藩以黑白山爲孔道上恃咸鏡爲天險下恃忠清爲犄角平壤乃其門戶漢江乃其餉路也然其奉我惟謹貢獻不絕比於諸國最爲恭順昔人謂援朝鮮即所以鞏京畿蓋可想矣

日本即倭奴國也史稱吳王支庶入海爲倭余未之詳也其人黠而文身女多男少其姓好佛重儒喜奕嗜酒其器有木弓竹矢而刀尤利其產無馬牛虎豹而善捕魚其鎮爲安壽山其都在和馬臺其勁兵出薩摩州其地緣波而宅依山而居新羅樂浪之東南僻耳嶼崖之東北其國五畿七道附庸百餘編戶七萬爲郡五百七十有三課丁八十八萬有奇君世其國臣世其官通譯始於漢武帝朝貢始於漢光武征討則自元世祖始也寇掠則自明洪武始也閩廣受倭既多江浙被害尤慘顧中華但懲元人五龍之敗竟甘受其毒而不知明人金線之捷亦曾得志於海中昔程鵬起欲發暹羅兵從前搗其巢穴歸有光欲遣朝鮮兵從後搗其肩背當時稱爲奇謀想亦制倭一策今瀛嶼立海禁鯨波蕩平而思患預防亦宜深慮

琉球自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可至漢魏以後初不通中華唐宋以來亦未嘗朝貢惟隋大業時嘗發兵征討至明洪武時始遣子入學國中其有三王後爲中山所併其俗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標掠不通商賈酷尚鬼神賦如井田刑多嚴刻婦人嚼米爲酒男子負海爲饋後既通華稍移舊習至於耐勞苦忍饑寒人民驍健兵甲堅利乃其本性也川則落漈爲險山則彭湖島爲大其旁有小琉球者雖近海日從不來朝有毗舍那者漸近鬼形殆非人類矣

西南之國安南爲近占城次之瓜哇浡泥諸島又次之

安南古之南交秦之象郡漢之南越也漢初趙佗王據之梁時曲承美據之已而并於劉隱已而并於丁璉自宋以後黎桓奪丁氏李公蘊又奪黎氏陳日煚又奪李氏自明以後黎季犛復立陳季擴復反莫登庸又封於是三姓互爭更相割據初則郡縣於永樂後仍封立於洪熙大抵五嶺以南地方遐阻以悍相尚以富爲雄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桑麻蔽野魚鹽擅利其國東至大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東北接廣東欽州西北連雲南臨安橫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王有二都道分十三江莫險於富良城莫固於多邦至於控其形勢厥有六途以廣西之師出平祥州以攻雞陵關臨留關而根本搖矣以

蒙古之師渡蓮花灘以攻猛烈栅華閣灘而肩臂折矣且以瓊海之師出古城而擊其南以臨安之師撤老撾而擊其西以欽州之師越猫尾港而出其左亦可海道從烏雷山等處繞出於都齋以龍州之師越羅回峒而出其上亦可間道從歸順州等處直下於諒江六路並進三窟俱窮行軍方略大抵如斯若其地多產象衝突可虞則畫獅蒙馬有宗慤之計在神機火銃有張輔之計在況一箭落其象奴再箭落其象鼻驚奔還踐適以自傷鳴諸葛之鉦而建伏波之柱庶幾乎近之古城古之越裳秦之林邑漢之日南

也其俗獷悍勇於戰鬬地多象象馬人重浮屠其國稱接眞臘北抵安南東際大海西抵雲南自漢末始稱爲國王其初則仍在版圖者也他如瓜哇多廣東之客滂泥愛中國之人古俚蘇門刺答據西洋之要會阿丹國三佛齊爲海島之最强滿刺加有五嶼之稱暹羅斛即赤眉之種眞臘分水陸二國蘇祿有東西三王柯枝則國人五種貴賤有章溜山則弱水三千舟船易溺淡巴稱爲樂土波羅悉是善人錫蘭山地廣人稠祖法兒體修幹大其餘諸國未易勝言總之西南一帶多珍寶產牛象氣候則多熱少寒教化則

尊回敬佛而貢道皆由廣東以達京師者也西方之國惟西番之種爲大哈密之路爲要而火州等處次之西番即吐蕃種類也唐貞觀時朝貢始求元世祖時郡縣其地地薄氣寒風淳俗魯貴壯賤弱懷恩重利法令嚴整上下一心其山川則崑崙崎其北黃河繞其西其種落則散處河湟洮岷之間嘗寇階文黎雅之境然羌戎長於在山短於平地且一日無茶則苦病瘠一日無鹽則苦蛇虫昔人所謂閉關絕使可制西番者此也哈密古伊吾廬地也燉煌之西大磧之外北連尾刺南抵抄州西距火州東接嘉谷有明

六衛之一所以斷羌胡往來之路立甘肅內外之藩其五衛者一曰安定一曰阿端皆韃靼部落也一曰罕東一曰曲先皆西戎部落也一曰赤斤蒙古則秦之月氏漢之酒泉也其後六衛衰微遂悉爲土魯蕃所破矣土魯番古交河縣在火州西氣候多溫土地宜穀嘉靖以來地大人衆於西夷內數起戎心火州漢爲車師涼爲高昌唐爲西州亦爲回鶻天氣溫熱地道卑下俗有文字人好騎射山則靈山天山火焰山爲大水則交河瀚海蒲類海爲大撒馬兒罕在哈烈東漢罽賓也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地界平原人物

秀美據鉄門關爲險阻臨阿朮河爲大川亦力把力
在沙漠間漢焉耆也居無城郭人逐水草俗多獷戾
政無紀律山名葱嶺而食惟酪水名熱海而氣長寒
他如哈烈在撒馬之西于闐在葱嶺之北默德那爲
回回祖國五印度爲佛王所居大食波斯漸極西陲
之境大秦安息直尋王母之都無不載在針經亦皆
可考而識但少張騫之奉使鄭和之下洋耳北方之
國惟韃靼之種爲盛惟女直之部爲强而兀良哈次
之韃靼東抵兀良西連撒馬北盡沙漠種落不一夏
曰獯鬻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國

內部豪互爲消長其始也匈奴弱而烏桓遂强烏桓
滅而鮮卑復起鮮卑衰而蠕蠕復盛蠕蠕衰而突厥
復大突厥亾而契丹復興其後也契丹稱遼復爲女
直所滅女直稱金又爲蒙古所滅蒙古稱元終爲明
祖所滅夫驅除雖盡而部落易繁據有沙漠之區時
寇邊陲之地貪而無厭黠而無信非有封狼居而勒
燕然者未易以屏之使遠也女直西接兀良南隣朝
鮮長白山之前混同江之東古曰肅愼漢曰邑婁魏
曰勿吉唐曰靺羯元曰合蘭府明曰奴兒干都司在
南混同江者爲熟女直在北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又

一種爲苦兀又一種爲北山野人又一種爲女直野
人性俱勇悍地亦闊拓昔謂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
當然而立馬吳山看花洛陽中國豈直無人之境耶
兀良哈古爲山戎氏元爲大寧路明爲三衛地自白
雲山度遼河至錦義爲大寧自黃泥窪逾瀋陽至開
元爲福餘自廣寧前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朵顏最
强分地又險廹近藩籬之地宜深肘腋之思慨勝代
之失謀欲噬臍而無及矣大抵西北一帶土氣漸寒
人性多悍多馬牛縱畜牧以射獵爲業逐水草而居
食酪衣皮貴壯賤老行以車爲室止以氊爲廬與華

夏之風固逈然殊也今者內治外攘四海晏清朝鮮
貢獻不絕安南遣使往還九邊備禦極嚴西塞屯兵
駐守所稱天下之大安於覆盆京省之固磬於泰山
者矣而又有職方司以知其地行人司以主其事四
驛館以辨其人　　以總其務是以梯山航海厥
角受化凡在血性莫不懷馴然而控制大畧今古皆
同歷稽前議有二難四要六不可一曰通互市之難
夫中國之所産與藂落之所産不同有中國取給於
外者有外仰給於中國者互市之道蓋以遷有無之
貨而省戍守之兵也然互市行則警備易弛警備弛

則內外相卿內外卿則肆行無忌況我之爲甫司者得人甚難彼之索厚償者滿欲非易至此而明之市舶內臣可鑒矣然互市不行則商民失業商民失業則私貨必行私貨行則奸豪必起奸豪起則內應可虞縱禁防甚嚴而兇魅豈能盡索官司雖設而賄賂豈能不行至此而明之五峰碧海可鑒矣此其所以難也一曰脩攻戰之難夫貪而無親者其性輕而好掠者其俗也議修城堡議謹烽堠周矣然欲效周宣之薄伐而保境息民則不大創之無以警其後也欲效漢武之窮追而禍結兵連則快在一時適以重其

恨也且欲令戍卒分屯則恐其捲甲而至彼衆我寡彼合我分而剿劫之不禦也且欲令徼調大兵則恐其聞風而颺彼去我來彼來我去而勞費之徒然也況東南之海波浩蕩西北之塞漠蕭條防春於海防秋於塞均屬出沒之無常未審往來之何定此其所以難也何謂四要一曰隆接遇爲要夫折衝尊俎一語賢於十萬兵化被遠方不期而會八百國是知古帝王於諸侯而曰懷於遠人而曰柔則卽此送往迎來之禮可以服其心而何必興師動衆之勞始可取其國也其國王來朝者務以恩義慰其心其遣使來

貢者務以優禮悅其志勿阻其去路勿滯其歸期吾知望我之風化而來者莫不挾我之恩意而俱去其不俯首來歸以就國家之命者非情也一曰省貢獻爲要夫蕞爾之隔山川之險歲時之久道里之修近者不下數千里須數月而至遠者亦且數萬里須數年而至王者之於外服但求其不梗何必其甚親況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我中國之所以爲獨盛者在人不在物在德不在寶區區方貢聊以表遠人之心而無關大政也且夫遠人之來也孱弱者若假道艱難狡黠者欲覘知虛實國體所在機事所存是宜

量限其年數宜疏不宜數量限其人數宜少不宜多斯爲久遠之規也一曰分部落爲要夫戎狄衰落則中國固戎狄離散則中國安勢有固然理所可必今使其各部歸一各種合謀是彼有首尾之援而我有跋疐之慮此漢武帝之所以斷匈奴右臂也軍志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而於馭戎則又不可將因其亂而取之取之終不能爲我有也則不如因其亂而析之將因其亡而侮之侮之終必將爲人有也則不如因其亡而立之分其酋長立其親愛陽有扶危定傾之名陰行削敵安邊之實而又於強大者厚其反間

於邏結者離其交好坐使鷸蚌相爭之下但須漁翁舉手之勞雖欲亂擾我封疆侵劉我邊陲亦恐無暇及此矣二曰選邊吏爲要夫殊方異域政事異宜好惡異性飲食衣服異用自非招之有道撫之得人鮮不至於反側者况徼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愆俾禦遠方魑魅多怨而少恩難養而易敗蒞其土者用漢人則多啓釁貪功兼以不識土宜易生荊棘用番人則雖習俗宜民無如不遵王化終屬羈縻蓋必漢將如斑定遠番將如金日磾者於以慰其酋豪諭之信義則若輩雖難馴而實易化也何謂六不可一務兵遠討不可古盛王之世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來則禮之其不來則聽之其寇則懲而禦之其去則備而守之蓋不欲貪近而圖遠勞中國以致戎狄也况得其地不足耕而食也得其人不足臣而畜也即赫然震怒一掃廓清而勤數十萬之師裹數百日之糧以求快於一旦外則彊矣如中乾何况班師之詔方下凱歌之唱未終而其蹤影而起者復紛紜於事後矣文帝不征南越光武甘棄珠厓良有以也故苟非萬不得已之時寧以文告爲先圖二遣子入侍不可夫備邊爲國家

之長策徼質乃衰世之短計自漢唐以來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縱其明習書史日覩朝章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自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番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異類已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過後既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之災或由於此三和親許婚不可今夫中夏外番本非配偶何至堂堂大國以女事人若將藉以救安邊境綏輯人民則武帝之於匈奴文帝之於單于肅宗之於回紇德宗之於尙結贊求其睦於後反更驕於前旣蒙其羞又被其毒由此言之可知難矣夫齊女娶吳尙猶出涕况以委之彝落哉彼劉敬者不能無遺羨於千古也四結盟輸幣不可今夫會同歃血先王所以合諸侯也冠裳幣帛古人所以將誠敬也然在春秋已多詭越乃欲信甘言守空約賊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仇於以奠羽檄之不馳刁斗之不警蓋亦難矣不立誓以死守而立誓以求和不厚蓄以犒軍而厚蓄以齎敵恃結盟則朝盟而夕寒恃輸幣則有加而無已况財賄之

費雖行邊備之需仍不可缺是使我日盧而困彼日
富而強嗟彼宋人可勝歎息蕭生日與之厚利以沒
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吾未敢以爲然也一挾外
攻內不可大戎狄豺狠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
也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昔唐太宗亦嘗借助於突厥而其需索也反如小
國之事大國南宋時亦嘗協謀於蒙古而其蠶食也
終至金亡而宋亦亡抑如永樂靖難之兵亦借兀良
三衛之力而大寧一去自撤籓籬已已變端亦由此
累嗟乎他山之助有限反噬之憂最深謀國者所宜

深長思也一徙戎居內不可夫戎夏不雜自古所誡
夏狄無信易動難安故遠居塞外不遷中土前史所
稱其來尚矣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誡於惠主
言有似當義合春秋克國之徒先零馬援之徒當煎
但貪輕安忘其遠略其始也士庶輕侮而翫習之使
其怨恨積於骨髓其旣也漸至橫逆而陵抑之使其
禍害愈以滋漫由是乘間竊發輒思猾夏如劉淵匈
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
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卒
至劉淵一倡而雜齊異類乘風而起杜漸防微可不

戒哉竊觀今者回回種類布滿天下凡屬省會各有
其人少者不下數十多者并止數百而我中土之人
所受其教者又不知幾許至於西洋曆士尤精技巧
其所立教尤屬不經量留數人足備監用乃亦四散
九州廣行布置雖已驅除過半終未細摘其根書曰
不見是圖愼其細也將欲爲萬全計者必謀其所難
搽其所要愼其所不可則白環銀甕之來不足爲奇
而黑齒雕題之至亦無足爲怪雍雍乎端拱垂裳洵
爲國之王也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一

句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蠻徼

不稼之生也不能無稂莠之稚禽獸之性也必貴有馴擾之人夫害苗者稂莠任其滋蔓而豐疏則田疇為灌莽之區然力用者芟夷之蘊崇之將土熟田腴即可為稼穡之資也難馴者禽獸任其狂跳而駭擲則蹄觸有傷人之患然守苑者羈縻之豢養之將搖尾帖耳即可備驅使之用也南方諸蠻雜居中土其類猶不稼之有莠其性若禽獸之難馴爰自楚蜀而下東至兩粵西迄雲貴地凡六省綿亘數千里重山複嶺林箐深惡其盤據者曰猺曰獠曰獞不下百餘種類皆風俗荒怪人物獷悍多猜忌喜仇殺殆亦地氣使然哉遐稽丕敘禹之明德遠矣而疆理天下者苟修德以徠之立威以懾之雖蠻戎黠梗猶有人性凡為之羈縻籠絡以圖久安長治之略者能不慎諸一議平日搆釁之由一議臨時征討之宜一議經久控制之道諸蠻之性誠屬冥頑罔其初心非不畏法方其始也安插未久彼此驚疑迨其既也狎玩日深漸生驕恣于是以冥頑之性加之狎玩之習而又重之以驕恣之心馴至反側不安劫掠難禁蓋其故有搆于民而起者有搆于官吏而起者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民以諸蠻為異類則諸蠻亦必以民為異類然既民蠻雜處犬牙相錯則與之通往來者有之與之通貿易者有之夫往來既多不免猜嫌中搆而貿易既久因之侵負相乘兼以彼恃貪兇民皆恇怯又且逋逃淵藪窩導有人民復恐之以官府之誅捕彼亦自知其罪惡之難逭杌陧之勢禍遂相尋而為官長者術短撫綏恩威未立或不按土宜而強繩以中國之法或不施法紀而妄肆其需索之求由是獸駭鴟張不復可遏況國家資其兵力之用歲時不無調發之煩奔走道途既勞且怨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積月深劫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于聚衆破圍逆跡暴露而民之驚相奔告官之轉請收捕事遂不能復已此則搆釁之由也至其治之之法非勦即撫既往不咎咸與維新撫之道也殲厥巨魁脅從罔治勦之道也然議主撫者則免殺戮之慘而無以示懲創議主勦者則有搜緝之擾而可以懾戎心故夫撫之一道可以偶行而不可以屢試

可為苗莠之謀而不可為開端之討彼夫狠子野心
滋殺性成或陽借投降陰行劫掠或挾謀請約故緩
天兵大軍至則斂跡大軍去則渝盟彼時即以招撫
為詞好生稽[illegible]則是為賊者有利無害為民者有死
無生朝廷何以立威生靈何以弭害猝訴之雠家何
以安桀黠之貪家何以靖竊恐姑息之為恩勢不能
以終日故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峻行猛治
亂國重典有由來矣要之以勦為撫其撫也可長以
撫為勦其勦也無傷我之兵力猛軍聲振勦可也撫
可也我之兵力單軍聲弱勦亦難撫亦難也假如勦

兵命將肆伐不庭彼中情勢所宜先核其山則盤矗
峻岈深谿邃谷其產則密箐叢篁毒瘴惡霧其器則
長矢勁弩淬毒傅藥其人則上下險阻飛捷猱猿其
徑則僅通一線曲歷千盤披圖覽俗形險倍常是故
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可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
若其劫掠况春江水漲夏雨烟迷仰視飛鳶跕跕墮
水俯攀叢棘歷歷懸崖其為險也如彼其為苦也又
如此然而取威定亂堅者可瑕先攻其所難則餘壘
自下先破其所恃則賊勢自傾剪其羽翼則應援斷
揭其巢穴則心膽落守其隘口則奔竄無路開其絕

徑則驚潰可破如畏礌石滾木之仰而難攻也則誘
其發竭可以蟻附蜂擁而上如畏巉巖峭壁之險而
難奪也則先募土人可以緣木扳蘿而進雖然行軍
以聲勢為憑而在山險尤以聲勢為要多設疑兵多
藏伏兵多發銃礮多注弓弩多樹旌旗多張金鼓火
起則烟炎際天鼓噪則聲震巖谷疾若雷霆飆如風
雨務使事舉而遠近不知有軍行之跡賊破而士卒
莫測其舉動之端由是耀甲橫戈窮追深入且戰且
驅載攻載撫使其進無所據退無所竄負嵎之虎不
其為沸鼎之魚矣乎如其不然久屯則疾疫易攖遠

追則糧餉難繼軍士徒多而不精則衝冒無可用兵
勢雖銳而不奇則閼隘不可奪方略一誤覆沒隨之
蠻猺之氛不共為癰疽之潰乎此征討之宜也若夫
兵戈既振區畫為難兵燹之餘瘡痍未起欲為善後
之計須存經久之圖于以平其險阻則焚蒙翳剔巖
穴而向之羊腸為後之衢地矣于以通其道路則開
郵驛設亭障而向之鳥道為後之捷徑矣以定建置
則郡縣不如軍衛之安以立司牧則流官不如土官
之便土官彼所親服流官我所倚任故夫安輯伊
始慮其疑信相參宜即錄其酋豪衆建頭目益録舊

所以繫戀其人心而順從其土俗衆建則力少而易制土析而易安地大者蹙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然而當與尚多慮其勾連未解又當兼罷流官畧施控制募人耕種浸向服落其御之之道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税之入使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知有所尊奉雖不虔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知有所赴訴寓警戒于温恤消沮强其涵濡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良善之歸則流

官之設安可無之然而任賢圖治得人實難矧在邊方其難尤倍何者反覆多事之地非得忠實勇果之士通達明易之才不可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不悉其性情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則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此控制之道也控制果得其術上下相安民彝各適征討不煩釁端不起雖有稂莠不害禾稼雖有禽獸不難馴擾低門剃米諸葛之靈爽赫然銅鼓蠻鉦漢世之聲威宛在南中底定天下又安至于種落之繁多通典尚稱難辨山川之名狀土人猶有未知但求經畧有方此更何勞悉數

海衛

防陸易防海難陸寇之除易捜海寇之來難測今者塘工告竣海不揚波潢池赤子久久無驚而定計包桑戒深衣袽沿海要害宜一一籌之江浙閩粤皆瀕海之區在粤東則有三路以南澳柘林爲要平海碣石次之者惠潮之東路也以大鵬虎頭爲要香山崖門次之者廣州之中路也高州以蓮頭等港爲要雷

廉以潿州等隘爲要者三州之西路也在福建則有五寨一曰浯嶼寨舊設于浯嶼後遷入廈門一曰南日寨舊設于南日後遷入莆田一曰烽火寨舊設于三沙後遷入松山一曰銅山寨漳浦爲漳郡之蔽而銅山又爲漳浦之蔽一曰小埕寨連江爲福郡之門而小埕又爲連江之門閩粤之防畧如此在浙西則嘉杭二郡濱海在浙東則温台寧紹四郡濱海論其海口則温州之飛雲横陽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石浦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海盜規犯之地也論其海洋則金盤

之鳳皇山松海之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洋寇必經之地也在江南則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而以金山為重地而上海有川沙南滙華亭有青村柘林蘇以太湖為徑道而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了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至常鎮則以蓼角嘴營前沙相對為第一重門戶周家橋圌山營相對為第二重門戶而金山焦山相對又為第三重門戶在江北則維揚防海兼防江淮安防海兼防淮揚以通州為要害而狼山鎮掘港之陸路可入淮以胸山為要害而雲梯關廟灣之海口可入江浙之防約如此抑四省中郡縣之孤注海中者如廣有瓊崖福有臺灣浙有玉環江有崇明賊來首犯防禦宜先泝而上之山東則沙門島京師則直沽口遼東則望海堝係運漕舊路亦咽喉要區近于天津地方設立水營分撥八旗滿洲駐防操演製造赶繒舢板等船名募水手柁工駕駛巡查海面搜剔叢奸其于海防大有裨益而君子思患預防于商船之出入必嚴立清册而責成于鄰保于漁採之人戶必善加招撫而藉力以巡偵于港口之坼堠必多立軍營而示威于練閱陸軍

屯于諸堡則以之守內而有餘水軍泊于諸洋則以之邏探而無不足觀時以為備扼要以為安縱彼不逞之徒遊魂出沒捷疾如風而動輒敗謀何從竊發如其關鍵之禁不嚴則其牆夫潛回也知為何事漁戶之船不給則其星流雲散也未必無奸軍營之令不威則其受貨交通也適以為害藏奸長孽勢所必然至于臨時備衛則延袤萬餘里之海岸信潮兵稀其出入無常期其往來無定局其聚散無成形其早暮無定刻或在汛前或在汛後或因漁熟打浦打票或因穀熟搶穀歸艙我去彼來我來彼去我出汛則匿跡潛蹤我撤汛則東趨西犯勢不能擺邊守堡將何以捉影捕風其道第一當看風之南北如大汛多南風小汛多北風南風不必備南北風不必備北備北則順風以南為援備南則順風以北為繼之類是也次辨水之淺深如深水港則入非深水港則不入某處是塗某處是礁幾處五六月最深幾處九十月澌涸之類是也次觀潮之順逆如一潮兩潮半潮之別及有風無潮有潮無風皆不能行之類是也又次問陸之通塞如陸可登則犯陸不可登則不犯可登之處有人家則來無人家則不來之類是也數者既

明則力不分而備不多節有程而規有定矣猶或慮
其疎虞則聯絡漁船哨長設法鼓舞以壯我之聲援
如前以漁船爲餌後以漁舡爲殿或稅其船爲用或
倩其人以爲或立長分䑸編成保甲或凌波出海四
散搖搖給以旌旗付之鼓銃不必出力鬭爭亦可張
疑設伏不使賊觀望勢亦可杜絕通洋猶或慮其登
岸則約束鄉兵協力操練以斷賊之近岸兩汛之時
意主于勤則毋務張皇必須四處匿形暗伏以待其
來兩汛之前兩汛之後意主于守則毋盡撤防必須
近處輪操賚候以虞其至所謂有事于外不可不內

嚴城所以陸之備有事于內尤不可不外嚴大堠小
堠遠墩近墩之防此處其不虞意所不意尤爲詳後
而周至若大分䑸之不如合䑸一也合爲一䑸不如
合爲數䑸又一也合爲數䑸以擴外險不如以守近
險以外險若閩鬼魅近險若圖牛馬的實不可欺又
一也守近洋一處之險不如樹疑于東搜襲于西將
適于此必服于彼往來無定自我易形又一也其間
至要者良數不可不足火器不可不然風雲不可不
占爪探不可不廣海防之法客斯海盜之魍魎況海
盜者其衝米不能不取之于陸樵汲不能不取之于
陸器械不能不取之于陸火藥什物不能不取之于
陸一日不穀食雖水味何以充饑一日不樵汲雖提
鍋何以舉爨一人無器械雖勇者不能搏戰一船無
火藥什物雖高牙大檣何以取利是故拒之于陸不
如拒之于口拒之于口不如拒之于洋民苟慎守海
口嚴禁下洋彼不來則靜待其斃彼來則設伏以俟
于以人辱市而湯蛟宮何慮之有尚有窺伏于遙岭
孤嶼以潛相窺伺者乎

江防

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古稱四瀆江寔首之

按其源流歷經四省其在蜀也發于松潘越成都敘
州重慶而出夔州其在楚也貫于夷陵歷荊州漢陽
武昌而下蘄黃江右之流經于九江江左之流入于
安慶江至江南愈大江行江南愈險則謹江防於江
南愈重夫江南一省北控河淮南豬震澤東距滄溟
而長江迤邐寔介乎其中德計州郡之濱江者其北
岸則爲皖城而合肥而和州而廣陵皆𢬵江之背者
也其南岸則爲石城而姑孰而秣陵而潤州而晉陵
而姑蘇皆𠕋江之腹者也腹背之間延袤千里形勢
之要可得言焉以咽喉言之狼福山爲第一重馬駝

沙為第二重金焦山為第三重由是而揚儀為石帆爪埠之險由是而江寧以下太平以西為天門牛渚采石橫江板子磯針魚嘴小孤山之險斯皆洪波迅惡山勢夾束列營以守不可緩矣以徑道言之廬慶之間有沙河一路而淮可達揚鎮之間有邗溝一路而淮亦可達蘇常之界有孟河諸瀆而太湖可接江寧之下有溧陽諸水而太湖亦可接他如巢湖諸流合于北荻港諸流合于南峩角諸口出于東北濡須諸水澱于西南斯皆川壑朝宗形棲四達扼險而防不可後矣夫守咽喉則江面之巡邏江口之屯駐可

使片舸不可窺擲徑道則上而濠壽淮泗下而臨安豫章不難犄角以為固內防所控大約如斯雖然知守江而不知江之所以為守知江之要而不知江之何者為要則輕重之權不審而得失之形不彰大抵東南之勢建康其都會也皖口其門戶也京口其鎖鑰也皖口臨江而城使豫章之師自九江而至襄楚之師自蘄黃而下則皖口必搖皖口搖而門戶撤矣故論者謂接武昌而蔽金陵其要必在安慶此今日安徽巡撫之設所以制其上游而有建瓴之勢者也建康憑江為固使光蔡之師自合肥而扣東關濠壽

之師自滁和而渡采石則建康必震建康震而腹心潰矣故論者謂保東南而鬭中原其要必在建康此今日兩江總制之設所以鎮其中堅而有雄視之勢者也京口倚江為固使正兵自淮泗揚帆而下邗溝以扼其首奇兵自海道擊楫而入狼山以折其尾則京口必動京口動而鎖鑰去矣故論者謂清海甸而援金焦其要必在鎮江此今日鎮海將軍之設所以控其下流而有率然之勢者也是故沿江之險雖同而措置之重輕不同沿江之要不異而古來之得失則異粵稽吳晉宋齊梁陳以迄明初皆都建康則其

命係于江而南宋都臨安則其命尤係于江獨是防江者不在江不溯襄漢之上流則險在人而不在己防江南者不在江南不跨淮泗之上流則險在內而不在外險不在己者門戶薄而堂奧不堅險不在外者腹心露而垣籬不厚堂奧不堅雖強必危垣籬不厚雖固必虛故固東南者必爭江漢規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固無以自強有淮泗而無江漢并無以自立蓋敵在淮南則長江之險吾與敵共敵在上游而長江之險乃制之于敵矣李忠定有言六朝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

楚而弃衲亦曰江東雖數千里而其手旣措有水戰使一人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況宋人以奔亡之餘蹐蹐餘杭錢塘震澤之波濤曾不能濡戎馬之足也自非中興諸將力戰兩淮遠爭襄漢而江天一望悉爲敵有宋又安得駐足之所哉近如明初當僞漢未滅時爭太平犯龍江禍且迫于肘腋迨戰鄱陽而取武昌然後天下之勢大定春秋之世吳王闔閭以逕江淮而吳始與中夏爭衡楚人據上游以沿江漢而越遂爲楚人所滅是知長江雖險而措置之道區區在皖城京口間者豈遂爲得計哉故今者湖廣之省會在武昌名雖在楚實以周江南之形勢也漕運之督府在淮安名雖爲漕實以控江淮之外險也內防嚴外險固而於揚之通州又設狼山總鎭北控淮南控江東控海居中重地因而爲援沿江諸營溯流設汛蟬聯魚貫輕重相維江之爲江蓋晏如矣于是擇良將以鎭之習水軍以練之雖江岍之港口如線江心之洲渚若棊而居重者馭輕防外者衞內萑苻滅跡鯨波沕然東南半壁夫何隙之可乘

古今治平策要卷十一終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二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驛站

天下之有驛站猶人身之有筋絡也人身不能一刻而不動天下不能一日而無事苟筋絡壅而不通則血脉逆于一處而肢體偏枯矣苟驛站困而不避則要務阻于中道而公私交病矣然則驛站之爲國家關係顧不大哉夫馹站一事頭緒紛如其爲備也有夫馬車驢有廩給工料其爲役也有兵房舖長有司舖兵其爲管理也內有戶部核其錢粮樞部按其

牌契外有驛道爲之巡查州縣爲之兼領驛丞爲之專管其爲給發也水驛給以舡隻陸驛給以馬匹官則給以勘合役則給以火牌勘合之廩給按員火牌之口糧按分其爲差徭也凡承舍賷奏之類謂之小差憫勞恤死之類謂之散差尅限飛遞急檄星馳之類謂之緊差經過大人督撫提鎮之類謂之大差差役四集處處騷然勞費無窮弊端百出非有力能辦事之人爲之斡旋于其間鮮不至于張皇而失措者其一爲缺額之弊夫額設馬匹之多寡視乎地方繁簡之異宜太多則錢粮有限太少則供應不敷乃有

離京遠省每謂耳目易欺多于正數中短少侵蝕計其尅減所餘不過十存三四而工食草料仍照舊開銷希圖地方無事可免賠償追究及至緊要差役猝然一到措辦無及勢不能支進退周章爲害非淺其一爲科派之弊夫在官之數既缺累民之事必生購買不足必至催募催募不足必至捉拿捉拿不足必至均派其在牙行驢戶勒借自無所逃而照里勻攤誅求無已民間耕種牲口亦皆硬遣當差名爲給發工銀實則使費不足自備物料跟隨守候其未發也不免胥役之追呼其既發也復被公差之鞭撻更有

甚者奸胥作弊賣富差貧無車驢者反得折乾而不問有車驢者因之疊累而難辭遂致小民驚畏無不折輪斷蹄以避之妨民業瘝民材勞民力事有甚于此者乎其一爲需索之弊夫照牌撥馬額外豈可多求見馬換馬向來自有成例乃或吏役如狼帶同親友不遵功令肆意苛求紙牌之外索逾數倍既備馬又索舡既索舡又索夫索夫不已終至折乾一有不周辱官毆吏因而逞兇越站每至馬斃人疲欲令追賠從何控訴然此猶自吏役言之也至于上司按臨大差經過家丁四出勒詐多端狐假虎威莫可向邇

一任加夫加馬致不惟命是從于是官坐困驛站之夫馬也承舍書門亦與驛站之夫馬也即衣物行李亦取驛站之夫馬也公然違例誰敢詰之又或時當多事驛絡而來前差未回後差又至前困未甦後困又加前後不能接濟彼此兩致倉皇此三弊者勢必相因上病國中病官下病民籌畫經營豈不甚難雖然不遇盤根不別利器議驛者不于僻處言當于衝處言不于無事時言當于多事時言爲裁減之說者則曰驛站之馬匹有限驛站之工料亦有限使仕宦稍通便得勘合上司差役亦給紙牌則或以散差而碍緊

差以小差而妨大差不如量減其制驛馬除飛報軍情傳遞公文外槩不准給工料除出使人員督撫提鎮外槩不開銷庶幾驛可少甦殊不知今日之制原不爲濫也病故家屬還鄉所以恤死外國陪臣入貢所以迎來凡紳衿官屬委質朝廷豈肯苛嚢重繭褰覺道途如其千里催募煩費殊多司其事者各愛等裳豈能坐視況文武官員應付各有等殺又惟程踰千五百里者始准附驛則恐裁無可裁亦減無可減也爲禁止之說者則曰勘合之爲數有限而勘合之外無窮火牌之爲數有限而火牌之外無窮使私牌

私票權行不絕無牌無票冒濫不清則或以私害公以假混真不如嚴立其禁經過官員有分外多求者責令追賠沿途州縣有勒索浮費者准令首告庶幾驛可少安殊不知今日之禁原未嘗不嚴也私借驛馬私役舖兵有禁所以嚴其冒多乘驛馬多支廩給有禁所以嚴其濫且近時新例照勘合外有多給一夫一馬者許前途揭報如甲縣容情不報被乙縣揭報者併甲縣糾參然而按臨者或爲勢要權門則州縣豈敢開罪經過者或爲親知故舊則當事又誰忍破面此即三令五申而情窮威逼則恐禁之如不禁

止之終不止也夫裁減既不可禁止又不能于是時備有事有爲協濟之議者矣地界衝繁有爲文簿之設者矣夫文簿之爲法也凡遇差使到日即將勘合火牌原註馬匹抄入簿內如差使循法者即于前件下註明並無勒索字樣如差使不法者即于本人當面註明額外加索數目每驛二本每月一換以憑查對以使糾參此固循環文簿之善也然員役之敢于擅索者皆仕途有力之人使經過者倚勢而不容填註則奈何使給發者畏勢而不敢填註則奈何此所以文簿之患患在不實至協濟之爲法也有本地之

協濟有鄰邑之協濟州縣錢糧雖不許支那輕用而地方有事則燃眉之急勢不能待救西江且地當孔道雖不容卸責他人而困敝獨支則同舟之情誰則可視同秦越此錢糧協濟之善也然目前之鄰借良便矣日後之追補維艱蒂貼之多寡有數矣開銷之虛實何憑此所以協濟之患患又在不均不均不實則法至此而又窮矣然法之窮者當權其人查察之責在驛道驛道受賄容奸則驛之弊不可清也提調之責在州縣州縣膚慢怕事則驛之累不可絕也迎送之責在驛丞驛丞事重權輕則驛之擾不可止也

故驛道之員必得廉潔自守不徇情面則凡馬匹之缺額鋪舍之損壞可以不時巡察矣苟冲疲之縣俱用旗下人員量才選授則既善畜牧之事又不畏强禦之來可以隨時整飭矣且驛丞之職俾得稍假微權飛章直達則凡上司之凌辱權勢之鞭笞可以少爲警戒矣由是官無騷擾之端吏絕横索之弊居者安行者安在官在民無不安遠近相通腹邊相應驛站往來譬如人身之筋絡亦流通而無所壅也已

鈔關

古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關吏之設非爲稅額也一曰通商賈一曰詰奸慝一曰恤行人自唐宋以來計臣詭法惟利是圖始專以增稅爲事夫關未嘗不可征也市廛爲住稅稅之于廛行貨爲過稅稅之於關賦出有名至公亦至便也稅亦未嘗不可增也科取從寬人人不失乎其利招徠有道人人願出于其途以漸而增甚輕亦甚易也是故立法者必使利權歸于上利澤歸于下而利藪不歸于中飽夫而後關政始得爲盡善無何上之人秉崇本抑末之公心而下之人爲浚削脂膏之私計上之人曰征商賈而下之所征者不止商賈也上之人曰增賦稅而下之所

增者不在賦稅也國家之正供有限而關吏之溪壑無窮關吏之溪壑無窮而奸棍之需索尤不可量粗舉其端有不堪言者如貨物宜稅矣而牛畜之類亦抽稅器賣宜稅矣而經過之物亦抽稅重販宜稅矣而薪菜之屬亦抽稅裝載重舡宜稅矣而往來行人亦抽稅甚至食米指爲酒米衣服目爲布帛一冠一履苟非破舊亦不免焉若此類者果須之功令乎抑此類者盡入之額稅乎且夫鄉市豈無貿攜土貨豈無轉帶乃一橋也而有橋官一栅也而有栅官偵察如鬼蜮搜索如虎狼禦人如盜見物如贓盤詰不已

館穀例俟以斂之仟佰不遂輒截留難以阻之過客之行李紛擾河港之間四出前後數十里間皆虎嚇而龍躍也雖惡典昭彰誰復顧忌有額設之稅又有稅外之稅有官設之役又有役外之役有特設之閘又有閘外之閘以為有部領之紅簿可令牆戶自登乎而小稅能盡登否以為有給商之由票可使輸納有憑乎而私收亦能悉截否故古人有言曰利孔一竅牢不可破務取容者日增歲溢不知上取一下取二革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參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巡攔土棍害且千萬究

皆權利百姓骨脂以供漁獵耳夫議察如此其廣巡邏如此其周錙銖不爽絲粒無遺謂是國課攸關不容脫漏乎乃富商大賈交通監司勢要權家包攬送渡隨帶丁僕員役假充滿洲服色如狼如虎蹲踞舡頭計其舟船資本不下千萬則反掉尾揚帆而去莫得過而問焉夫關市之設本為富商大賈所獲多者取其贏餘乃各舟漏網而[illegible]所権不過與輕舸貧販沾沾焉爭尺布斗米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求此何為哉此何為哉然此猶[illegible]其一[illegible]客商之自遠來者多至八九稅少亦不下[illegible]津纔過此津又

來一稅纔輸又須一稅層層[illegible]削其所存者曾有幾何是則商所由困而民所不能獨安者也今夫財者國人所同欲然必樂其樂乃能利其利不在樂不在焉利所在樂斯在焉凡事皆然商賈尤甚是故增者減之猶減者增之端今使增之又增則商之所耗多耗多則其計本而售也價必重價重則貨滯貨滯而商之來者少矣因商少而又增之于是商愈少而稅愈之今使稍為之減則商之所耗者耗省則其計本而售也價必輕價輕則貨行貨行而商之集者衆矣因商衆而又減之于是商愈多而稅愈溢蓋牟利

之心切則輸將之願必誠重耗之苦捐則納料之脊易辦此其為道非有難知者須罷關差專官特用督撫兼管將以惠民通商永除積久之弊也夫督撫為封疆大吏名位重責任專其所措置當必翻然一新以無負乎寄托之意然督撫之體統也尊勢必委之屬吏而屬吏中府州縣之政事也煩勢必委之佐貳既委佐貳則與前之鈔關相去不遠督撫即不時糾察而既非身親其事誰能洞悉其弊況既委佐貳又不能深信佐貳勢必遣親信家人以鉗制之既遣家人則國家之課商賈之命其權所操非惟不在督撫

并不在佐貳而在督撫之家丁矣夫如是則前之鈔
關尚掣肘于督撫受其害者猶得而訴之今之督撫
凡爲利爲害又孰得而議之哉是督撫不患其不廉
而廉不廉有不在乎督撫者也用人之方其難如此
且夫用人既難立法尤不易惟立法之便不便視乎
商民之安不安故課額宜從簡也關市之征由來已
久用度所出不可削除征斧之條當從寬簡稅商不
稅民稅貨不稅物考立關之初意原無分外之苛求
苛驗放之時務遵大體空船不稅擔負不稅則經過
者胥悅行李不解囊衣米不納料則來往者得安此

國體所在亦法內之仁也抑課額宜頒布也正課雖
有定數勒索每至太苛必使共見共聞乃能除奸剔
弊今者土稅則例刊刻詳單給之各店表之榜木咸
使通知無從起詐爲法至此何所不周然奸宄之徒
惡其害已或用他紙掩蓋則榜猶不榜或皆私匿屋
內則頒猶不頒苛課稅之條務垂永久如本關署前
則明立街市如遠處港口則重勒石碑此民命所係
亦作法之詳也蓋政無久而不壞弊無往而不生用
人之難如彼立法之難又如此調劑之術何自而施
雖寬鈔關之弊要不過私稅漏稅兩者而私稅之中

有家丁詐騙有胥役攔詐有舖戶包收其弊又不一
也漏稅之中有經過官舫攬帶有別港橋官賣放有
糧要親知討情有糧船私貨偷渡又有大梁頭報小
梁頭有多艙只報少艙口又有大販僱小船分剝有
大船從小關私過其弊更不一也種種積習私稅則
病商民漏稅則虧公帑爲關吏者尚其鑒于崔融之
言以使公私俱便上下胥安百貨駢臻商販湊集國
課之加無煩科派由是通商賈詰奸慝恤行人風清
弊絕又安有宋人大小法場之號也哉故曰利權歸
于上利澤歸于下而利藪不歸于中飽關政始得爲

盡善

弭盜

盛世無盜者禮義明也豐年無盜者衣食足也強國
無盜者刑罰當也自禮義不明而匪類生矣衣食不
足而流亡至矣刑罰不當而僥倖起矣是故吏治莫
急于安民安民莫先于弭盜今者俗美化行斯民罔
已登諸衽席然而地方遼闊水陸衝繁舟車輻湊行
旅絡繹宵小竊發間亦有之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
河則所爲防之于未爲盜之先與治之于既爲盜之
後豈容偏廢乎哉其在昔也周禮有野廬之官漢世

有繡衣之使王霸有賣刀買犢之治龔遂有持兵為賊之禁鄧隲則設科募士以誘之李崇則建樓擊鼓以窮之蘇軾則有用盜攻盜之策張詠則有撫民擇吏之謀是盜之宜急弭也久矣夫盜在今日苟處置有方不難令民無盜操制有法不難化盜為民大抵盜之為害多而弭之之法亦不可不密如盜有其漸偷竊是也雖探囊胠篋之始原無明火執仗之凶然行竊日深必至夥劫所以竊至三犯之後律嚴立絞之文杜漸防微其慮深矣無何竊案之依律者既少以致盜案之發露者愈多由偷而强由寡而衆勢所必至情有固然然則欲弭盜之漸不先正竊之刑不可如盜有其線窩主是也盜賊竊發雖在夜間苟無藏匿之家誰為存頓之處況禁城失盜豈皆懸城而上即鄉村失盜未必刻期而至非聚于賭博之場即寄于娼優之館非豪强巨棍之類即習拳使棒之儔然則欲散群盜之黨不先除窩盜之家不可夫竊固不可不嚴窩固不容不除然而官司諱盜盜終不能息也州縣有司最憂盜案既廹期限又惜功名于是或以强為竊或以多為少或賄囑失事之人通同隱匿或引誘別案之犯勒令招承是緝限太嚴欲以盡

盜之夥適以疎盜之網耳然而捕役養盜盜更不能止也設立捕兵原以防盜積習既深反交通為市此輩既拱手受貨賂之贈若輩遂安心為竊刼之謀如某為真賊某為真盜捕兵原熟悉其行藏某處被刼某處被竊捕兵亦明知其端倪乎時若為奇貨事發寄為囊珠盜賊乃捕兵之爪牙捕兵實盜賊之頭領苟追比不嚴欲以絕盜之根適以養盜之奸耳至于踪緝盜首尤宜慎也盜必起于首故罪莫重于首若緝拿而不獲則罰重于餘人額罰之既重有司畏處分惧考成或將盜首揑稱病故或將同夥嚇認盜首希圖結案自安盜首反得漏網以致奸宄公行巨魁肆志如是而欲民之無患不可得矣至于苦累事主尤宜戒也凡遇事主報盜劣官多方阻撓或謂所報不真株累隣右或謂盜有內應先訊家人卽或准為緝捕而事不能一日而了費不可一日而省甚至盜犯已獲而候審之時月既久原贓之耗失幾完如是而欲民之無諱不可得矣夫既明乎盜所由行自應詳夫盜所由戢法在速令則暴客之投竄未遠而贓物之花銷未多若將限稍遲便難蹤捕法在重賞則兵役之緝獲必勤而地方之首告必至若追比徒嚴

終難發覺設鄉近官必待文移關提盜必聞風遠颺如其不拘地而當日即查則地網天羅通所無遁抑文武官既已共事一方類多通同諱匿如其不許扶同互相覺察則掣肘牽肢隱無可隱大已爲盜之後治之如此其詳而未爲盜之先防之不可不豫如禁夜行則金吾之刁斗宜肅禁拜把而鼠竊之技倆可散陸則客店設循環之簿訊察非常水則營汛建橫港之柵把持要路均以絕萑苻未發之機而安閭閻自守之心也然此皆一時之策猶非經久之計求其舉之無不可行行之無不稱便可以弭盜可以安民

可以成久安長治之策則莫如保甲保甲之名始自熙豐然周亦嘗比閭什伍矣齊亦嘗軌里連鄉矣秦亦嘗收司連坐矣王安石行之而不善也以其勒保甲肄武于官督保甲輸兵之費故不免于騷擾之虞也王守仁行之而善也以其立保甲而義禮是訓編保甲而賦役是均故漸臻于康阜之風也其法十户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正每户給牌一張書寫姓名于上而本户出入必使証明異方往來亦嚴查察編村庄無論大小編船隻無論多寡是固井田遺意法莫良焉然而保甲之行不行全恃乎

所任之官而保甲之利不利全恃乎所立之長如其奉行不力徒示虛文或以市井無賴當之或以鄉民豪猾充之此輩利于有事不利于無事且素以愚民嚇衆爲技常以疾貧忌富爲心惟恐盜賊之不來富室貲財之不盡倘背出其死力而爲損已利人之事乎是有保甲之名而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患而無保甲之利也夫爲十人之長必須才過十人始無約束不齊之患爲百人之長必須德過百人始無彼此不平之患不特此也尤必擇其身家稍裕者焉蓋身家稍裕則利害切膚衛人即以自衛衛人或有不忠

自衛決無不力因民之所急而急之斯爲力不勞而取效甚速況頃者每省有都吏分巡每汛有烟墩設立等概之師有明禁父兄之教有責成正保甲易行之日也有治法兼用治人而有實心以行實政所稱道不拾遺户不夜扃今日即其時矣乎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三

句吳　楊湖觀　纂　弟　鴻觀　較

刑律

天有春溫必有秋殺君有厚賞亦有常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大古帝王畫衣冠而治天下鞭樸常懸民不犯法豈不稱至治之風然而民之情僞日滋國之典常宜肅凡治之于已然與禁之于未然均以愛民無妨厚道但爲上者能存欽恤之心而不使覆盆之未雪執法者常秉剛正之節而不使丹筆之或搖則水火相濟上下相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即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而已矣惟蚩尤始爲五虐之刑而聖王不廢明刑之用金天以爽鳩爲司寇陶唐以咎繇爲士官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樸作教刑金作贖刑輕重有其宜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權衡取其平也夏有禹刑商有官刑自周以前殆皆寬簡大司寇以三典刑邦國以五刑糾萬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以八辟麗邦法以三刺斷獄中士師掌國之五禁以左右之掌邦之五戒以先後之掌士之八成以上下

之獄訟之司于斯大備其以圜土聚教即監獄之始也以明刑加背即枷示之始也路鼓之鳴即登聞鼓之始也梏桎之具即關三木之始也役之司空施之執事任之州里即徒犯做工之始也貨賄入之司兵男子入之罪隸女子入之舂槀即抄沒入官之始也刑法之條亦于斯大備而又有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爰至成康休養生息俗幾刑措春秋以來漸尚法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禁網牛毛民不堪命至漢高三章之約文帝肉刑之除仁厚爲心獄囚幾斷三代之下稱美德焉然肉刑雖去而創法未安髡鉗過輕略無懲創笞數過重至于死亡下迄江左五朝猶病笞法太刻惜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餘生夫肉刑卒不可復而生刑但用髡鉗輕重失宜莫此爲甚隋文立法累代折衷始定五刑永堪遵守既除鞭刑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權慘烈之狀罕聞積害爲之一掃蓋肉刑之法除萬祖受漢文之福也五刑之制定萬世賴隋文之澤也且先時決杖之人均于臀背斬絞之犯先予重杖鞭背之法除則唐太宗之盛事也死杖之法除

則唐德宗之仁政也宋又有折杖之數而杖刑愈輕明始有充軍之條而流刑隨變蓋自隋以來法令寖善屢經仁聖之主詳加慎恤之方是以出入惟嚴斟酌至當近今律法多本前朝五刑之正則笞杖徒流死也而同一死罪有斬絞之不同有立決監候真犯雜犯之不同同一笞杖徒流有幾十幾年幾里之不同有的決折贖納贖有力稍有力收贖罪之不同五刑之外則徒刑之閏三如三流准徒四年雜犯斬絞准徒五年遷徙比流減半准徒二年是也流刑之閏五如不付流遷徙安置充軍邊外為民邊遠為民

是也死刑之閏三如凌遲梟首戮屍是也其中情分故誤人區首從罪別公私律分加減又有十惡不原之例又有八議末減之例旗人犯笞杖有計數加鞭之例旗人犯徒流軍雜有計日枷號之例義刑義殺至允至公欽恤之心弼教之道陳臬之常煌煌乎與千古共之可也若乃刑書之始起自呂刑雖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然中古以降俗薄政繁苟上無畫一之規則下鮮遵趨之的晉文公有被廬之法楚文王有僕區之法子產鑄刑書荀寅鑄刑鼎李悝仕魏撰有法經商鞅相秦改稱為律蕭何採秦餘法定律

令九章律所由成也叔孫通益律所不及為傍章十八篇例所由興也唐宋以後分為四門禁于未然者勅也禁于已然者令也設于此以待彼者格也立其制以為規者式也在唐如刑律統類在宋如金科玉條在元有風憲宏綱在明有大明律令類皆代為因革其間損益互殊今日律書悉仍明舊冠以名例事分六部卷計三十條凡四百五十有九斟酌情理大裨民生蘇子瞻曰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蓋嘗反覆其書未嘗不惻然于三尺之難平也重輕出入之際係生死懲勸之權求得其情誠非易易如使

一不得當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以辟圖法以戕民命心何以安古人所以下車泣罪解網存仁于凡吏之循良者譬喻不撓其法盜環不枉其刑而諄諄于出生入死間者蓋其心必求出于仁義之至中而後快然其無憾也然則爰書至重酌議最難欲清刑獄之源先布公平之政一在簡條例以平比照一在汰猾吏以除舞文一在頒律書以教士子律為百王不易之成法例乃一時調劑之權宜律有定例無定律常少例寖多今欲小民不犯法則必使之知罪名使之知罪名則罪名安可朝令而暮改今欲

法官不枉法則必使之按律令使之按律令則律令安可劇案而盈几自比照決繁引援例廣意所欲陷即援重例意所欲出可引輕比上下其手以爲利低昂其事以爲奸以彰明較著之規竟爲模糊蒙混之術是雖立法者制事以慎存心以寬今日恐有未平既發一令明日恐有未平又發一令積之既久一情兩罪彼此相懸反資奸宄之苞苴適作蠹書之徑竇民心安得不惑執法安得不移故例不可無律不可易寧事情未備而臨時奏裁毋立案太多致引援互異盡乎情還求準乎理窮其變惟在協其心參考異

同例繁就簡犯此法則惟此罪斷此罪則惟此刑兩罪並發則可從重矜疑未決則可會議一定不易兩造皆知爲行法在久久則信立法在簡簡則明歐公之言不爲無當此條例之當簡也世之吏書出身不本于士大夫策名不由于置薦禮義所弗顧姓名不可稽閭閻最通黨與尤熾大都父傳其子師傳其弟習熟律例以欺官長故法司一遇爰書例案不能悉曉多憑吏書作弊輕重鮮能自裁賄賂公行橐橐滿載官卽明知其害而亦莫敢誰何蓋彼固確然有例可憑有案可援況退其舍沙之智兼有捉影之能凡屬

不肖官司均恐將來事發藉以線索提撥神明推挽方輿之轉相依倚又誰肯摟剔發奸向來部院吏書不下數百而浙江紹興十居八九甚其相傳有自盤踞最深今則嚴革部費之名打點有禁立爲五年之限役滿則更然其羽翼最多僞變百出囊身假面匿影易形易姓氏以相欺變出處以爲幻陰陽人鬼窮詰寔難安知昔日所退非卽今日所進今日正身非卽昔日副手恐限與不限同更與不更同也是在所司嚴刑查究明立清册于進役時使有保認于退役時使有歸着則新吏未能熟穪生巧舊吏亦難明去

潛回鑽弄竇獄之端庶幾少息此猾吏之宜汰也世之學者惟知讀古聖人之書不知讀今聖人之書彼豈以律爲殘忍不仁治之將恐壞其心術一折而入于商韓乎不知精微詳晰酌古斟今如衡之平如鑑之明律固天理人情之至學士大夫並宜講明而切究者也象魏懸書古者朝廷之政也月吉讀法古者閭里之教也講法律以儆愚頑此十六條之訓也揭刑名以張衢路此雍正二年之例也且吏律公式之條首編講讀律令官司不曉律意者罰俸及笞諸人熟讀通曉者免罪一次無如有司未能力行士子亦

弗之省寔乎犯罪者多而知律者少也若將律令頒布學宮俾與五經並行誦習闈場試士判式從新務明乎律之意無泥乎律之文設為疑難之端爰觀剖斷之識黜其昧妄簡其精明庶凡為士子者出身加民之時內不專靠幕賓外不全憑胥吏家修廳行之日內而知所儆惕外而有所防閑天下之人亦皆曉然于國法之難犯而成憲之難欺一道同風何必道人之木鐸也此律書之宜頒也夫科條簡則平反得宜猾吏除明深文自去律書布則法令常明由是天子破法存仁士官守法不屈獄因清和氣達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響君子于此能不兢兢三致意焉

欽恤

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殺人之內有生道焉蓋先王之用刑也出于不得已人但知犯罪之人桀不足恤不知民之所以失足者何故而其所以犯罪者何由良以教化之未周而撫綏之有缺正先王所取以自責者也仁人君子苟存哀矜勿喜之心則夫人畏吾之刑威夫人感吾之德意不必法外施恩輕言刑措而仁心仁政即在是焉一刑具宜較也鞭朴之刑桎梏之具上古所用足可懲奸乃有深文酷吏造為訊囚虐法應得之罪尚猶未定而非分之責已自不堪朝廷之設法有常而法官之用法不可知也法官之用法無常隸卒之責法尤不可知也今之刑具視古為輕決責者惟笞杖鞫訊者惟夾棍法既畫一豈致重創然笞杖一也官為政則大小長短不同吏為政則輕重生死各異夾棍一也官為政則長短粗瘦不同吏為政則鬆緊緩急各異且竹木有新舊體質有燥濕以及枷號有重輕鎖鐐有寬嚴設在官一任喜怒在吏一憑貨賄小民皮肉何以自全自非良吏留心苟定程式能保生者不抱恨圜中死

者不含冤地下耶一治獄宜速也重案拘提動連百人質訊供詞累淹旬月詳解者既自下而上駁勘者復自上而下役皂需索供用支吾途解艱難徙犴沉抑祁寒大暑告者何人蕩産破家不縱其費此在重犯固無所辭而無辜枝連繫滯事內亦且囊三木嬰金鋃因之廢業離家甚至數年不釋人孰無情誰能堪此凡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放免者即行放免應保釋者即行保釋苟非首從之犯當具親詞凡屬干連之人悉從散遣無辜免一日之繫小民享一日之安即有質証宜提亦可錄供送部各歸本業囹圄漸

虞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禮曰乃慈獄刑無留有罪所為法內之仁者此也二獄囚宜恤也唐制獄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宋太祖以暑氣方盛詔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給飲食病給醫藥小罪末發即時決遣軫恤若是造福何窮夫在極惡之人誠宜令其少嘗此苦俾知大典之不可干而輕犯者流事非重大偶遭此厄雖悔何追獄吏肆其鞭箠禁役苛于狼虎衣食不給寒暑交侵妻孥之見何期俯仰之資無策兼以地氣所感不比尋常或湫隘卑濕或積垢不除疫癘易攖剝痍誰惜淒風泣雨衆對慘然使讞獄君子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能不為惻然憂而瞿然警也耶一質訊宜明也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奸貞猛弱候在視息論罪名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周禮五聲之聽詞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則形無所遁形無所遁則罪有所歸故揉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枉稱輕重于毫銖考輩類于參伍王者立五刑所以質[illegible]而遏小人也事發則案成情真則罪當殉私則刑及受贓則吏誅呂刑五過之司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法無可貶也法不貶而刑不遁誣者服而誑者窮折獄片言率是道耳一定案宜詳也治吏權之所在刑罰人之所畏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就之治吏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假鍊而周內之蓋公當之成獄淑問如皐陶者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彼其深刻豈憎人哉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遂不惜以功名易民命矣故熱審有減等之例重案有三覆之奏內有九卿三法司會議外有臬臣各上臺駁審在上不患其不慎而在下不必其盡慎在官不患其不公在吏不必其盡公失出失入故出故入寬每失于不覺事多悔于難追供審之時能不慎重總之刑其不較則必苛治獄不速則必淹獄囚不恤則必因質訊不明則必濫定案不詳則必冤夫滿堂飲酒一人嚮隅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于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悽愴于心誠恐傷天地之和也所以刑罰之威不敢逞于上而德澤之流仍得徧于下至于緣坐恩之及為赦宥之條古雖有之然而赦者先

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爲人之仇讎法爲人之父母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熾是以刑者藥石之治病而赦者奔馬之委轡也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重輕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于是赦遂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狡獪之黨皆知赦之不久而益以橫行怨毒之家冀其憤之一雪而反爲寬宥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仇不得討失主覩物不可取紀莫亂焉法莫壞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是故春秋肆大眚胡氏刺其壞法太宗縱大辟歐陽謂之求名吳漢將沒而丁寧孔明治蜀而不用赦之無益于治道而有損也前賢論之詳矣然而自古在昔按以常典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異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闢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雞竿高揭驛馬星流蕩垢滌瑕與民更始豈非一時美事然而賢君赦希而實後世赦數而文必不得已如熱審減等可也更不得已既赦之後將援赦豁免罪人詳記檔案赦後再犯加倍罪之可也不然治世固有大體先王所爲欽恤者豈在此區區小惠間哉

獄訟

折獄者以息獄爲美聽訟者以無訟爲期夫獄不能以遽息但折獄不枉卽與無獄同訟不能以遽無但聽訟無冤卽與無訟同夫天下雖大一理而已事故雖多一情而已以理定理雖拙亦智以情度情雖昧必明務在精明以設法忠厚以存心公平以決斷一切獄訟之至何殊衡稱之平以人命言之人命有眞有假假者自縊投河自刎眞者謀殺故殺劫殺鬬毆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七殺中惟謀故鬬毆抵命自縊等類惟威逼致死議刑至于誣告陷人移屍圖賴又流俗最刁之習小民無辜之災也大抵控告人命假者居多十紙人命狀詞究無一紙是寔鞫時虛寔易辨告時虛寔難分或未死而冒爲已死或病死而冒

爲枉死或非親而冒認爲親或別縣而冒作本縣或
遠年而冒爲近年甚至無其事又無其人控告紛紛
無從究詰所以然者類因狀格尋常易于瞞天造謊
務必別頒新式刊定柱語開明被殺情節即令告者
自塡詞後約留數行編署要欵于上一曰兇犯二曰
兇器三曰傷痕四曰處所五曰時日六曰干證六項
內有一項不塡定係虛誣即詞稍遠亦屬舊事又
或相驗之時項欵一有不對先懲誣告之罪後審致
命之由如此則虛者不敢告告者必不虛而假命之
弊息矣假命狀詞既息則眞命審驗宜詳未死者立

限保辜已死者登場親相不委衙官不延時日固矣
而屍身全在初驗初驗全在比對傷痕帶同仵作行
人核明洗寃等錄務令年貌與身屍合兇仗與傷痕
合傷痕與狀詞合傷痕多者以致命爲主下手多者
以重傷爲主速提兇器急取口供衆証明白典償可
懲然而相驗片時弊端百出人命是假不難假處爲
眞人命是眞不難眞中作假苦主居爲奇貨不無張
大之詞兇徒百計求生豈惜金錢之費况仵作無不
受錢之手干証非不可賄之人或增減分寸或亂報
青紅或指發變爲眞傷或掩眞傷爲發變官府既嫌

凶穢不肯偏覗身屍但爲執筆塡單遂致重輕任口
初案一定後變爲難即經批駁易官更仵而瘠責屍
格約與當同一場如是場場如是本邑仵作如是縱
乎他處仵作亦如是定而復駁驗而復檢是死者生
前既以挺刃喪命死後又以蒸煮裂屍其始欲求問
官疑辟一覗而不可得其既欲求本屍全骸歸土而
又不能若使事確抵償猶或瞑目萬一不果枉受刦
磨役臺有靈其能無憾于九京耶故遇人命重情最
宜詳愼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又不如
細審夠有無憑疑獄其可造次成之也哉以盜案言

之盜一也而有强有竊得財一也而有搶有刦搶刦
一也而又分白晝夜間同夥中又分得財不得財拿
獲時又分拒捕不拒捕至于窩主造意殺傷人命姦
淫婦女情尤可惡罪尤獨重盜賊踪跡極爲詭秘求
得其寔事非一端一踏勘爲先地方失事有在村莊
有在道路有在禁城近例無論强竊必須親臨勘視
蓋必明火執仗之跡確鳴鑼叫賊之跡眞來去之路
明瞭佑之供合情由在目歷歷如覩則追捕有據一
緝獲爲要捕役賊盜聲氣素通失事情踪彼皆預悉
責其立限緝捕原有成竹在胸特患使之不善鮮克

成功未獲則隨緝已獲則勒令究扳綫索威權盡出其手蓋必責成獨專賞罰必信而眞盜可得一供審實詳拿獲在于捕役口供出于賊盜捕役或拿他盜抵塡或擒掏摸塞責則不難以別案混此案盜賊或供仇恨平人或扳殷寔良儒則不難以眞盜寃假盜故于賊盜之口當抑之使閉無導之使開于獲到之犯當以叉害一民爲憂勿以叉得一盜爲喜且未審時宜禁捕役私拷臨鞫時宜令逐名隔訊聽審時勿令原差上堂則盜供可確矣一起贓貴速同夥以衆供爲憑眞盜以眞贓爲據而贓有現在有花費有藏匿有抵換有寄買有寄藏並宜隨供隨起隨起隨給然而捕役抽換有弊失主以非所失之贓不敢冒認賊盜知入捕役之手又不敢明言則賊乃眞賊贓無眞贓而結案無期矣抑起獲騷擾有弊人家典舖之貿易非盡知情之人而捕役搜取之橫行類多嚇詐之累則刼財者盜起贓者更甚于盜而被害無窮矣爲法吏者窮其弊核其情而又自愼于詳盜之發罰力行夫弭盜之良規則于盜案思過半矣以姦情言之嫌疑遠則褻狎不生禮義興則淫風自戢富貴之家以放逸而生邪慾貧賤之室以飢寒而喪廉恥竟

悍匈恃勢強櫻濟多忘名分于是有情投意合者爲和姦計賺昏勾者爲刁姦強暴逼污者爲強姦強姦眞僞最難辨別不比和刁情眞易見有其初原屬和姦迨爭發變羞因羞成恨而以強告者有因爭寵失好由愛生妬由妬生怨而以強告者有親夫原屬賣姦因姦夫或財盡力窮不能飽其溪壑故告強姦以爲割絶計者又有本人原屬無姦因親夫欲報仇雪怨不能保其必勝故以妻子爲苦肉計者種種虛誑殆難枚舉即云賊救時聲聞于外有隣佑耳目可憑捉姦時情廹于中有奪獲衣帽可據然隣佑止聞聲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雖云合體奚難以竊爲攫則和刁不能定非刀斧恐嚇有不能掙脫之情非繩索綑縛有損傷膚體之形情勢慌張有毀裂衣服之屬則強姦又不能定將以爲眞而坐者是長僞也且無以服被告之心將以爲假而縱之是誨淫也又無以全貞婦之節況犯姦一也而犯姦之人有凡人親屬良賤官吏不等捉姦一也而捉姦之人有本夫服屬同居應捕不同君子于此當按律定擬以正風俗原情察隱以別矜疑且刑以禁之先教以化之男女有別婚姻以時淸其原正其本也禁三姑六婆不許出

入人家禁年少婦女不得燒香遊玩禁青樓娼館必嚴行驅逐防其漸杜其微也夫如是桑間濮上之習庶不復見乎以訪犯言之地方豪棍盤据衙門上司風聞輒行拿訪然爲地方除害反足爲害爲地方去蠹反以滋蠹則以老姦巨猾力大黨多其平日池倚權造事好惡逞其胸臆生殺出之囊中其被訪也嚇詐株扳以姦蠹吏爲爪牙以温飽家爲魚肉以囹圄爲穽阱以賍贖爲生涯故積年勢豪交通上下陷害良民羅織官府名爲造訪省郡地方奸棍歛家糾連各屬主謀發縱名爲窩訪其間貪緣賄縱删抹姓名

則名爲賣訪受人囑托硬砌無辜則名爲做訪故令奸黨四出招搖而有力潛行買脫復又裝害他人又名爲換訪列此人之欵慎局外之賍以待質審當前翻列別人身上又名爲借訪賍既未必皆真復捏無干佐証或稱過付助惡致使拖累衙門又名爲乾訪訪之名旣多訪之禍最烈至訪犯身罹憲網各衙吏通同打點捏生替死捏影捕風故爲熱鬧一番仍得安然事外間有惡貫滿盈上官坐名取欵而吏役報知本犯簽令自開欵單明中正契之產妄填白佔封簽中表至戚之親捏作寃仇對証逆上官研審方不

勝切齒而群佐譁然毫無的據遂令賍山一座化作雪水一杯執法者無處下針玩法者終成漏網及至風波一過心膽愈豪所謂訪拿一番加勅一道其爲禍害可勝言哉是在觀風御史各省刑臺訪聞密而確拿獲速而真懲治猛而烈則地方受惠無窮善良可保無虞矣凡此四者獄訟大端至于逃人有烟戶可查田土有文契可據婚姻有媒妁聘定爲信家產有尊卑嫡庶爲分債負有劵約執照爲案均宜隨地立法因時制宜推之以情而情可通準之以理而理不背則人情雖險風俗雖媮而精明則不敢欺忠厚則不忍負公平則不可撓政簡風醇挽今從古泮水頌獻因之美甘棠歌聽訟之人獄自息而訟自無其在斯乎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三終

勾吳 楊潮觀 纂　弟 鴻觀 較

治河

欲施治河疏鑿之功先知河有自然之性性不順則功不可成功不可成而欲强勉以制之于是堤防偶立于目前冲潰即繼于事後而其勢終不能以相敵夫自古迄今所決之道非一方所修之功非一日所築開鑿疏濬之計亦非一人然而塞于南則注于北束于彼則又注于此議築之功未竣奔塌之勢已乘工程累年役徒千萬內帑所發動以萬計滔滔乎竟

視黃河爲中原之決癰潰疽咸束手而無可措是豈河誠有必不可治者哉無他苟且之計不可爲而本性之宜不可失也河源發于星宿海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禹導河所自始也由是歷龍門抵華陰爲潼河下砥柱及盟津過洛汭至大伾爲篆河過降水至大陸九河分流逆河入海爲兗河因其自然之勢以爲利導之功禹之明德遠矣自禹而後水波不起無河患者幾八百年蓋自殷都五遷河患始多自周徙砱礫故道遂失三代以來兩漢爲甚其閒論則文帝時酸棗之決也其尤劇則武帝時瓠子之決也逮乎築宣防二渠則復禹故道矣後又疏屯氏諸河則復播爲八矣自是患息凡八十年至成帝時屯氏遂塞于是決館陶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然其時皆東北青冀之境以入于海者也嗣後以迄宋初數代並鮮河患仁宗至和閒始決于大名神宗熙寧初始決于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梁山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是時淮始通河然猶未盡合流也金時決入渦河下合淮水元時決于濟寧遂沿運河洪武時原武之黑洋一決河始全入于淮而故道塞故永

樂亦嘗復之正統時張秋之沙灣一決河始全徙于南而會通淤故景泰亦嘗塞之然弘治金龍口一決而復衝張秋正德飛雲橋一決而復衝運河嘉靖決野雞岡萬曆決黃堌口崇禎決開封城大抵淮不受河則淮溢河不引濟則漕竭既遷徙之不定亦衝決之時聞是故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丘瓊山論之詳矣然惟其決之也易則其治之也難惟其決之也無定形則其治之也無定法大約治河之策總不出乎賈讓之言其言徙民居于

冀州放河使北入海上策也穿漕渠于冀州使民得以溉田中策也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遇其害則爲下策矣後世所爲者非皆其下策乎至其所以治之之法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疏濬之別又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紆者鑿之以爲直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河身者狹難受水以計闢之廣難爲岸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刱築修築補築有剌水堤截河堤縷水堤有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

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口視中流又難北岸視南岸又難凡有事于河莫不兼用其術然而不可不量者時也不可不擇者地也不可不審者勢也不可不順者性也昔之議河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河停漕淤雖有傍決將安所用謂決不必塞可乎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河狹[illegible]堤甚近則廹逼難

容遠則容蓄寬廣謂遙不如縷可乎又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通豈幾故道之萬一謂別鑿海口可乎又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惟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營堰工可乎他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渔以灌溉余闕欲于平原多爲之委丘濬欲于下流條爲數河籍籍紛紛盈廷載道揔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恭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

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惟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堤防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隄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堤濬楊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夫如是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并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蓋借水刷沙之效有明潘季馴已較然驗之矣若謂水馴于分洩于合恐其合而汎則堤壞既遙而旁溢可恣是寓分于

合矣若謂何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
水合而河自深是藉濬于築矣若謂何不使黃淮分
背而乃使河淮合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闢河身
不決而自深得淮羽翼而益深是用淮于河矣如其
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若正河不塞支河亦不能常開
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是以他水利于分而河必不可
分他水利于緩而河必不可緩他水利于迂而河必
不可迂夫黃河濁水也以斗計之沙居其六水居其
四若至伏秋沙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
非極汎溜必至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

停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
下必于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
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
矣及遇大雨時至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
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
成河道無足怪也故善爲計者惟未決則遠其堤岸
使水有所游衍既決則疏其下流使水有所歸向如
是而已矣至其修治之不可緩而險要之不可弛者
如雲梯關淮黃入海之咽喉也高家堰淮揚一帶之
門戶也清河口淮黃交會之所也臨淸閘閘衛交會

之處也馬廠橫堤所以遏黃淮之洩出也歸仁集堤
所以遏睢湖而入黃也思患豫防因時制宜事在人
爲耳而人爲亦有數端如築隄有法也取土宜遠切
忌挖取堤式宜坡切忌陡峻挑河有法也河面宜濶
須防岸坍河底宜深須如鍋子如築順水埧專爲迎
溜之處也上水廂邊埽宜出下水廂邊埽宜退如造
減水埧必于卑窪之處也鴈翅宜坡長之形跌水迎
水有長短之式如建石閘以節來水也必擇堅實地
基建涵洞以洩積水也必須明設石閘如密栽臥柳
長柳以護堤則可以捍禦風波又可以供資埽料如

多栽蘆葦茭草以護堤則雖有風不能鼓浪即雨淋
不能刷泥凡此皆治河者所諄諄焉而慮之者也由
是官守則有舖夫民守則有鄉夫晝防則令捲埽聽
用夜防則立牌面分查風防則綑龍尾附堤雨防則
遣人夫巡視又有所爲閘禁一救此閘即閉彼閘單
日放進雙日放出滿瀦方放放後即閉是也又有所
爲盜決或有坡水稍積決而洩之或又地土磽薄決
而淤之或有仇家相傾決而灌之或有隣隄相伺決
而壞之是也緊此數者均屬要圖而大智之人行所
無事河勢好直疎之使直則水勢暢河性本急順之

使急則水性諳故曰欲尤治河疏鑿之功先知河有自然之性

水利

因民之利而利民者善利民者也順水之性而治水者善治水者也水利之說三代未聞焉蓋古者井田之行方里為井井間為溝方十里為成成間為洫方百里為同同間為澮由是遂以達于溝溝以達于洫洫以達于澮澮以達于川川以達于海則夫一同之間而損者半之地以為溝洫之制捐賦役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

如神禹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野匠人為溝洫稻人掌下地所為行所無事不言利而利無窮者乎嗣後孫叔敖起芍陂公孫僑脩封洫楚為掩規偃豬蓋猶不失其道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洫隳之以壞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溉之功非惟農民賴之抑亦為國家萬世無窮之益矣魏史起引漳水而鄴郡大治秦鄭國開涇渠而關中沃野文翁穿湔口而蜀郡富饒李冰鑿二河而灌陸海洛京引汾水于蒲坂白公穿涇渠于谷口兒寬作大渠下六輔鄭當時通渭渠于長安莊熊鑿龍首于馮翊召信臣造鉗盧于南陽桑弘羊復輸黃于內郡馬臻築鏡湖于會稽杜預決陂塘于荊兗張闓立曲河于丹陽劉義欣治芍陂于壽春裴延儁發沈渠于燕郡李襲譽引雷塘于淮海長孫祥決白渠于雍州孟簡開孟瀆于延陵仲淹築海堤于通泰許景山修蕭何故堰趙尚寬修信臣舊渠前人成功俱有可驗開一渠有一渠之利築一堤有一堤之利為救時之策亦經久之謀雖其間興大利者未必無小害而因地勢計天時修人事豈皆計成于自便而害生于興事者哉所為計天時者天時有盈涸

而為之節宣則開濬宜先于秋冬而修築宜趁于春夏也所為因地勢者地勢有高卑而為之利導則開濬宜施于亢壤而修築宜急于卑窪也所為修人事者人事有勤惰而為之章程則開濬宜合于公私而修築宜均于貧富也蓋言水利者所以使國家享膏腴之慶小民賴車庳之益者其術雖多不過一宣一洩而已矣顧西北皆曠土常患水之少東南皆澤國常患水之多抑西北亦非水少而溉田之水少南東亦非水多而壞田之水多何則西北之水易洩而難蓄東南之水易蓄而難洩易洩者一去而不留故旱

則赤地千里而土不得不曠𠀤若者一溢而四出故潦則洪波萬頃而田不得不湮此所以議屯田者多在西北而議水利者多在東南也夫天下之財賦莫重于兩江而兩江之財賦莫急于水利顧以淮揚言之其形勢南襟大江北帶黃河西仰淮流東俯滄海其間延袤千有餘里射陽諸湖滙集其地運河如線橫直其中西則恃翟壩一帶諸水閘以爲之障使淮出清口會黃入海而淮揚得以寧居東則恃危堤以外諸海口以爲之洩使高寶諸邑分水入海而七邑得以寧稻南則送稻白塔芒河分兩水歸泓江北則

或由廟灣逆流而上或由天妃石礎順流而下或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支河不一脉絡相通至于高家堰二郡之保障也串場河又二郡之關鍵也今于此二者已大興工作挑濬得宜獨是山陽之洪澤水勢漫高江都之五塘久淤故址苟沿途相度分濬支流修治河身復諸舊閘則水旱無憂田禾不病而江以北之水利興矣以鎮言之孟河之水不便則丹徒必淤練湖之牐不修則丹陽必病溉村第港之水不治則金壇必塞安得有如許元蔡沈者而復修其遺利也乎以蘇松常言之則三郡之安堵也惟賴震

澤[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也惟賴三江爲貢所爲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說震澤納百川以注江三江洩湖水以入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是以震蕩者平定而無霪潦之患民物乂寧財賦充盈寔由于此三江者合于龐山湖者曰淞江出于白蜆湖者曰東江訛爲劉家港者曰婁江今則東江已塞爲土吳淞又失其歸三江僅存其一而以全吳東注之水獨歸于婁江此婁江所以爲咽喉要地也他如在蘇州則爲常熟之白茆崑山之夗浦在松江則爲華亭之滬瀆上海之黃浦在常州則爲宜興之百瀆武進之魏村苟非疏濬河

港以資灌溉建修閘座以時啟閉則雖禾黍之鄉未必不爲魚鱉之區爾昔楚相力開申浦以溉民田李禹[illegible]中截太湖以堤止水至夏忠靖掣三泖以泄吳[illegible]開支蕩墾湖沙以成田畝其于當時大有裨益然[illegible]而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難底定[illegible][illegible]乃者劉河白茆並行開濬此湖海二區之脉絡江浙六郡之要津雖在康熙年間劉河已經張裕所開白茆已經慕天顏所濬而爲時漸久湮廢有年今復動用帑金勒工告竣盡除淤塞以杜泛濫之虞廣畜水泉以收蓄洩之益誠一勞永逸之宏圖而萬

世長流之大澤也若夫江寧則佘家堰東通太湖西入長江溱淮河出自溧水流入方山若崩塌因時整理本身遂次疏通則江以南之水利亦興矣大抵江北之地淮黃交會其勢迅迅者慮其衝三吳之地古曰平江土性柔柔者慮其泛慮其衝者閘之不可不廣遏之不可不直慮其泛者築之不可不堅刷之不可不深古人所謂濬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也至其開疏瀹之法闢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下遙遠不如取近開新者分支河也分支河則所經之地必壞民產所動之土必非熟地劉辰所以止修減水閘而惟築通水閘者此也築高者起大堤也起大堤則水雨之積潦不下淵防岸之土久必漸淋元凱所以慮陂堰之日增而憂良田之被害者此也遙遠者避險工也避險工則其途稍迂爲費必廣其工旣大所毀必多林鶩所以不從七里港開瀆而從廿露壩興工者此也然則循舊雖塞淤而易通就下雖堙沒而易達取近雖深廣而易成此固將以利民耳而豈所以厲民哉雖然地有其利而人有其弊其間固有不可勝言者豪強久占官地必多方阻撓一弊也吏胥一奉行文必借端科派一弊也動作多用夫役或侵廢

田功一弊也內帑支費錢糧或有開乾沒一弊也有司給發工銀或公行扣剋一弊也河臣怠緩稽查或縱草苟成一弊也使不爲之深計爲民與河有同竭耳是以水利之所關當責成于守令而年時之豐歉即爲縣官之考成凡可以爲旱潦之備者各舉而治之聞昔之賢令其立法也準田起夫計工給食督夫以圩長則朝夕同事而無呼集之勞給食以田主則租稅相關而無抑勒之弊是以民皆勸功水無失道旱則引江湖之水以盈溝洫澇則洩溝洫之水以注江湖爲利無窮所宜遵也若夫役之遠且大者分段與工隣方協助是又非其任焉奈何有好事者鑿空尋訪不問便宜而思自以爲功豈蘇軾所謂朝廷本無事何苦而爲之者哉

營屯

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天下無不可耕之土亦無不能耕之人惟有土而曠之有人而游之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于是乎有偏勞之患有待哺之患有挽輸漕運之患一人耕之衆人聚而食之一方耕之隣方仰而食之食之終不能給以致呼癸呼庚無足怪也是以足國用省轉輸闢荒蕪歸游惰莫

善于營屯蚤自晁錯請募民耕塞下而屯田之說始起武帝置校尉屯墩煌而屯田之法始行自是而後若鄭吉田渠犂以破車師營平田金城以困先零魏棗祗屯田于許下蜀孔明屯田于渭濱鄧艾屯兩淮歲完五百萬斛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唐因李絳之請命韓重華墾于代北宋因黃懋之請命何承矩墾于河北元虞集以京東瀕海欲築堤捍水爲田脫脫以京畿近水因召募南人耕種明祖用宋訥之策立法分屯幷栽樹木文皇用黃福之策官爲市器永不起科其法大約于衛所有閒曠之土分軍人于

屯堡之間七分守城三分耕種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彼三代寓兵于農之意其猶有存焉者乎如其因地制宜隨時立法能足兵以足食足食以足民兵屯可也民屯亦可也屯于邊可也屯于腹亦可也復舊屯可也開新屯亦可也兵屯有以兵恥爲農爲不便者不知將帥能以身先之莫敢不勤矣有以兵民雜處爲未安者不知軍吏能以法調之莫敢生心矣民屯有以官給資粮爲耗費者不知俟秋成計直還官則不妨市牛鑄器而與之矣有以召號游民多難戢者不知令官生挾貲募

民則不妨分區立長而治之矣屯于邊則先無擾田之害乃可收耕田之利雖今者邊鄙不聳而備豫不虞必如古人乘邊塞列烽烟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壁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抄如是則邊屯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于畎畝之中矣屯于內則先辨高下之宜乃可施耕鑿之用雖今者沃土固多而棄地非鮮必如古人闢草萊披荆棘而且截海濱之鹹水以爲田引湖蕩之蓄水以爲溉導川瀆之流水以爲滋地高可因其

性土寒可別其宜共勸成功以爲永業如此則納耗之人自盡其力而無力之所不能爲各變其利而趨利之所不能已庶得以立成夫禾黍之鄉矣至于舊屯則爲時既久奸弊轉多或占種于官舍或侵奪爲莊田或展轉盜賣而屢失其主或互相欺隱而併失其田飛詭影射賠累無窮惟徵本折以定額據完欠以查柔廢畝而行清丈之法立限而嚴出首之條則舊屯可無欺矣至于新屯則始謀方集徑竇必深或墾多報少或墾肥報瘠或墾荒之費浮于買價致民畏縮而不前或官府有私故稱虛增以圖成功而議

欺浸漁隱漸侵胥相沿惟監臨勸課盡其勞紳於富戶為之倡聽民自墾自報而胥吏不得阻撓令民隨墾隨報而田畝不敢掩藏則新屯可無弊矣總之時地不同利弊雜出不患無可屯之地而患無善屯之法不患無善屯之法而患無司屯之人今者以墾荒為要務定升科之例下田三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而又恐事之未易治也特設御史以董之徧諭州縣以奬之兵法曰屯田一石可當輸二十石上以省供給之煩費下以滋富裕之淵源況當此無事之時而收此自然之利給此無窮之藏而永為世業之安百穀豐成烟火相望于以為久安長治之基在此舉也奉行者可不慎諸

古今治平彙要卷十四終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一）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謀忠貞堂刻本

張爾公先生評定
余少原先生編次

古方略

書林張詒謀梓

古方略序

予屏居山中數蒿目
天下事念遠邇震虩
靡寧歲頼

天子宵旰勤治思得方
召頗牧任之意良至
亡何士空言罕尺寸
效識者閔焉予繇是

歎古人思患豫防深
且遠非恃其長治治
于未亂而已嗟乎今
天下何如哉何如哉

一日爾公張子繇
陪京以書來詒予古方
略葢前冢宰少原余
公貳樞時所定著者

爾公之言曰方略非
專言兵而深于兵
王事維棘士不皆趙括
房琯用佐安攘效可

蹻足待願序而傳之
予時周覽其書凡古
征守諏謀罰賞之屬
文儒循吏大將經權

緩急之宜歷然足觀
變史氏編年區分條
貫以適用爲準諸去
取是非斤斤內中國

外夷狄進君子退小
人出入春秋大義凜
乎不苟者竊嘆曰始
治于未亂之道也抑

亦可以已亂爾公言
豈誣也哉昔蘇洵謂
古人已往之迹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

不可而曾南豐言書
之事乃已試者師已
試而措諸治視時人
自用孰得孰失誠哉

是言往予奉
簡書入朝鮮閒輯古錢
穀屯馬茶鹽漕榷有
成效者如干卷欲師

其意行之古方略寓
諸兵而治天下之道
具在皆已試而易曉
者也其足補予鄉者

闕漏明甚然私惟公

貳樞時

國家承平乆當事方回

隱觀望公顧蚤夜大

息痛武備寢弛擬繕

寫是書入

告所謂思患豫防者非

邪遹者溢蠭起泰豫

楚蜀患特熾黠虜叛

卒交蹂躪齊魯間藉

當時文武將吏幸如

公淵識蚤見覃思方

略俾權計中積忠敢

外奮一旦有急摧陷

廓清宜還至立效惡

在倉卒乃求坐失勝

筭哉可嘆也已郴公
起家予鄉永新予從
里中悉公治實堅明
約束頗合古兵法又

竊觀公所著王安石
論謂安石崇信章室
蔡卒禍宋及論華夷
大防則又歷舉漢魏

唐宋吐蕃回紇劉淵
鮮卑女直蒙古之亂
歸罪漢永平八年遣
蔡愔迎天竺爲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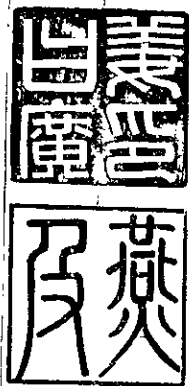
華之始而重以士大
夫衣冠左袵爲戒公
生平持論如此它立
朝盡瘁槩見諸古方略

一書本末詳爾公序
例予故略嗟乎後世
讀公是書當推原其
志䀌乎治天下之道

惟古是師匪豫弗立
無徒以空言忽之哉
崇禎巳卯仲春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前詹事
掌翰林院事
經筵
日講官國子監祭酒左

春坊左庶子掌坊事
起居注知
制誥奉
旨首起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編修充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
奏出
使朝鮮兼閲視海外兵
馬屯田錢糧等務
欽賜麒麟服色
新建姜日廣序

姜序畢

序

今年夏張子爾公游新安秋返白門會虜寇內訌與予論古攻守法甚具爾公喟然曰

王事益多難哉士不讀史識古今成敗而能制變禦亂未之前聞予語爾公曰嗟乎史學廢久矣以故士鮮適用乃者取諸兵家言觀之文繁事寡與史弗合而史紀載襍出尤易誤非不習其讀之患患誤讀史耳

爾公乃出新安少原
余公古方略示予曰
是書也得之余子大
徵類兵家言蓋折衷

史事者治天下有餘
惜乎世方尚文辭知
者鮮耳既而曰讀史
不愼去取信有如所

云爲史謨者它亾具
論李漢超等備河東
西羌得恣用關市租
賦世輒謂此備邊要

略罔復討私金帛開
邊釁者范昆等治盜
誅殺二千石以下甚
衆一郡多至萬餘人

世輒謂此禦盜要略罔復計上下交匿以文避法者嗟乎讀史罕所折衷其誤益如

此尤誤者史以爲戒世往往踵其弊不悟陳勝吳廣失戍期畏誅故叛而或且謂法

責必仙芝黃巢攻州郡民困重斂者爭歸之而或且謂斂毋綏蔡京用李憲故事令

童貫監洮西軍金禍此始而或且謂援湟州有功繇此觀之士不善讀史誤天下可

勝道哉古方略不然
予繇是退而巡覽其
書始征卒間詮評昭
整凡爾公與予所嘆

紀載之襍與夫讀史
之誤嚴加是正而諸
所區列皆古智勇忠
義類足以制變禦亂

則竊歎公意深遠哉
史學其復興乎居久
之爾公復過予曰古
方略將鏤版行世當

必有知者願序其志
予慨然曰公是書必
傳遑予闒少原公忠
貞端恪寢食關閫濂

洛間以天下已任閱
邊滅奴防勦諸奏狀
鑿鑿可行意公得史
學爲深比讀古方略

益信況
今天子思致理平虜賊
日益訌蔑有一人亢
扞

國難者豈盡苟且冒聡
顧利哉繇智弗素蓄
臨事失機宜耳公之
爲是書智識機宜胥

是焉出士大夫儻服
膺無斁神而明之惡
在治虜盜卒無術哉
抑爾公爲予言公出

處特詳蓋致之公里族故老言匪阿予恨不及見公慶其人當後先忠肅文成在史氏記籍獨是書章宗來茲也哉要之公梗概見諸此而爾公與公之聞孫大徵中台

能俾公是書必傳咸有功于史學者也因次第其說而書諸首

崇禎庚辰仲秋朔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前應天府府丞南京尚寶司卿吏部文選考功

重定古方略序

將與相事異而道同理學政事與治兵表裏道存乎史而已古者出師受成於學反以訊馘告漢諸將往往入相唐初大臣入則三公出則專閫類

多所建就豈時勢使
然其道一也世顧謂
武創業文守成安汪
意相危汪意將何哉

夫貪詐雜進為偏裨
言耳將不聞道雖韓
彭有時而為亂孔明
嫺將略乎居寡欲思

過諸馭下制敵行師
之瀍率本仁義後世
稱王佐岳武穆論兵
仁智信勇嚴闕一不

可每調軍食蹙額曰
東南民力竭矣推斯
志也可以相藉為將
者沾沾攻戰取勝剛

果躁戾不還踵且敗惡能持危創業勝厥任哉或曰兼將相如古山甫孔明指不數

屈安得盡若人任之予曰國家分任將相可也宜愼考相相得人必能經營中外簡

賢將而責成功昔李林甫以三道勁兵假安祿山唐祚幾搖王縉魚朝恩朋比尸位

虜至蓄縮退蔡京用童貫策圖遼得七空城而金禍隨之亡宋相不學故不諳史事

不諳史事故不習兵不習兵故以國僥倖至于亡嗟乎天下焉有賢將相不聞道者哉新安少原余公世稱以理學政事治兵者也公始釋褐令予鄉永新撥劇整亂出

入古兵法迨貳樞虞虜患日熾將相大臣失人官事少闗叅較前史舊迹取其合道足裨時者部分第次成古方略忠讜碩慮具古將相之用竊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

辯也亟是正而版行之今天下棘且殆顧二三大臣反復是書潑晰古今文武將相

合一之理推求漢唐宋任將相之幾復師古賢將良相治心養氣講學明理措諸政

事之間雖李林甫王縉蔡京童貫復出末由竊兵柄以危宗社方略之爲功不亦大

乎而或者謂方略罕它畫徒蒐綴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于兵予故按古方略本

末發凡舉例使後世睹所自因爲之序以明弭盜息民治天下之道求諸史而裕在

得其意變化之耳孰謂將與相有異道乎哉

崇禎巳卯仲春月朔六日穀旦

後學張自烈序

張序畢

南冢宰少原余公傳

賜進士出身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山陰劉宗周撰

公諱懋衡字持國徽州府婺源縣人登萬曆壬辰進士第筮仕永新令其政一本德教潔己愛民咨訪利病輒為興革復學宮創明新書院與鄒比部元標王太常時槐鄒侍御德泳講學其中邑人化之相戒不敢為非初江右未行官解法公至力請通行以紓民困歲旱步禱三十里雷從麗譙上起境內霑溉劉儀部元卿作霖應錄紀異為治永新

六載有聲徵拜御史

上方急治礦稅巨璫所遍天下公上言璫誅求無厭爪牙猶勢猘噬民并命滿壑上得其微利而下受其大害所在激變恐有土崩瓦解之憂宜下詔罪己亟罷之以安社稷忤

旨將逮杖適雷震得免復因天變陳六事其略曰天於人君猶父也子無一日不面省父母

皇上可一歲不躬祀天乎比來靜攝為嘗變與解馭薦圜燔柴雖特遣大臣恭代

皇上亦自拜大內而地非南郊難稱大報況天威凜烈尤當曲為祇承則郊祀宜親也聖學貴緝熙而備臣顧納誨其為益也薰陶漸漬而不自知今經筵久輟日講所進直解非無裨益然未及民瘼邊計吏治士風若創業之艱難守成之不易須待問難乃便發明則經筵宜御也大之卿貳督撫次之藩臬道府職掌不同兼署未易今懸缺經歲代庖踰年精神既難以周詳事務漸歸於壅滯將來事體收拾甚艱天工人代竊不如此則官僚宜補也

臺諫之設非以備官用廣耳目而開聰明即古建鼓懸鞀之意也今科道寥寥矣候補散館待選之臣不乏賢矣誠一朝布列言路令其以言事主彼激於大義之不容已而發於積誠之無所為自能持大體而略細故自能矢正直而依忠厚則科道宜授也天生賢才不易而聖世不錮人於終身往時建言被謫諸臣其中固有光明俊偉之輩或涵養未到議論過激今居下僚之久更佩主恩之深有從事學問而見道分明者有講求經濟而用世

偃綽者誠諭吏部採摭公論以其人之論列合其
人之生平隨才器而酌用之豈直礪世維風除有
禪助將國家收得人之效賢士無在野之歎感召
和氣恒必繇之則廢謫宜錄也民苦礦稅極矣四
海頻顚衣食無資姦徒亡命徧地攘攫商賈旣半
去其塗行旅又共怨於路老弱難存性命莫必若
復秋禾失稔勢必盜刼公行方今宰賽作孽於遼
陽五路跳梁於上路勦鎭已兆兵端北虜更釀釁
隙當撤回採摧之使𢘽隨撤置生事害人之尤者

盡籍之法籍其𧴩贓以充軍實旣洩神人之忿又
省帑藏之輸軍氣百倍行伍生色虐政之除何俟
終日則礦稅宜罷也疏奏不省尋視鹺長蘆一切
贓罰皆解部濟邊助學田贍貧生復周公廟祀是
年洊饑賑濟流離全活以萬計及代令有司籍餘
贓備水旱絕無所私超按陝西稅璫梁永播惡秦
隴八年矣公屢疏劾之密檄其黨永窘甚賄賂夫
以蠱進公瀕死夢神示方得解事聞
上乃撤永未幾并罷天下礦稅閣祀因原延綏兩鎭

邊務出定邊寧塞値胡兒數百兩來見公按轡徐
行皆大駭即望塵遙拜從營宵遁其威靈慴伏如
此旣竣條上安攘十事曰積錢糧脩險阨練兵馬
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酌撫賞定
經制累萬餘言詳其奏議中
上嘉納下司農司馬通行九邊其後以滇南未靖建
州又見告
特諭兵部申飭馮報滿不得代與馮侍御從吾講明
理學脩正學書院於關中旋因父喪免歸後數年

復以夙望召掌臺理外計監癸丑會闈葉政府向
高典試兼票擬公請勿令文書官入貢院以遠嫌
疑中使欲入簾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
擬
上問爲誰以余懋衡對
上曰是按陝西屢疏劾梁永者命收回文書繇是直
聲振朝廷天啓初虜氛孔熾蓮妖未平黔蜀間反
者數起泊廣寧失守公時爲少廷尉陳防守要務
以固薊鎭衛京師凡十二條原本於君臣惕厲弘

濟艱難以至選將練兵守隘遠諜編保甲劄外營
增城柵鑄甕械製火藥積磚石急搬運以備儲糈
發倉穀以平糶價防其大入備其深入堅壁清野
穿井引泉條分縷析咸當機宜朝廷倚以為安遂
授御史中丞協理京營戎政公日討軍實而訓之
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勸疏陳多事之日中外將
官宜久任不得躐轉以關倖門王總督象乾議撫
三衛藉其力以制東虜公以夷性難馴賞額難繼
議出創始謀貴萬全乃上疏曰自廣寧再失榆關

空虛一切戰守難倖辦督臣不得已而藉西虜之
防為我藩蔽各項撫賞議至百餘萬金恐難為繼
不可不為來歲慮也今巴蜀黔滇所在興三楚
西粵湖發應援齊魯有妖賊之難登萊嚴瀕海之
防則加派所入亦甚狹矣而他省水旱蝗蝻尚未
可必也且上谷雲中山右以及延陵甘固諸邊外
無非虜者皆以保塞為名糾衆要賞勢所必至無
以應之則干戈四起而不可收矣此又不可不深
慮也臣願督臣與諸虜夷約曰或夷或虜能復廣
寧則與若干不能則否能殺叛臣及斬首虜則與
若干不能則否二歲之內能以兵距奴使不敢窺
寧遠以西則與若干不能則否水無隄防則潰虜
無限制則逞雖在撥捺之中務盡操縱之術雖虜
之變態無常而我之修備不懈一年粗備二年大
備進則可戰退則可守乃不負
皇上託重之意副朝野望之殷也得如議行晉兵部
侍郎輯古人安攘方略冠以
二祖分征謀機備守律奇闢八部進之時董司馬漢

儒妙術詮籌樞政悉服裁於公制虜撲妖按黔靖
蜀公之力為多其陳東事遠近之防大略言山海
布置當令陸可以禦水可以襲近則扼險為固遠
則覘變出奇賊藉廣寧之城俾我不得東駐若墩
堠相望密伺之而漸逼之未見其不可東也賊用
制疑之術俾我不得併兵若聲勢相連直綴之而
横擣之未見其不為併也臣與樞輔議以王威孫
祖壽二總兵駐永平遵化固二路之守以尤世祿
王世欽二總兵駐寧前張犄角之勢以馬世龍聯

四部之呼吸參戰守之機宜又偵得虜穿空處以
夷官副總兵王世忠統兵三千居之覘虎酋而招
金白之裔洛總之離叛虜之交繫歸正之心寓進
取之計海上舟師因爲牽制亦備搗虛沈有容自
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
江九連城當先事而籌相機而發若彼空國出便
遏其巢使腹背受敵前後瞻顧就中必有窾隙可
乘也其時安酋糾奢而起都勻被圍公請發帑金
三十萬鼓三軍之氣令滇南鎮守總兵沐昌祚移

駐霑益州廣西總兵紀元憲移駐泗城州湖廣總
兵馬爌移駐偏橋以便進取壯聲援又因撫按告
亟覆疏曰黔事之再亟也總不外催兵湊餉二項
今言兵則舍催督三路之外更無別法須各令勒
限到黔逗遛者將領聽督臣提問仍嚴勅各省撫
臣督促星赴以解燃眉言餉則除留楚南兌糧及
新餉外不足尚多合請帑更無別法伏懇允臣三
十萬之請慨發戶部即令該部亟行近省將應解
錢糧如數兌完刻期解黔毋稽時日而喫緊尤在

通糧道有糧而不得達猶無糧也自鎮遠抵平越
爲里二百五十自平越抵會城爲里一百八十今
責令總理督欽領施溪兵二萬急剪何中蔚以去
龍里之梗防新添之遏爲會城之援責令總鎮張
彥芳招募銅兵及所部一萬往來偏與清平一帶
以防孫家墳重安等處惡苗之竊發而爲平越之
援然滇黔之氣脈宜通也責成總兵䕶鎮督泗城
等兵恢復安順約會將領許成名張鶴翀土官于
騰龍等相機定計堵截羅沙諸寇以通滇黔之路

蜀黔之聲息宜接也敕諭四川參政戴君恩速提
兵二萬恢復遵義屯駐于此兼防諸伏以扼水藺
之交若滇南霑益一帶乃黔接壤可聽安効良出
沒乎則整兵秣馬從間道出不意以撲効良以紓
師期鎮臣沐昌祚之責也至貴州採糧之說尤兵
家所戒採之於苗是堅其叛也採之於居民是甘
爲戎也古名將於卒取一笠而斬以徇者謂何願
督撫嚴戢將士毋蹈覆轍也臣又聞覘里土司楊
氏有舉人楊世芳者已列科目可就羈縻至蒙詔

添新隣司樂平等訶不盡助逆若能多方馭之以土夷攻土夷且懸厚賞以待必有應者是在督撫諸臣聯絡操縱結之以威信運之以機宜庶事克濟耳

上皆從之諸所題覆甚具若陳三大逆情形申飭營務懲募兵虛冒行鄉約保甲等疏咸邦政時務之大者提督巡捕郭欽爲璫魏忠賢姻親營陞都督同知公以無勞改王非法駁寢之又忠賢等乞敕諭將各監弟侄及客氏男各世襲錦衣衛官公以

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制遂封還兩敕隨疏言

皇上爲阿監保母創先朝未有之例上違

祖制下隳職掌目前何以酬軍功將來何以詒燕翼況忠賢等富貴已極受恩非輕當持盈戒滿遵守

祖制以報

皇上之高厚不宜得隴望蜀妄希非分以致

皇上之忿恚也忠賢等復遣人力求公屹然不動諸璫啣之居無何以陪推陞南京吏部尚書公以點陪非例恐人懷僥倖五疏力辭遂予告歸廷辭之章惓惓以無逸法天率

祖爲言一時臺省交章惜留明年鄒太常德泳請特召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進聖學而正士風乃起原官又引疾不赴而楊總憲璉劾魏璫大罪內有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借用爲逐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等語璫益嗛焉先是公官江右陝西時嘗建講壇與鄒馮稱老友南皋每謂公學術淵源一本紫陽家法少墟亦推爲

新安朱子復生及在都門復與諸公闢首善書院維當倥傯不廢性復至是御史張訥因毀首善請禁僞學言海內書院最盛有四東林江右徽州關中余懋衡馮從吾孫慎行鄒元標爲大頭目並宜處分遂俱削籍爲民仍追奪誥命一切書院皆拆毀變解助工婺故有紫陽書院三賢祠文公所建以祀周程先生者議亦在毀中公潛措償之得不毀崇禎改元魏璫旣伏誅有

詔給復官誥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南銓廷薦者無

慮月二年正月卒於家訃聞下部議郵大宗伯何
如龍等議曰余懋衡生紫陽道義之鄉有堯舜君
民之志治邑永新已見禔福一方矣及冠豸而筦
軍國之大計按百二之山河直令吏畏民懷蠻貊
歛手洎掌計典情面不徇國憲用彰兩佐棘寺而
廷稱平焉分寄戎政不畏彊禦裁抑倖封及命掌
留銓政賴統均南國而飄然一葉望似鴻遠矣當
世道茅靡士風淵倒之日而人倫增重晚節彌堅
其識力足冠一時傳述尤萃千古理學節槩遂可

淵紫陽遺範近實與鄒元標為伍吾伯仲間也得
旨賜祭葬有加禮公内行淳備幼篤至性一歲喪母
三歲問母所在遂號泣終日不食按奏聞父卒即
日奔歸不茹酒肉不入内閫者三年居繼母喪如
父喪繼母疾革執公手訣曰好大臣好孝子云公
之學以誠入以敬守以躬行實踐為自得以曲成
萬物為同仁登第四十年而山林講學之日居其
大半黨禁方厲著述自如考據今古極為精密啓
迪後學諄切不倦嘗訓學者曰人倫日用之嘗天

道性命之妙皆萃四書五經及周程張邵朱子之
撰述學者博而求之約而會之靜而觀之動而體
之凝神居敬窮理反躬久之超然有悟自知人之
所以同於物者何在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何在
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物知我之所以法天者何
事自不為流俗所移異端所惑矣其論性曰仁義
禮智總之是性然四者無形無方在默識其真耳
四者亦無墻壁遮隔是一性能仁義禮智又能時
仁時義時禮時智到此不可以言語形容矣或問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說也後儒有以無善無惡為
性體者此與告子何異乃孟子道性善豈無據而
標宗旨乎曰子不觀於易乎文言曰大哉乾乎剛
健中正純粹精也此言天道亦言聖道也其道同
是以自彊不息之學與天之行健同夫剛健中正
純粹精豈非善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道性善
則以生之理謂性也告子單了、質孟子專言義
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論任曰人在天地間不可
一膜自封須有兼濟人物贊助天地之念乃可以

言人所著有奏議古方略戎政要議荒政要言余氏鄉約文集詩歌語錄二百餘卷學者稱少原先生與吉水鄒西迪議崇祀

念臺劉氏曰自徽國以來新安稱理學區往往多賢者予猶見少原先生正色立朝難進易退令人望焉起敬及讀乾惕太和諸集絲關閩濂雒以濟鄒魯易簡精微後儒方斯蔑已乃其掌戎治兵功在社稷與新建頡頏又何偉哉從享大成

本朝攸重宜俟諸論定若公者庶無慚鉅典矣予嗚

雷學術經濟能世其家與予善乞言以傳爲錄大節著於篇俾論世聖門者採焉

賜進士出身總督浙直兼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illegible][illegible]門人張鳳翮撰

南冢宰少原余公傳畢

重定古方略緣起

明　袁州　張自烈　述

門人　余楷　較

古方略。冢宰余公輯古廟算閫政兵法。擬繕寫呈

御覽者。詳觀其書蓋根抵春秋左國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二十一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暨孫吳諸兵家言。或刊改漏失。或芟除複重。征謀機備守律奇閒。隨類編次。計若干卷。予偕家仲季余太微中台諸子。參括衆本。讐對舛訛。間附管

窺。頗益時用。非徒剏武經武編兵衡將鑑兵機纂武備志武侯全書關外春秋可同日語昔宮廟諸建武學聚古兵書令多士講習博知古今成敗范仲淹謂狄青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自是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兵法我

太祖與諸將論方略論之曰卿等非不能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繇是推之古方略蓋仰體

太祖勗厲諸將意。兼得宋名臣讀書識古今之法。今

天下虜冦交訌公是書適版行四方中外文武諸臣亟討求要質見諸施行無徒視爲空言也

近代韜鈐家初罕師承紛然蕪雜三代以前不具論自春秋迄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曰司馬穰苴兵法然非齊之全書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復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輒盜取之武帝時楊僕摭撫遺佚紀奏兵錄存軼者半至孝成命任宏論

辨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七書而已此其大較也况兵書尤有眞似難識別者如六韜世傳武王太公問答之言其詞猥雜類戰國後事非太公當日語陳壇頗疑其僞言兵以孫呉爲宗而辨武經者首孫子西漢藝文志謂孫子書凡八十一篇唐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武侯删其繁剩筆其精粹史記司馬遷兩稱孫子十三篇文辭完全貫穿非筆削者當屬孫武全書或言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或[illegible]

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杜牧注孫子謂武用仁義使機權蓋合機權仁義雜用之或又言呉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得古司馬遺法武則一切馳騁戰爭奪謀譎詐之術耳蘇軾言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梅聖俞評孫子曰此戰國相傾之說司馬九伐之法武所不及則是武不逮起遠甚或又曰司馬法比諸家爲優荀卿曰孫呉尚勢利而貴變詐司馬光曰自孫呉

以降皆勇力相勝狙詐相尚則是起與武皆無足法也李靖與唐太宗論兵或疑其書宋阮逸作馬氏通考又言宋神宗命王震較正武經已有是書非逸假托按諸所問答皆淺陋其爲後世僞筆無疑三略據後漢書注謂此卽留侯下邳所見老人出一編者光武引其言爲詔本黃石公記假魏晉後書然大率類鬼谷捭闔揣摩飛箝抵巇世信其爲黃石手授非也世謂孫呉諸家各有可去取善兵者取其輔翼兵籌足矣毛舉背論何[illegible]它或删

竊前說徒資遊談。無益禦侮。斯又孫吳諸家之罪人也。

昔有傳疑而不足信者。如管子言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戍閎穀二十倍。淮南子言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伐主。下伐上。恐爭鬭不已。奈何。太公教之以繁文滋亂。以持天下。因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蓄。其意以爲生子少。不至人多爲亂。又令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其意以爲破其產。使不以富啓亂。其謂設戍以取粟。繁文以持亂。去彼木賦芊幾何。武安得代商而王。孫武始見吳王闔廬。三令五申斬王之愛姬以試兵。曰可使赴水火。蘇軾曰。武始見。試以婦人。猶足以取信。闔廬使知其可用。則是軾果信孫子有是事。其謂武設隊長。僅二人。整齊約束。僅無敢出聲。非有教導訓練之素。而謂其惟所欲用。何言之易也。善乎我

太祖論孫子曰。殺寵姬以試兵。特司馬遷好奇之言。

凡傳疑不足信。類如此。

法有行于古。不可施于今者。如漢龔遂治渤海。移書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鉏田器者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爲盜。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聞教令。卽時解散。其謂後世守令做此法。猶開戶揖盜耳。盜滋甚。又唐房琯請復兩京。遇安祿山將守忠于陳濤斜。效古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縱火。官軍死傷甚衆。其謂車戰非不可用。不善用必敗。琯覆轍足鑒也。凡古法不可泥類如此。

事有譎而不足訓者。如漢衛青將三萬騎擊匈奴。伺左賢王醉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之。其謂宋襄不鼓不成列。後世以爲迂。若青伺王飲酒而圍之。所謂乘垣之盜。雖迂不宋襄若。不可爲法。傳介子謂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願往斬之以示威。光白遣之。介子因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刺樓蘭于帳中。其謂春秋書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惡其爲詐始也。棄疾以殺戎蠻。衛鞅以紿魏卬。秦人以切齒。王唐憲宗以除王弁。代宗以罔思明。皆傾危成習耳。誘刺樓蘭。褻國大體。惡在其能

威諸國凡譎詐不足訓類如此。
論有美而可聽。而其弊不可救者。如唐蕭俛段文昌以兩河略定。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聚山澤為盜。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少。始勸召募。其謂周戢戈櫜矢。示不復用。非無備也。秦銷兵鑄鐻。不二世而亡。俛等不鑒秦弊。至兵化為盜。宋李綱言祖宗舊制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給銀絹。無偽濫之弊。近年以

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亂頭不辨。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攷據。累百之中。可存者十數而已。其謂將能執法計功。士不閑上希倖。則偽濫自息。舍本而末是務。徒據首級多少。甄別軍功勝負。或倖其已死而斬首。或詐斬平民。以冒功。安在祖宗舊制足法也。凡說甚美而弊不可救。類如此
求有悖理變制。後世當以為戒者。如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漢唐借兵夷狄。自是始。晉武帝用李熹言。發匈奴五部之衆。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伐西樹機能。五胡亂華之禍自是始。回紇啜勒可汗善用兵。請助討安祿山。肅宗廣平王與可汗太子約為兄弟。進取長安。其後回紇輕唐。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其謂內夏外夷。百王不易之法。而縱漢迄唐。自貽伊慼。卒致覆亡。唐上元間。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衛伯玉軍。劉季述王仲先。皆典神策兵。元和間。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學士白居易奏言國家征伐。宜責成將帥。近歲始以

中使為監軍。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奈何令後代相傳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政和元年。童貫得志西羌。謂遼可圖。因請使遼覘之。乃以鄭允中充遼主生辰使。貫副之。用李良嗣策。結約女真攻遼。後金人見中國數敗衄。深入南侵。入汴城。邀上皇出郊。欽宗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其謂中官典兵權。開邊釁。非國家之福。南宋其較著者也。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難作。百官至不能乘馬。唐代宗時。宰相王縉杜

鴻漸等佞佛高座講仁王經。虜至乃罷。虜退復講。梁元帝爲周師所圍。聚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其謂防患詰戎。安事佛老。丧師辱國。取譏外夷。軍容盛而武備衰。議者謂宋繇此亡。況武備積弛。軍容寖廢。非必談苦空講仁王。而其頽墮削弱。視昔尤甚者哉。凡悖理變制。後世當以爲戒者類如此。諸如此類。古方略或削而勿錄。或存以志戒。讀者不可不知。餘詳凡例。

古方略緣起終

重定古方略凡例

明　袁州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楷　較

征始　一

二祖討賊禦虜最著者。漢唐宋闕焉。蓋本朝創業與唐宋異。凡克敵制勝。皆機謀守律互用。非可按類枚舉。今著于篇特冠卷首。自大政紀鴻猷錄啓運錄外。彼據寶訓實錄兩史吾學編憲章類編增入。既以明臣子尊

王之義。尤冀文武諸臣。追惟祖宗朝櫛沐艱難。兢兢覲揚。云爾。它察吏綏民。防微杜漸。屯田備邊。信賞必罰。事非征討。足爲今法者。仍附見集中。令讀者知內脩外攘。道相終始。非是則不可征。其不揣淺陋。僭肆評隲。竊附古諍臣遺意。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質諸聖朝。或有所取。俟後世論定。

和冒頓。役高麗。盟頡利。柴突厥。不可謂征。范增舉玦。漢高遊雲夢。鼂錯削七國。不可謂謀。張良躡足

封齊紀信乘黃屋詐楚王蒯通言氷堅可渡趙普杯酒釋兵權不可謂機句踐養胎待用奈築亭障宋儲封椿行青苗手實諸法不可謂備唐太宗取高昌置安西都護鄧素請增兵懷遠戍封常清守河陽斷橋抗賊不可謂守章邯發驪山徒奴產子擊楚楊素士卒願留營者悉斬之李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不可謂律班超斬康居焉耆尉犂三國王鄧艾道陰平破蜀不可謂奇陳平草具給項王使尚結贊間李晟不可謂間古方略皆譏之。

大義見各區篇首自序。

六經四子窮貫兵法先儒嘗謂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略然學者詳考博稽微洽史傳使智慮濫發應幾應變不測古方略非略經借史以翼經耳。

綱目書法繫兵制沿革宰相宦官治亂者錄一二志戒歷代諸儒史論與方略互發者皆擇別存之。

傳識去從列國地名音釋見小注古方略不以人廢言至夷虜亂賊如慕容拓跋粘沒喝王莽宇文化及朱泚之徒計慮狡黠緊紲弗載蓋後世閫外碩武之士宜追跡韓岳北陸方召智豈出虜賊下乃有署狡黠爲雜智進盜賊而誨姦雄者必不可爲訓它書瑣猥謬盩尤衆識者繇古方略推之當知所取正。

世傳風后握奇黃帝以破蚩尤古本三百六十字武王伐紂太公始增損其法用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漢武帝令丞相公孫弘演其義以授霍光至諸葛武侯爲八陣圖頗得其新意要之武侯制

敵吳魏別具機略非專恃陣圖也宋仁宗時契丹入寇詔賜陣圖虜至崔翰等方按圖布陣趙延進曰主上委以邊事期於克敵今虜衆若此宜合擊之遂令獲利宗澤授岳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近世言陣法者類膠柱不適用往往挫敗古方略不泥載陣圖以此若夫狄青之武剛車吳璘之疊陣法郭登之飛天網戚繼光之鴛鴦陣其制具在又非洞當中黃徒存若號藏身破陣僅類兒嬉傚而行之可

也。
張衡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其弊好巫。
君子不以羣心焉。歐陽脩云。脩吾人事而已。人事
者天意也。李晟討賊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或
云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
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賊既退。晟曰。前士大
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人可用不可使知。五緯盈
縮不恒。歲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錄晟之
論推之。凡梓慎裨竈卜偃子韋甘公石申夫唐都

之言。智者皆不屑道。它如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九
道六丁六甲。非不偶驗。尤誕不足信。古方略不侈
言天官日時以此。
置毒。軍法之尤陋者。或謂晉悼公伐秦。秦毒涇上
流。晉師多死。趙充國以萬騎守金城。置毒水中。是
歲虜病者衆。然槩觀杜洪置鴆酒于井。佯棄城去。
楊行密知不入毒。可以愚愚敵。不可以愚智敵。古
方略不載防毒五法以此。
凡前人方略。宜變化出敵意外。或因或反。事異而

功同。一竈耳。孫臏減之。虞詡增之。一漏刻耳。段秀
實延之。馬燧促之。王翊亂以差之。軍志曰。兵惟雜。
又曰多方以誤之。讀方略者。宜師其意。必謂其法
應其事。其事克其敵。則惑之甚者也。
入區相須爲用。惟變是適。李牧居鴈門。士日得賞
賜不戰。卒破匈奴。守寓戰而機律從之。此牧之善
用奇也。諸葛武侯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
遣使約吳大舉。患糧運不繼。分兵屯田。耕者雜渭
濱之閒。備兼守而謀從之。此武侯之善用律也。岳

飛討賊。會朝旨召張浚還。飛曰。已有定畫。都督留
八日。賊可破。不時果八日捷。至潭州。謀出機而奇
從之。此飛之善用戰也。所謂如環無端者也。東三
十輻共一轂。斗居中央。臨制四方。征也者。明王自
爲正而天下正。得是道也。七者不煩而用有餘。古
方略首征以此。
古方略。義取滂時。辭嫌害志。各部輯錄。皆蔡頌就
簡。循爲節刪。與魏及前後五代。與方略偶合者。爲
續編附後。不啻正統。蓋內中國外夷狄。內君子外

小人余公之志也仍之而已。

古方略凡例終

萃𠗇居新刻書目

巴山張爾公先生評選時文始崇禎癸酉終崇禎壬午後先刊行閩門金陵武林如國朝今文辯歷科程式甲戌丁丑庚辰程書詩經程墨文辯歷科程式甲戌丁丑庚辰房書文辯古今論表策判合辯等書久已流播四方壬午冬選鄉試程墨竣先生痛閱事竄竄文教日頗失不丹黃制義故自壬午迄今專訂定古書行世海內識者自具品鑒本坊不敢私爲帳秘也書目如左凡經史諸書及宋明太儒語錄文集爲近今罕見所未及有寫本而無刊本者先生擬蒐輯刊行倣刻成另列書目出公同好

一重定四書大全辯

巳卯大全辯奉蘇部刊行者僅補入蒙引存疑淺說其中尚多闕漏近　徐　周二直指特疏題請奉　旨增節　先生刪宄正誤續采永樂以後名儒論議附大全小註後與　國初舊本已另付

右𠗇居書出

金陵大全辯新本與印出

一重定五經大全辯

刪補如四書大全例嗣出

一較正批評通鑑綱目

陳太史仁錫刻于吳門者評語苟略罕所發明續綱目采周禮張時泰諸說當腐迂可厭　先生惜鬼諸家史評衡以獨見與明鄉舊刻異附巴山史辯十三卷嗣出

一刪定本朝實錄

實錄有抄本無刻本購閱頗難又坊間所刻法傳錄世法錄爲猷紀通紀大政紀吾學編不無訛舛先生據實錄原本刪定梓行嗣出

一重定皇明憲章類編
纂輯浙瀋左史勞堪輯 國朝政要成書頗益安
攘借坊本不多見 先生搭中秘藏本訂梓即出

一重定大學衍義辯疑
真西山衍義丘瓊山衍義補採輯雖博取舍未精
先生謂是書宜進講經筵尚須參定因重加釐
正附以論釋皆補衍義所未及嗣出

一古今理學精義
合宋明諸儒文集語録依次編輯共二十卷無補
學術經濟者不録即出

一古今理學辯似録
摘宋明諸儒似是而非者爲上中下三卷皆有駁
正即出

一訂定聖學格物通
格物通 先臣湛若水編輯進 呈書藏秘閣版
本湮大學者所未見今 先生出秘閣原本校刊
小版行世嗣出

一重定歷代名臣奏議
分吏禮戸兵工刑六部据舊本編次評加評注凡
奏議冗迂不可行及一事而是非雜見議論似是
而非冒稱名臣者悉汰之與前此東觀閣張天如
所刻名臣奏議異附皇明名臣奏議嗣出

一批評余冢宰古方略
發源余公懋衡官兵部時輯古今史事裨時用者
分征謀機備守律奇閫八臨擬進 御覽 先生
手加評定與坊刻武備志兵衡兵襍纂閫外春秋
皆書異即出

一古詩文辯
合文章辯體文體明辯詩家全體及唐文粹宋文
鑑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全集分類評定增附
皇明大家詩文共六百卷古今詩文之體備於此
凡 本朝館閣名臣及同社近著已刻未刻副在
名山者悉懇郵寄本坊送 先生選入集中共垂
不朽公傳後學嗣出

一批評陶淵明全集
附蘇東坡和陶王季重律陶黄氏律陶纂各有評
注即出

一批評陸宣公李忠定奏議
二公奏議關切時政者 先生詳訂合梓擬進
經筵嗣出

一宦寺賢姦録
合歷代及 本朝宦官編次折衷明 祖制用垂
鑒戒無關國家治亂者畧之即出

一批評成仁録
成仁録 先生李中孚氏愴念 國變切義賊
臣因合周秦漢唐宋明前後五代凡人臣殊徵從
容死節殉難者爲前編它求生害仁當死而不能
死不必死而輕死者爲後編 先生評加評注無
益名教者不載即出

一芑山文集
自丁丑迄甲申變經兵燹 先生著撰藏稿半委
灰燼今二三及門懸散逸不傳因合後先序記碑
銘辯說疏書策論跋贊雜著共五十卷附[illegible]集後
行世即出

卓菴自敘書目

予生平厭制舉業爲諸生十餘年雅欲著書自娛壬午秋擲卷出閉鍵戶爲山中讀朱子綱目殊不滿意因著綱目辯略甫屬草兵燹四至幾失復得是年癸未冬十二月也甲申春同伯氏芭山挾母避亂滸陽既自滸陽走閩不果隨僦居信州葛川時 國變迭聞號痛不已因編成仁錄見志冬杪予展墓里中乙酉中春返旅舍會芭山峯青毅布四書大全辯屬予讐較予因有四書辯略其

詁辯經文者附載各章小註之後一日讀陸象山集見其合于孔孟者什七不合紫陽者什二因爲朱陸折衷予舊有五經辯略擬偕芭山訂定五經大全及通鑑綱目並梓行世所尤痛者廿一史詞繁義寡罕所裨助今摘其謬者爲廿一史獨斷其朝制沿革及歷代主德臣誼學術經濟後先異同者依類分載名曰世史類編二書之外尚有卓菴心書古今逸史古今感遇集及歷代名臣言行錄增定學思錄卓菴日錄凡某治心友古論世之學槩見于是他濂洛關閩及 本朝理學家言予私有駁正附刻芭山理學辯似錄至批評余家宰古方略及陶淵明文集書目詳不嘶居茲不復載其他無益身心無關名教者予皆不敢涉筆識者鑒之丙戌二月旅人卓菴張自勲書

一五經辯略

五經各有專注 本朝纂修大全博採諸儒之說發明爲多然謬亦甚至易尊本義而廢程傳春秋宗胡氏而黜三家尤爲未當茲合大小註詳加訂正期不悖經傳而止即出

一綱目辯略

綱目趙師淵所作時儒不察輙推紫陽並相傳令義例太精詳略失宜然非春秋之古正 本朝綱目續編尤多紕謬合大書提發明廣義詳加是正非敢妄翻成案實難苟同時好他如王幼學集覽陳思齋正誤馮智舒質實兒複尤甚嗣刻通鑑綱目全書悉爲刪定令先辨略行世俾識從違庶免按劍凡十四卷即出

一成仁錄

始自夏商迄于我 明以殺身成仁者爲正集他當死不死不當死而死者爲外集附載節婦及夷狄諸臣明婦人亦知成仁者中國不如夷狄也其有大義已正而先後緩急不能無疵者有勉強赴義非中心誠然者又有死得其當而前人不察謬加詆毀者予皆有發明凡八卷即出

一朱陸折衷

昕人是朱非陸褻瑣已久雖公論不泯而信從者
廣茲合二家論著詳加參較旣別其異者復溯其
同者使人知朱未始非陸陸未始非朱庶道術歸
一而擧吠不至嘵嘵也附刻朱子晩年定論及庸
元山鳴冤錄凡附會紫陽妄詆象山者皆有駁正
卽出

一廿一史獨斷

廿一史義例苟略是非不明或忠義而誤列隱逸
旣有美弗揚或倖士而竄入道學又浮稱鮮實茲
刻以傳爲案以目爲斷凡人是而名非者爲易其
名名是而人非者爲黜其人務使人無濫美名不
妄加庶幾春秋微顯闡幽之意分上中下三卷卽
出

一世史類編

舊史各據朝代分列有良法當因不知講求者有
敝政宜革不知釐正者茲編始自陶唐迄于我

明凡天文律曆兵刑官制及用人理財忠烈學行
節孝隱逸各以類附爲之別其是非示以從違以
筆削之意行紀敍之中一一展卷而世道之升降政
治之得失瞭然矣其書以廿一史爲主參以杜氏
通典鄭樵通志略馬端臨文獻通考及　皇明實
錄凡三百卷嗣出

一卓菴心書

道統之傳古無名目後儒各立宗旨互相詆訾綠
爲高足據其所見止有一心上承天命下統性情
心正則無所不正心邪則無所不邪凡言格物至
致知者皆未免騎牆影響之見是書以正心爲主
而以孟子求放心爲入門之功博蒐名儒心說爲
以鄙論及求放心圖較格物致知尤直捷簡易有
志斯道者詳之卽出

一古今逸史

紬目所載止于官職仕宦他布衣處士耕經部往
微逸者不得大書名行湮沒予竊憫之茲蒐全代
隱逸悉爲編次書法如綱目例其有僞命苟就
節不屈者仍書死之明出非世榮庭非已辱庶免
古人顧爲同道之義凡十卷卽出

一古今感遇集

古人感遇詩多矣未有爲感遇集者茲合古今出
處隱顯遇與不遇及始遇而卒不遇始不遇而卒
遇者或時命之適然或人事之得失俾知通塞由
人是非在我亦鑒往知來治心養氣之一助也卽
出

一歷代名臣言行錄

舊刻名臣言行錄止于宋　明而朝取善固狹遺
美尤多茲集上採周秦下暨　本朝旁及南北朝

前後五代但取言見諸訓行可爲法者依次編輯
或似而非者各有駁止嗣出

一增定近思錄

朱子所集小學近思錄頗盡承學但小學雜採四
書五經爲今人習見名選覽觀近思次第雖詳
中多舊迂不可從者今刪其繁冗補其缺略又周
張二程外如紫陽齋及　本朝文清文成諸儒
皆有至論互相發者悉爲編入先之小學次以近
思明思學合一之義視舊本析爲二書首尾支離
者不同卽出

一卓菴日錄

予性不觀雜書不作雜文凡序記碑銘應酬贈
魏不能文至友部往役書疏多所論列皆未嘗起
草甲申以後獨守一隅朝夕悉心體認偶有所得
筆之于書倣子厚備忘文淸讀書錄之意不立卷

次但以年月爲先後刷出

或問著書將以明道乎愚曰然孔子作春秋孟子序七篇道不行于當時姑以俟諸來世今之人知弒君爲亂賊而仁義禮智不泯于人心者孔子孟子之力也自是曠千餘年而周程與斯道粗明至紫陽益著然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而程朱之教非盡天地萬物之理不足以言學者是明道之責止于學士大夫而樵夫牧豎無與焉果孔孟之道乎哉予生也晚既不獲與學士大夫共肩斯道之

任而偶有一得又不敢以樵牧自棄乘旅邸之暇編[illegible]付剞劂恐[illegible]諸所未發者不復見諸後世抑亦孔孟程朱之罪人也顧道路榛蕪流傳匪易先列書目仰質同志倘有秘藏笥本足相發明者祈共訂證庶濂洛關閩不致專美于前而鄒魯遺響猶可存千百于十一也自勵幸甚斯道幸甚二月辛巳謹識

書所以明道也書不明則道愈晦善學者由道以識經則鄒魯而下皆可以無言況予之譾譾者乎惟不能不因書以求道也輒爲正之如此乃若史者經之翼也史學不明經義亦腐人才心術胥此焉塚故愚于諸史尤惓惓焉若曰天方喪亂安事詩書則未知坑焚者之果能長有天下否也世不能無君臣斯道其不可廢也已卓菴氏又書

後聖堂藏版

卓菴自敘書目畢

余冢宰古方略

叅定姓氏

馮從吾	仲好	陝西長安
鄒元標	南皋	江西吉水
劉宗周	念臺	浙江會稽
史可法	道鄰	河南祥符
姜曰廣	燕及	江西新建
周鳳翔	巢軒	浙江山陰

謝德溥	培元	江西東鄉
徐石麒	寶摩	浙江嘉善
楊廷麟	機部	江西清江
蔡懋德	雲怡	南直崑山
侯峒曾	廣成	南直蘇州
金光辰	天樞	南直全椒
袁繼咸	臨侯	江西宜春
揭重熙	潜銘	江西臨川

吳應箕	次尾	南直貴池
劉　城	伯宗	南直貴池
楊廷樞	維斗	南直蘇州
沈壽民	耕巖	南直宣城
沈壽國	治先	南直宣城
徐自定	慧後	江西上饒
徐自寧	孝靖	江西上饒
王　栻	士型	江西上饒

盧　吉	佳士	江西上饒
劉宗崑	貞予	江西玉山
張自熙	惟適	江西袁州
張自勳	卓菴	江西袁州
金　章	琢其	江西饒州
余　楷	上木	江西德興
葉友栢	銅柯	江西德興

余冢宰古方略姓氏終

重定古方略總目

征卷之一

征卷之二

征卷之三

詔武臣習武事
遣軍漸過景東
詔停遼東營繕
諭宦官不可掌兵政
諭諸將知軍士能否
宋訥議屯田備邊
諭漢明帝苛察
諭漢文帝得失
論致治在任人

論宋太宗詰諫不善
論漢賜民爵
諭人主聰明壅蔽
勅燕王防虜

征卷之五

命駐兵開平備虜
顧成議防虜
嘉顧成議防邊
論天險在德

諭斥去陣圖
問勞朝使
戒誘人犯法
諭羣臣息盜
勅諭寧夏守備
與侍臣論刑賞
嘉恤邊使
察有司賢否
勅宋晟盡心邊務

論君職在養民
軍士怙終不宥
戒守將徙民
論汲黯達大體
論奉天征討功罪
撫馴西北諸胡
戒以罷用累民
責中官擅役工匠
戒人臣諫佞

諭趙王嚴邊防
捕皂君山寇
戒窮治諸盜
征討安南
諭張輔等貯餉

征卷之六

戒內使至邊
推治內使李進
諭宋晟敎覘邊務

戒宦寺與外庭交接
戒人臣外交
比試不中謫戍
戒縣官重歛
論定閱試法
論平交阯陞賞
議征虜餽運
止治捕盜千戶罪
制阿魯台姦謀

戒中官干預
論軍官襲職
分遣中濼事宜
嚴侍衛防禁
周新奉法捕惡
論用兵多寡
詔親征兀剌
衞兀剌馬哈木
夏原吉正言

王彰巡撫河南
夏原吉等議北征
征阿魯台兀良哈

征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謀卷之一

謀卷之二

謀卷之十

謀卷之十一

謀卷之十二

謀卷目次畢

欽定古方略總目

機卷之一

機卷之二

機卷之五

狄青平廣南
文彥博宿衛禁中
韓琦寘任守忠
機卷之本
范祖禹請拒邪說
李綱請禪位
种師道入援
李綱討扼河津
李綱請侯間擊虜

李綱諫圖童貫
宗澤敗金人于衞州
呂好問請邦昌還政
張浚等會兵討賊
王彥復房州
張浚大敗李成
韓世忠拔建州
韓世忠敗聶兒孛堇
喻樗論趙鼎張浚竝相

岳飛議取中原
岳飛定計渡河
劉錡敗兀朮于柘皋
陳康伯議親征
李寶火攻虜舟
虞允文大敗金軍

機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備卷之一

備卷之二

備卷之三

備卷之四

曹瑋等備㗂厮囉
張知白備契丹
夏竦等經略夏州
范仲淹備關中
張方平平戎十策
范仲淹兼知延州
分置陝西四路使
韓琦等經略涇原
富弼請脩政

富弼議召韓琦
備卷之五
韓范議脩京師
孫沔安撫廣南
詔諸州置廣惠倉
蘇轍議青苗
韓琦議備邊
司馬光議棄熙河
章楶城平夏

楊時議戰守
何灌議舀禁旅
議備金兵再至
宗澤請帝還都
汪應辰請防患
陳俊卿議兩淮屯田
朱熹立社倉法
孟珙脩復内監
孟珙大典屯田

備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守卷之一

守卷之二

守卷之三

劉子羽擊撤離喝
呉玠守仙人關
魏勝固守海州
孟宗政力拒完顏訛可
孟宗政敗完顏賽不
杜杲守廬州
孟珙復襄陽
余玠城釣魚
張世傑守厓山

守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律卷之一

田單克狄
荀卿論兵
樊噲諫暱宦豎
張釋之論嗇夫口辯
賈誼論錢法
馮唐諫復魏尚
申屠嘉責鄧通

周亞夫屯細柳
東方朔諫內董偃
汲黯諫受渾邪降
遣衛青等擊匈奴
漢昭帝知霍光
馮奉世擊莎車
魏相諫擊匈奴
匡衡諫幸昭儀
杜欽請止報送罽賓使

律卷之四

郭子儀知諸道行營

律卷之五

柳伉請斬程元振

段秀實讓郭晞

馬璘咨訪段秀實

常袞請却獻

高郢論災福

渾瑊拒吐蕃

崔祐甫不賀妖

杜黃裳請責李懷光

李泌論路嗣恭功罪

朱泚圍劉文喜

德宗貶薛邕

楊惠元辭瞿不發

顏眞卿宣慰李希烈

賈林說王武俊

蕭復不阿盧杞

石演芬告李懷光反

馬勛杖殺張用誠

陸贄論爵位宜惜

賈耽內牒離鎮

李抱眞說王武俊

律卷之六

李晟肅淸宮禁

馬燧表讓康日知

李泌議李勉功罪

李泌上章保韓滉

李晟等請討李懷光

李泌處分李璀

李泌請付廷推

李泌諫立白起廟

陸贄議收市

陸贄議竇參重辟

陸贄論職同事殊

陸贄禁賄道

陸贄處分李萬榮

律卷之七

律卷之八

韓愈議赦鎮賊
裴度處分劉承偕
李德裕請罷戒壇
李渤請赦崔發
韋處厚奏用高瑀
韋溫議葺太廟
崔鄲用威致治
薛元賞杖神策軍將
劉從諫請王涯等罪名

詔言事毋乞留中
詔禦烏介可汗
討平都將楊弁
李德裕議革三弊
李德裕論鎮使
白敏中鎮撫党項
盧均論安雜虜
韋澳執械鄭光莊吏
韋澳辭判戶部

張潛議羨餘
崔安潛設捕盜法
孟昭圖請中外一體
韓偓論事禁太甚

律卷之九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
郭進薦用軍較
宋定伐蜀功罪
李光贊請徙都

劉溫叟諫非時登樓
曹彬伐江南
曹彬克金陵
宋太宗戒諸將貪利
李昉不市私恩
趙普請誅陳利用
議賞王繼恩討蜀寇
張詠知益州
呂蒙正不用媢道

孫奭諫祀汾陰
王曾辭會靈使
范仲淹議招叛
張方平請罪統帥
狄青討儂智高
狄青斬陳曙

律卷之十

呂誨諫止鈴轄
議絕諒祚和市

种師道議擊遼
李綱請除僭逆
張慤請立巡社
趙鼎論張浚功罪
晏敦復知姦相
洪皓等言和議非計
吳璘選將討功
罷內侍兼兵職
趙方分道伐金

律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奇卷之一

燕將歸趙王
韓信拔幟破趙
周亞夫破吳楚
李廣拒胡兵
耿純燒廬舍
岑彭等破蜀
秦王世民圍高墌

秦王決堰擊黑闥
李光弼計取賊馬
李光弼計降李日越
張齊賢禦契丹
尹繼倫擊契丹

奇卷之二

韓世忠邀擊兀朮
韓世忠敗劉忠
岳飛連復六郡

岳飛平湖湘

韓世忠圍淮陽

劉錡敗兀朮於順昌

岳飛擊兀朮於郾城

魏勝復海州

劉錡拒金師

畢再遇紿敵

奇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間卷之一

孫武用間

田單解圍破燕

應侯間廉頗

陳平間楚范增

光武宣布李軼書

李靖襲破頡利

裴行儉間伏念溫傅

李晟立斬賊間

韋皋拒吐蕃

雲南擊吐蕃

賂間留守林仁肇

种世衡間野利

岳飛間劉豫

間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續編卷之一

續編卷之二

鍾離牧平五溪
陸抗拔西陵
陸抗羊祜交和
陸抗戒諸將黷武
陸抗論西陵安危
羊祜請伐呉
羊祜議徙州
張華問羊祜籌策
杜預議救水災

晉大舉分道伐呉

續編卷之三

慕容廆取遼
祖逖進屯雍丘
樂道融說甘卓襲武昌
溫嶠等討王敦
溫嶠邀陶侃赴國難
討蘇峻於石頭
王導論移都

陶侃誅郭默
蔡謨議伐趙
燕王皝襲趙高陽
王述論移鎮樂鄉
封裕諫重稅
謝艾破後趙
袁喬論二寇彊弱
袁喬合勢伐漢
謝艾擊破麻秋

燕慕容恪等擊魏
什翼犍擊劉衛辰
王猛議救燕

續編卷之四

謝石等大破苻堅
楊翰諫拒呂光
許營諫尚浮屠
徐邈論訊官長得失
姚萇擊魏揭飛

續編卷之五

續編卷之六

袁翻議邊任
王澄等議省僧寺
劉景安等議銓選
袁翻議處分阿那婆羅
辛雄議賞罰
房景伯告諭山賊
楊侃議取蒲坂
宇文泰略定汾絳
賀琛上書論事

紐嵩野張保吳興
韋孝寬堅守玉壁
羊侃督軍禦侯景
羊侃等守臺城
韋粲等入援
魏作府兵
周伊婁謙如齊
隋罷郡爲州
婁子幹伐吐谷渾

高熲議伐陳
劉炫論政弊
周本敗危全諷
周德威擊敗梁兵
劉鄩襲晉陽
王彥章進攻楊劉
郭威圍李守貞
周世宗簡閱軍士
王朴獻開邊策

續編卷目次畢

征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古者征不庭類帝宜社告祴載在典訓至矣舞干因壘寓古有誅無戰意可不謂神武哉及觀亂征攸誓鏇誥暴禁姦時濟其盗識者傷之後世疏行首封鯨鯢甚者藩方尾大虜寇邊作力征相尚豈非亂世尤劇者邪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要之內治為本善乎

漢世祖之言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在平定安集之耳考
本朝
二祖謨烈摧陷廓清雖云武事蓋內治盛哉抑征不可黷王者之于四夷羈縻勿絕使由
在彼

新安余懋衡書

征序畢

明　婺源臣余[illegible]輯
　　袁州臣張自[illegible]參閱

民兵攻滁陽

元末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太祖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帥馭下無道、太祖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會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

屬且乏食聞　太祖將至欲來降　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予與曰須人幾何、　太祖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大○政○紀○滿○敘○缺○法○傳○缺○附○此○語○）乃選奇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既至其帥出見請命　太祖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欲來攻特遣相報（○語○氣○委○婉○）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太祖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　太祖即率兵三百人（○前○止○用○步○卒○九○人　此　獨　率　兵　三　百　人○）復抵其營謂之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于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其

帥且諾且疑（○不○容○害○處○）乃容遣使往誘其帥來會即于衆中縛之（出　其　不　意）令壯士五十人擁之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謂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于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鴻○猷○錄○又○削○此　不　書）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後七日率之（因　利　乘　便）而東夜襲橫澗山破元知院老張營（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屯橫澗山　所　謂　不　傳）復得壯士二萬悉加訓練時道遇李善長來謁（○詳○客○）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記語之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

能以至于敗（○帥○上○下○一○體○之○義○古○今○共○法　在　此）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大○政○紀○妥○删○此○語○）遷爲參謀自是尊爲　太祖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察其才言之　太祖復爲　太祖布欵誠使得自安與　太祖俱攻滁陽下之遂駐師焉未踰月早任均用等遣人邀　太祖將兵守泗盱、太祖以其驕暴淺謀難與共事辭弗往彭趙（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子興因于滁閣上至）遣人釋之尋相吞併、戰士多死子興勢孤遂將所部萬人至滁見　太祖所將兵軍容整嚴大悅稱滁陽王既

而元兵圍滁無所獲而去

訓練壯士又命善長協諸將以成功此皆方略之最要者所向克捷固宜但誘驍騎帥來會約衆縛之似暗用傳介子誘樓蘭之術事雖見實錄未可為後世法 臣自烈謹識

辭彭趙弗往高識遠慮得天下之機已具于此

按是時 太祖已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雖滁陽王特寄生耳豈彭趙所能羈靮然與其併之于後不若辭之于始之為正也漢高滅楚雖楚自亾未免蹊田奪牛之誚此我 太祖所以迥出前古也 臣自勲謹識

救六合守滁陽

元丞相脫脫攻破高郵攻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求救滁陽王郭子興與其帥有隙不發兵 太祖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債大事子興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子興乃遣 太祖行令禱於神 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以禱為遂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蓐攻壘晡輒復去明旦復完壘與戰 太祖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楔遣婦女倚門戲手大罵元兵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出牛馬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太祖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是時元兵尚強恐益兵來攻 太祖謀歸其所獲乃具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令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柰何含寇分兵攻良

民乎其帥信之即日解去會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
安置淮南滁城得完
能示不能緩其來攻為自强地非怯敵也後世言
欸撫異是安能成功
觀可否斷于心數語當日卜珓伽藍或與田單師
事小卒狄青擲錢同一機智耳不則傳者神其說
耳吳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識者謂
太祖卜珓事未可與宋祖微時卜珓高辛廟同日
語臣自烈謹識

按番陷後去不敢過不敢近諸詰是役也非我
太祖之强特元兵之弱耳使能盡日止攻晝登陷
陣滁豈得完哉以此知成敗利鈍難難逆覩要自
有以致之未可謂盡繇天命無關人事也
太祖不禱而斷于心深識此意臣自勳謹識

計克和陽

時元至正十五年

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非計欲
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
勝子興曰何如太祖曰向攻民寨得民兵鸞二其
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
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元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驅而
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
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
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

前取之必矣子興曰善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
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陟陽
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方牛酒出迎會日午天
祐兵從他道就食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
意天祐必進率衆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覺之
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
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
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
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湯和奪橋而上登城大呼衣

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木柵元兵在城
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
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子興聞再成兵敗謂
非失計誠反速僨制故也
太祖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
召　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暮○用○少○
太祖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
叱使膝行以見衆欲殺使者　太祖謂子興曰兵出
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
（擄○示○以○疑○）
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明日元

兵果遁去時子興未知和州已拔命　太祖將兵三
千人率徐達等往收敗卒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
破城據之遂入撫定城中人予子興遂病
太祖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夫
婦不相保　太祖爲之惻然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
謂○是○威○本○
滁來多擄人妻女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
婦女卽當悉還之室家得完民大悅

縱使者歸揚以大言卽李廣解鞍禦匈奴之法
合滁三門兵于南門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後洪
武元年既克元都曹良臣等守通州元丞相也速
將萬餘騎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
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後
可以計破廼遣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
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大駭遂引去
此亦先聲後實之一端雖然聲實之用並量敵情
聲豈可恃哉
雖子興命天祐等計實錄　太祖按從信錄削去
向攻民寨得民兵號一段止載子興命天祐將兵

云云頗客失主可謂大謬　臣自烈謹識

克太平路

太祖舟師攻元中丞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時廖永安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附）不利進退廖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謀渡江諸將欲直趨金陵

太祖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圖也時西北風順舳艫（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頭刺櫂處）齊發 太祖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太祖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禦攻之必克乃引帆向牛渚 太祖麾將士以

進元兵不支常遇春奮戈先登諸將繼之徑拔采石諸將以和陽饑乏各欲取財物以歸 太祖察諸軍無進取意謂徐達等曰當乘勝取太平因令悉斷舟纜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 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為諸軍縱兵急攻遂拔之元將吳界降即擢為領兵總管界曰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因命李善長為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把頭李衰違令立斬以徇聞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歎曰義士也具棺斂葬之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耆儒李習知府事以陶安叅幕府事令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禦

進退攻守整暇有法斬舟纜以厲士氣即度尚潛焚軍營之法

李文忠等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于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無鬬志因激怒使盡焚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次淳安夜襲破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按此與 太祖悉斷舟纜不規小利略同 臣自然謹識

書報陳也先

元中丞蠻子海牙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元降將以衆數萬攻大平、　太祖察其無他奇謀、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孰東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繇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遂擒也先、　太祖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必識達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欲吾軍降乎、此易耳、軍之將較、皆吾親故、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

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等兄也先兵敗、不敢復進、率兵還駐峪溪口、徐達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陳也先初意其衆未必降、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再出師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爾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我軍者、　太祖曰、吾久知其不誠、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從元從我、任爾所適、縱之還、也先既歸、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

計、集慶城池、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蘇峻王敦皆非陸戰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給、竭力前進、脫有不虞、恐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

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軍既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衿、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舍舟步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勸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邪、也先既得書、知其詐不行、復密約元將左答納識里至其營、佯言生得之、紿　太祖臨其軍受俘、　太祖曰、此賊多詐、姑許之、不往、我師進攻集慶、也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

漢陽經葛寨鄕鄕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什地攢槊刺死

報之以書所以聲義也不往姑許所以懸敵也猶戶樞然開闔有節機律寓于此

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詞左右曰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况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僞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彼之所爲有以服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逆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illegible]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于天耳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陳友定梗東南天下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臣愚按

太祖之于也先察罕或姑許或不答以靜制動以誠御詐盡人聽天與王道若合符節非覇術之紛紛也兩姑字宜熟思之 臣自烈謹識

擒釆石取集慶

太祖既渡江諸將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守備单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釆石界其中音鬦絕 太祖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帥正兵直擣之（關爭之勢性往易人所難）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舟分爲二縱大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銳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海牙以餘衆走集慶

太祖率師自大平水陸並進至江寧鎭攻陳兆先（也先于後合淮兵屯營方山與海牙等相望結寨釆石爲犄角之勢以窺大平）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擇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復釋兆先而用之其人多疑懼不自安 太祖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國用即馮勝之兄）侍卧榻旁解甲酣寢達旦衆始安願盡力圖報及攻集慶（按集慶即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鎭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得民兵五十餘萬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焉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嘉福壽忠命以禮瘞之康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族捍冠江上有力累遷宣慰司都元帥至是）

來降奔金陵、未幾金陵陷、茂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留國用以備非常。雖酣寢亦可。得是道也。狙詐皆可使。譬諸良醫。莫齒于雞毒。未嘗不稾而藏之。在善共用耳。先是太祖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太祖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爲義兵長保鄉曲。及謁太祖。悅之。令兄弟皆宿衛左右。繇是觀之、太祖蓋知國用可共腹心者。獨晉侍附。信之深而任之篤。豈朝夕之故哉。

靖難師起。成祖生擒南將平安裨將火耳灰釋令入宿衛。與太祖遇兆先降卒事異而衡同。火耳灰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爲成祖所獲。成祖釋而用之。臣自烈謹識

禮聘秦從龍

金陵既定太祖命徐達率諸將取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王師將下鎮江、太祖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名從龍洛陽人初仕元爲教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 才畧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果得之。遲報。元之從孫永有在達軍者因遣遲報 [illegible]

太祖喜。即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悉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莫知。嘗稱老先生而不名。

惟元之可與謀。故多所資益。太祖與劉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時王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此與漆板問答畧同。被先臣王守仁討宸濠。延講官備咨訪。頗得此意。

元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太祖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先是胡大海嘗薦此四人之賢。故以書幣徵之。朱文忠守金華。亦嘗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人。太祖皆徵用。非獨信

任從龍一人而已。世稱 國初任人圖治，比隆古
昔，信然。
稱先生而不名，惟從龍足以當之。亦惟
太祖知從龍無忝于此耳。苟非其人而加以殊遇，
與周之不名宇文護，宋之尊禮賈似道何異。按世
廟中江陵晚節，禮遇頗隆，與似道頡頏。上而 旨
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即曰大師，至稱大岳先生，
二子皆及第，誇其榮，卒以操弄主權敗。臣愚謂
本朝尊禮大臣，必先灼知其人之足以當此而無
愧，不可不以 太祖遇從龍為法。臣自烈謹識

此旨為近日濫用而制譏而發可為後世戒

立營田司
以康茂才（茂才舊為元將，率所部降附）為營田使。 太祖諭之曰：
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
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
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
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病民。若但使
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害之，非專任之意。
農事國之根本。非軍務殷煩，尚不容忽，況用度滋
多耶。 聖祖計久慮周如此。臣自烈謹識
因理財而念及設官，尤見 聖祖惓惓為民至意，
非徒使軍用無闕已也。自不可與屯田許下者同
日語。臣自勳謹識

斷張士誠餉道

徐達鄧榮攻宜興（先是士誠遣士德等攻陷江常州諸路士誠白駒場人為鹽綱牙儈與弟士信士德等聚衆陷泰州據高郵稱王國號周建元天祐）久不下。

太祖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開其城西通太湖口。（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蘇通州濟渡之處）張士誠餉道所繇出。若以兵斷其餉道。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以元帥楊國興等鎮守。（國興務來安集諸者比之羊祐民歸日以千計）後陳保二（常州奔牛堋人）[illegible]入寇、國興擒之、

絕餉道。兵法之最奇者。李左車說成安君絕韓信輜重。亞夫使弓高侯類出淮泗口塞吳楚餉道皆然、臣自烈謹識

兵非食不戰。大湖口既為餉道所繇。豈可無備。而使 太祖得斷絕之。此自士誠之愚。故絕餉雖兵家之奇。在 太祖則猶餘事也。臣自烈謹識

立民兵萬戶府

太祖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

宋南渡初。御營使張浚言三河民怨敵入骨。備請做唐澤潞步兵雄邊子弟兵遺意。募兵聯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于都社各置長正副。役其繇。能結五百人以上者。借補官。部領行。管領民兵萬戶府。即張浚舊制也。此法自可行。乆但邇來法令廢弛。各郡縣所募僉派民兵。皆市井姦猾游惰。坐耗官餉。見賊則股栗退。甚者借兵行劫。害尤酷于盜。此亡它。簡拔不精。訓練無術耳。

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頗用舊制。然行之者從事則合混編。催募頂役。不能無弊。卒不果行。嘉靖

虜警邊兵不足調各省直客兵戍邊如浙兵戍薊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庸擾民實甚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練鄉兵戶科趙完璧上疏言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去五擾以存三利斯善矣十八年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稽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備察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所屬府州縣將見在民壯備行察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給腰牌填寫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強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弭盜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督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察驗以致妨業

滋費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黠始敢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十家為甲立之長十甲為保立之正互相稽察人相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有外來可疑之人即嚴盤詰倘容留潛住連坐不貸此弭盜安民之上策也 詔允行之臣自烈謹按客兵戍邊事同謫戍積怨思亂萬萬不可行者至如選民兵練鄉勇稽額兵簡民壯嚴保甲未免法立弊生在良有司因時制宜斟酌行之耳尤不可為訓者如劉瑾之提督京營張永谷大用陸誾之監軍皆橫恣難制騰驤四衛營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為奸欺莫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宮府一體請考選論嚴隸本部旗手等衛許之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倘外隸卒有急號召非便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繇大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大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

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議行。承勛此言。深得太祖勅內官毋干預政事意。可爲萬世法。又非僅趙完璧諸人之議練鄉兵簡民壯而已。

臣自烈謹識

克婺州開郡學

羣雄割據、太祖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又克之、先是命王宗顯往覘婺得城中守將各爲心腹及進攻副將果開東門納兵擒元守將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禕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此○除○暴○救○民○之○要○○○○○以王宗顯宗顯和州人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知寧越府事。命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不似近代以○老明經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士皆欣悅

事有似緩實急者。如天下未定。軍興旁午。太祖獨汲汲延師開學。豈迂計哉。蓋以治道不明。學校寢廢。徒獨飾治無本。雖欲戡亂末繇耳。今天下鰓鰓虜賊是憂。至士習之頹靡。學政之蠱壞。經筵日講之濶略無當。輒曰此非急務。豈知忠孝不素蓄。人才不夙儲。醸亂覘虜寇尤甚邪。諸大臣牲杙棄孔孟之學。習辭鈴之書。自謂足以戡亂飾治。宜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臣自烈謹識

旌吳院判

張士誠兵冠江陰艤艦敵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定遠人封江陰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壖（壖與堧同兩宜切岸邊地）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躁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敵皆遁去未幾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兇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賦良詩文以美之

與江漢之詩同鼓厲功臣不盡所欲爲蘇洵所謂既勝養其心也儒生不嫻戰陣借彼詩文勵我保障深得罷使遺意漢高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溲溺儒冠宜爲後世訴病　臣自烈謹識

諭胡大海守寧越

太祖自金華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虹人諡武莊功臣錄云太海爲將嘗自言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遠近爭附之）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耜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候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

人才地勢晰若列眉以爾爲才一語寓明王愛惜鼓舞之意　臣自烈謹識

用間殺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往從之未幾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令趙普勝守之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主指徐壽輝）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術數普勝以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遺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為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憤潜山之敗許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此特齊間樂毅秦間李牧漢間范增故智使非友諒之愚我以詐往彼以詐來安能使友諒深忌普勝哉錄此以見　太祖出奇制敵不專在用間後世槩謂兵以詭勝非也　臣自烈謹識

誘致陳友諒

僞漢陳友諒（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約張士誠侵建康自江州引兵東下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　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賊前乘漲巨艦乘城乃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　太祖自將擊之　太祖曰此亦不可建康吾根本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非一日不至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爾不可爾與友諒舊且佯欲為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從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其書令賫以往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　太祖曰遲則二虜謀合為患益大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遣閽者持書乘小

舸至友諒軍。友諒覩書畢。甚喜。問關者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關者諾。歸具以告。太祖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及旦而橋成。適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武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總大軍盧

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聚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已。即率舟師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須臾雨大

注。赤幟舉。太祖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命發鼓。鼓震。黃幟舉。諸伏並集。內外夾擊。友諒軍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其將張志雄等皆降。友諒乘別舸脫走。前所遣胡大海搗廣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克其城。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行樞密同僉守之。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太祖命徐達以兵追之。遂拔安慶。

慮友諒與東寇合。故先破友諒。即班超械匈奴使

制鄯善之法。

方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氣欲奔據之。太祖心非諸將議。召劉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太祖意益決。使遇春等伏兵石灰山側。蓋用基策也。

按李士實為宸濠謀主。士實蓋舉王守仁于鄉者。

守仁固作書通候尾云但得此公早出頭則吾計就矣密遣老僕遺之爲濠所獲疑不敢出兵者十三日遂得移檄留都達邇有備此與康茂才老闆致書友諒事異而計同或誘敵使之來或疑敵爲之備其所以制敵一也臣自烈謹識

拔偽漢江州

太祖怒友諒犯我近疆又聞其弑主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及安慶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先陳陸兵（此奇兵）以疑之（正法也）敵兵動乃命廖永忠潛以舟師擣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爲宜徑拔江州（江州今九江府友諒偽都）（奇謀）傾其巢穴　太祖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

徑拔江州兵法出其不意多此類臣自烈謹識

書諭胡廷瑞

太祖既克江州遣使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太祖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委身來者推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一見契合故嘗赤心待之隨才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賜之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此言足以感人）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幾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決意遣同僉康泰詣九江降

王者待人以誠就辭旨溫栗處可見先是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三郡來附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質子衰世之事豈可蹈之今既誠心來歸當推誠相與何以質子為哉厚賜關遣之臣按此數語與諭廷瑞書詞略同 臣自烈謹識

諭諸將屯田

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諸處屯田。康茂才屯積充牣。（十句作○是）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つ法傳録州○北數）興國之本在于彊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于民。（伸民○至此）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近代倘陷後軍○盈于內外白稍○聊甚有長○緊）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屯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此趙充國遺法。永樂中黃福請官爲市牛犒糧。欲廣屯于遼陽。上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宣德中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使勘實。賞之。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墾田益廣。積穀益多。皆不失太祖屯田初制。後是則名存實喪。屯日益壞。粟日益匱。兵民安得不重困哉。臣自烈謹識

張子明告急

陳友諒自帥兵圍南昌。元帥趙德勝力禦。餘發蹶張弩中其腰膂。深入六寸。遂卒。（追贈梁國公謚武桓）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二郡。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文正時爲大都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文正等堅壁以待。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非○夜○不○行）半月始得達見。太祖具言其故。太祖曰。友諒兵勢如何。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鬭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

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左晴中音○信）太祖謂子明曰。爾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吾已見主上。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子○明不信死）後特封子明忠節侯。太祖乃自將救洪都。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全洪都者子明數語耳自料見殺必不爲友諒所誘忠節與韓成頡頏配享功臣宜哉

友諒驍將張定邊犯　太祖所御舟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成仁臣不敢愛死乃服　太祖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會遇春通海等來援　太祖舟乃得脫臣愚按韓成卽漢紀信大政紀從信錄皆削韓成事非也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韓成等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議所以崇報之中書省以韓成爲首功建祠康

郎山先丁普郎等三十六人死事之臣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此蓋國初崇德報功之意因附見于此

初友諒將冠南昌時　太祖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友諒旣敗　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三復　太祖此言蓋重悔前此不用基策得古人懲毖深意益信　國家舉事當審度時勢計出萬全彼祭誘天命徒嘗試取敗者皆非也　臣自烈謹識

春秋時宋爲楚故告急于晉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莊王厚賂之使反其言解楊許而背之卒致君命宋得不敗解楊之力也子明此舉與解楊合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解楊生而子明不免于死此則伯者與賊之氣量殊耳于子明何損　臣自烈謹識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潜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悉攻不待其還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　臣自烈謹識

征僞漢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太祖命諸將解廬州之圍、〔先是徐達等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康郎山合戰、太祖分舟師爲十二屯、火毬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會日暮〔恐士誠東寇入建康此自問之術〕太祖御樓船集諸軍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我軍舟

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即命常遇春分調綱船、載蘆荻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衣以甲冑、各持兵器、若鬬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至晡時、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焚敵水寨舟數百艘、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併力來攻、太祖夜令諸船盡白其檣、至明旦莫能辨、敵益駭懼、又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復大敗、〔鼎陸贊云是小至鬬殺其人雖大至鬬遂其歸〕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壘子口、橫截湖面、邀其

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友諒不得出、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字碧泉巢人諡忠烈侑享〕與衆議曰、湖有淺處、舟輒膠、戰不利、盡移兵入江、據敵上流、敵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太祖、請移軍湖口、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

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illegible]〕糧且盡、敵困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縣禁江逃回、太祖命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友諒中流矢死、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

守建康、邀歸路、據上流、皆爲勝算、善兵者推此行之、敵雖彊必克、

本朝先臣丘濬曰、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罐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

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竹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為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通一線用藥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以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在內則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則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天助國家錫

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避就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仰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為實藥番遞以進

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臣愚按火礮神機鎗並制具在凡火攻者不可不知因附載于此臣自烈謹識

討取陳友定

太祖以兵革未弭、頗待臣歎曰、民勞甚矣、起居注王禕（禕字子充義烏人往諭雲南竟被害）對曰、主上威德昭著、民雖勞無怨、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不急近功、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諸將言陳友定竊據漳州、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士誠）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

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前此誘友諒速來、恐友諒與士誠合耳、今方致力姑蘇、置友定于閩中、非畏友定負固、正以士誠既克、則友定易制、不必分擊以耗吾力也、（臣自烈謹識）

常遇春取安陸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巴蜀、控扼南北、自古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爾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爾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爾之往

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決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爾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及攻安陸、執守將僉院任亮（元將）、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

太祖命釋之、授指揮僉事、

聲援相應、即率然在山之勢也、楚與淮南熟布戰徐僮間、分三軍相救、勢絕不應、挫敗固宜、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初調湖廣兵合勦。及賊破。輒已之。仍奬厲湖廣統兵參將史春。蓋初調非失策。欲使賊謂我俟湖兵至。然後進攻。乘其未備。一舉而蕩平之。雖未實用湖兵之力。而方其調之。即所以用之也。此亦聲援相應之法。但兵機不可明言。直令停止。彼心未免不懌。故婉轉奬厲。使將來有可用。若不歸功于彼。則後發不信。犄背之勢散矣。

按守仁此處方略。與　太祖所謂聲援相應。蓋不謀而同。臣自烈謹識

鄧愈守襄陽

太祖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來未附山寨。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常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較。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鄰于王保保。若爾之恩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爾猶長城。而爾之自視。當亦不輕。予與爾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諭者。以成事甚難。僨事甚易。故欲爾謹法度。施恩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

兵民仍舊。因而不擾。至惠法兼濟。其道足以理國。守襄陽猶反掌耳。

宋司馬光嘗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臣

按此論自正。但除暴去殘。有先之以威。而濟之以德者。寓德于威。其惠益廣。專言德與專言威者。事雖殊。獎則一也。三復 太祖謹法施惠數語。不以惠愛先法度。求治者思過半矣。臣自烈謹識

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各舉其重者而言。非謂民尚用愛。法尚行軍也。臣自勳謹識

論王天錫往襄陽

太祖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爾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撙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于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數語寓古今方略。豈獨計襄陽安危哉。凡為將帥幕僚。當服膺斯言。

宋歐陽脩云。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

太祖處事貴果斷一語。蓋機謀並用。而奇在其中。此其所以屢勝而不敗也。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一終

臣余 烜
臣余維樞 校正

明　婺源臣余懋衡　譔輯
袁州臣張自烈　叅閱

諭徐達備張士誠

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没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遲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即趨陸寨搗我之虛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衡决不及救援此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兵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

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寇舟亦宜設法備之

深識寇情兵勢不分處安而動威惟靜以勝之耳

臣自烈謹識

論立國根本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得聖主戒臣工保介遺意近日中外諸臣獨侈言加派何與因多寡為勸懲可以悟作人課吏之法非獨勸農為然 臣自烈謹識

論勝敗在主將

太祖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州屬揚州府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謂徐達曰張士誠縣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屬鳳陽府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寶應古陂或出鄒子角或出寶應屬揚州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

雖擁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獘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候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區畫如指掌兵家不諳地勢不察敵情皆必敗之道也

軍之勝敗在將賢否至于擇賢將而任之使所向成功則又繫朝廷能知人耳後世二三大臣奉命出師往往挫敗雖其人不勝任抑推轂者之過與

臣自烈謹識

徐達取興化

太祖命徐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俱屬揚州府）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郟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絕隘可謂勝策然攻寇者凡遇隘宜豫防寇伏如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既降餘衆驚潰者皆竄匿聞大將軍濮英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懈之乃設伏于途英等後至伏發遂見執英乘間自剖腹死又正統間御史張海遣二都指揮率兵四千勦閩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豐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繇是觀之凡絕寇兵出入徑路宜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不則未有不墮賊阱者也　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討張士誠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大亂以來群雄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劫奪寇掠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士卒毋妄殺掠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墓爾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既而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苟士誠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仰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必覆其巢去鼠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

併力救之令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此方以孫十道也）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若遇春猶執前議（法傳録制此攻一役升是）　太祖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先攻姑蘇失利吾不爾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不欲遣熊天瑞（爲諜將後）天瑞之降（天瑞叛降于士誠士誠既敗天瑞遂伏誅）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嘗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播天瑞之叛以行吾計）如此則墮吾計矣

攻湖州以分其勢所以弱姑蘇也或曰獨不虞姑蘇援湖州乎曰縱天瑞輸直擣姑蘇之言于張氏張氏方自救不暇則彼此失援而我制寇有餘矣

雖然分之而使不能合者在湖州用定在姑蘇用聲聲定之間皆不可測

昔人嘗言漢高帝之憂憂在項籍耳然觀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于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後世所以孤項氏也繇是推之我　太祖先湖州而後姑蘇與漢孤項氏略同。臣自烈謹識

朱文忠攻杭州

太祖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攻潘原明）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于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原明（僞平章原明即張士誠黨也）聞文忠兵至難敵。遣員外方奏請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奏曰。杭雖孤城。生齒百萬。釋所託而來。安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懽笑款接。命僚（觀其僚書可以觀其誠。僞者中無主而求許于人）晝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

文忠入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徇。城中晏然。仍授原明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

或擊東。或擊西。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臣自烈謹識

文忠可謂賢將。卒借民釜。初無甚害。而即磔以徇。此湯武所以起來蘇之望。漢高所以多牛酒之迎也。迺來縱兵殘民。害慘于寇。民困而國隨亡。可不痛哉。臣自勳謹識

戒諸將備元兵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于陵子村。（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蘄州。後徙碭山。初從山東李喜喜。敗歸徐壽輝將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友諒。聞我師攻江州。率衆降。）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元將擴廓帖木兒遣李武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擊之。敗去）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將驕兵惰。擒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守備之道盡此。

臣按高駢將畢師鐸出兵。次第為陣。已與王朗為左右翼。成列久之。楊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騎數千于旁。行密先犯駱玄真。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壁。爭取金玉貨糧。伏謀而出。行密輕兵躡其後。師鐸軍大敗。凡敵餌我有與此類者。必不可貪利而忘敗。太祖戒諸將勿為擴廓帖木兒所餌。且嚴為備。此所以能無患也。臣自烈識

諭將道仁愛爲本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忿仁者所不爲元季兵興群雄角逐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不勝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可爲勸戒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

善將矣爾等其勉效之

荀卿言兵要在附民 太祖推本仁愛確不可易雖有時威克厥愛猶霜雪加于空耳豈肆殺戮哉

臣自烈謹識

威嚴仁愛雖若兩途實則一致愚觀太祖創業之初凡所行者無往非威嚴即無往非仁愛蓋威嚴所以行仁愛也舍威嚴而談仁愛不免宋襄之愚無仁愛而事威嚴必爲商君之酷善讀 祖訓者當合而觀之 臣自烈謹識

閱試將士

太祖御戟門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坐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爾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

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心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者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豈獨馭馬哉馭士卒亦然蘊洞曰用人不盡其所欲爲 臣自烈謹識

戒浙西降將

太祖視朝御戟門召諸將諭之曰爾等舊事張氏士誠爲將領兵討窮來降吾待以厚恩列於將校爾等知其然乎吾明告爾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爾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此皆爾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習勤苦戒奢侈士大夫宜知此意非獨爲諸將言 臣自烈謹識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觀 太祖戒諭諸將等語知 太祖平日所自治者直與堯舜兢業周訓無逸同揆苟能守此不變 明雖萬世存可也臣自勲謹識

諭王業戒驕忽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席捲矣 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繫焉基曰近滅張氏聞者膽落乘勝長驅孰我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思一戰

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彼有可忘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豈可驕忽以取不虞

太史令之言不宜淺陋乃爾陶安獨緘默何也疑實錄有闕文臣自烈謹識

漢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怯所以成其勇也 太祖臨小敵若大敵與光武意正同深得孔子臨事而懼之意臣自勲謹識

命將北征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予與諸公率衆渡江，與群雄角逐，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闢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宣揚州興化人，元末為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為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後與其子信據沂州，徐達北伐而殺之。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邑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何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制挺可勝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餘可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屛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非熟察地形，不知取山東之利。遇春欲直搗元都，稍失之疎。故兵法以多算勝。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勿畱降將

太祖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韓信不先過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欵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畱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壁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思之

此曾著所謂跡已試者

太祖論兵法曰要在通變何暇論古法蓋通變正善用古法非廢古法不用也觀此處與馮異平三輔事示徐達可見 臣自烈謹識

太祖處陳兆先降衆悉令其入衛及論常將軍又用馮異平三輔法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惟得其當而已此真不拘古法明于通變者也 臣自勲謹識

命宋迪往諭張興祖

宋迪使山東還言於 太祖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興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舊兵俱與進取

太祖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仍往諭興祖令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畱也

貴實所制

慮興祖不能制御耳離其降將即所以孤敵勢非疑其受降而掣制之也 臣自烈謹識

諭湯和進攻延平

元與化州守將葉萬戶聞福州不守遂遁去耆民李子成率衆詣福州征南將軍湯和請降和遣指揮艮輔守之莆田等十三縣相繼降附和遂移師進攻延平討元平章陳友定 太祖遣使賫勑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備則小懼又曰欲人不遠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凡此皆爾所短故特諭爾

○明○王○宜○體○此○意

成化間韓雍帥兵討廣蠻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遊擊雖大監盧康陳宣爲監軍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臣[illegible]日任雍既專盧康等皆爲軍法所制雍至全州斬[illegible]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故卒能[illegible]幾 太祖任人責成之意[illegible]

合兵復數[illegible]

戒州縣安養百姓

洪武元年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深○志○ ○大○人○之○言○

此言深得治安之要有司不廉朘人厚己卒至蠹賊小民昔人謂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盜賊流亡非篤論也臣自熈謹識

洪武三年戶部奏德州逋稅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 上曰德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藉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遂其官必責之于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幷所逋免之臣愚按安養百姓惟得租驟貪爲先又不獨選用廉吏使無朘削而已古今亡國率繇聚斂不可不戒臣自烈謹識

諭廖永忠等取兩廣

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帥舟師繇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王守仁告諭洞頭賊巢亦此意）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愼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拒命，然後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元分省左丞何真，廣州東莞人，據廣州。永忠等師至潮州，真奉表歸附）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也。

或曰：似李左車說韓信先聲後實。愚謂左車說信，特儀秦恫喝之術；太祖所云，實情理必至之事，未可同日語。臣自熙謹識

論用兵不拘古法

太祖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因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是以兩軍之間，決先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與淮陰自謂多多益善異）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正發此古法意）而勝，此尤所難。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李靖云兵無用兵未嘗膠）（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將識士情）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古法者不可盡一律）

惟通變可以不拘古法，非不拘古法便爲通變也。後世須識聖祖立言之意。

宣德元年，上命行在兵部于京衛選士卒逾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爲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于隨機制敵，開闔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皆在兵法之外。卿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略。

融會于心，自然有得。臣愚按：讀書有得，自可以應變。蓋能用古法，不為古法用耳。不讀書，不觀方略，膠古法而盡棄之，自以為我能通變出奇，恐不敢信也。臣故曰古法亦不可廢。臣自烈謹識

唐房琯擊安祿山，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颺塵鼓譟，牛皆驚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琯遂遁走。此蓋泥古之病。如宋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王恩，恩曰：古有之，猶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

自敗耳。臣按：凡古法有不可泥者，即唐宋車戰可推。臣自烈謹識

諭馮宗異遏援兵

太祖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即馮勝）曰：蒼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晉兵守關，（[illegible]）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師，往汴梁。將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太祖定都，故往視之，且會大將軍徐達等謀取元都。

守關遏援，北征必克，可謂慮在事前。

時陝西州郡為李思齊、張思道所據，後馮勝入潼

關，攻思齊，思齊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臣自烈謹識

命將直擣元都

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　太祖勞之曰古人忠爾忘身國爾忘家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朕觀天道人事惟人事可見天道元都可不戰而克將軍等勉之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克之　太祖按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青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又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繫於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等旣克通州元主夜半開建德北門去

大師克燕元自是下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周家御夷與窮兵黷武迥殊

聖祖此舉可法　臣自烈謹識

楊璟等克靖江

平章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叅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率師自廣東來會，屯東門象鼻山。攻城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閘決其隄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殺其守隄兵，遂決其隄，濠水涸，因築土隄五道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也兒吉尼（元平章）懼，復攻其西門不克，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暨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空虛可取狀。璟乃給白皮幟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興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出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詬罵，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翌日送也兒吉尼於京師。

必審察張裴二人非詐約乃可，璟此際宜別具方略。臣自烈謹識

決隄築道，勢在必克。裴張二人自知不免，故射矢約降，可無慮其詐也。然受降如敵，不嫌慎耳。臣自烈謹識

問廣西邊務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運自廣海入見，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長服，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蠻夷可以誠感理諭，近日盜賊何獨不然，勦盜而專議撫，不思所以勝之，非策之上者也，

策寇者謂良二千石、邑良有司，勸田桑勸課之令，申弛禁緩征之條，使民勿爲盜，盜復爲民，然後重臣宿將，帥敢死之士，盡殲其不悔禍者，天下可以治，臣愚謂此特汜襲遂平渤海之法耳，使遂復生今日，其治盜當別有方略，豈區區責飯買犢哉，先臣王守仁曰，招撫之議，可偶行于脅從之民，不可恒行于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鄉化之徒，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誠哉是言，臣自烈謹識

諭袁義撫訓軍士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徙兒，勇而好鬭，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友諒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觝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此訓練之效）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勿怠惰廢事，

恩威兼濟固也，然必以恩先之，語云，威不可無，不可專恃，譬鹽之於味，有所託不適，則敗託不可食，故威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耳，太祖首推恩意，次嚴號令，意至深遠，如謂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而民聽，此申韓之術，非王者致治之道也，此與賜鄧愈書所謂謹法度施惠愛相表裏，合觀

之御下之道脩見。

洪武二十七年、太祖諭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遣令聞朕、朕察言觀色、良繇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臣按役使家人、必使之足衣食、無窘迫、況軍士出死力爲

將帥用、安得苛督以威、使之失所乎、三復太祖諭馮勝數語、蓋信惠懷軍士、與優恤家人、事雖殊、其道一也。臣自烈謹識

論元兵亡國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于所統軍士、恬然不知簡練、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橐出片紙今僻不能措名指其名曰、盡在是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近日兵制之壞多見類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

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元兵不訓練、故亡、特借此戒諭諸將耳、偶舉點兵一事、見元主怠弛多此類、至深論元之所以亡、雖虐政失人心、咎不獨在兵制廢墜也。

洪武二年、太祖嘗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太祖曰、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失之也、元季君

臣聞干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寔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臣愚謂太祖此論切中元弊益見元亡不專在無兵可用然臣所謂元以虐政失人蘇者心逸縱故行政暴虐耳嗟乎逸樂縱弛之爲虐政甚矣豈必炮烙鉾鍋驟而罪就死然後爲虐哉臣自烈謹識

行賞南將較功

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將較功太祖欲賞永忠以大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較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較入謝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酬勞耳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爾受賞可謂榮矣

凡後世進用匪人使竊位苟祿無分毫補于國者皆妄用其財耳夫不節用不愛民豈獨耗之于役作征伐如秦皇漢武哉臣自烈謹識

先賞將較卸　太祖保全功臣處事若甚微關係最大不可不知臣自烈謹識

命將往征沙漠

太祖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往征沙漠，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寇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太祖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欲分兵爲兩道，一令大將軍徐達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命左副將軍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遂受命而行，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即先攻湖州，後攻姑蘇之法，但彼聲實互用，此皆用實。臣自烈謹識

蘇琦言時宜三事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諭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命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其餘荒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召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致殷實，少蘇轉運之

勞流移之民亦得以承安田野矣書奏

太祖詔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近代頗難其人

治法具在如郡邑無良守令何守令失人則肥家蠹國民不得所虜寇何釁而動天下烏得不瓦解哉臣自烈謹識

諭軍營備不虞

太祖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詩傳夏明非術者言營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邊西山川險塞一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慎之

此歲勢樺旁証要

裴行儉移營可法西征重事雖無術者言不宜忘備況云當有水警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二終

臣余 校正

臣余維樞

古方畧征卷之三

明　婺源臣余懋衡謹輯
袁州臣張自烈參閱

釋左丞胡德濟

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太祖念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勑諭達曰：朕起布衣，命將出師，悉遵節制。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齊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且授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左丞失律，當就軍中戮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非私左丞，以勸功耳。所謂毋事姑息，蓋因罪加刑，令士卒知創艾，非後世苛酷者比。

宣德八年，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又造虛辭飾過，

請正其罪。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為。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臣愚按古者閫以外，將軍制之，至有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但不宜擅作威福，失人臣禮，非謂將士有罪，必一一請天子自裁也。觀太祖所云穰苴戮莊賈可見。青不斬建，特其循謹之一端，未可為萬世人臣法。使將士罪當誅，戮之未為過；使將士果無罪，即文致奏當以請于天子，亦當與虐無辜、亂王法者同科。當時但詳鞫蕭翔之有罪無罪，宜杖不宜杖耳，豈必槩責廣以不輕殺哉。臣自烈謹識

穰苴待賈莊一語，是令左丞膽落。雖寬釋德濟，未嘗不寓戒飭至意，非他肆赦者比。臣自勳謹識

諭楊璟討覃屋

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屋屋同連搆諸洞蠻爲亂

太祖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没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愼無逐利輕動

與不窮追元主同僅防侵擾而已

太祖勅諭嚴明璟宜奉行惟謹厥後璟不悟屋詐

降使部下黄承謙往報爲屋所執拒不下璟復請軍餉欲困屋 太祖切責之命參政戴德以兵從璟盡力攻之復命湖廣左丞周德興討之賊乃遁去輕動之失如此 臣自烈謹識

諭諸臣省浮費

太祖閲内藏慨然謂諸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縱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省浮費是國恤民之要臣思謂洪武二十七年京都酒樓之役亦當已之惜諸臣不以此言進

臣按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調費日促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宫掖所須務從簡

約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或曰損之日祿庶皆有定制毋輕更變以搖人心仁宗可謂識大體但吏祿雖不宜遽裁而冗官必不可不汰善乎宋太祖之言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莫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官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十緣是推之汰冗費必自汰冗員始雖然今天下屢汰冗員而國用日益乏民力日益耗何也蓋當事僅知裁減不必設之冗官而不知自宰執侍從以下凡 朝廷必不可

不設之官。有職名而無勞績者。皆冗員也。皆素餐竊稱者也。此而不思所以振厲之。雖州郡縣冗官。悉行簡汰。何補于治。至如減俸捐助。取濟目前。實非長策。況捐助諸臣。往往借父犁鉏而有德色。又惡知其捐毫毛於此。不取償什佰于彼哉。然則冗官雖汰。而賢能不進。往往為 國病疾。臣竊謂汰浮費。汰冗員。尤當以得人為急也。臣自烈謹識

聘儒士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方。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雖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咸赴都督府講經史。庶幾忠君愛人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為天下國家計。其群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

之功。與人材輩出矣。 太祖嘉納之。勅有司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知治要。雖救文學。隱寓杜漸防微意。凱此論尤深得勸導忠義長育人才之法但須酌定所說諸書。如 太祖武臣大誥及諸經史古名將方略有實益者。令次第講肄。不宜汎及它籍。徒亂見聞耳。臣自烈謹識

儒士與諸將說書并經生章句俗學比。至于異端曲說。尤宜嚴禁。永樂中守衛官。有于皇城下誦佛

經不轂者豈午門者直說書之制至是遂廢邪抑
諸將因說書旁及佛經邪　成祖召守衛官諭之
曰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欲
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無是欺
者而欲有福無禍得乎間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
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誦讀亦于身家有益今後若
仍于宿衛之所誦經必罪不宥臣愚按此言可為
萬世法然近日又有文儒身為　王臣職在封疆

專事誦經放生為釋氏沙門護法者誑惑流俗莫
此為甚非獨孔孟之罪人抑亦　二祖之亂賊也
當與天下共戒之　臣自熙謹識

金興祖間道取援兵

偽夏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興元即陝西漢中府國朝為漢中唐米曰興元）
守將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
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
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
走寶雞（寶雞縣屬鳳翔府）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
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礟檑石敵兵多死傷者時
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
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

砦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
大驚乘夜遁去
人持十炬善於用寡即增竈量沙之法　臣自烈謹識
漢廉范拒北匈奴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
營中星列虜遙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宋岳飛與金
人戰汜水關射殪金將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
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
爇四端舉之金人疑援至驚潰徐達人持十炬之
法本此　臣自熙謹識

諭武臣法賢將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鬬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讀臣皆謂偏裨此論不獨武臣實然）

按蓋醜失之恭杯酒失之謗皆不可訓三復聖祖此言益信

今陪京勳衛子弟內交有司及諸文學有聲閭之士輕裘博帶習為都雅日卿杯引滿以詩歌唱酬為樂廢時失事莫此為甚 國家一旦有急皆蓄縮退耳安望其亢扞外侮克綏而武哉 本朝武備廢弛釀患養害皆自是始竊痛曲突徙薪者之無人也可若何 臣自烈謹識

戒武臣凌虐軍士

太祖聞指揮有凌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惟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暴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深切使人自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爾等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或言指揮使聞此言當撫恤軍士然使諸軍上聞此言竊懷驕志敢與指揮抗衡輒不奉法且曰爾所得名爵皆吾力柰何曰有軍律以治之

太祖特戒諭指揮耳豈縱姑息軍士哉 臣自烈謹識

論文武非兩塗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爾等多有富貴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已夫位備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爲兩塗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勉識之

宋藝祖謂將帥一大有司不可責以廉謹又曰御相以禮御將以術此論微涉權譎觀

太祖所云講學明理文武非兩塗可見

太祖嘗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言有善者導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它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繇以爲戒耳臣按太祖訓武臣欲其取法古良將而至于自勉又專取古亡國之事以爲戒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太祖蓋本諸此況武臣既法良將則必以將之叛逆驕蹇爲戒太祖既懲喪亂則必以古之聖帝明王爲法從與改必有兼用之者非可以一端泥也臣自烈謹識

定武官承襲法

太祖詔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侄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侄而有妻子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業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歿於王事者給全俸俟長襲職著為令

不宜令試騎射 宜激勸意

先臣李賢嘗因軍功有增無減建言謂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之以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爵者今若因循又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臣按此論關 國家大體近代世襲武官優游驕惰雖不累犯罪惡卒無毫髮功効其子孫巷有爵祿皆拳養終其身使賢而見今日之蠹又不知如何拊膺耳 臣白烈謹識

張秉燮言便宜四事

雷州衛指揮同知張秉燮言便宜四事一預造戰艦以防海道之寇二增兵屯雷州以為欽廉諸州緩急之援三雷州之地當廣海之衝要城池水寨守禦之勢不得不重而見在軍旅單弱宜益鎮守之兵以重其勢四本州糧儲不足給兵食乞以歲辦鹽課給民間糴糧以給軍 太祖從之

先臣王守仁請令廣鹽下袁臨吉三府販賣所収銀兩少助軍需又請折梅亭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蓋以南贛兩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夾攻糧餉一資皆仰給於此既不請發內帑亦不重科貧民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也臣按此論與秉燮第四條相合但盤劄抽分消得公廉幹辦者任之不則奸弊百端侵漁滋甚如近日鈔關北新蕪湖等處佐國課者什一飽私蠹者什九害可勝言哉 臣白烈謹識

論薛顯功罪

封左丞薛顯爲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謫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昔漢高祖非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詞義嚴正）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蓋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左丞薛顯始自盱眙（鳳陽府屬）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及從朕征伐，皆

著奇績。自後破慶陽（即周之不窋所居，宋曰慶陽，本朝因之爲關輔保障，領州一縣），追王保保，戰賀宗哲，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忍，朕每戒不悛，至妄殺胥吏，殺馭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指揮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條析平允）

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功過不掩，盡古今御將之法。既謫顯海南，仍厚恤其母妻，所謂罰弗及嗣也。臣自烈謹識

諭屯戍諸將

太祖詔諸處領兵鎮守屯戍諸將遇境內有警許乘機調兵勦捕若失誤致使滋蔓者罪之餘事不許專擅調遣其改除起取非奉制書毋得輒自離職違者論如律

許乘機勦捕諸將可無掣肘不則左右牽制為患滋大安能成功 臣自烈謹識

正德中王守仁申明賞罰疏其略曰臣請以近事証之兵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聽勅捕申報不得仍前朦朧隱蔽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云云臣以前官又恐未及施行臣即用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未及一月而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何者兵有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避思效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苟此惟不申明舉行耳令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未必不如是速也伏望皇上特假臣令牌令旗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臣按守仁此言深得勦捕機宜雖然今天下督撫諸臣任未嘗不專權未嘗不一而賊虜日益橫士卒日益驕諸所上斬獲皆冒功掩罪非有實効可徵云它上下相蒙攻守失策耳假令得守仁輩十數人相與僇力王事豈難禦虜滅賊哉 臣自烈謹識

傅友德攻階州

傅友德將攻蜀階州。陛辭。太祖密諭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瞿塘在夔州府 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階文二州名 門戶既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上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克之。

先臣王守仁云。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若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繇是先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臣愚按攻蜀則先隳門戶。攻桶岡則先潰腹心。先後緩急雖殊。各得其機要而已。臣自烈謹識

傅友德進兵漢州

潁川侯傅友德既克階文。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時湯和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 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而[illegible]下。蜀守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擊敗僞守將何大亨及戴壽援兵。遂拔漢州。壽與大亨奔至成都。友德追擊之。

韓信既破趙。遣辯士奉書至燕。恭其所長。潁川侯則以木牌代羽書耳。兵法曰。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惟智者能之。

隋史萬歲擊高智慧。轉戰千餘里。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投水。汲者得之。達楊素。素大悅。上其事。又突厥圍煬帝于雁門。帝于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又堯君素被義師圍。守孝斷絕。爲木鵞置表于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河陽守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按潁川侯木牌

投江。蓋本諸此。但萬歲君素等。欲以通報探之窮。
其事密。潁川侯併以奪守者之氣。其事顯。用之小
異耳。
置書投水不難。但恐得之者。未必如汲者之達楊
素。河陽守之達越王耳。萬一不即達。則前書仍浮
沉而已。此處須別有機略。臣自烈謹識

湯和進兵夔州

太祖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留
緩事。適傅友德階州捷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
冒險深入。克階文降諸州郡。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
地。兵既越險。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當水陸並進。使
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
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獨
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即率所
部先進。和猶逡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乃進

兵自白鹽山（山在夔州府城東崖壁甚峻）伐木開道。趨紙坊溪以
趨夔州。
數千木牌耳。足以釋湯和之疑。平蜀繇此而決。山
川懸隔。聲援自通。此亦兵家之奇。臣自烈謹識

廖永忠拔瞿塘

德慶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關在夔州府城東）。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偽夏明昇）設鐵索飛橋，橫據關上，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舁音余，共舉也）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柵，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illegible]）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illegible]）。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illegible]），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合兵亦至，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次銅鑼峽，明昇詣軍門降。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歸義侯（[illegible]）。太祖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大峒，乘夜進兵，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貫銃砲鉤鐮，使緣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為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及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賊皆驚潰，以為我兵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守仁預遣千戶陳偉、高[illegible]，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緣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臣按守仁此處方略，與永忠破蜀同，特水陸異用耳。（臣自烈謹識）

論賞僞夏小較

僞夏平章丁世珍兵敗。逃竄山谷。自以嘗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爲帳下小較所殺。蜀平。小較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太祖曰。小較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一過淡世祖封蒼頭子寄達矣。與高帝戮丁公同。不賞殺本管者。足見聖政異中商處。臣按商鞅開塞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

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鞅之術。亡宅猜情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戕。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夫小較殺本管。與告姦者。其事同情。此而賞之。則後之爲小校者。皆倖賞徼功。人人以殺本管爲快。漸豈可長乎。假令當日非太祖獨斷不許。視鞅告姦殺敵同賞。一間耳。焉足爲萬世法。臣自烈謹識

洪武七年。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部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若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的買不從。若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殺之。有乖天倫。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臣按若沙火石歹之于郭買的。與昔人誅弟殺子。大義滅親者迥異。賞之非法。

太祖此舉。視不賞僞夏小較。事殊而義同。臣自烈謹識

戒妄言祥瑞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之君多喜妄誕以侈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灾乖戾匿聞於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旣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將報聞

繇誠僞分治亂不可不愼宜以李沆爲法爲天下國家。不可以僞。僞則自欺欺人。亂是用長此齊桓以假仁獲罪於先王。唐宗以好名貽譏於國史。孰謂僞可恃哉。善圖治者求諸誠可也。臣自烈識

宋歐陽脩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吾固知其非祥矣。昔漢武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與。漢有一汲黯。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繇脩之言推之。凡爲人主。苟弗能得賢才而用之。雖實有麟鳳龜龍。不足爲祥瑞。而況假幻增飾。如漢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宋乾德中相州獻禾生九穗者哉。太祖戒羣臣妄言祥瑞。而以前代人主喜誕侈者爲戒。國初敬天勤民之實蓋如此。惜後世不然耳。臣自熙謹識

首啓天書皆名教罪人。洪武八年十一月甘露降

太祖著甘露論示羣臣正豫設羣臣媚道耳。臣自熙識

論貪愚不可使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稽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知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駁正使愚使貪正善讀孫子處如魏無知對漢高之言用之不得其道鮮不僨事 臣自烈謹識

貪愚固不可使然度尚平桂陽自焚其壘珍寶皆盡使諸將貪得敵貨踴躍思鬬遂破群寇則是貪

者亦可用也又田单守即墨使老弱皆擊銅器作聲燕軍大駭敗走反齊七十餘城夫老弱何知藉以取勝則安在愚者之不可使哉繇此觀之孫武之言亦未盡非也臣愚謂兵家無常形無常技顧用之何如耳苟必得智廉者而後用則天下之可用者幾人哉 臣自勳謹識

論孫子得失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玅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

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猶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亦終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不能盡如其書也

梅聖俞評孫子亦如此按聖俞云此戰國相傾之說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 臣自烈識

論濫刑黷武

太祖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好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蔽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後世有縱黷之君以殘于民者傳國本吾物性甚此爲甚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武者驅民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臣因黷兵而念及濫刑之陷民　聖祖萬物一體顯如此後世名爲省刑而刑益濫名爲汰兵而兵愈驕天下之變自此浸淫不止視　聖祖仁心仁政何如哉　臣白然謹識

濫刑陷民甚于黷武　太祖軫念濫刑真仁人之言臣愚按秦皇漢武皆以窮黷虐百姓哀平桓靈未嘗遣一卒動一旅而民不聊生天下嗷嗷此亡它人主不能知人有司往往骫法或厚斂以剝民脂或重鍰以飽私橐或妄動逆時多制變古使

下不獲遂其耕桑之業若是者皆足以死民豈獨窮兵濫刑驅民死地哉善夫　太祖之言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爲能約己利民嗟乎郡縣守令皆能奉行斯言則百姓自各得其所舍是而徒曰不窮兵不黷武是以生之而不傷吾見枝葉未有害而本實先撥矣又況人主不能選任賢能使百姓乂安卒至民窮爲盜紛紛割據雖欲不窮兵黷武不可得此愚所以反覆　太祖之言而深嘆真氏之論之未詳也

臣白然謹識

訓飭郭英諸臣

太祖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爾等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太祖曰嚴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爾等又役之爲私室豈保身家之道哉英等駭愕請罪

太祖曰朕未忍加罪爾當內省於心朕與爾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衆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每思所以保爾爵祿之道爾乃

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章[illegible]嘗言古人守分殖財如種田地務勤收穫歲有常[illegible]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暫有喪身亡命之憂今爾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如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爾等有勳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賴爾其識之

恩義兼盡使聞者感愧交心至藍李諸奸臣以法誅之而已

太祖嘗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祭遵爲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

臣按　太祖此言與訓飭郭英同爲將者不可不知

臣自烈謹識

詔釋良吏費震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盜與隣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頗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太祖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太祖曰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累官至戶部尚書。

牧民宜以費震爲法。察吏宜以太祖釋費震爲法。

洪武十年、戶部主事趙乾賑饑遷延、視民死不救。命誅之。夫震恤民、雖有纖罪可宥。乾無大故、以不救民受誅。太祖孳孳愛民。其御下寬嚴得中如此。臣自烈謹識

令爲保伍、驗丁給之。此中便寓轉盜爲民作用。後世發粟賑民者、宜以爲法。若無保伍驗、聽其自受、則是爲盜借食、害民尤甚。太祖釋震以爲良吏者、正在此。臣自烈謹識

諭勳臣戒戢莊佃

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諸功臣不禁戢。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全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晉意。而所有莊佃倚爾勢挾爾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必累爾德一語。嚴於斧鉞。聽者悚然。

按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後世則不然、貴戚勳舊之臣、往往怙寵專利、漁食小民。吏莫誰何、豈復有奉法之吏、摘其姦私者哉。

臣自烈謹識

論楊璟等功罪
賞平蜀將士有差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　太祖諭璟等曰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寵減寵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䜟使黃禾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銷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單屋寨又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至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過趙庸從克

李遂奔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湯和調還率兵取桑植芙蓉洞會江夏侯合攻單屋寨至中道而還向非皆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繇成今不爾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櫃杖殺軍較罪浮於功賞何可得爾等宜自脩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　太祖復謂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留不進非潁川侯越關度險阻直入劍閣致㪍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繇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宜涤梁相從事功不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爵爲第一侯爵令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爲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謝曰　陛下爲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敢希重賞乎

治薛顯罪而不沒其功論楊璟諸人功而各數其罪恩威並濟共知懲勸唐藩鎮之變畢竟處置失宜豈盡諸人之過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後世觀　太祖分別顯璟等功罪豈信太祖罰賞至公非僅空言也　臣自烈謹識

論武臣子弟襲職

太祖以將官子弟因年少驕佚故承襲者多不稱職（述世任子○亦然）
乃命其子弟年幼者入國學讀書稍長令隨班朝參（當教有恴）
以觀禮儀選則令習弓馬以學武事待其可用然後（此乃即○書○符之○道）
官之

太祖諭吏兵二部擇武臣有志于學者用之此法
令日可行洪熙元年主事陳良建言武職亦須考
殿陟黜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單職以功爲秩次
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祖宗成

憲如此毋庸他言宣德七年命故都督朱崇子裳
襲指揮使操練　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指揮
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任不可以後生少
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其可任然後
任之臣恐按核武職慎承襲皆有裨軍政皆不悖
聖祖遺制在今日尤當亟講求耳

先臣王守仁遊務疏其一在蓄才以備急其略曰
今之武舉僅可得騎射搏擊之士不足以收韜略
統馭之才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
濟之才如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
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
其超異者於此使相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
年而較試三年而舉選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
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
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
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
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遣發而
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臣愚按教育公侯之子

一條深得　太祖課習武臣子弟之意令武學非
不設徒踏襲具而已稽考不詳才否不別行射策
論則有之安所得韜略謨謀者爲國家用哉臣自烈識

諭徐達等防邊

太祖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統一中夏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何者創業之難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地相接犬羊之群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不寧卿等豈能獨安乎今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爲備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

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臣等敢不恭命

太祖在之日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猶必守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或問夷狄更處之若何程子曰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亂華之道也　太祖諭守邊之道但言來則禦去不追而不及和好以此

先臣余子俊建撫榆林議言　國初逐北虜遠遁黄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延邊如于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何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沿邊一帶墩臺空處宜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劃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

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于其空處築墻橫一斜二如新月之狀以爲偵敵避射之所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榆林遂爲雄鎮臣恐按此疏與聖祖守邊之法相合恨近代邊備寖廢不考求榆林遺制耳　臣自烈謹識

臣余　垣
臣余繼樞　較正

古方略征卷之三終

古方略征卷之四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明 袁州臣張自烈 恭閱

省大同諸處供億

監察御史那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諸處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 太祖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億誠艱宜少紓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若乏用則給直市之尋詔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芟取芻草以為備蓄免致勞

民

太祖嘗言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於民民勤苦倍於兵而其衣食恒不足至是給直市芻草又令軍士自爲備蓄厚下安宅之道類如此

先臣呂柟曰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定運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法決不可輕易改之臣按此論與 太祖儲蓄之意相符因附記于此 臣自烈謹識

置內外衛所

太祖嘗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誠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數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伍千六百人爲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

國初自京師達於郡縣各立衛所彷古趙充國羊

祜遺意令督兵屯種兵農兼務法甚善今皆廢而不行諸所衛官冗食而已各旗自清輓外供衛官使令而已屯田子粒官軍遞侵漁而已兵制之壞莫此爲甚今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十九萬不知此十九萬者安所用之及虜寇並起乃始扼腕嘆兵不足用又從而召募之兵愈募則餉愈增餉愈增則民愈困將來無窮之禍蓋有不忍言者藉前此率繇 祖法加以振作無浸失初制豈至潰裂莫可收拾如今日哉 臣自烈謹識

宣德二年。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各處衛所官旗。不能撫恤軍士。多致逃亡。昔例皆有降罰。朕寬待之。限一年之內。勾補不完。然後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須降罰。古人云。威克厥愛允濟。若更因循。則軍政必至廢弛。不可不用意。臣按此言深得 國初置衛所深意。但專勾補而略撫綏。軍伍雖鮮逃亡之人。軍政不無廢弛之弊。惜張本不計及此。蓋此慮未遠耳。臣自烈謹識

敕約束將校

太祖遣使齎敕諭徐達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由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邊民鎮脩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深嘆如此）

信賞必罰。威惠相濟。 太祖御將之道至矣。諸將廼復有酣飲悖慢。如藍玉傾躺者。大將軍紀律安在哉。臣自烈謹識

討五開叛蠻

總兵官辰州衞指揮楊仲名討破叛蠻。捷奏至京。太祖遣使責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深爲之喜。聞諸蠻既平。獨吳面兒逵遁豁洞。人事異宜。險阻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殄。是命內臣尚彼奉御呂玉諭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雖遣內臣觀兵閱勝而已。未嘗分將權也。如唐之於魚朝恩。宋之於童貫。則自來辛螫。喪師辱國。至今譏之。

臣按漢靈帝時。盧植圍張角於廣宗。將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繇此觀之。凡遣使諸軍觀兵閱勝。宜先察內臣忠謹。不至如左豐索賂。然後可。不則雖以植之連破張角。不能不就檻車。悔何及哉。臣自烈謹識

諭丁玉著謀用士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旣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治○天○下○之○將○要○是○

○漢○明○帝○詔○遣○者○妻○子○自○隨○此○亦○善○處○之○一○端○

軍志云。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惟恩素蓄。謀素和也。丁玉失之。

征威茂諸州有功。復以幸成策其後。此又鼓舞將士之術。臣自烈謹識

論武備不可忘

太祖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可一日忘哉

周既定天下雖戢戈橐矢載乾求懿德保厥士此即武備之大者 太祖所謂講武治兵豈徒鍛甲砥劍橋箭柔弦已哉蓋內脩而外攘在其中猶古帝王安不忘危云耳

太祖謂武備不可忽自是久安長治之道然

太祖嘗與諸將論兵政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用兵以戡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臣按後世論兵能三後 太祖斯言庶幾古除戎戒不虞之意不則厲精武事功不補患甚非國家之福可不慎與臣白烈謹識

勅備高麗

太祖詔留高麗使者周誼於京師而遣通使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就使懷恩畏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制於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遼以覘中國今留誼於朝歸其通使爾等宜縱此人齎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復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入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戍

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措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也令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不令高麗招誘戍兵杜漸防微古今守備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永樂中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任覘窺伺深得守邊方略至正統許牧大同虜得詗知地險數犯邊繇此啟釁 國初邊防之寇如近日虜大入輒陷州郡備不足故也可以爲戒 臣自烈謹識

論任官辨邪正

太祖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進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爲難辨 太祖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易辨也

天地至公而已矣不私者至公之謂也公生明任人致治之道盡于此 臣自烈謹識

論賞罰勸懲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此（近代以私愛行賞者比比）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法傳封制此非是）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若小人雖進耳）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此不可為法）

小人僥倖之術頗能令人主不覺然未有不附左右而進者觀蔡京之於童貫可見

宋仁宗時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太祖此言與宋仁宗一揆僥倖者何自而進後世諸大臣見不逮衍多矣識者恥之　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知虜虛實

太祖遣使賚勑諭徐達湯和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可深為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兵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則以精兵持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執擒獲者而詢之可以得虜情實然懼其以偽告我此尤不可不慎永樂中丘福等出塞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欲勢詢之酋本雅失里聞大兵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令所獲虜酋為鄉導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鋭意乘之福等為虜所執死之全軍皆沒繇此推之凡所獲虜酋或詢之不得其實如丘福為虜所紿則悔之靡及慎防之可也　臣自烈謹識

命將直擣雲南

太祖御奉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先是五年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令入朝禕遂被殺）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永寧領長官司四）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軍民府）。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

我師。宜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太祖出餞於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繇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繇辰沅趨貴州。路多險阻。諸將欲涉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繇是雲南諸郡邑皆震。

出餞龍江。士氣伯倍。（臣自烈謹識）

命諸衛軍士防倭

山東都指揮使司言每歲春發舟師出海巡倭今宜及時發遣太祖曰海道險勿出兵但令諸衛嚴飭軍士防禦之

防虜亦如此

天順中安南黎灝侵占城池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內臣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下安南牘劉大夏匿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兵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按大夏此舉深計遠識

卽太祖不出兵勦倭之意 臣自烈謹識

諭烏撒諸蠻負固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太祖勅諭傅友德藍王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近日勅冠宜如此意）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諭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

太祖嘗言蠻夷小國不為中國患者必不伐之至負固如烏撒諸蠻則必蕩除而後已此王師所以不測也蓋卽高宗撻伐荊楚之意與窮黷自別 臣自烈謹識

諭傅友德取糧爲食

太祖遣使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爵擧動靜昔定亦留兵如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尚暇犄我空城邪不然則士卒饑困矣敵勢强則分之我勢散則合之分合之間變化不測兵法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智將務食於敵日攻諸蠻取糧爲食亦然

（俞大猷嘗言以守爲攻亦如此）（用兵分合得宜敵靜）

兩軍合勢猶率然在山方能制勝天啓丙寅閩督撫分閩內閩外不相爲用亦不相爲謀各自請兵兵數參差漫無所攻如均之閩六月之兵撫臣疏開閩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閩內兵五萬有餘多寡互異增減懸殊安望首尾擊應以制勝哉邊事支離即此一事可見 臣自烈謹識

諭吳復等合攻諸蠻

太祖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傅友德 藍玉 沐英）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犄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兵攻之必克也勅至復等進兵攻諸蠻寨悉下之

嘉靖中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寶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俞大猷言于督府胡宗憲曰璉雖離巢出刼其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追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虎方逐鹿猝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殪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于是引兵疾走柏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甚衆按此深得直擣合攻之法 臣自烈謹識

戒勞民爭利

燕州府巡簡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太祖謂戶部曰盡心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安邊息民自淸心寡欲始 太祖爲宗社計久遠如此向令德亨言果用利未得而害隨之得豈償失哉

臣按洪武十五年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鎭地產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又洪武二十年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二黃

姓下黃堆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銅閉巳久請復開之 太祖謂侍臣曰先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此二事與不聽德亨勞民爭利略同夫朝廷不恐擾民戕民其意不在于規利明矣然德亨之說既不用而王允道丁成復以冶鐵開礦進可謂何法之甚杖流允道衆論快之成獨蒙寬典何歟 臣自烈謹識

分設雲南衛戍

太祖遣留守右衛鎮府李果往西涼諭都督濮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𡸁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羊畜入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假以貿易為詞伏賊兵於後也慎之遣使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餽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留兵守禦東川芒部烏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蠻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於七星關之南（關在烏撒軍民府城東 南頂有七峰 置防禦所）烏撒之北中為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為一衛令祿照昇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既足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此法今日可行）兵駐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士卒俟諸蠻悉定方可班師

或攻或守皆用合勢兵衛相屬道路易通即首尾擊應之法 臣自烈謹識

諭傅友德等治烏撒

太祖遣使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旣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此九處要害）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覆若班師則一衞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令留者專守糧米計）衆寡不敵何以能守令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

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鎭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壘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碩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雖威德兼施不能不先威次德以蠻性獷悍難制耳昔人論治盜先勝之後安之又曰小盜安之大盜勝之治蠻夷皆然臣自烈謹識

戒衞所造作

廣州左衞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軍士以禦倭寇　太祖謂工部臣曰兵以衞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衞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辦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衞所造作勞民

今天下民苦寇餉蓋亦未被寇而先有勞費者又況禦寇官軍往往無功坐食民何能堪兵無毫髮衞民之益而民有億萬養兵之患此亂之所以日

熾也宋朱熹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此言得之臣自烈謹識

戒衞所造作不獨減勞省費亦且隱寓防閑非太祖識深慮遠不及此臣自烈謹識

論用兵在任將

太祖與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聊當備○陳任將得○失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推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前去武發將謂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從世升不事信而長得可任之人

任專信篤。御將之要。然必先得其可以信任之人。如穰苴樂羊輩。然後足以成功。它若騎劫趙括諸人。任之雖專。信之雖篤。卒用挫敗。又非必監軍掣肘而後債事也。任將先擇將。擇將先核實。桼王猛知此意。臣自烈謹識

諭邊軍就本衛較試

太祖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既不用兵。軍士罷逸。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分番入京。較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試。而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既來。城守空虛。或盜賊乘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較射止就本 後世且有擁兵家出勦盜賊者 衛。不必赴京。共知之。

赴京則城守空虛。本衛較射。則練習易懈。須衛所官得其人。明賞罰。示勸懲。官軍庶幾可用。臣自烈謹識

勅將士巡倭
太祖命將士運糧往遼東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
沒無常爾等所部將較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
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冠因以立功可也
舟回巡捕倭冠因而不擾人衆為用兼可以節餉
洪武十八年勅靖遠侯葉昇等飭理鰲復金三州
城池俟海運船至即以操舟軍士併築之與舟回
捕倭之術同特事稍別耳
嘉靖丙辰徐海擁倭奴入冠海自擁部下萬餘人

又導故寇柘林者陳東所部下數千人與俱聲言
它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
當寇乍浦下杭州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巡撫胡
宗憲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圍宗憲乃分遣
兵繳浙海鹽之間為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
角海頗聞新總督胡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
嘉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奇罷乍浦圍不敢復窺
杭宗憲以王直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逋逃主威
信雄海上無他罪狀欲誘而使之陰携其黨於是
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直友善者入海諭
直直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
過宗憲曰直既悔悟徐海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
狃其心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
直已遣子欵定海關 朝廷且赦之矣新總督威
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
不乘是時解甲自謝亡日必為虜矣海亦遣酋自
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宗憲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
酋而疏釋其罪佯諾之海於是始歸心願為死然

陳東心竊疑海私我道猶怏怏未之從也宗憲乃
用間縛海昔記葉麻數遣諜厚遺海所侍女日夜
說海并縛東東為薩摩王弟帳下書記於是出葉
麻酋中令其詐為書於東及兵賊殺海其書故不
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流涕益德
宗憲日夜謀縛東以報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
金賂王弟詐請東代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踐
約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
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亦自度反故島必為諸酋

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東黨方日夜襲殺海宗憲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說海以西沈家庄居東黨東沈家庄居海部下諸酋已又令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巳約官兵夾勦爾輩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瞯之私相猜而闖海中猝衆大亂俄而宗憲擐甲叱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遂沉河死兵歸河斬海級以歸臣按宗憲以廣用間諜平倭寇大率皆儀秦諸人之術海貪而愚卒墮宗

憲計後之善禦倭者當別有方略徒襲用宗憲故智而倭狡黠或出海右則成功難矣因附記於此

臣自烈謹識

諭沐英等防變

太祖遣使賫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寧正楚雄衛指揮使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譎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繇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仰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

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買叻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則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

大略答之即漢文遇南越王之法臣自烈謹識

諭止高麗入朝

高麗遣使姜淮伯來奏其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

太祖諭其使曰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臣執國柄廢立自繇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蓋爲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宜有耳使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賢者自知是非中國無所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咨其國使知之又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如高麗王至遼東宜燕待之命還其國若使者來勿阻

不許來朝仍燕待之見嚴得大體中國御夷之道可以類推 臣自烈謹識

詔武臣習武事

府軍左衛軍士告千戶虞讓子端不習武事惟日以歌曲飲酒爲務（今勳臣子弟紈袴）太祖怒命逮治之（與律合）因詔凡武臣子弟嗜酒博奕及歌唱詞曲不事武藝或爲市肆與民爭利者皆坐以罪其襲職依前比試不中者與其父並發邊境守禦不與俸（此法今宜通行）

先是命武臣子弟讀書習武事待其可用予以官至此乃有不奉法者卒逮治之可謂仁至義盡 臣自烈謹識

遣軍漸逼景東

太祖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已知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遣軍漸逼景東。景東徼外極邊，桂延紹雙元日開南，閣劉置。景東府領緬戶八里。按元史，莊蹻王滇濮，武開西南夷，諸葛亮定益州，皆未涉其境。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相持以俟大軍。因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欲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爾慎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決勝，覆其巢穴，乃爲善爾。若其納款請罷兵，可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金並進馬萬五千疋。景東累費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奴二百人，彼果從命，如數入貢，即許之。

償所費金，非苛求也，覘彼誠否，使我師有備耳。隨地屯田，深得誅違夷之法。臣曰烈謹識

詔停遼東營繕

太祖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朕皆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後作軍士，皆強悍勇士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碩，或七八萬十數萬碩。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倚遼不足，時時弄兵。今遼東之糧，軍士倚附，倘不即發沙嶺倉糧振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宋宣和七年，郭藥師叛降金，金幹離不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藥師爲鄉導。繇是觀之，高麗倘招誘逋逃，必將有爲高麗鄉導如郭藥師者。臣自烈謹識

論宦官不可掌兵政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甚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權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令使豈可使之當

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傳命四方輒假威福往往與郡縣抗禮郡縣官且有諂內臣希恩倖者况使之當要路擅兵政乎後世宜以唐末為戒

洪武六年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十年內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十七年　勅內官毋預政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凡皆　祖制萬世無弊者也獨正統六年命太監曹吉祥監督征麓川軍務十四年命曹吉祥等監督討閩寇軍務成化十七年命太監汪直監督宣府軍務正德中命太監張永谷大用總督軍務皆與　祖制不合至如宣德四年命謹身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此

尤教猱升木悖　祖制之甚者　朝廷為萬世宗社計自當率繇　祖制而以正統成化正德不合祖制者為戒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追感昌啟間事其為辛螫也大矣臣言豈迂而無當者哉

臣自熙謹識

諭諸將知軍士能否

太祖諭諸將曰爾等所統軍士雖衆寡不同要必識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為將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無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爾等其識之

紀實宜試見書

治天下亦如此

或謂何以識其能否曰郭逵嘗令偏裨自言所能不至倉卒乃求此可為諸將法臣愚謂既令其自言而又倣司馬光十科嘗試法隨材器使則智勇皆出矣它如趙括房琯輩空言無實不可不察也

臣自烈謹識

宋訥議屯田備邊

國子祭酒宋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奔竄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大師往返萬里饋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何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為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將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太祖嘉納之

大段紀法備叙皆削去此一段非是

此策在永平府九宮行

訥官國子祭酒宜專言教諸生餘科而止顧獨惓惓為邊屯計久遠 國初人臣晉心時務如此近

倒如祭酒言及邊事。輒謂其出位。自釋菜課士外。凡所當建白舉行。關繫名教經術者。皆供默不敢入以告。惡在能講求時務哉。天下事宜共白衆而莫救也。臣自烈謹識

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汚陽指揮僉事滿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還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觀此益信訥非空言。臣自烈謹識

論漢明帝苛察

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為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苛察則下急迫。下急迫則兢兢畏威。避罪苟且矯誣以欺其上。至於欺其上。則下之姦百出。國事必敗壞不可復救。或曰。英主戒自用。良然。

太祖嘗命按察司定議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綱紀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苛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臣按人主不以苛察自累。為人臣者。或苛察見長。則不惟導人主以申韓之學。而凡諸臣所為。往往害民蠹國。流禍非細。太祖諭戒按察司。蓋深

寓杜漸防微之意。又非獨自戒苛察而已。臣自烈謹識

民視民聽。是謂聰明。若舍人情而矜獨見。則壅蔽之患生。人主雖欲苛察。豈可得哉。 太祖通乎人情一語。即寓益戒無咈百姓以從己欲之意。臣自烈謹識

論漢文帝得失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皇后弟不可曰。恐天（即不避親讎之說）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 太祖此論。足補漢文所未及。臣自烈謹識

論致治在任人

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當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精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

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今天下病在不能用人如樞輔任大責重往往擇之不嚴任之不專雖然任不專由擇不嚴耳 臣自烈識

論宋太宗詒謀不善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用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

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宋自新法行其設法奪民甚於加賦當時病之而

唐末之弊尤甚歐陽脩云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設官有常員之數官不濫而易祿畜兵有府衛之制兵雖多而無所

損迫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口分世業壞而爲兼并租庸調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卒至於亡臣歐陽修之論推之國家惟不識君民一體之意愈煩愈弊則邦本虧而盜賊夷狄乘之後世苟能以唐宋弊政爲戒而以 聖祖之心爲心天下可不勞而治矣臣自烈謹識

論漢賜民爵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近代有以鬻爵矣疏得官者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賜民爵不可況鬻爵乎語曰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材此卽論定後官之意善乎宋孝宗詔天下曰鬻爵非古也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通貨財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補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切住罷後世當以此爲法

○成祖嘗諭兵部尚書劉儁曰武臣中有韃靼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今中國人亦有冒韃靼名以避政事者其曉諭改正不改正者罪之 國初法制周詳非獨爵無濫及卽祿不容苟竊類如此臣觀近世學究進士去韃靼幾何卒歷資遷轉至顯官功實不著

何異賜民爵而聽轉移。職名具存。無煩假雜粗以
希祿利。其弊較冒名避事尤甚。然則今天下求賢
審官。使政事無廢壞。豈有不循名責實。而能盡善
者哉。臣自然謹識

論人主聰明壅蔽

太祖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
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
無所蔽。若信任奸邪。斷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為所蔽
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
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
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
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至是始恍然悔
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

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賢能。不為邪佞所惑。
則亂安從生哉。

欲廣視聽。宜先任賢能。欲任賢能。宜先屏邪佞。此
國家求治之次第也。

太祖嘗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
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
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滿則驕。驕
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則
能虛心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故莊王卒霸。

侯武侯侵暴鄰國魏業日衰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事無不濟矣臣愚謂人主欲聰明無蔽自遜志納善始蓋非虛心受人則賢才當前而不能用邪佞雜進而不能退視聽安得不亂聰明安得不壅明主合 太祖先後之論觀之思過半矣臣自烈謹識

勑燕王防虜

太祖勑燕王曰邇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永樂中丘福爲本雅失里所誘深入虜營全軍皆沒可爲明戒

太祖慮虜設伏故戒望遠者須去彼三二十里至文皇帝建都燕京彈壓北虜每歲秋盡遣將出塞燒荒遇虜出沒即乘機勦殺豈遠望者怯而燒荒

婺源臣余懋衡謹輯
明 袁州臣張自烈恭閱

命駐兵開平備虜

永樂元年　成祖命郡王高煦（成祖第二子）率兵備開平。諭之曰。邊報虜欲寇邊。方春兵民不得耕種。朕所深慮。今欲爾將兵駐開平。虜至即相機勦除。否則按兵待之。使邊境之人得以盡力屯田。然虜狡猾不可易視。萬一差失。則損威啓衅。不可不謹。王既行。復賜書

諭曰。爾軍起行。惟聲言往大寧。既出開然後北行。未至開平四十里即下營。先遣精騎往偵伺。勿令虜覺。如虜不知我軍出塞。領衆深入。則多用火器。過夜令壯士刼其營。亦可獲功。若與戰。則令武安侯鄭亨居中。安平侯李遠居左。武成侯王聰居右。爾將精騎一二千往來策應。寇敗獲其人勿輕殺。寇遁勿利其牛馬而窮追之。若虜有實意來降。誤以爲寇邀而擊之。則沮後來者之心。此須偵審。然受降之時。尤須防其變詐。古云受降如受敵。制敵之策。大槩如此。書諭長子世子曰。聞虜欲犯邊。今命高煦將兵駐開平。禦之。爾鎮守北京。于事宜用心經理。將士啓行之際。賜宴及鈔。仍遣人督運糧餉隨軍而行。不可緩也。

王者行師。義聲先路。過夜壯士刼營。非古來禦去勿追之法。臣自烈謹識

顧成議防虜

貴州鎮遠侯顧成言臣奉　命守貴州，招撫蠻夷，方隅暫安，苟祿叨恩，微勞莫效，竊以爲雲南兩廣，遠在邊陲，蠻賊竊發，譬蜂蠆之毒，不足繫心，東南海道，雖倭寇時復出沒，然止一時剽掠，但令緣海兵衛，嚴加隄防，亦無足慮，惟北虜遺孽，其衆强悍，其心狡黠，及其未動之時，宜先遣人賞賚招諭，以窺其動靜，預勅緣邊軍衛，暨邊境關隘，高其城垣，深其濠塹，屯田儲積，操兵養馬，以備不虞，我既預爲之防，虜亦何能爲

（本朝虜患病在不預防）

患，若其僧家漠北，輕兵入寇，必將狐疑，不敢深入，官軍據險設伏，以待之，彼騎不得施，步不得展，應機發伏，俘殺必多，如是數年，虜當遠遁，何敢復窺中國哉，至于　朝廷大事，文武重臣，措置有條，臣尚有欲言者，伏願　皇上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副理萬幾，永安宗社，不勝幸甚，書奏　上嘉其言。

今天下奴訌于東，插蹂于西，宅東而放目明暗火落赤，耽耽有輕　中國心，近者虜騎長驅，鐵轎一帶州縣，無復安堵，親藩以下郡王宗侯，被難死

者，指不可勝數，銜令邊臣，率如鎮遠侯蚤計預防，抑何至深入爲寇，如是其酷哉。

按先臣侍講劉定之曰，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疏漏久矣，宜增兵士，修亭障，塞蹊隧，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此論與顧成計畫同。臣自烈謹識

屯田積貯，據險設伏，盡防虜之要，惜後世不講求耳，韓子云，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爲之三嘆。臣自勵謹識

嘉靖成議防邊

成祖賜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諭侍臣曰。漢武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愼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

童貫用李良嗣策圖遼。金禍此始。愼固邊防。得御夷中策。他如班超傅介子諸人。功不補患。失在擾之耳。不可不戒也。臣自烈謹識

論天險在德

成祖與侍臣論諸關隘之險。解縉曰。關隘之險。莫如山海關。次則金坡居庸松亭古北口。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皆在京師脊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成祖曰。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天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卽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詩曰懷德維寧。

成祖此論與經合。後世徒恃地險人險。非也。

愚按五代史稱楡關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兎耳山覆舟山。皆陡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守之。卽今山海關。又金虜節要云。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也。平州之東。乃楡關。楡關之東。卽金人之來路。蓋金坡關卽紫荊關。楡關卽山海關。松亭關不知所在。臣自烈謹識

論斥去陣圖

通政使趙㷡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斥去獻陣圖者。則倖進既塞。自不至輕開邊釁。然大臣乃希進用者不一。在朝廷宜慎絕之。宋太宗嘗謂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改之。此又杜絕倖佞之本。後世須以太宗爲法。

人主欲使嗜好不形于外。宜先令嗜好勿伏于中。此端本清源之道也。蓋嗜好內伏。雖暫遏抑。不令外見。久之未有不形于外者。譬猶置果核于地。既有其根芽苗枝葉。以漸而至。必不能遏。覩不壓術

斜出可見。治天下者。與其制私。莫如無私。臣自烈謹識

人非木石。誰無嗜好。但顧所好何如爾。孟子曰。好善優于天下。記曰。好賢如緇衣。皆未嘗不言好。使人主所好果在賢善。雖若嗜炙可也。否則縱屏嗜絕欲。無所形見。亦木主已耳。何益天下事哉。莊生云。與賢者處則無過。愚謂端本澄源。莫善于此。舍是而欲使嗜好勿伏于中。是猶履影而求滅其跡也。有是理乎。臣自勳謹識

問勞朝使

永樂二年

成祖召毋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苟不與之相接稍霽顏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陛下懷柔之恩至矣但獨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論 成祖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此卽謹小慎微之道一語一嘿皆寓方略 臣自烈謹識

戒誘人犯法

成祖怒給事中丁玦等出使用銀誘人犯法令都察院遣人逮之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去歲命給事中御史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慝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玦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純也遂戒之玦不肯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要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玦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安者使咸知玦等所爲以爲戒

欲令撫安諸臣以玦等爲戒益見 聖朝欽恤之意 臣自烈謹識

諭群臣息盜

成祖諭曰。天下雖安。民未蘇息。而郡縣豪猾。遇有征徭。因緣為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政務。祛除民蠹。毋橫斂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課農桑。俾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惻念元元之意。

今天下民困極矣。黠者起而為盜。儒者流離饑莩耳。郡縣守令。藉口催科。至立視其死而莫之救。豈獨豪猾為民蠹哉。臣自烈謹識

勅諭寧夏守備

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諜報塔灘韃靼禿察汲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帥鬼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成祖覽奏。顧謂侍臣曰。胡寇至諭此語未必可信。禿察汲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抄掠取食。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糧後行。其以資糧不給為辭者。鬼的哥恐洩其事機。故外托此為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

其速齎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齎勅未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千餘人。寇掠灰溝村黃甫川之地。皆如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齎勅。但於勅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所得。計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不別書勅。智者卒如此。臣自烈謹識

與侍臣論刑賞

成祖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成祖曰。此語蓋爲濫賞設。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當。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按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世皆稱明帝愛惜名器。然臣竊

三復 成祖財出於民。不宜輕與之說。則明帝之日賜錢千萬。猶侍臣所云不若賞以財耳。豈知千萬錢皆民膏脂哉。後世人主心存愛民。當以明帝事爲戒。而以 聖祖之言爲法。臣自烈謹識

嘉恤遣使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因風漂至。巳籍記船中之物。請命。 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暹國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不幸船爲風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爲之脩理。人乏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此中必有防而備之)雖懷之以恩。亦豫防番邦反側。○暹國果否遣使

通好。須有確據。方可信。不則名爲通好。寔則刺探。譏察不可不嚴。雖然。 成祖此舉。不逆詐。式好示嘉恤。令番邦感恩。雖有詐。不得施耳。臣自烈謹識

察有司賢否

成祖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諭之曰往者處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以爲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

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累及阿之毀與出矣故孟子論取舍亦徵諸國人

賢否得失功罪至公則天下治矣如群小賂遺何

臣自烈謹識

勅宋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成祖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令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勅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之然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成國家大事豈拘細故況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不能間也卿勿置

意但盡心邊務始終一致以副朕懷

與漢世祖以章示馮異同晟宜益知勸戒

臣自烈謹識

論君職在養民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成祖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梁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也

國家凡無補實用。耗費民財與飼象等者。皆不可不革。即召責御馬監。可以類推。臣自烈謹識

軍士怙終不宥

刑部尚書鄭賜等言北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成祖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史竟○是○矜○恤○

劉景升父子。歲歲數赦。何益於治。說

成祖怙終不宥。益信孔明治蜀尚嚴。蓋亦不得已耳。與申韓自別。臣自烈謹識

戒守將徙民

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强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刧掠地無延警冦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不必思猶救無古徙民之何也）成祖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冦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旣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備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徙民則是未羅冦患者先被蕩析之苦其患甚於冦今天下守令不能扼要害使賊無入境徒兢兢城守視城以外之民如胡越然罪與徙民避冦等耳嗟乎豈城以外獨非吾民聽其先於盜而不為之所哉

按唐僖宗中和間黄巢作亂令兵圍陳州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內之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臣愚以為犨非不徙民然與陸英所奏不同一有備一無備耳審如犨之有備雖徙民未為失策不則雖徙民稍南五十里名為避冦去危地幾何未有不罹冦害者也

臣自烈謹識

春秋時楚為庸叛謀徙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冦亦能往烏有徙民五十里而曰此避冦良策哉周之東遷宋之南渡皆不務脩禦擒捕而苟安以為計者卒底滅亡可不戒乎 成祖不徙民而務擒禦深得保民任將之法臣自勲謹識

諭汲黯達大體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漂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成祖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此汲黯法之失）有命不得擅給 成祖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事有權宜雖不必奏報然須廉訪陳善等果能達大體如汲黯否果能實濟軍士否不然同一矯詔而公私判名為給軍而虛實殊不可不察

永樂七年 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軍務悉啟聞處分時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啟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十八年 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為食 皇太子惻然嘆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臣愚按此二事深得 聖祖仁民至意惜虞謙諸人不達大體臣自烈謹識

論奉天征討功罪

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與　太祖處分薛顯同

成祖嘗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臣按奉天征討官有犯論如律即所謂功在前賞其功罪在後罰其罪者也（臣自烈識）

撫馭西北諸胡

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罷（此人被役金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成祖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周公○擧而遠○之最是）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況虜亦饑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惟推誠待之耳

雖推誠待諸胡制馭方略恐不可忽蓋虎性至暴與其馴而擾之不若驅而遠之耳

永樂中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乘機騷動幾至變亂及發兵征湖貴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積患遂消又按成化十六年朝鮮請改貢道憚建州女直邀劫也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衆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獨不可曰貢道自鴉鶻關出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

它日憂卒不許歸于謙尉大憂之論推之古今內
中國而外夷狄來則力禦去則勿追豈必盡撫諸
胡使華夷雜處哉 臣自烈謹識

戒以器用累民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爲器用
成祖曰此係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疾
苦未得寧息今又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
仁言 明王有五穀賤金玉亦此意
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
此人即良綸權萬紀之流不可不防其漸
聖祖孳孳愛民豈恐作無益害有益哉永樂四年
六月却回回結牙思玉碗不受 成祖曰虜貪而
詭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
至矣何益國事臣愚按此雖不受所獻然軫念國
事其所以愛民則一也 臣自烈謹識

責中官擅役工匠

中官私役應天府工匠　成祖命錦衣衛逮治。仍召府尹向寶責戒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汝職牧民。當體國愛民。矜恤保庇。（今日則有重權矣）庶可休息。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奉有批帖。可也）而輒聽其役民略不知懼。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官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何如畏之。皆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已人之言）遂執私役工匠之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切喻）百姓家僮僕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

阿畏中官。豈獨京尹哉。聖祖斯言。可以懲一戒百。臣自烈謹識

戒人臣諛佞

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與白麥同）禮部尚書李至剛等率群臣表賀。（嘉應不在瑞麥。故云得賢爲瑞）成祖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祗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君驕臣諛國家此始）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不誠不足以致治。傳曰。臣下不正。其刑墨。蓋所以絕諛佞。杜亂萌也。至剛豈可使竊位禮曹哉。

太祖嘗諭群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變下。下不諭上。恪守乃職。是爲正人。昔范準在相位。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汁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爲宰相拂鬚邪。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偵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

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臣按丁謂以桑政諂宰相後世譏其爲小人况人臣而可諛佞主上哉合　二祖之論觀之則人臣所以自處與所以事上之道思過半矣然臣觀後世人臣又有機械欺蔽假切直之名而行其佞諛之實者內交左右窺瞰意旨往往淆亂國政尤不可不辨也臣自烈識

諭趙王嚴邊防

成祖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大政記削此一段]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慎防出入故無敗失今邊烽有警爾輒遣人出視輕率不慎自今宜切戒之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嚴備爲上策夜劫虜營希冀獲利非所以自固宜以爲戒

洪熙元年遼東總兵官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

兵非懷柔之道遂勑榮曰馭夷宜寛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肅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臣愚按此言與　成祖嚴固守備同意非獨懷遠宜然即安邊長策亦不踰此耳

先臣丘濬曰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爲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騁于以爲官軍之伏

地每山阜之側平行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八九十里若地係民產或另給或給價臣按此亦備邊之一法然慎防出入當別有深計類推之可也臣自烈謹識

捕皂君山寇

永樂四年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成祖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頴初亂總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矯易之而返人遲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為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命新城侯張輔等率兵捕之

今楚豫吳蜀寇氛孔熾不思所以撲滅之大率為撫局誤原其始惟不能杜漸遂致決裂如此臣自烈識

戒窮治諸盜

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陛辭、成祖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所行、當以保民為重、無重困之

帝太宗嘗言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 洞見其效

似用龔遂治渤海法、但在今日、勦撫宜兼用、須合機宜、專用撫則寇益橫、法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此類是也、觀王守仁攻桶岡諸賊方略可見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為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相高拱、拱曰、國亨本為群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撫臣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 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殺、于 朝廷何與、拘提不出、亦是違拘而已、君第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 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而上疏辯冤、阮狃于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于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 命來勘、喜曰、吾繫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赴省聽勘、五事皆如 命、願罰金自贖、安智不從、阮治其用事撥置之人、始服、智亦革冒事、聞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臣愚按拱洞得其叛亂始終本意、至于不激成土司之變、不輕耗 國家之費、又不損威傷重、累 朝廷大體、一舉而數善備、其是之謂與、臣自烈謹識

征討安南

成祖諭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繇廣西左副將軍兵繇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深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爲欵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刼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至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撙

兩軍合勢和以輯事頗盡征討方略

朱能卒於龍州計聞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進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臣自烈謹識

諭張輔等貯餉

成祖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聞爾巳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充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罷如巳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車民悉罷歸

見　成祖撙節愛養之意

洪武三年　太祖朝退而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五年內使奏增

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會獸悉縱之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濟可以養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臣按洪武中

教尚節儉。惜財愛民類如此。成祖勅諭新城侯勿妄費。亦此意。後世當以爲法。臣白烈謹識

臣余坦 臣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征卷之五終

明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袁州臣張自烈　恭閱

戒內使至邊

成祖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內使林清以他事至邊。清無知。擅索兵馬之數。爾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勅旨者。皆勿聽信。

惟杜絕內使至邊。邊備自不泄漏。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擅索兵馬之數耶。

天順中中貴言宣德嘗遣大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筭。　上乃命中貴至兵部覈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尚書項忠令都吏簡故牘。劉先簡得匿之。忠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大夏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忠悚然再揖而謝。繇此觀之。禍自不能無過。後世大臣。當以大夏爲法。

內臣不宜令往來邊境。有識者皆知之。尤可慮者。正德間內臣劉瑾用事。谷大用馬永成張忠諸中貴。皆文安人。而文安縣民劉六劉七。行劫善騎射。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　朝廷心。其後劉六劉七。糾齊彥民趙燧楊虎等。攻城屠邑。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以誅奸臣爲言。都御史馬中錫討賊不克。　朝廷命大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帥邊兵入討之。已而劉六被追。以赴水死。劉七中流矢。舟覆溺死。皆天滅此賊耳。及論平賊功。封大監谷大用弟大寬爲高中伯。大監陸誾弟永爲鎮平伯。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而不知劉六劉七之變。蓋自其從中貴谷大用等家人。縱觀禁內始。遂流毒至此。然則中貴家人。有如導劉六輩入禁內者。尤不可不嚴爲之備也。臣自烈謹識

推治內使李進

成祖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官弄權假朝廷號令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役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役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

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時亦不散遣討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此舉甚誤）（責于輕未可與胡藍同罪）（深與律合）

就李進之事觀之蓋信傳命四方非制馭中官長策不可不戒

按唐高宗時韋弘機受部葺院宦者犯法杖之然後上聞高宗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即杖之不必奏也高宗非賢明主永徽顯慶間無善政可紀進武士鞭李義府卒以蠹唐而獨杖宦官足爲後世法又宋太宗不欲授王繼恩宣徽使曰朕觀前代史不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陳其討蜀寇有大功非此不足賞大宗怒責之唐宋制御宦官之道如此然臣嘗觀

成祖命御史鞫治李進深嘆 國初威福非宦官 明王世守此意可以無患豈必遠法唐宋哉 臣自烈謹識

諭宋晟敕琥邊務

成祖遣駙馬都尉宋琥省其父西寧侯晟疾就令賫勅諭晟曰卿久在邊勞身焦思招懷撫輯使朕無西顧憂朕甚賴之近聞得風疾妨起處朕心惓惓特遣琥侍疾卿宜强飲食進醫藥用副倚注之重琥年少知識未克宜遂教以邊務然大事須自處置不可忽也

公私兼盡尤見　成祖留意邊防

晟卒命有司治喪塟晟頡西凉州人曾遣將張文傑出玉門關襲韃靼也速兒椅衆二萬餘獲長酋吳把都等獻俘京師又征哈密克之擄其王子別列怯及僞國公省哈朶兒只并部落以歸繼破罕東羌西境以寧後命討廣西五開蠻平之威聲益震　上即位仍命鎮甘肅招降西北虜酋把都帖兒倫都灰等封西寧侯臣自烈謹識

戒宦寺與外庭交接

成祖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不謂外臣）與外庭交接（有以私饋遺見內臣者）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賞嚴正其罪使將來知戒）併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簡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瘤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或曰外庭與宦寺交其疾尤甚

洪武十七年　太祖戒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成祖斯言可謂率繇　祖法萬世無弊至于分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勒碑于門官不過五品尤凜然履霜堅氷之戒亡何　章皇帝欲令讀書知禮以翰林官爲內傳司

禮逐冠諸監。于是弘治則有汪直。正德則有劉瑾。天啟則有魏忠賢。流毒 宗社。殊可寒心。嗟乎 祖法安在哉。臣自烈謹識

景泰二年。太監金英奉使至南京。還。公卿俱餞于江上。大理寺丞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臣按先臣薛瑄。不往餞金英兢兢守 祖宗典制。後世則乾兒義子紛紛矣。非盡權璫竊威福之罪。抑亦士大夫阿璫之罪。人臣凡欺 上媚璫者。罪當與叛逆同科。必不可宥

也。臣自勳謹識

戒人臣外交

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 成祖曰。人臣無外交。古有明戒。 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卜寵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嚴門關防。不

可縱弛。

絕外交。正以弭內釁。慎邊防者。宜熟思之。臣自烈謹識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朝魯。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 成祖此詔。深得春秋惡外交之義。臣自勳謹識

比試不中謫戍

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儆。

成祖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遽女將來襲職。（〇是日武臣子弟并市〇驕即將民〇矣）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阯。

此法廢壞久。以故武備寖弛。國家怯虜寇始此。臣自烈謹識

戒縣官重斂

掌交阯布政司工部尚書黃福。奏交阯初平。其地征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命戶部會官從輕省議之。成祖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重斂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

民窮則爲盜。至爲盜則催科所入者。皆齎盜糧耳。國家耗獘尤甚。聖祖重斂驅民之言。至今日益信。臣自烈謹識

論定閱試法

永樂六年　成祖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陣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子孫不率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致臨陣對敵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繇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才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別選才子弟襲職非薄勳舊也自是進賢退不肖之法　太祖嘗戒諭諸將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　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以載它車矣此言深切著明凡勳臣及勳舊子弟宜共戒之　臣自烈謹識

論平交阯陞賞

交阯平　成祖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賞亦須量賞不宜濫）　成祖從之（賞[illegible]財出于民力）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進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起陞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

此　祖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中王驥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可謂冗濫之甚嗟乎豈　祖法不可行于後世哉　臣自烈謹識

議征虜餽運

永樂七年。成祖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曰。昨有自虜中歸者言本雅失里阿魯台志驕氣盈。謂我師新挫。不能再出。漸移營東南過冬。朕今秣馬厲兵。來春必再舉。虜果在東南久住。則我師可縱出。虜若乘新勝之勢往攻瓦剌。則其衆西行矣。我俟草青啓行。其去漸遠。追之無及。朕擬來春二月行。是時胡馬疲瘦。未可動。我師約載二十日芻豆。可至其地。虜覺而遁。亦可追及。爾等之意何如。皆曰善。因命行在戸部尚書夏原吉等議餽運。成祖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illegible]夏原吉等議自北京至宣府。則于北京在城及口北各衛倉。逐程支給。宣府以北。則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畱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漢衛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平胡殺胡。

區畫儲糧。此征虜先計。可以為法。

唐高宗咸亨中。薛仁貴郭待封征吐蕃。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是時自鄯州鄯城縣西行三百餘里。至大非川。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道路險遠。軍行甚難。仁貴曰。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畱二萬人為兩柵于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後擊吐蕃于積石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敗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將兵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繇此觀之。仁貴柵畱輜重。策甚善。成祖築城。與仁貴置柵。蓋不謀而同。原吉等所議。皆有條緒。毋謂後人不逮前人也。臣自烈謹識

止治捕盜千戶罪

兵科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成祖曰。國家發兵。政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于暴横。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與漢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莎車異。千戶何罪之有。

非獨激勸後來捕盜者。凡閹豎妄言與阿附閹豎所懲戒。　聖祖行事合機宜如此。

不待奏報而後發兵。此可為除姦者法。然須察其果能捕盜否。後是或有藉言捕盜。因生事擾民者。又不可槩謂之無罪也。臣自烈謹識

制阿魯台奸謀

永樂九年。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　成祖以問侍臣。侍臣皆曰。宜從所請。以順適其意。黃淮獨曰不然。此虜狠子野心。即彼能自併。宜用間散其黨。而我乃代為聯屬。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為中國害。則難圖矣。譬諸虎豹至猛。然單行獨步。村落小民。持挺逐之。有如畢羊。蚊虻至微。然千百為群。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　成祖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

深識虜情。非獨阿魯台為然。臣自烈謹識

黃淮分合之喻。藏無限消弭機智。非獨可以制虜。凡因緣為奸。不可顯斥者。皆當以此法處之。大都善類宜合。惡黨宜分。中國宜合。夷虜宜分。分合得宜。則國可長治。宜　成祖之深嘉而急允之也。

臣自勳謹識

戒中官干預

成祖諭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當行事。或于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預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不令干預有司事。正所以便民。然必慎選良有司。責成都布按三司等官。勿仰負朝廷德意。庶幾事治民安。不則但據所司奏請。恐未能盡善。雖不遣中使。諸當行者。亦未必行耳。臣自烈謹識

近日諸司奏請。慮不得當。往往內交中官為與援。此尤害事。臣自烈謹識

論軍官襲職

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為平江伯所劾。不當襲。今乞矜閔。

成祖曰。官職以報有功。豈因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阯。又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阯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患生于責人太詳。即奪職矣。復勉其立功。雖寓激厲。亦不使不自勝。御下之道應如此。臣自烈謹識

分導中灤事宜

工部主事藺芳山西夏縣人言天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于中灤音鸞水名分導河流使繇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于樁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于農隙采木春和修砌　成祖從之

此法可行初芳爲吉安知府有善政坐事謫爲辦事官專治河渠通漕運累有建明即還授都水清吏司主事尚書宋禮薦其才陞芳工部右侍郎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李[illegible]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倍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用其言而穴乃塞初堰之將壞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遺劍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能皆畏鐵也天順中徐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輒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臣按此事載先臣焦竑筆乘雖與藺芳木囤稍別然築堰已試之効亦有足法者附識于此臣自烈謹識

嚴侍衛防禁

洗（音銑又音叨）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成祖覽畢示群臣曰：所上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杜爾（夷狄知日磾者甚少，後世不可不知），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朕爲天下主，攬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當識震以法）。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單明）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近日事之臣有以貌見書者）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爲大臣（震失大臣體）此言，亦非忠矣。

題剔中國賢能，委任責成，自足致治，豈必借才夷狄。漢武用金日磾，皆不足法。恭之言甚正，而呂震請加恭妄言罪，則曲阿上意耳，非成祖番意納善不罪言者。恭安所逃責哉。又按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成祖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妨。侍郎儀智曰：總之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悔之。今免賀誠當。成祖納士奇言，免賀與宴。十三年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連呼萬歲者三。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成祖曰：人臣事君，當以道。呼噪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合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賀媚朕，非賢人君子所爲。遂已。繇此觀之，震之阿諛取容，固非止一事。忝居禮官，君子恥之。臣愚謂後之人臣，凡如震等輩者，朝廷須黜逐之，使諸臣知所戒，不則諂佞日進，言路日塞，非古明王致治之道也。

宣德元年九月小馬剌等處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餘人來朝貢。命爲指揮千百戶等官。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禍之本根。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宜委任忠良。慨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役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秦檜之讒。小人之敗國家如此。臣愚按此言深與 成祖論玄宗徽宗相合。至痛言和議之失計。讒邪之害忠。尤足爲後世鑒戒。故附記于此。臣自烈謹識

周新奉法捕惡

永樂十年。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按察使周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成祖命官鞫逮至陛前。新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柰何罪臣。成祖怒命殺之。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成祖尋悟其冤而惜之。

罪在錦衣指揮千戶耳。按察使何罪。雖惜其冤。死不可復生。它挾威索賂者。豈復知所懲哉。

周新廣東南海人。以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至是以奉法死。識者痛之。臣自烈謹識

紀綱縣庠生。從 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恃恩驕横。居處服飾器皿。僭擬上用。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氣勢傾中外。事覺。逮至磔于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臣自烈謹識

錄此以戒後之因怒殺人者。與其追惜。何如慎刑。臣自烈謹識

論用兵多寡

開平備禦奏兵少不足守備　成祖勅報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今官兵皆然

今之兵非獨耗餉往往晋賊爲富貴資甚則倚賊聲勢名爲兵實賊耳失撫卹而專事姑息勤召募而不知訓練武備未有不寖壞者也　臣自烈謹識

詔親征瓦剌

永樂十三年詔親征瓦剌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成祖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精誠所以明治理亦從容

就武事槍攘中講說經史　聖祖爲繼世計久遠如此

先是　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怨焉朝貢不至遂議親征馬哈木大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　成祖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殲率鐵騎擊之虜大敗　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

臣自烈謹識

賞瓦剌馬哈木

瓦剌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成祖勅諭鎭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處阿魯台衆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率衆王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譎惟有備無患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淸野最上計也復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備邊可以禦虜若輕與之戰萬一喪師辱國雖悔無及

軍無糧食則云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爲資譬如嬰見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借兵齎糧無具甚矣故行師者不可不講淸野之法 本朝土木之難虜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虜所急者草諸厰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虜馬臣按趙李牧收保東漢陳俊絕賊食皆善用堅壁淸野者

成祖謂此爲最上計良然 臣自烈謹識

夏原吉正言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戶部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禮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禮義從此大壞 成祖曰爾欲效韓愈邪他日法王見便殿 成祖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成祖笑曰卿過侍郎

楊勉之拜爾猾遠矣

崇禮義而絀異端內中國而外夷狄詞嚴義正議

者稱原吉有古大臣風此亦見其一班

宣德四年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寺久廢請化緣于民重作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蠹吾民不可聽又九年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事佛宋徽宗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臣愚按抑僧道

所以屏異端屏異端所以安百姓社乃奪之鑑戒延壽之誕大哉　王言可爲萬世法然則諸駕勞大寶法王者當明正其罪惜　朝廷寘不問耳臣自烈謹識

王彰延撫河南

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　成祖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王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　成祖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延撫其地乃可彰奉勅往延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叛故王驚跪彰曰　朝廷已命丘太師（即丘福）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令但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　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以聞成祖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

觀王驚哭與谷王穗潢王高煦舉動有別區畫有次第所全于情法者甚大不失　國體頼有斯人臣自烈謹識

夏原吉等議北征

成祖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成祖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成祖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見留和音臣不阿上意）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成祖益怒賓懼自

縊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回至則方敵嚴理儲錦衣促（何必自縊）之原吉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成祖問征虜得失且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　成祖令同中繫於內官監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成祖信之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誅信）（此榮論開之一端）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憸邪未之有也

上怒稍釋置不問

弘治七年大同鎮巡官言虜賊摳墩殺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謂大學士劉健等曰京營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　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與內閣議同師乃不出按此即原吉不勤遠略之意非獨居重馭輕不輕調京軍而已老成謀國當以大夏等為法

原吉等不阿　上旨為　國計久遠豈憸邪誣罔者流向令震之讒得行興師勞民貽禍匪細又非僅枉殺原吉等而已歷觀震所為蓋以希寵獻諛之心行黨邪響正之術聰明神武如　聖祖不加照遠何哉　臣自烈謹識

征阿魯台兀良哈

（永樂二十年事）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　成祖決意親征（用金忠策）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棄輜重家屬直北走矣成祖曰黠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誘我不可不嚴備召朱榮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諭（[illegible]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為之羽翼也當還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

成祖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

成祖率師至屈烈兒河虜寇西奔陷山澤中

成祖麾兵追擊寇方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命班師

班師南還車駕次清水源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及次榆木川　上大漸遂崩向非榮與幼孜諸大臣扈從克遵古制用全　國體彼馬雲孟瑛等安得不倉皇失措哉

禦虜惟安邊固守為上策親征非　祖宗神武不能正統間誤用王振議征北虜也先變起土木至今寒心弘治間北虜迫塞邊臣告急中官苗逵請出兵圖之劉大夏以為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神武固同于大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朕幾為所悮事遂寢臣愚謂大夏此言頗有裨安攘去啟釁

倖功者遠甚諸將士尤當以丘福為戒後世[illegible][illegible]慷玩寇僨事有如王苗諸人豈國家之福哉[illegible]然虜至今日往往深入為患當事但知去勿追耳夫不思所以禦之料敵戰守謂何古方略所錄防邊事宜為多類而推之可也（臣自烈謹識）

臣余　垣

臣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征卷之六終

古方略自序

作事謀始治亂所繇生唐陸贄有言將貴專謀韓愈曰斷乃成藉多慮少決繕怒加敵往與禍居譬奕者舉棋弗定惡在克勝

其偶邪夫謀豈盡師武臣力以廟算勝趙充國罷就第與參朝廷四夷大議裴度爲相奏令寇盜未平宜延四方賢士請私第見客其集思廣益如此而不

者衞侯言計非是羣臣同聲和之孔伋歎曰君不君臣不臣害可勝道哉語曰大臣無荒飽國事不稽言謀臧也後世背公營私發言盈庭訟耳何益于治噫

誰之過與

新安余懋衡書

謀序畢

古方略謀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三家滅智伯

昔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也)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瑤名)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卽段規所料)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魏襄子之子曼多之孫駒也)任章(相魏)

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蔡皋狼後為趙邑)之地於趙襄子(趙簡子之子名無恤)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縣名)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

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始居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邑)也絺疵(絺當作郗)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

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患知智伯[illegible][illegible]亦必亡)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請出使以避禍)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

義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潜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以別族也果即智果三家分智伯田。

此二子皆憤時也所謂恨而相親即此可見

王濬之斷。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綱目首此。不徒志周室之衰。亦以著秦併六國之因。不徒著禮制之失。亦以著世道更變之端。

宋司馬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亂臣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爲國家者審于才德之分。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芑山氏曰。世稱涑水之論爲正。愚謂不然。才與德相去遠甚。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然才有眞僞小大之分。尤不可不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若是者謂之才可也。觀智伯所爲。去愚人不能以寸。智果既妄以聰察彊毅謂之賢。而光又妄以射御技

藝巧文辯惠才智伯。謂智伯以有才無德敗。嗟乎。若智伯者。不德實甚。可謂之才乎哉。光之言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予竊謂愚者不明理勢。奸暴小人。往往挾之以爲亂。如秦二世惑於趙高。卒亡其國。欽宗身罹金禍。曰宰相誤我父子。宋自是不復振。繇此推之。愚人之與小人。亂雖不同。其所以顛覆則一也。惡在愚人可制而不爲害哉。雖然愚人不足責。後世人主。復有以聰察彊毅。卒成其爲愚者。誤天下尤大。識者深惜之。

吳起論德險

魏武侯(文侯薨大子擊立)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或又曰古[illegible]也者)昔三苗氏(擇氏辨善○守固者○[illegible]氏心)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洛州)在其南羊腸(班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秦○之亡也禍萃○皆○長○城○內○人○亦○險○累○見○恃○乎○)武侯曰善

宋蘇軾曰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周衰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漢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要之皆不本於仁義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然其至亡也恒出于其所不慮此豈非形勢不如德之明驗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芒山氏曰于慎行云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待諸侯其地西逴上郡犬牙而入之秦關中之險與秦共之文侯又好賢禮士故當時國勢惟魏為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卬以取西河之地于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天下之阸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者之常談非所以議于當時之勢也愚謂此言與蘇氏所云無障塞而固相反要之偏重險與偏重德皆非篤論德與險不可無德為重險次之胡安國云固國以保民為本又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據胡氏之言如此則于說不辨而知其誤矣

齊田忌救趙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于魏也。田忌從之。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芭山氏曰。按宋寧宗嘉定間。金人圍襄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率兵救之。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命許國等分二道出攻唐

鄧二州。又本朝王守仁俟宸濠引兵東下。急促各府兵。刻期會於豐城。先併力南昌。以傾其巢。及濠回兵來援。復邀擊之。即孫子救趙趨魏之法。岳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也。亦與孫子疾走魏都同。

子思論君闇臣諂

周安王（名驕）時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複姓）懿子

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嚴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邑山氏曰子思可謂知本識微矣五代唐明宗時康澄上疏言為國家者三辰失行不足懼山川崩竭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咸多澄言按澄所云毀譽亂真直言不聞與子思語意略同今天下可畏者不止是然皆寢默觀望不聞有直陳時弊如澄者求如子思之言于衛侯不尤難乎

孫臏救韓破魏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威王召大臣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鄒忌為齊相封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言韓見有亡國之勢）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肦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而趨利者軍半至。（半至謂軍趨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齊因乘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芒山氏曰。用怯雖奇。孫子但以制龐涓耳。遇智敵則不然。減竈者。兵法強示弱也。合虞詡增竈觀之。乃知逆古法而用之者。其術愈不可測。

惟適氏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不數日忽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譎者乎。臏逆知涓輕齊耳。凡制敵須先察敵情如此。

阜菴氏曰。淮陰平齊。亦以怯取勝。兵家惟用怯為穩著。蓋能示以不能。雖遇智敵。亦可不敗。彼減竈特其淺者耳。

沛公遺沛父老書

陳勝吳廣等起蘄至陳而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涉字勝）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諱邦字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固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保安也就劉季以自安）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

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芒山氏曰遺書告父老利害沛令似公實私然亦適有天幸豈盡繇智力哉張良嘗曰沛公天授信然

沛公封南陽守

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沛公引兵過宛西（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史記遲作遲亦徐緩之意音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剄姑鼎反）其舍人陳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

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齮（齮郡守名音蟻失姓）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毋得鹵掠（鹵與虜同掠力灼反謂略奪也）秦民大喜

卓菴氏曰恢爲齮舍人其踰城見沛公云云即齮意也所以亡它變觀欲自剄三字可見

沛公擊嶢關

秦王子嬰刺殺趙高于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嶢音堯。秦初所置。在西安府藍田縣西南。）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人取食爲啗。）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芭山氏曰。忽啗以利。忽擊其怠。所謂知合變者。兵法出不意。攻無備。良特雜出之耳。

惟適氏曰。惟利足以怠人。利不可啗如此。

蕭何收圖籍

秦王子嬰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軹音只。亭名。在長安東。）沛公乃以屬吏、（屬委也。之欲反。擁庫。）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先音秦）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芭山氏曰。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眞滅夏時。諸將爭掠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楚材出大黃療之。所活萬人。按此與收圖籍同。但氣象狹小。不逮酇侯廣大耳。

本朝太祖嘗召齊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圖策。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奇之。此蓋深得蕭何藏圖籍意。今之督撫樞臣。當以泰爲法。惜泰與黃子澄輩。誤用鼂錯計。致靖難之變。識者病之。

沛公還軍灞上

沛公西入成陽見秦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欲止宮休舍樊噲諫曰（利誘）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爲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非此不足以悟沛公）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語）張良曰（借秦爲戒）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芭山氏曰得天下此始樊張借秦爲戒辭簡而當

理皆足爲後世法○沛公欲有天下二句正噲感悟沛公處並誘之以所甚利庶足移其志耳綱目削去此二語非是此循涑水資治通鑑舊本存之

沛公除秦苛法

沛公既還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言治以死罪）傷人及盜抵罪（謂爭鬪傷人不致死也及盜謂及爲盜者抵加以罪抵至也但至于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里皆坐之今但當以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牆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灞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開漢氣象如此）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羽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

漢中，都南鄭（今之梁州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長史欣等，以距塞漢路。

芑山氏曰：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觀沛公、項籍之仁暴，則漢可以王，楚鮮不亡，繇民情喜怨殊耳。

本朝吳應箕曰：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吾意羽雖暴戾，亦罷矣。觀其鴻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勢。然則羽之殘情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關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按此論甚確。

沛公請漢中地

項羽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沛公以羽負約不王巳關中，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謂雖無然非此不足轉移沛公）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得天下根本）（三秦指雍翟塞而言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馬欣）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珠，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或曰：天下之事，惟其發于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高帝之爲漢王也，項羽奪之關中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眞能下人也，所以安羽而求出于其不意也。

芑山氏曰：楊誠齋云：不與之以驕羽，則羽爭心不灰；而漢得關中不固，不縱之使害民，則民怨羽不深，而附漢之心不堅；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授之

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于始卒收之于終其謀之大乎愚謂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聖人弗為況縱羽而使之虐民以形吾仁天下未必可得也按楊氏此論非是

惟適氏曰書曰民為邦本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蕭何益本此胡氏以為無所因襲迂甚

阜巷氏曰天下苦秦久非養民則賢不至然得賢以養民即寓諸此何特深明時勢之緩急欲先致力于養民耳

張良燒絶棧道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戲軍之旗麾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讀與麾同）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蝕音力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送至褒中（褒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古褒國漢置褒中縣屬漢中郡以地在褒谷中故名唐貞觀初爲褒城縣宋仍之本朝因其舊屬漢中府詳見一統志）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所過棧道（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後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芭山氏曰誘項王擊齊蓋欲分楚之勢使漢中無患耳兵法曰乘其所之

漢以韓信爲大將

淮陰人韓信，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項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此信之知己）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欲王用，所過者謂，故不以聞，使先告王而往追）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之則失計，失王且怒且喜，機括在此）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正激發漢王處）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者國士無雙。（張良亦知之，何不爲大將）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爲于僞反）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因事納規）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辭謝，因

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喑啞（懷怒氣）叱咤（怒聲），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人有功當封爵者，（信忠在封爵）印刓敝（刓烏丸反，言印雖已刻，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此必信之嘗與何論者）諸侯不平。逐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此楚所以亡也）百姓不親附，特刦于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楚以此亡）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定也。于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分部而署置也〕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芭山氏曰：謂項王失民心，故雖強易弱；沛公得民心，故三秦可傳檄定。天下得失繫民情喜怨，信所見與蕭何養民致賢語意同，此所以奇信也。

惟適氏曰：史稱漢之業蕭何爲之，蓋不在收租給食，正在能用信爲大將耳。漢取天下，半信功。雖信亦藉何而全，然使信不能制勝，何雖能給食，不且爲虛糜邪？惟有信而後何得專任芻粟，相與有成。按事論功，當以薦信爲首。

酈生說漢王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酈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走音奏也後同〕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如此則楚備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軍宛葉〔二縣名〕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擊滎陽城，烹周苛，并殺樅公，遂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今懷州獲嘉有古脩武也〕。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

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鞏縣在洛水之間）令不得西

或曰韓信下魏破代漢高遣人收精兵詣滎陽距楚破楚入定陶入齊王信地奪其兵出成皐奔信兵符易置諸將合觀之見高帝制馭操縱處

芭山氏曰信禁防疏闊如此使敵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豈古所稱有制之兵與

惟適氏曰漢敗彭城西楚固賀戰勝矣然越雖亡所下城能爲漢游兵絕楚後糧則越雖失地而漢未爲不得也事有似順而實逆因敗以爲功者烏可執自前小利害爲欣戚哉

漢據敖倉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二縣名）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十五里秦置大倉于此故名敖倉一統志云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蜚狐口古地名漢置廣昌縣屬代郡隋仁壽初改曰飛狐縣屬易州唐初僑治易州之遂城通屬蔚州貞觀中復故地宋陞爲飛狐軍遼復爲飛狐縣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白馬津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

芭山氏曰燒積聚以壓楚取敖倉以資漢此皆兵家要害按陳潛室云劉項大勢有二一關中二敖

倉是二者皆楚既得而復失也古人莫不以此自恃而羽不知豈不敗哉愚意強暴如楚雖據關中守敖倉無救于敗亡安在二者之足恃哉陳氏論未確

漢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劉氏曰事有關于成敗之故者綱目必書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曹操書破紹輜重皆特筆也

芑山氏曰燒楚積聚即孫武火攻篇所謂火積也隋文帝從高熲策遣人因風從火燒陳儲偫亦然

韓信定齊地

韓信已定臨淄（破齊歷下軍齊王廣走高密）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或說且曰漢兵遠鬬窮戰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言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齊楚與漢夾濰水（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韋昭云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當淳縣北也在濰州東南九十里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當淳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芭山氏曰囊沙非奇策特以制龍且耳佯走示怯與誘趙軍相類。

張良說漢擊楚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鴻溝在開封府河陰縣之東即楚漢分界處北接廣武山與滎澤相連先是太公呂后爲楚所得）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芭山氏曰程子云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愚謂良策士之雄耳不必以儒者律之況當楚漢力征相尚之時往往變詐取勝況良如成安君自稱義兵不用奇計未有不立敗者也又曰中分天下特爲歸太公地因以餌羽非漢王意也觀後此追固陵圍垓下可見。

張良勸王韓信彭越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illegible]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言信等雖名爲王，未有分畫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漢王信。信家在楚，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大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圍籍垓下。籍自殺，楚地悉定。

芑山氏曰：捐地使自爲戰，其術在今日不可行。但當推此意以賚有功，令共知鼓勸耳。今儒論楚漢成敗者，概曰：據將者爭天下之本也，捐地與人者，以棄爲取之善術，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則取天下易易也。愚謂此特泥高帝能用三傑取天下之說，而取天下之本不在是。夫漢之得天下，雖繇攻戰，其本則在乎除秦法，得民心而已。而謂能戰能守，取天下可以十全，藉令高帝知人善任，掠地屠城，不數月奄有齊魏燕趙，後然用苛政以亂天下，天下豈可終得哉。秦楚以暴失，漢以寬得，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所惜者天下甫定，菹醢功臣，頗乖其初，後世不能無議焉。

惟適氏曰：期會擊楚，信越不至，異日韓彭菹醢之禍，始于此。觀留侯所云，雖可以誘二人之成功，實以啓高帝之忌心。君臣同過，在此數語中矣。

漢高誘誅黥布

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即刑法志所謂菹其骨肉也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布方獵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賁音肥得罪于布布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帝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家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不顯言其事也淮南王王遂族赫家此布失策處發兵反反書聞帝乃赦赫爲將軍召諸將問計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

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帝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此語最爲得情布雖有異志帝有以致之布反不足恠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重輜重也歸之于越也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帝初坐法黥論決而徒役于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淮南厲王名長爲淮南王時帝有疾欲使太子往擊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

自彊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后如其言于是帝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疾自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帝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爲太傅少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灞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

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二縣名）間爲三軍（不聚一處而分爲三欲互相救也）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西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軍遇于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帝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走江南帝令別將追之長沙成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爲長沙王）使人誘布僞欲與亡

走越（布妻兄也）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芑山氏曰黥布雕一郷而疑賁赫赫乃上變告布反布怒族赫家卒取滅亡不亦惑與按綱目於信越無罪則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雖同功一體而罪之有無則異矣司馬光通鑑不載四皓事蓋以子房調護太子別有方略自不假此耳方太子未定帝出討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爲將監關中兵于是發上郡等處兵及中尉卒三萬爲太子衛軍霸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力也

宋陳亮曰薛公爲三策以料黥布而謂布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亮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權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矣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振臂而起于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

速其亡耳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按同父此論甚確

賈誼請立梁王後

漢文帝行幸代，自代還，(帝諱恒之字曰常)梁懷王揖卒，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蕃蔽扞禦也)及皇太子之所恃，惟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皆文帝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惟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與僅同)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言國小如魚餌為大國所吞食)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郪(新郪縣屬汝南郡)，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陳古陳國)，而南揵之江。(揵謂立封界之地也或曰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言身及太子)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古熟字通)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芭山氏曰：宋蘇軾嘗謂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之，如誼所言，似專恃人之形勢以強國，本計不盡於此。

議禁民挾弓矢

漢武帝元朔五年，（帝諱徹之字曰通）以公孫弘爲丞相。弘嘗奏言：十賊彍弩，（引滿曰彍）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帝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銷甲兵，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人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太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謂禁者，爲（爲去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人以自備而抵（抵觸也）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帝以難弘，弘詘服焉。

或曰：吾丘壽王論確，丞相弘經術淺陋如此。

范明友擊烏桓

漢昭帝元鳳三年，（帝諱弗之字曰不帝初爲皇太子名弗陵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也）遼東烏桓反。初冒頓（冒音墨頓音咄）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此[illegible]郡[illegible]）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便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使度遼水伐烏桓至後漢以爲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言兵進後匈奴不及也[illegible]）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矣。

或曰：挑[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耳，充國計甚善。

趙充國屯田破羌

漢宣帝神爵元年（帝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帝初名病已蓋以凡遺乞犯而多病故名之欲其遠差也）義渠安國至羌中縱兵擊其種人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羌未有變漢吏無故誅殺其人于是不信嚮漢）劫略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名屬金城郡音合門亹一作門）爲虜所擊失亡輜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帝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隃與遙同）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帝笑曰諾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illegible]）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四望者陿名也山峽不夾水日陿）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落都山名）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守防杜塞也）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兵法）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見充國先發令人）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羌豪）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

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購賞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謀徼極（言要其倦極也綱目作徼其疲極）乃擊之時帝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冊與策同）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

馬不耐寒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亶（亶讀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仍頻也）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商計度也）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

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言被劫略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負恃也）罕开之罪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侍中許郡

爲彊弩將軍卽（卽就也就其郡而拜之）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勞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古藏字）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反）寧有利哉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开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

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羌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

开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食饒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離其黨則先患自解）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著直略反）稍衆莫須（小羌種名）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全篇年月皆略此獨備載詳充國奏報次第也）其利六月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

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陿（陿音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不欲殺先零之黨料罕羌不覺耳）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靡忘羌帥名）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之而遣之還則羌必綏）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言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

罕竟不煩兵而下帝詔武賢等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先計）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後世人臣根私誤國多此類）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預防之可無今日之費）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與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

八錢吾謂耿中丞（名壽昌）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言羌已糴食可以制之）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芻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此誠以制勝之計然）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治壂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漕下以水運木而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言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伉口浪反）倅馬什二（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帝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與熟同）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

及受言去者（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或云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步爲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使生它變之憂十也（前所謂它變猶此）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橋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帝復賜報曰兵決可朞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詞何騎邪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隧綱目今本誤作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樵譙同爲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將其累重（謂妻子也）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亶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危）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傜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澹古贍字）一隅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媮苟且也與偷同）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任保也）其計必可用也帝于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卬充國子）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芭山氏曰郎李牧居雁門備匈奴方略其要在散羌黨皆大費此國家萬全之道也帝復從辛武賢計出擊羌虜何哉當時破羌彊弩兩將並出天子璽書責讓道路充國獨持重守節卒以成功蓋羣臣所欲擊者罕开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羣臣擊罕开以騎兵而充國散先零以屯卒也先零破而罕开順屯田成而騎兵罷充國公爾忘私不苟從詔書如此至如衛霍諸人雖奉帝命馳驅萬里外猶妾婦之順豈充國所謂忠也哉

惟適氏曰或云充國老而工于計亦所遇之虜弱千古而下不可例論按此言頗切當日時勢然後世備邊禦寇能如充國之于先零罕开則計出萬全矣充國曷可少哉

賈捐之奏罷珠厓

漢元帝初元三年帝諱奭之字曰戫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皆畔連年不定博謀于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誼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文帝之法當此之時斷獄數

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孝武幾與秦同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不幸而類此今關東民衆入事前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況乃復其

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荊之南去京師萬里）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顓顓專同猶區區也）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以養天子自別為藏）。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卹關東為憂。帝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帝從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芑山氏曰：按賈捐之與楊興善，與新以材能得幸。

（君蘭楊興字也君房捐之字也充宗名五鹿姓諸大夫食采于鹿以邑為氏）

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又共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宋司馬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愚意捐之直苟且利祿耳，非實攻顯者，藉令實欲攻顯，即不當共薦顯矣。利令智昏，捐之之謂也。至於棄珠厓，卹關東，捐之之議獨是，後世無以人廢言。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一終

古方略謀卷之二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鄧禹進說光武

王莽既誅大司馬劉秀（字文叔）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羊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四海禹得効尺寸垂名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皆賊號）之屬動以數萬更始既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況明公素有威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與定計議每任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材

（數言失大體）

芑山氏曰蕭相國云養民致賢禹云延攬英雄以悅衆心皆有裨于漢禹爲中興功臣實本諸此

或曰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于河北孔明對先主于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蓋胸中計畫素定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

邳彤議西還

薊城反應王郎，城內擾亂，大司馬秀趨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時天寒，馮異進豆粥。渡滹沱河，至南宮。南宮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本朝屬真定府。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秀馳赴信都。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和戎郡名，莽分鉅鹿郡為和戎。太守邳彤不肯。聞秀至，大喜，皆來會議。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根本之固，明公因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

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王郎為已成之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正義曰地名在東海郡，此說無確據。綱目正誤云：今按是時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城頭子路，有眾二十餘萬；又刁子都有眾六七萬，故劉秀欲依之。軍中。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奔命兵非奔命來歸之兵。按漢書高帝紀益州夷反注，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言急也。師古曰：奔古奔字。移檄邊郡共擊王郎，郡縣還復響應。

或曰：邳彤指畫，彷彿蕭相國勸高帝王漢中，關係漢室不小。馮異聞西還之議，獨默然，亡可否，何與？

卓菴氏曰：劉秀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任光以為不可。及多作檄文，又曰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從東來，蓋入其軍中，則人知有子路、子都耳，是徒為彼聲勢也。假其名以合衆，衆合而所嚮響應，則人又惟知有大司馬劉公矣。此以虛致實之法。

耿弇議罷兵

更始遣使立劉秀爲蕭王（蕭縣屬沛郡）王居邯鄲晝臥溫明殿（漢趙王如意殿）耿弇入請間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更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銅馬赤眉之屬頗衆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于

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謂長安）虜掠自恣是以知其必敗也公以義征伐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它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貳離異也）于更始

芑山氏曰非至是始貳于更始前此寢默委蛇以軼等甚橫特身晦明夷之道耳若更始之不克恢復光武蓋久知之

鄭興諫嚴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

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芑山氏曰嚴急雖與廢弛異然不知柔克卒不能致治蓋羣臣愈惶促則愈欺罔耳觀李斯督責無益于秦可見

惟適氏曰月行疾非專言事應亦因事納規之法

光武親征隗囂

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尤猶同）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第一城）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當也）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它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其後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等退敗。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邑山氏曰。使光武不自將。而遣馬援往征。則得之矣。何至煩不用憲策。

或曰。囂初祀漢祖宗。血盟眾。數莽罪惡。名為應漢。後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及長安亂。逃歸天水。立于叛服之間。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諸將從隴道伐之。為囂計。宜率兵效命。紐述歸漢。功且十倍竇融。顧惑于王元。反覆抗拒。卒至身死地喪。豈非愚而無斷者哉。

吳漢攻成都

光武帝戒吳漢曰：成都（指公孫述）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時吳漢已拔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迫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爲營相去（與鄧隆朱浮討彭寵同失）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出兵綴公（綴牽引之義，或云猶羈縻也），公以大衆攻尚，尚破，

公即敗矣。幸亡它者（幸而無它虞，不至敗衰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果如帝言）。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軍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用虛），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轉敗爲功），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于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郭中（指成都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郪（二縣名，今緜竹縣），與吳漢會于成都。

芭山氏曰：置劉尚離地而能合漢將，蓋倖萬一。使豐、吉智出漢右，未有不挫敗者也。雖深自譴責，不至僨事，識者當以漢爲戒。

宋均矯制降蠻

漢建武二十五年謁者南陽宋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帝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或曰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宋均蓋得此意

芭山氏曰宋李覯云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築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迹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干其間則功業易成也按盱江此論與宋均語意相發明後世人主能選賢擇忠則不必束之以節令持之以親貴不能選賢擇忠而欲與之一體安在其能成功哉

班彪議報荅北匈奴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稱臣書乞和親一而已乞卑辭也）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光武帝下三府（太尉司徒司空）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應荅失言則墮其術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與漢合和為市也）、重遣明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荅之辭、令必有適（適當也、報荅之詞必有當于事情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祖舊約（舊約謂呼韓邪舊約也）、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國。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防其反覆陳其利害）。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

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

矢四發（藏弓為鞬、藏箭為韇丸、即箭服也。十二矢為一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裁量也、量少多以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有以齎。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芑山氏曰。班氏深得制馭匈奴之法、當與孝文尉佗書並傳。

班超執兜題

永平十七年，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范史云：疏勒國去洛陽萬三百里）立其臣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逆遣，猶言豫遣。班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或云：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按此辭不合理，若以逆爲上書，何不直云奏遣？且超已至疏勒，又何暇上書于朝？敕慮，乃超戒敕之，非部敕也）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于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芭山氏曰：不殺兜題，解遣龜茲，欲暴其所長，使他國震恐，此術超往往用之。

章帝遣兵救耿恭

永平十八年，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于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明帝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爾雅：五狄有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章帝詔公卿會議。（台謂數字也此今天下本無）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二部謂關寵、耿恭）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

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芒山氏曰遣兵赴急鮑昱可謂遠慮然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隔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迨竇固使班超紛紛多故西域雖遣子入侍甫三歲即有攻没都護之舉綱目備書之所以戒也論者皆侈言超奇功非也

宋意諫擊北匈奴

漢和帝永元元年（帝諱肇之字曰始）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故胡南部舊衆新降北部來降者）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一舉平之

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時竇憲兄弟天子幼年少太后臨朝）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京之子宋均族子）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建武時受南單于降至是四十一年）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謂破殺優留單于）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

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念，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策，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懼都鄉侯（以私憾公）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誣剛）賊曹何敞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發兵北伐匈奴。

或曰，耿秉謀用以夷攻夷之術，當以宋意論為正。

袁安諫立於除鞬

漢和帝永元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單于名）自立為單于，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繇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言其議雖已奏上，上意從否未定也。）而安懼憲計遂行，又獨

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屯單于名，其先父名比。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北部立比為南單于。）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所養謂南單于），建立于無功（無功謂於除鞬）。百蠻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謂章和元年斬優留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

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頁執詆毁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和帝竟從憲策

或曰憲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言

初憲旣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與任尚共追討斬之

詔以牧守子弟爲郎

漢安帝（諱祜字曰福）永初元年謁者龐參說鄧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隲然之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詡武平人）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棄則三輔爲極邊）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于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爲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

詡恐其恣貪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或曰。是後北宮伯玉芸國闘中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

惟適氏曰。詡不棄涼州。其慮甚遠。然騰遂是惡詡。欲中以法。君子譏之。

虞詡為朝歌長

鄧騭以議涼州事惡虞詡。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即援族孫稜曰。君儒者。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朝歌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闚倉招眾。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

設三科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此用令不可行恐識作賊衣者皆作為賊耳余謂 用誘 用伏 賊出市里。吏輒禽之。

芒山氏曰。傭作賊衣。綵線縫裾。可以愚愚賊。不可以捕黠盜。惟寬假轡策。乃可責成。後世雖少所拘閡。貪冒自便而已。寬嚴之間。不可不慎。

虞詡騎兵逐羌

漢安帝元初二年以馬賢代龐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雄超子也）屯三輔懷縣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尾者隨其後而擊之也）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

騎擊杜季貢（漢陽人與先零通謀[illegible]）于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略以爲武都太守

芑山氏曰二十人共市一馬獨當時能行之於郡兵耳今欲令各出市馬錢則脫巾譁者比比豈足以制虜賊哉

班勇議益都護屯田

漢安帝永寧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車師後王名）共殺後部司馬（元初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及燉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勇超少子）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

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明帝年號）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虎臣謂[illegible]超）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和帝年號）莫不內屬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備償也）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前負（負敗也）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

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絶匈奴主路)南彊于窴鄯善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燉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鄯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鐔音尋)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邑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

河西城門(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必將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長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抄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

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來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漢置大原府兼置并州涼部 涼雍也漢改雍州曰涼州)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燉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燉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河西大寇其害

芑山氏曰昔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亦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

奴趣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句奴復爲邊害使盡行勇計亦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勇曰都善車師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此言深切情理安帝時楊竦將兵至楪榆擊封離等大破之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繇此觀之長吏得人牧養不失宜蠻夷自不生變然則今天下欲令百姓不爲盜在守令得其人而已

李固駁討蠻冠

漢順帝永和三年（帝諱保之字曰守）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爲程而兗豫去日南

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皆郡名）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今官兵亦然）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羌叛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自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冠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任音人堪也）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

（後世不選得帥爲太守宜其賊屢附而賊益橫也）

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芑山氏曰邊陲有急輕言調遣皆不深思其獘耳

李固駁議確

詔除并涼租賦

漢桓帝延熹元年（帝諱志字曰意）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忝鷹揚之任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更卒更錢也）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于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德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至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殫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係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出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

私賦更役也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二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音用）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代之是時梁冀恭虐日甚龜上書請誅之不省不食而卒（用人無成效類如此）（冀罪固可誅也）

芭山氏曰係龜之說而推行之將帥無不忠牧守無不良天下繇是可治豈獨有功西州邊鄙哉雖然今天下類皆懼逆上者取過目前耳諸大臣不聞有不食而卒如龜等者嗟乎忠節之難如此

惟適氏曰宋丞相文天祥上皇帝書曰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夫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于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

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當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愚按陳龜孔明文天祥蓋皆先內治而後外寇者後世君相當三復斯言

段熲擊東羌

漢靈帝建寧元年帝諱宏字日大初護羌校尉段熲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似今行本陣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于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芭山氏曰戒諭將士熲班定遠激怒三十六人于意熲或別有術略所恃者非區區利刃長矛也然宦者王甫曹節等奸虐專柄熲以輸貨得太尉既而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司隸楊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自臨考之甫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僵磔甫屍于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熲故附宦官王甫者雖忝竊太尉卒與甫同敗究擊東羌特銖兩之效惡足贖其罪哉

蔡邕諫擊鮮卑

漢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彼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稍中官〕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

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事見和帝永元五年〕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疥瘙 搔濟 也搔本作瘙音燥〕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瘭必燒反音標 瘭疽病也〕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較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輿之卒、〔[illegible]〕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望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

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夫〔檀石槐鮮卑大夫名也 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爲三部〕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芭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儁儒、邕之坎壈、傷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指斥嬖倖、爲中官所中、徙朔方、後有詔赦還、又爲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乃始受董卓徵辟、繄危困窮中、

受知于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觀雄仕莽。相去遠矣。愚謂此論謬甚。蓋士雖瀕死。必不宜苟附權貴。邕應卓徵辟。其識已陋。伏哭請葬。有道所必不取。如于氏之說。則凡窮困而爲不義。爲姦雄盜賊之徒者。皆當有恕辭。豈孔孟成仁取義之道哉。學者不可不知。

皇甫嵩破張角

漢靈帝中平元年。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分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莫解其意。（以移至此）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角誑燿百姓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日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共河亂之方）帝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李文何㮣）黃巾賊（即張角黨）日橫。京師震動。帝問計于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宦事納規）今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惟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嵩規之子）

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州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帝常言：張常侍（天子亦稱中貴乎）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帝嘗欲登永安（永安宮在北宮東）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使尚但（尚姓但名）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帝詰責諸常侍曰：爾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令黨人更為國用，爾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言其欲小廢立也）

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緣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煩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至雒陽詔獄，並出家財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十常侍固當

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被斬之。

芭山氏曰：使楊賜、劉陶之言得行，黃巾不難撲滅，何至潰裂如此之甚？惜當日主聽不聽耳。但重募角等，遂賞國土，陶未免為三十六方所恐，豈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角等果應圖讖哉。

傳燮議棄涼州

漢靈帝中平二年西羌反北宮伯玉邊章韓遂等寇三輔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傳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騷動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宰相失累甚此　一州雖一方實萬里所繫）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芒山氏曰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崔烈爲崔寔從兄因傅毋入錢五十萬爲司徒然媒進如此非極蔽則不忠耳惡知禦虜弭變之道哉後世人臣宜以崔烈諸人爲戒

劉陶言亂由宦官

漢靈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劉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復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心灼內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抄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更豕突上京（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冰解風散惟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步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闘生之計西羌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溫嘗附宦官）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

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繇宦官。宦官共譖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靜。（此亦所樂聞者）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何涉）與賊通情。（後世小人誣陷君子亦如此）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

芒山氏曰。陶言亂繇宦官。切中當日膏肓。如靈帝不悟何。言出身隨忠不補國。後世惜之。雖然陶死而漢之亡蓋決矣。綱目特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蓋予之也。

劉備詣諸葛亮

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中山在城西北二十五里）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字元直先名福本）與崔州平（州平崔烈之子烈事靈帝以入錢為公）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字德操）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德公從子）徐庶見備於新野。（鄧州新野縣）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繇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司馬光因[illegible]史[illegible]）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猶言顛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時劉表為荊州牧）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

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與矣備曰善

○張松法正輩未出先主已知之　○文中子云

○孔明○不○死○魏○無○其○有者也 張 知 備 知 富 戎 治 內

孔明得出處之正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蓋文子之也

或曰先主不與吳合從伐魏而獨修匹夫之私怨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是時孔明既遇先主當此興亡得失所關獨無一言匡正及先主既殂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始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不亦左乎原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伐魏然不能得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者君臣之間言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嗟乎士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劉備進兵漢中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料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

或曰三策有區畫語及尊獎王室尤度越吳魏諸人

昭烈自將伐吳

昭烈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宋陳亮曰英雄之主所謂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權一舉而破三郡再舉而梟關羽何者備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脣齒之援也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備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卞它奇變是輕敵也誰謂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

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勝爲哉

邑山氏曰趙雲晝利害甚至而昭烈不聽適自取折辱耳慙恚何益昔光武非不恥更始殺其兄縯然終不以私忿敗事惜昭烈見不逮此

惟適氏曰雲諫伐吳即孔明結好之意使昭烈王此則漢猶可爲如不聽何亮于此時不能力爭何與

鄧芝使吳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主上（蜀後主禪）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絶、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四州荊揚梁益）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二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則鼎足而立。大王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芭山氏曰、鄧芝用毛遂故智。是時孫權以改元拒魏、方與漢脣齒相依、故芝言易入耳。使吳力足圖魏、將并蜀呑之、豈肯重申前好哉。

丞相亮遺司馬懿巾幗

漢建興十二年、進軍渭南、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芭山氏曰、孔明所云本無戰情、蓋深知懿者。

本朝陳仁錫評綱目至上表請戰云、懿每以不戰制漢、是其長也、而激之憤怒、是以終亮之世不能勝漢。信如仁錫之言、則是懿眞怒眞欲與蜀戰、豈非惑哉。讀史而不能推原本末、論世知人、其弊不至于顚倒是非、亂學術、害名教不止。後學宜愼之。

姜維圍狄道

延熙十六年，姜維（字伯約，天水人）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正論）。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枹音膚），趣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在洮水西）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于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illegible]）維大怒，遂進圍狄道。魏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按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在長安東北，組兵方至狄道安[illegible]。胖可東據櫟陽，泰言略陽耳，傑音桀。櫟略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也），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為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轒轀，三月乃成（言孫子以攻城為不得已也），距堙三月（距堙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凡揭言行陳不可輕宜容其實），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更擇軍守狄道），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泰等簡省也，上事封上之事）。

卷之二　四十三　忠貞堂

卷之二　四十四　忠貞堂

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六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贊入遠衆傳斯使如常郵大將軍司馬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芑山氏曰希簡上事但不欲虛聲動擾天下耳其間自具區畫非後世覬望欺罔者比

余　恒　較正
孫　余維樞

古方略謀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概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靖等伐梁

唐武德四年高祖（諱淵）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荊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行以廬江王瑗爲荊郢道行軍元帥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銑故梁宣帝孫因隋亂據荊楚欲復故業）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芭山氏曰掩其不備兵家之恒耳非有奇計未盡藥師之長

秦王世民諫徙都

唐武德七年突厥入寇或說高祖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欲從之令行視樊鄧之地將徙都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避之爲百世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高祖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高祖乃止

芭山氏曰遷都避寇非長計也世民所見自正

卓菴氏曰監古毖後非太宗不能爲此語自古未有人主不學而能長世者觀高祖與世民之論可見

嘗何薦馬周

唐貞觀三年、清河茌平馬周、（字賓王先補州助教不以講授爲業刺史督責乃拂衣去）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旱、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唐書亦不載）太宗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近代係任從御此稱人而）太宗即召見與語甚悅、（根周立朝少所表見）除監察御史、俄拜給事中、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邕山氏曰、中郎將不欺主、不蔽賢、三百匹絹、惡足以旌之、後世士大夫闒茸諸制誥書疏、率令它人具草、竟版行于世、妄自矜負、欺主蔽賢、多此類、況又有甚此者乎。

又曰、按馬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其所陳便宜二十餘條、通鑑綱目當節錄數條、以明馬周之說之可行、槩削非是。

議處置突厥

唐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虜爲民、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此遠可爲謀）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是以爲戒）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彥博曰、王者天載地覆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彥博之論大矣不如魏徵切當）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不得經傳大義）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彥博居夷亂華謀）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本朝于慎行曰突厥頡利唐初雄據北荒高祖嘗稱臣事之太宗即位未幾俘之闕下舉國爲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命哉蓋突利可汗頡利之侄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擭稱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于唐初然而桀驁於彼臣服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本朝陳仁錫曰唐室世受其亂淩涖至于五胡亂華而其害尤酷皆基于此

邑山氏曰四夷君長嘗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太宗許之降璽書賜西北君長皆自稱天可汗按北狄在漢爲單于在唐爲可汗皆夷虜之稱耳而太宗輒以天可汗自稱蓋自矜其能臣服四夷後先罕與爲比不知脅中國衣冠而左衽之也高宗咸亨中甚有於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者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孰謂非太宗作俑哉于慎行欲深明制

虜之術宜攜其黨以孤其勢遂歸功太宗然質諸古聖王來則禦去勿追之道議者頗以爲未合後世好大喜功之主矣謂胡越一家至窮兵黷武以爭之則又惑之甚者也

卓菴氏曰漢武通西南夷後世非之太宗此舉是亦未知春秋譏會戎之義也

魏徵議立高昌

唐貞觀十四年、高昌王文泰、（高昌西域國名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巳校尉之故地土沃穀麥再熟西戎諸國東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絕之）闕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侯君集攻之、智盛出降、下其二十二城（綱目書侯君集滅高昌前書也以高昌無罪夏之界漏唐恃兵力以滅之也）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太宗不從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後乃悔

邑山氏曰魏徵褚遂良之言非不深切著明而太宗皆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

魏元忠上封事

唐儀鳳三年、高宗（太宗第九子諱治）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太學生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經日綸言經綸然學者或何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今學者皆習騎射果能減否）故陛下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此選將法要將特二大有司責也）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緣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動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

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繇使早（薛郭未可同科）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馬政之一端）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非增價不可）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帝善其言

苞山氏曰名將率繇貧賤選用不必皆將門子弟此論足破成格獨薛仁貴郭待封罪有本末重輕法宜覈實分別大非川待封不用仁貴策故敗仁貴尚有可原猶者大司憲樂彥瑋即軍按敗狀劾史邪道眞同仁貴待封三人皆免死除名愚竊謂輕重失宜而元忠輒欲比仁貴於道眞待封同罪而併誅之不亦甚乎夫有罪不誅固不足以懲諸將誅之而不當其罪則雖日殺數千萬人徒滋暴耳何益理亂哉元忠早誅仁貴一語大謬

按　本朝于愼行云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師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巳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羅拜而退凡文武大臣爲敵人所服者愼不可輕爲罷徙以快敵心蓋國之重輕繫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刻核之流奸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長城于萬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爲短氣觀于氏此言益見仁貴之于唐罷徙且不可輕況以纖罪而受重誅哉于氏所見與予同

裴行儉襲都支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鎭名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李敬玄與吐蕃戰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高宗從之。命行儉册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鎭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較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漢家戌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漢人猶漢時匈奴謂漢人爲秦人也卒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契箭夷狄無符信以箭爲契信西突厥沙鉢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

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匐。途中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者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初欲會都支遮匐共逆波斯王也故遣之使還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

芑山氏曰。斬樓蘭故智耳。王者聲罪致討。不如是。本朝陳仁錫以此爲奇謀。非也。獨行儉傳契箭召酋長一事。稍合機宜。古方略故存之。

裴行儉討突厥

唐永隆元年，裴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黑山在大同府城內北四百五十里，古豐州境，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禽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兩言括盡兵要）。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先是嗣業以大軍不設備，故突厥襲之），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陌刀，大刀也。一本作鋸其白刃）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邀，截出其不意），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不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此恩士卒之法），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繇知也。奉職既就禽，餘黨走保狼山（狼山，在歸還祿右雍部落所居）。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芭山氏曰：兵家變化，在虛實間，槩用虛亦易測。行儉詐爲糧車，每車伏壯士，此全用虛也。愚謂行儉自虛車三百乘外，宜實用糧車數乘，棄以餌虜，令虜深信不疑，然後壯士乘間出擊，此實中虛，虛中實也。然行儉當時因突厥曾掠蕭嗣業糧，故因其貪而誘之，此又因敵制勝之道。虜雖猾，不能出行儉彀中。善兵者當以是爲法。至于移營，非行儉奇計，特逆知風雨暴至耳。

惟適氏曰：惟伏兵險要以待之，方有殺獲之功。若徒[illegible]走，便同兒戲[illegible]者不可無備者也。

晏公類要云以麻繩巨木分捆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而新泉乘也

唐　休璟議廢豐州

弘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在豐）。豐州都督崔智辨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平人，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亙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二州名）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芑山氏曰：國家障隘，凡居虜衝者，皆宜設備防患，不可驟廢。耕牧之利，尤當資以實邊。觀休璟豐州之議可推。〇休璟在中宗朝，與韋巨源並為宰相。中宗與韋后御梨園毬場，命大臣拋毬及分棚拔河。休璟年已八十，隨戲踣地，久不能興。此可謂名教掃地矣。古方略錄其議，不以人廢言耳。

陳子昂諫擊生羌

垂拱中，太后（高宗后，名曌）欲發梁鳳巴蜑（音誕，梁鳳二州名，巴蜑皆南夷種名，或云南方有巴人有蜑人，巴人好歌，名踏蹄；蜑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詰朝為市，日未午交易而退）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貞觀五年置雅州，以處生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將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且役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

其不及日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邊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敝（謂關中隴右）而狗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繇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芑山氏曰或云此以竄嗣爲諫衞知言之無罪也愚謂一昂持論甚正足以爲後世黷征之戒非竄諫可一日語

秋仁傑任用契丹將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羂索（[illegible]）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之戰（[illegible]）[illegible]節皆爲所羂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竝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illegible]）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于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鈐

[illegible]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芑山氏曰仁傑必逆料其可用非僥倖成功者當日仁傑雖撫之以恩而駕御在其中賢者自不可測

韋湊諫募兵遠征

唐玄宗(睿宗第三子諱隆基)開元三年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絡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遞馱沿路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及熟食玄宗勅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當宜充實以強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以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毋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較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

芭山氏曰凡慮內事外欲僥倖而卒鮮效者當以虔瓘為戒韋湊言是

張孝嵩救拔汗那

唐開元三年西域八國請降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玄宗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古烏孫)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大食西域國在波斯西都婆羅門)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林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龜茲西域國名)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罽賓前記[illegible])等八國皆遣使請降會有言其賦汗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illegible])

芭山氏曰救烏孫威西域皆所以扞外衛內與挑釁倖功不同或以此罪孝嵩非也

烏承玼按兵觀變

唐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詐遁去。平虜先鋒將烏承玼（承玼為承恩族弟，張掖人）言于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于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契丹大臣名）遠遁。奚酋李詩高（奚國酋長）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芑山氏曰：承玼有智略，別引兵出擊，可謂因敗為功。

惟適氏曰：承玼別引兵出擊，所以救含章之誤也。當其言之不從，承玼已籌度在中矣。傳云師克在和，即承玼此舉可見。使承玼憾其言之不用而樂觀其敗，則虜且得志去，禕等何功之有。後世任事者宜以承玼為法。

古方略謀卷之三終

孫 余垣
余維楓 較正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光弼擊史思明

史思明（祿山部將）等圍饒陽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敝，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

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于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部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手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九門縣屬常山郡）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並音旁去聲義亦同傍也）水潛行，至逢壁，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邑山氏曰：策出降卒，能決其可行，如韓信之聽左車。

阜菴氏曰：因降卒勝賊，用力甚省，但須察其誠偽耳。裴晉公平淮西，得算正在此。

顏眞卿用李蕚策

唐天寶十五載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爲度支使也是清河客李蕚（蕚顏氏行狀作蕚今從舊傳）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爲長城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謂武后時也默啜突厥可汗名）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

餘萬事（事一物可給一事因謂之一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諸子之請（此眞卿特重蕚且以試蕚）則將何爲乎蕚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蕚年少輕慮（須再評論蕚大指）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

清河去逆效順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轍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崞口在洛州邯鄲縣西崞音郭山之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三里漢以此山名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綱目制此但云執袁知泰得）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幽陵即幽州）郡縣之未下者平

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會清河博平兵五千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兵趨戰大敗遂克魏郡

芑山氏曰使非蕚復爲書說眞卿則蕚策不果用魏郡不能拔矣眞卿不得已辭蕚徒曲狗衆意豈斷以成謀者哉

顏眞卿召賀蘭進明

唐天寶十五載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陳兵逆之（忠愛激發不動聲色不然）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繇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賢者天罪）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范氏曰眞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召與幷力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而復讓以堂邑之功則過矣眞卿得非懲嘗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察其情宜告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旣失之眞卿乃務下己以濟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李郭待之而進明是讓眞卿忠義而功不就盖始乎此

芑山氏曰軍權移於進明不以爲嫌幼子質於客奴初無所惜眞卿可謂公爾忘私范氏謂眞卿不當讓堂邑之功其論自正至云軍權不可移進明不足咨終是責備之辭且亦惡知進明果無可咨之策徒以史所不載懸斷其無足與謀哉

哥舒翰議復陝洛

唐天寶十五載，或說楊國忠曰，朝廷重兵盡在哥舒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會（此必賊間）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玄宗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翰所言甘正）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不可輕敵，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帝以為然，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官軍果大敗，

苞山氏曰，再成之功，敗於國忠，非不能也，乃為賊臣所撓，然當日李郭既知不可輕敵，方翰慟哭引兵出關，獨不能固爭，使國忠姦謀中沮乎，

李泌計取范陽

唐天寶十五載，肅宗（玄宗第三子，諱亨，初名嗣昇）問李泌曰，今敵（敵當作賊）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敝，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建寧王名倓，肅宗子）為范陽節度大使，並（並步浪反，依也，近也）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芒山氏曰取范陽以覆巢穴與李郭所見略同

惟適氏曰鄴侯計所以討賊者至矣使肅宗信而行之一舉而殲祿山思明猶反掌耳亡何爲張良娣李輔國所間謀不獲用至兩京再失可勝恨哉

卓菴氏曰以逸待勞兵家勝算我得之足以疲敵敵得之足以困我其要在首尾相應使敵常分我常合則其勢成矣鄴侯謂以兩軍禁其四將亦即首尾牽綴之法繇鄴侯此說推之賊未有不可滅者豈獨郭李諸人之制祿山爲然哉

郭子儀平河東

唐肅宗至德二載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追擊之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戶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

芒山氏曰子儀當別具方略專恃唐官內應慮非勝算疑史有闕文

僕固懷恩計縛安守忠

唐至德二載，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肅宗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回紇俗謂太子曰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諸軍俱發，至長城西，陳于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安祿山賊黨）出挑戰，官軍逐之，追于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為賊所乘，軍（此時不用能存亡決而致身之策在）中驚亂。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中無孑遺矣。

乃肉袒執刀，立陳前，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偵不可忽）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賊由是氣索。（夾擊不可不審，非此則賊幾橫矣）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卓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專擅可也，何必多此往復，使賊潛遁）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芭山氏曰：守忠、歸仁之遁，或專歸咎廣平王，以為俶若用僕固懷恩策，則不假新店之戰，可以徑取東京。愚謂懷恩既知守忠等必不可縱，縱之必貽後患，即不謀之廣平，追而縛之可也。奈何俶固止之，我固請之，坐失事機至此哉。

李光弼至邙山

唐肅宗上元二年，或言洛中將士（史思明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帝。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光弼將）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可嘗試乎）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誤四）繇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邙山（邙音茫，在河南洛陽縣北七十里）。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芑山氏曰：光弼既知思明不可忽，方中使來督，當力陳未可輕進之故，迺不得已出師，徙依險倖功，卒致敗績。朝恩等罪不容貸，若光弼者，爲掣小所制，僨亦不學無術歟。

郭子儀擊吐蕃

唐代宗（肅宗長子，諱豫，初名俶）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失兵力竭亦至此）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後世行君當因身頷此）脅豐王珙（珙，玄宗子）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于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何獨默默使大義不明乎）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

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將士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于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追之賜珙死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官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長安城南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幷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追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北至商州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五琦在天寶中爲江淮租庸使加山南等道度支使爲糧料使給軍食上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

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官整衆歸國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虜稍稍引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後晁甫自稱京兆尹聚衆暴橫長安子儀召甫斬之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而戰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或曰。肅宗寵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廼復寵程元振。使掩蔽虜寇。抑遏奏請。幾亡社稷。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唐其能國乎。閹宦之禍至此。而帝猶不悟。則亦末如之何也已。

芑山氏曰。收商州潰卒。令第五琦爲糧料使。皆當日要略。至不請行在。倉猝中鎮定不移。戮力擊賊。無少遲疑。此尤深謀遠識。古大臣所難。謂汾陽徒威望屈人。非也。

卓菴氏曰。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子儀倉皇中能鎮定擊賊。在兵出藍田。虜不敢東向二語。不然。行在無人。子儀之方寸。能不亂乎。觀進自咸陽歸長安。及留軍七盤三日可見。○建中時。朱泚逼奉天。翟文秀欲留壁便橋。韓游瓌直趣奉天。事與子儀反。其所以衛帝則一也。又未可以鎮定失之。

劉給事止幸河中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既死。虜衆十萬至奉天。京師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勑使(唐人謂宦官爲勑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

芑山氏曰。微劉給事。唐社危于累卵矣。惜史失其名。

顔眞卿請防壅蔽

唐代宗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自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顔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嫉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凌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蚤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元載以爲誹謗貶眞卿爲峽州別駕

芑山氏曰天寶中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宋太宗興國中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嗟乎唐宋壅蔽之害如此況後世之爲林甫多遜者其壅蔽尤甚於此者哉

惟適氏曰宋興國元年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有是詔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數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它事乎弼當日思復宋太宗引對舊制因惓惓言之然引對實與唐太宗司門式引奏同善求治者務盡下情後世苟能追復此法則壅蔽決矣

元載密誅魚朝恩

唐代宗大曆五年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魚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非法）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塟加劉希暹王駕鶴（皆附魚朝恩）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illegible]有憂懼[illegible]內侍[illegible]掌門

傳命盡挈兵柄歸於將帥其法可以行久代宗不思倚傍太宗舊制徒因仍自若養成唐室不救之禍此詭謀之所以不能無弊耳

芭山氏曰朝恩之專典禁兵皆代宗寵任所致不明正其罪而私與元載謀縊殺之又掩其實而加以厚賜謂春秋討賊之義何

李自良議築壘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吐蕃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

芭山氏曰自良策可行鮑防中距不從卒用戰敗防罪實甚于自良何尤

古方略集卷之四終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五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沈既濟議選舉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代宗長子諱适）初即位沈既濟（吳縣人）上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書取楷文道美判取文理優長資謂資格考謂考限此唐選法也）而受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籍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皆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格如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其本則繫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芑山氏曰察舉譴黜行而衆才可得固也然末世競紛骫法往往由私賂得官避罪凡察舉譴黜之法皆賄得耳況復有貪包苴甘譴黜者安在衆才集而庶官理哉善用人者必正其本而後可

惟適氏曰人主職在論相相得其人則官無曠職古人或求諸夢卜或採之輿情誠重其任也苟徒使州府自辟則猶私廢公因緣為姦雖無推卸之嫌必開朋比之禍且惟賢知賢又安知擇人者之皆端人良士哉沈氏之說亦有未盡

楊炎議財歸左藏

唐舊制天子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繇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蟠結根據牢不可動德宗初卽位楊炎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繇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從之

（此非良法）（此輩能處脂不潤乎）（大蠹）

芑山氏曰宦官有不必掌內庫而其蠶食尤甚者官司有名爲朝廷守財往往巧肆侵漁私肥身家者況大臣交通內侍有司結納大臣率取諸此則是財賦雖歸有司苟失制御之道終不能無蠹終不可以爲政制御亡它在乎端本以寡欲訓廉以止貪炎之說尚有未詳耳

嚴郢議浚渠

唐德宗時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帝遣中使詰涇原節度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冠炎怒以爲沮已徵秀實爲司農卿（實賈之敵來）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

芑山氏曰浚渠營田良法也舉非其時則得不補費炎不從郢議可謂無見

馬燧破田悅

唐德宗建中三年河陽節度使李艽引兵追衞州田悅（悅魏博藩鎮與平盧李正巳各遣使謀處德節度使李寶臣之子惟岳謀勒兵拒命）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時諸軍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艽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軍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

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鬭又破之追奔至三橋橋巳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

芑山氏曰燧之所以制田悅者皆前人巳試之法特因敵雖出自知合變耳

陸贄條奏得失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贄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可止況其餘衆蓋逼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今天下諸凡之事者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今之變亦然)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求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招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

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肅宗年號)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殽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

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覘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

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後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過聽愚計所願追還神策六軍李晟等及將士弟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税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芭山氏曰徵發無益騷動耗費徒滋節鎭驕橫耳絕其請援令專意討賊非宜公不能言

韓游環拒朱泚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自將過奉天（先是朱滔遣書泚欲推同叛）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游環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游環欲還趨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此說固兩非）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夾攻大誤）則與奉天夾攻之游環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趨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

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游環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為梯衝游環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

芭山氏曰韓游環所見深合兵要賊勢方盛死戰何益故急趨奉天尚能翼衛天子若文秀留壁夾攻徒螳臂當車而已

渾瑊議據要地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犯奉天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高宗陵墓在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梁山）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泚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用盧杞策大誤）自漠谷進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如瑊所料）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援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見矣

姜公輔策朱泚必反齋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興激沒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戾如此德宗雖以公輔與徇為相不旋踵而竦斥之杞則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芑山氏曰渾瑊非忽乾陵恐奉天既危禍不獨驚乾陵而止此可謂知緩急者德宗卒誤用杞策何哉

李晟等入援奉天

唐德宗建中四年，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亟，聞上幸奉天（朱泚反據長安），帥衆將奔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時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糧食俱盡。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自陷危亡，公輩宜早降，以救室家。（聞當至此）羣臣皆期盡死力。上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崔縱勸李懷光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

芑山氏曰：晟非解帶賂使，則西歸不速；縱非輦貨渡河，則士卒不行。嗟乎！貨賂一也，以行私則喪廉，以殉國則成功，顧用之何如耳。

陸贄言當今切務

唐德宗建中四年，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

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人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

將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得禁之勿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它。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諫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炫明必臆度而

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

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芑山氏曰。偏聽愎諫。亂亡此始。故宜公激切言之。史稱德宗頗采用其言。觀德宗所爲。信任姦邪。卒致再竄亦未見實采用也。

陸贄論改過行善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當本皆誠非獨書詔無避忌而已）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

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揚鬱湮。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附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赦文推進一層求備他治民定地）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繇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

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芑山氏曰。德宗有罪己之文。無改過之實。論者見王武俊田悅李納諸人。皆去王號上表謝罪。以為此赦書之效。嗟乎。一赦文耳。輙云有效。豈空言足治天下哉。況武俊等方謝罪。而希烈懷光復叛。惡在其為效邪。

陸贄諫瓊林大盈

唐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芒山氏曰、聚錢私藏、桓靈覆轍、宋太宗置封樁庫以備軍旅飢饉、後世猶譏之、德宗惟貨是黷、雖宜公力請出二庫貨財給軍、帝卒不悟、徙去榜而不散積、則是權好貨之實、辭專欲之名、面從而已、豈眞能納諫哉、

陸贄論諫爭非指過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長女唐安公主薨、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欲指朕過、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微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彝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議、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芒山氏曰、計及軍須、公輔蓋孜孜爲國者、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其飾非拒諫可知、雖然、公忠如贄、尚遭貶斥、況公輔哉、

陸贄規畫進取

唐德宗興元元年、吐蕃既破韓旻等（旻朱泚將）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游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吐蕃相）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欲倚吐蕃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上奏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

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習舊勞、尤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殆。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愼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舂舂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嘗議規畫、令

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所適爲規畫。（不獨將將爲然。任相亦如此。）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擇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臧否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文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

罪乎。是則須令[illegible]
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illegible]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芑山氏曰。如贄所論吐蕃形勢。益嘆前此失策。委任責成。國家用人皆然。　本朝陳仁錫專就將將言。非也。

余　垣
孫　　　校正
余維桓

古方略謀卷之五終

古方略謀卷之六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泌議棄兩鎮

唐德宗時初發吐蕃討朱泚許成功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武功縣名）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芑山氏曰吐蕃挾功求地泌獨深著其罪以明吐蕃之無功觀望不進數語雖正告吐蕃吐蕃自當心折無功而割地與之豈不為夷狄所笑泌議甚正

卓菴氏曰許而背之在德宗不能無過然古人致身復言為一己之信耳安西北庭關係匪細顧可修小信于目前而貽鉅禍于無窮哉鄴侯力持不與可謂見其大者然必明其無功方有詞于吐蕃不然以中國而失信于夷虜王言之謂何其失則在不能肅清蕭墻以內難而藉外援致此齮齕也可不慎與

袁高議盧杞不可復用

唐德宗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杞先是爲相）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佗舍人草制（佗猶別也唐制中書舍人六員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既下則署行）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正牙與衙通天子坐日御正衙日御正殿也）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如天下失望何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則可爾

芑山氏曰爭盧杞不可復用者非一人而高與京之力爲多制出而不執之不下諫者却而不以死爭之則帝意未可回安知杞不復誤天下哉

卓菴氏曰杞不再相所謂人定勝天者漢成帝心疑王氏親以吏民所言質之安昌侯張禹使禹能爲袁高陳京漢安有新莽之禍哉故治亂雖云有數而致天下之治亂者則存乎其人而已讀此悵然

李泌遣達奚抱暉

唐德宗貞元元年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代北羲姓本姓胡）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

必固守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較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壁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

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繇是反側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爾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匃爾餘生爾爲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芒山氏曰抱暉既殺節度張勸宜繩之以法泌釋聽其亡命不知所之必逆度抱暉不能別生異[illegible]故不加誅耳不然豈有縱逆叛於境外養虎自[illegible]

患哉雖然若過無大罪疑惟輕泌安得遽令抱誅自撲安處與無罪同邪宋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眞宗惻然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厲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按眞宗此舉與太宗縱四一轍視泌縱抱暉皆大同小異皆不可為恆法

又曰　本朝于愼行云此與李晟誅田希鑒同二公以片語之威戡定大難易於反掌晟久為大將其兵威權力希鑒所知無足逃死宜也泌以一使

之任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如此小兒不亦難哉愚謂抱暉果為驍將能保亡命之後不更伺釁思逞乎泌安得復縶其手足乎不可赦則立置之死可赦則制之為吾用未有姑聽其撑便自安者也後世弗察欲用此法以禦姦雄禍將有不可測者于氏特未詳思之耳

陸贄議罷討淮西

唐德宗貞元元年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加馬燧兼侍中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變（指朱泚懷光等叛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

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蓋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專任德亦不可）群師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衆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切中情理時勢）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

豕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鎭各司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此言迂甚使鬼誅可恃則朝廷不須討賊）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屍使收葬（宜柏懷光非能報功且安四方反側）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芭山氏曰不討希烈與不代楚琳節度同一機計非僅休兵息民恐激之爲變耳未幾淮西將陳僊奇使醫毒殺希烈幷其家衆來降果不踰贄所料何必更煩進討哉

李泌請勿害功臣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泌同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以私心度泌至不相如此）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國輔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失体）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也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

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晟及燧地[illegible]）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

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德宗性猜忌雖親信如泌猶分其權）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延賞不可用）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舍人則有六押（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分押六司故云）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貞元九年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尤非良法）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芭山氏曰甚矣鄴侯之善補主過也本不欲德宗聽讒說害功臣姑婉其辭曰雖陛下必不聽今日對二人言欲其不自疑耳外雖求釋功臣之疑而內實以消主心之忌陽予人主以不聽讒之名而陰奪其萬一害功臣之實此其所以雖昏必悟雖暴必容耳後世人臣徒觸忌諱自謂能面折廷諍何也哉

李泌請復州縣官

唐德宗貞元三年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舉名為復官其實減甚多）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冗官必巧官多殺不備者）至德（肅宗年號）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此又宜減者）上皆從之

芭山氏曰各官有職事而無勞績徒竊祿尸位皆謂之冗官泌又當別有處分德宗用宰相張延賞議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將士新除官千五百人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是時但知省官而不計應省與不應省為職事留餘地泌之請復非廣設冗員求任事得人耳

惟適氏曰懿宗時王式討裘甫以多兵滅賊為省費泌以復官分職為省官皆因時損益圖實效而不受虛名後世不知變計者反是

李泌諫立舒王

唐德宗貞元三年，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舒州名王德宗之任名誼）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任，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任。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爾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illegible]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任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

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

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illegible]保太子。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責，[illegible]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

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願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邕山氏曰泌之所以告德宗者不專切之以理而婉悟之以情汲其言感動其深衷令父子[illegible]使臣以任爲嗣未知得歆其祀及有天下猶陛下子孫等語與狄仁傑未聞任爲天子祔姑於廟之說大同小異泌之爲是言也其亦有所本與○扶建寧王肅宗之子名倓李輔國譖之賜死黃臺瓜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乾太宗太子名後廢爲庶人晉愍懷惠帝太子名遹賈后謀欲廢之賜酒逼飲醉述以紙筆使書不軌之詞后以語帝免爲庶人

後追謚愍懷衷甲如太子瑛唐玄宗時駙馬都尉楊洄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李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召廢爲庶人尋被害天下冤之楊素隋文帝時謀廢太子廣許敬宗唐高宗時謀廢太子忠

許回紇和親

唐德宗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數年之後。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即前者不用中國兵使吐蕃自困之術）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雲南（雲南即南詔本烏蠻之別種姓蒙氏詔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時爲諸蕃所征臣服之開元時有皮邏閣者策拔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漸強盛始併五詔爲一大食大敵蕃之西俗勇士健鬬土多沙石不堪耕種食蛇馬等內天竺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蔥嶺南鄰三萬餘里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天竺地各數千里南天竺濱大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都城周七十餘里貞觀中有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獻火珠）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合骨咄祿）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

（非不以少華實自負陛下）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葉夫涉及）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得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肅宗至德二載收復西京廣平王與葉護約爲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王名俶即代宗）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方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

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七年吐蕃陷靈州回鶻擊敗之遣使獻俘

卓菴氏曰借回紇以鬬吐蕃即武侯和吳圖魏之術德宗用之而勝昭烈不用而敗事有理勢所當然而卒以愎諫取敗誰之過與雖然鄴侯能行之于德宗而孔明不能得之于先帝不可謂非天也

陸贄奏令長官舉屬吏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捨公衆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

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宜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事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即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

具僚物議悠悠其或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異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本朝于慎行曰則天法罔繁密惟進退人才反覺疎濶一言合意立躋崇階片詞迕旨卽被種夷誅

賞則過當矣而操縱縱巳詳略有法其發也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昔所謂得人以此耳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爲勝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芒山氏曰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此百世不易之論秦王堅嘗問王猛爲治之本猛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人而國不治者也猛此論有裨銓政不當以人廢言

陸贄論選用

唐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不得覈實之士贄諫曰登進以懲膺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巳以一言稱惬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稱惬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芒山氏曰王良造父皆善御使王良操左革造父操右革馬不能行一里共故也故人主用人必專任以責成功然贄所云合人成功非共之謂量材授事各專其任事治而功自立其所以合而有功

者又在人主之權度適宜成就無方苟非先去猜忌寬亦不能御之有道功何繇成哉

惟適氏曰語云冠難至躄者見盲者盲者負而走一識道途一利走趨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合才成功亦然

杜黃裳論治體

唐憲宗（諱純初名淳）元和元年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堯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曰衡稱也石百二十斤）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明帝一日卒至尚書門陳矯前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慚回車）隋文帝衛士傳餐（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罷大食令侍衛者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芭山氏曰上疑其下下益欺其上何者惟畏法懼誅往往飾功邀賞掩過免罪欲不欺不可得雖人臣苟且偸惰罪不容貫亦朝廷背察有以致之也故必人主推誠任人舍短而錄所長刑故而宥其

過使中外諸臣有竭忠效能之誠無趨利避害之習則功罪明而賞罰當天下未有不治者也雖然推誠自虛心納諫始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絳請實惠及民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後世事至不憂設服）

芒山氏曰元和初政清明南方旱饑既遣使賑恤至是又蠲租稅皆聖王父母斯民之意況善政不一而足邪然非賢宰執在事終無實惠及民欲致治而不慎擇相猶却步求前耳

裴垍議奪王承宗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元年許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分之上以蜀闢未平遂容師道爲留後）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illegible]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

芒山氏曰知拭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不可將然卒將承璀者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耳況從史內實親趙外僞獻策其出兵邪洛請討承宗皆詐也起爲將軍適墮其計憲宗何不悟至此

李絳議處分王承宗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隷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得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謂平乘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田緒之子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討之如何

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蜀劉闢吳李錡易于反掌故謟牒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

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恆冀指王承宗難致之策就申蔡指吳元濟申蔡二州名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

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音稅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垍武久處朝

廷請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或曰就時度勢據地揆情沮河北之謀贊淮西之策如此處分猶權衡之於銖兩確不可移

卓菴氏曰使弔祭使私諭承宗畢竟非體雖得二州徒示弱耳何益於事且絳既欲令恒冀而就申蔡奈何先開之釁也昌朝之執寧復有朝廷哉則皆令自表請別領德棣有以激之也此自李絳失算後儒不必附會

李絳諫討魏博

唐憲宗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廷玠之子）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將欲殺之興佯爲風痺炙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卒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故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死命者以臨之則粗

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曩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

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後復有熒惑聖聽

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怨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爾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急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

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順忠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議之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

故事最亂法 非法

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帑後絳曰與恭
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
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
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
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
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
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宦官
以爲太多後又此比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
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
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
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
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
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
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歡聲如
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
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
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

除節度副使於朝廷部以戶部郎中河東胡正爲之
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
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常
遣遊客間說百方興（元和八年賜興名弘正）終不聽李師道使
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
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
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芭山氏曰李裴後先處分善矣然當時畏藩臣之

橫一恭順如田興餌之以大恩重之以宣慰惟恐
或後以失其心如畜驕子然則其諸鎮反以制朝
廷而朝廷不能以懾諸鎮國體凌夷一至於是迨
穆宗御失其道驕恣如故惜哉田興幼孤其兄融
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
杖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
之時如室屋僭侈皆避不居用以自晦融教之功
也

韓愈陳淮西利害

唐憲宗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爲留後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李聽討元濟至元和十年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光進之弟大原人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申州光州蔡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

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

姓若勢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芑山氏曰募用土人可也悉罷諸道軍得乎宜就諸道簡其能滅賊者而以許安唐汝諸州土兵參用之至念及士卒皆百姓可謂仁人之言

惟適氏曰參用土兵不槩罷諸道軍法甚善但近日官軍每與土兵爲伍使並居行間必將有陰沮敗事者土兵雖善烏能自見其功哉愚意土兵可用者宜専責之土兵其諸道兵可滅賊者惟如土兵例彼懼土兵成功罪無所逃則人人競勸雖不

可用[illegible]而爲可用豈不[illegible]聖鉞莫

裴度議討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客射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或請罷度以安恒鄆（恒鄆二鎮名恒謂王承宗鄆謂李師道）之心上怒曰若罷度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同平章事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

芭山氏曰專任裴度故卒能成功初德宗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illegible]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是時悉以兵事委度度一至行營即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將此又度之所以能用衆耳不然如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爲制武夫力而鬭于原中使頓而擊於幕未有不敗者也。

張弘靖請併力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以去就爭）從之

范氏曰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其後卒舍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得之於裴度失之於弘靖特未之思耳。

芭山氏曰是時韋貫之所見與弘靖同貫之屢請先討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illegible]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illegible]繇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速成故也上不聽愚按貫之之說較弘靖尤詳而憲宗卒不悟自是而後李逢吉及朝士謂宜併力先取淮西乃始罷河北行營然歷二年之間其屈力殫貨鈍兵挫銳固已甚矣謀不可忽如此。

崔羣論理亂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芒山氏曰羣雖蹴玄宗任林甫諷刺皇甫似有激而言其實治亂繫政府在朝廷慎擇用[illegible]

裴度請黜佞倖

唐穆宗（憲宗第三子諱恒）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宰相中官合而為一）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

武[illegible]中外人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illegible]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無讎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

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
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
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逆賊縱平無益
陛下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
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
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芑山氏曰穆宗昏庸姦諂在側度欲治其末先端
其本此相道之正也然穆宗不悟迄無成功至元
稹結閹宦求宰相廉恥蕩盡為士類所笑復沮抑
晉公適自形其陋耳

白居易議兵餉

唐穆宗長慶二年幽州兵陷弓高（弓高漢縣名唐為景州治所）先
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
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
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
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
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感
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鎮名在深州靜安縣）深州饑窮日急
蓋繇節將大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
廷賞罰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
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
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
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
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
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
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
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
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不精豈唯虛

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旣祇留東西二帥諸
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
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
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
此繇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
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
供給此又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
所費無多旣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
[illegible]
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

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欲
[illegible]交關款許則人心無慘[illegible]自古安
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芑山氏曰去冗兵罷監軍減用度皆切實可行先
夾攻而後招諭尤足明後世專言撫者之陋

韋處厚論御相
長慶四年穆宗崩敬宗初卽位加裴度同平章事初
牛元翼鎭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
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
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勛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
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禀朝算理亂之本非有
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
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
（事見漢文帝十四年）[illegible]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

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
不敢不竭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忿
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
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
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
事
或曰敬宗用處厚言加裴度同平章事此用人聽
言之大者宜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
優於德宗嗇押昵羣小穆宗喪甫易月與劉克明

蘇佐明等同宮爲戲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錢端見矣。豈俟逾年哉。

芑山氏曰。處厚論御相意在有功則賞有過則黜。惜其說尚未盡善。愚謂委任親禮之先宜精加考愼。使所任皆賢。不至誤國。然後可以無弊。藉令初不辨賢姦而徒親信之。及無功然後黜之。恐旅進旅退。卒不得一賢相之用。天下覘政府。譬鄉人過書耳。抑何益哉。

余垣
孫 余雜椿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七終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劉蕡極言閹禍

唐文宗（穆宗第二子諱昂初名涵即位更之）大和二年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傳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繇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趙高所以殺二世）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爲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illegible]人）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繇是不得仕於朝終于使府御史

芒山氏曰主司不錄劉蕡已屬無具至不報李郃疏則政府與有責矣雖蕡力詆宦寺舉隆宰輔裴度處厚拒之不敢當然蕡所言但欲復掃除舊職頗異訓注之謀事必可行何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李德裕據維州

唐文宗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餘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別道治之無不堅利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吐蕃將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使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

酷德裕繇是怨僧孺益深

或曰一維州之降牛李是非紛紛司馬光是僧孺而胡寅又復非之按維州唐故地代宗廣德元年陷吐蕃韋皋屢攻不獲幸而來歸撫而有之可也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必欲深拒弗納使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僧孺以私憾德裕遂其所奏此識者所以深譏之也

芒山氏曰大和六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索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且咎僧孺失策武宗會昌三年德裕又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

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
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番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
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番帥即以此人戮于境上
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
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繇此觀之牛李之公私得
失判然矣僧孺位居承弼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
之小信至以失策爲踐言所嗤後世雖紬德裕附
僧孺豈卒無定論哉

惟適氏曰百官皆請如德裕策而一牛僧孺足以

奪之此雖文宗之闇亦繇公卿大臣阿僧孺者衆
[illegible]私爲害匪細後文宗雖咎僧孺失策悔
何及哉

李德裕請辨邪正

唐武宗(穆宗第五子諱炎初名瀍)初即位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
上之立(以奪位殺任陳王成美)非宰相意故楊嗣李珏相繼罷
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
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
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
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
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繇執心不定故

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
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上下所以不交)如德宗末年
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
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
黜去之(如此則宦官不能擅權)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
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
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
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
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

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啣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此物何處得來）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文饒亦勝此一著可嘆）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

芑山氏曰辨正邪釋疑間為致治之要然非人主講學明理則姦邪伺間而入卒致大蔽而不自悟故曰君德成就責經筵

卓菴氏曰辨邪正為致理之要當矣然欽義知樞密文饒贈以珍玩果盡正乎以此益信言之非難

李德裕議擊回鶻

唐武宗會昌二年嗢沒斯（嗢烏沒反可汗兄弟之名）以赤心（回鶻人名）相桀黠難知先告天德軍使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亦回鶻相名頡奚結反啜株悅反）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李德裕奏田牟姝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于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急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渾胡昆反渾羌三苗羌種如党項之屬渾本鐵勒諸部之種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違言之）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殘[illegible]）降者給糧轉致大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奬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嗢沒斯帥其衆來降

芑山氏曰觀德裕區畫有折衝樽俎之勢

李德裕諫求安西北庭

唐武宗會昌三年、黠戛斯(黠下八反戛苑黠反西域國名漢時號堅昆唐初號結骨末改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戛斯求安西北庭、(二鎮名)李德裕等上言(不亡不可必得只云得亦無益)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于何處遣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乃止

或曰、計及守之難、則服遠之心自熄。觀德裕所言利害瞭然如睹。

卓菴氏曰、一安西北庭耳、與元元年、德宗欲以與吐蕃、李鄴侯力爭以為不可與。是年武宗欲就戛斯求之、而德裕又以為不可取。地一而去取異者、時有不同耳。唐事至此、日益墮壞、豈真以不求安西北庭為得計哉。

李德裕議討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稹從諫以宗從素之子為子從諫卒稹嗣)、詔諸道發兵討之。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內監)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繇是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惡之。從諫疾、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換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從諫尋卒、稹秘不發喪。押衙王協為稹謀曰、當如寶曆年樣(敬宗時劉悟卒其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竟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

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早從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二州名事謀于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三鎮成德魏博盧龍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鎮魏二軍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遂決意討稹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

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先是河朔諸鎮不受代擅以子弟傳襲邀命于朝遂為故事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于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始為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稹之父令以書諭稹稹不從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繇重質以為繇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

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之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二州名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畔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近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濶取之固難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抱

眞能窘田悅走諸道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横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滄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關名在澤州上黨南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急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殉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

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嘗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

芑山氏曰方劉稹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議者以為澤潞必不可取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恒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武宗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繇是觀之謀之者諸臣也用諸臣之謀者朝廷也後世論澤潞功雖稱文饒尤歸美武宗云

諸道合兵討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詔諸道發兵討劉稹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尤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王茂元河東劉沔未能進軍賊屢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矣德裕又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急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卒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又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上得捷書甚喜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石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致死

芭山氏曰不制御諸道必無以討稹德裕所以操縱元逵弘敬諸人猶六轡在手諸道皆未之知也

切責諸鎮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用李德裕策，討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子劉稹（稹以父死自爲留後），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回太祖八世孫）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討稹義）。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見頃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近日動是言兵事然）。今請賜諸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元逵破昭義兵寨，拔宣務柵，擊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功以激厲之。

芭山氏曰：非惟使三鎮不從逆，且收爲臂指之用，繇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耳。

李德裕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借名爲招降地）。四年，昭義將高文端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將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近日皆冠皆然），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于外，以捍賊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逢時爲河東行營兵馬使）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它鎮，仍厚有賜予，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至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

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詷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邢州將裴問（問稹之舅）見稹責稅商人衆心離怨乃殺稅商軍將請降于招討使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于何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于今

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上從之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攻討使王宰宰以狀聞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斬之加賞諸道將士昭義遂平

芒山氏曰李丕首降雖非出于至誠然其後不聞有他變以誤官軍賞丕示勸固未爲失策嗣是而高文端裴問王釗安玉相繼歸順披賊根本卒平澤潞則德裕後先籌畫自不可揜耳

惟適氏曰宋司馬光謂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與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死有餘罪然憲宗用之于前武宗誅之于後臣愚以爲皆失之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愚按涑水

深非文饒之處分郭誼其論非不正然以當日事機言之不斬誼則踵誼故智者懷僥倖苟免之意諸鎮紛紛多事矣況非三州降唐誼計未必出此視它委心歸順又別德裕特誅叛耳豈得謂之殺降哉

阜菴氏曰德裕平澤潞要著只在先收鎮魏不爲稹用以後便如破竹所謂振裘挈領者惟適云誅叛非殺降深得春秋誅意之法温公見不及此何歟

令狐綯議誅宦官

唐宣宗（諱忱初名怡）大中八年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屛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即訓注甘露事）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叙明王之二十六）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

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要不密）繇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芭山氏曰令狐之言是處置宦官第一策情以章奏僨事章奏非獨不可令內臣竊見併不宜令內臣與聞宋嘉祐間司馬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屛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避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機事非便仁宗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

悉屛之按司馬光深慮內臣漏泄故爲是言然自此言一出內臣鮮有不惡光者如 本朝太祖與泰元龍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蓋必如是而後無漏耳不然凡見諸章奏語言雖密亦不密矣

高駢平南蠻

唐懿宗（宣宗長子諱漼）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夏侯孜薦驍騎衛將軍高駢（駢崇文之孫幽州人）詔以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初駢治兵于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此皆緩于敵之法）駢至南定峰州蠻眾近五萬穫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維周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時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

維周將大軍入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多有智略）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游船云新經略使（王晏權）與監軍（李維周）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朱道古南詔遣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人詔安南邕州西州諸軍各保疆埸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自李涿侵擾安南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繇秦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故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于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起于

桂林之戍黃巢本于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唐因以亡蠻夷非能亡中國而中國之亡蠻夷嘗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于內而搖其本也

邕山氏曰李維周惡高駢匿駢捷奏幾墮成功從來監軍之害如此非衮馳詣京師駢惟北歸耳南詔安得平哉

用張玄稔策平徐州

唐懿宗咸通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北還陷宿徐滁和州攻泗州杜慆率黨等禦之不克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勛遣將劉行及屯濠州）拔昭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平其（皆出賊不意）

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皆滁州卒四千人戍曾橋之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滁卒不從約束勒兵迎之圍于兗州城外擒逃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率逃匿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

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龐勛在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翔擊走之翔發兵戍沛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初勛怒梁丕專殺姚周使徐州舊將張（玄稔舊代于賊）玄稔代之治州事（宿州）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于城外環水自固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

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等守徐州引兵而西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于城下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嘗憂憤（有謀歸之心所以為有功嚴備死于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召所親數千人謀歸國因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來降至

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張儒等飲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開門出降（玄稔以宿州降）承訓慰勞玄稔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遣之玄稔復入

城寨發平安火如嘗（兵皆詭其）明日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勢如破竹）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賊守城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于是守城者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昳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屍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芑山氏曰自玄稔謀歸國衆來降承訓始得用其策以平龐勛及徐州既平功賞以玄稔爲首而承訓諸人次之蓋欲脅從者皆知反正非後先倒置也

馮行襲擊孫喜

唐僖宗（諱儇初封晉王名儼）中和四年、賊帥孫喜聚衆千人、謀攻均州、刺史呂燁、不知所為、都將馮行襲（均州人）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于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盗據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芭山氏曰、昔項羽既敗、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辭、乃自刎而死、按羽之辭、非真情也、恐入舟就擒耳、先是羽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田父亭長、安知非漢所伏、以刎羽者、羽懲陷澤之危、疑檥舟者之復紿己、故寧自刎不東渡、此羽之智也、今行襲先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紿喜耳、而喜獨信以為然、喜豈非貪而愚者哉、使喜與羽等見、不為詐謀所紿、愚恐行襲之計之不果行也、

卓菴氏曰、時刺史不知所為、行襲知紿喜耳、豈慮其從與否哉、不幸而不從、喜亦必疑其有備、而不敢前、尚可徐為之圖耳、故為行襲計者、宜如此也、若慮其不從而不行、則惟有束手待斃而已、又奚益哉、

余坦

孫余維樞 校正

古方略謀卷之八終

古方略謀卷之九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計下太原

乾德二年，趙普既相，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朝退，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與集妻森沱彔彔不同此知不必）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近代否對不能盡下情徒具文耳）能安，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耶？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北漢主劉鈞）。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諸國蜀孟昶南漢劉鋹南唐元宗），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本朝陳仁錫曰：輕視太原，宋卒見遏于北虜，後人不無遺恨。

選諸州軍入衛

宋太祖乾德三年，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不能不普論）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邑山氏曰：建隆三年，太祖詔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鬬戰不息，吾欲息兵，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曰：此無它，方鎮大重，君弱臣強而已。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乾德元年，又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宰相者不下數十人，太祖用普謀，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它職，皆以文臣代之，又置諸州通判。

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乾德三年又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自是財

利盡歸于上矣繇此觀之太祖當日所制禦藩鎮非止遣兵入衛一端然藩鎮之害除而宋之弱實因于此所謂有治法無治人也

卓菴氏曰法立弊生終是後人奉行之過宋祖起五季之後計不得不出此使逆慮後世將分兵弱一遵五代之制則唐時諸鎮非不強天寶貞元之間國勢又何如哉論者以靖康之禍謂太祖過制藩鎮所致愚不敢以爲然

樊若水議取江南

宋太祖開寶七年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高品石全振往荊州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

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謂江濶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爲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手兵者多新進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李煜初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宋師將渡江煜以[illegible]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灑虞侯

杜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濬美麾兵擊敗之眞以所部援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芭山氏曰江南有一樊若水而不能用若水旣詣汴上書陳江南可取狀而煜猶信張洎謂長江無爲梁之事豈知若水先是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蚤爲渡江計哉宜煜之速亡也

張齊賢議取燕薊

宋太宗興國五年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以秦王廷美留守東京帝自將禦契丹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史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于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四州名）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援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繇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者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

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習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在乎安民而利之爾

民既安利則遠人欲稚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害窮民以為功能至于生民侵苦見之如不及聞之如不聞欲怨逸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其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皆知陛下之心識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

之賦可立而待也

呂中曰齊賢之論可謂知本然徒知遠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皆未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戎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非可高枕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惟適氏曰齊賢得禦狄長策但宋之失算在不取幽州使北鄙失險契丹坐強國祚終于滅絕也識者惜之

田錫應詔直言

宋太宗雍熙元年，羣臣請封禪，許之，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天所以為君為善）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睢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見封禪之非）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今○矣○亦○然○）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孫之空言，示之寡（大臣非公亦均國有學識者不可與議）信。及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宜○先○擇○次○信○今○天○下○用○相○患○在○不○擇○）之。簡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芑山氏曰：錫所上疏，皆足補主闕。至論聽言任相，一一尤確切可行。後世大臣，不致至救時是急，徒空言相欺，甘為衆人，以取輕于朝廷者，何躡相繼哉。

（大抵）

李維清諫募兵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芑山氏曰：募兵之使既遣，河南北四十餘郡，必有廢農事而為賊盜者，得不償失，昔所謂自伐者也。非維清等力爭，悉罷諸路，亂安所底哉。

錢若水議安邊

宋眞宗咸平二年契丹主隆緒大寨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於瀛州兵盡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駕發京師次陳橋驛遣澶州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議部分賜近臣甲冑弓劒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祖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潛鎭定高陽關）領雄師

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狥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進抑亦來歲不敢犯邊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栗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此亦不可謂奇策）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鎭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都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久任）

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置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番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法祖）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親統轄置巡簡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閒可致邊烽罷警矣

邑山氏曰久任邊臣則悉知邊事此策甚善然非愼擇名臣雖久任不能成功則前此儲養邊材尤

亟是時監察御史王濟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當
有可采或更補若水所未盡而續綱目皆削不載
非也

惟適氏曰錢若水頗知邊計然愚嘗攷若水生平
進退大節猶多足稱者太宗嘗謂若水曰士學古
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安得不竭誠報國若水
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
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效忠於上此中人
以下者之所爲也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

鎔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布
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
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
臣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即以母老請罷
愚謂宋大臣如若水真百世師也後世輔臣誠有
如太宗所云寂寞涕泣者謂非若水之罪人哉

張齊賢行邊

宋真宗咸平四年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時
趙保吉（保吉據河南地二十年景德元年保吉死子德明立）雖入貢而抄刼愈
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
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宋時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求救兵不至死之）
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
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
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
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
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
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夫算）
益戍兵帝謂此亦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
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或曰富弼言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
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
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寢齊賢
奏得守邊之策矣按弼此論甚確後世欲以江南

兵取勝北方皆不可行惟隆慶初年戚繼光議調浙江屯戍薊門稍有效其後西夏有難則調南兵而西海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閩廣川蜀間關萬里以救剿淋之急而三河壯士六郡良家漁陽之突騎繼之以遊俠皆若木偶束芻不可投之一試者此何說也夫秦晉燕齊之間古所謂天下勁兵百戰用武之地而西夏遼左皆在指顧間願舍近而求遠置強而取脆豈長計哉

寇準請帝親征

宋眞宗景德元年契丹陷德清軍過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行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親征便是方略何必多問）時以虜冦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此輩皆以私慮公）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

不知者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孰可為守準薦王欽若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

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遜詔
判天雄軍萊準以欽若多智恐安有所疑沮故出之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處耘之子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
者言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須之
控弦暴至契丹將蕭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
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
銳兵既死虜大挫衄

芭山氏曰非決計請帝親征天下之亂不待靖康
而後見至薦欽若判天雄與唐裴度討蔡罷令狐

楚同此皆禦變機略欽若雖多智不能不在準術
中蓋發于卒而不及覺耳繼隆御下頗嚴尤尊禮
儒士太宗每征行必委以機要此必深悉兵法者
方契丹圍澶州非繼隆大挫虜氣則澶州必陷澶
州陷則帝意中沮士卒離散雖百寇準安能決策
渡河哉然則契丹請盟之志已萌於撻覽戰死之
時矣

韓范議攻守

宋仁宗慶曆元年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
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
衍亦曰儌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
夏西羌必繇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
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

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俾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
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
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
延以牽制爲名似是而非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
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
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
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
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
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闘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冦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使元昊自將精兵十萬此疇云四五萬無乃欺信謀稱乎）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大過也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衰經費益感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覩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續綱曰納去書詞）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其略曰仲淹料大

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謂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閭者之說無乃異乎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救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

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刀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

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

修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與趙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大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宗族之

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冠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

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廵簡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死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

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

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
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鎗中
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
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
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
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敵兵益至官軍大
潰英津珪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
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歸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

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
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爾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
歸而爾死矣爾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
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
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宋
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
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
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繇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
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傳文吏

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辯誣二
篇

芑山氏曰制勝之術攻守互用或寓戰於守或因
守為戰專言招納與專言進討皆非仲淹謹守觀
變最持重有見琦但當進一籌曰賊頗輕我我雖
重兵守界宜伺間出奇擊之毋專示弱貽邊境憂
果爾則韓范謀合而元昊計窮矣琦不出此槩以
仲淹為失策毅然謂大軍併出元昊必破任福等
曲承琦意輙趨利邀功陷賊伏中以迄於敗向令

琦不銳意進討福等亦何至輕兵深入立取敗亡
如此之甚福死不足惜安得遽謂琦無罪邪且琦
之戒福等言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繇
此而觀則是琦未嘗不竊慮元昊之不易破覘琦
先是所奏謂破之必矣者 自相矛盾邪又安得
謂一進討便欲破賊邪夫不討元昊非義討元昊
而計不萬全非智琦此舉不能無過而後之論者
獨歸咎於范非也古今有事異而敗同者如永樂
間淇國公丘福之敗于北虜與任福之敗于西羌

其為諜誤一也。方丘福率師征本雅失里。上諭福曰。爾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卽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卽止。毋為虜所紿。福出塞。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擒此虜矣。時大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誘我。不可信。福不從。令虜尚書為鄉導。徑薄虜營。虜佯敗。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

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將軍獨不念行時 上勅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待我軍畢至。併力擊之。卽不然。得全師而還足矣。福又不聽。驅馬揮士卒直前。虜衆奄至。福等為虜所執。俱死之。五將軍之師皆敗沒。任丘事異敗同。蓋如此。要之輕信諜言。孤軍深入。皆始于貪利邀功。如是而不挫敗者。未之有也。後世宜以任丘二將為戒。

賈昌朝論馭將

宋仁宗慶曆二年。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此因宋大弊今併無將士矣）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大過之弊。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久任）

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戒更易。去疑貳。此明主任人責成之道。但須慎擇之于始耳。其始不擇。則賢否雜進。守臣刺史將帥。皆不得人。雖欲久任以責成效。豈可得哉。

張方平言時政闕失

宋仁宗慶曆八年，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飭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卹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今○天下不幸而類○此）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諫于朝，外採百工庶人之言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

錄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關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筆札坐對，可謂孜孜求治，然條對終有未盡，莫若令諸臣躡事進規，一言少裨時政，即虛心開納，推誠舉行，尤不失古明王改過不吝之意。後世徒求言而不能行，知其失而不速改，皆具文亡實耳。

或曰：天章召對，至今以為美談，愚竊謂非體也。三公之列，坐而論道，出入起居，何時不可進言，乃給筆札，使之條對，如延英策試，非待大臣之禮矣。首相陳執中固辭不對，參政宋庠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二人可謂知體。宋史直以執中不學少文為其不能面對，是嬰兒之見也。後世朝廷非不召對，舉

臣非不條奏。卒無關大計。甚者君怒臣訐。彼矛此盾。非築舍道旁。卽塵飯塗羹。雖面對合議。曾何毫髮補國事哉。

狄青奏罷交阯助兵

宋仁宗皇祐四年。詔鄜延環慶涇原諸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本朝于愼行曰。以蕞爾之寇。假手于夷。縱無它心。覘中國體勢何如。安知交阯之不爲智高也。然此猶在疆界之間。勢有可假耳。[illegible]煙波萬里之外。以平島中之寇。于肘腋之間。此必中國空無人而後可。令青見之。爲絕倒矣。

芭山氏曰。智高素怨交阯。先是嘗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交阯請助討智高。非其本心。欲假我以雪私忿耳。狄青可謂長慮却顧。觀此益見漢以劉淵伐西樹幾能。唐借回紇葛勒討安祿山。及致和中結女眞夾攻遼之誤。靖欲以便宜許之。豈深斷利害者哉。

司馬光諫刺義勇

宋英宗治平九年。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書。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朝廷揀放。於今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陝、陝民並有先刺三府揮）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

緩急。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于沿邊戍守。當是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軍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戍

秋。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惟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特欽公何以不知）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于景祐以前。民減耗三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穫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今時亦然）光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斃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從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

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或曰魏公此舉未免傷民蠹國皆賢者泥古之過

涑水議可從

或曰初琦嘗言養兵雖非古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于琦雖光六疏極言其非便琦終不聽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芒山氏曰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識軍號其爲政最酷宋革其弊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即諸州鎮兵太祖選州兵勇壯者送京師餘皆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團練者曰鄉兵如河東陝西弓箭手是也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是也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衙宋初兵制

未嘗不善迨其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有養兵之費而士卒無禦侮之實視古軍政何如哉

余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九終

古方略諸卷之十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琦議存綏州

宋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青澗守將种諤誘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

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妄作基亂，願召三府亟決之。琦陛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

或曰：諤妄開邊釁，不爲無罪；但綏州宋故地，固義所當復者。誅諤棄綏，視唐人維州之議何異？琦抑衆論而卒存之，與趙卨論合。然琦初言綏不當取，何也？

富弼坐論治道

宋神宗熙寧元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禍從此始）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論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

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此言皆誤）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深切）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後悔帝欲用安石（誤）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究竟不可謂）介對曰安石好學（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惟適氏曰唐德宗欲再相盧杞賴袁高陳京力爭而止安石初入朝人人爭言其不可任而神宗不少動者杞惡已彰而安石之禍未著也雖然天下

事不慎之于始徒爲小人所用迨其敗壞而後悟之亦何及哉況太后流涕爲神宗言安石亂天下帝始疑之罷安石知江寧府未幾再相恥過作非是又在德宗下矣

滕甫論朋黨

宋神宗熙寧二年、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輒皆問之、甫隨事解荅、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邕山氏曰、安石銳志更變、獨舉新法、豈惟極力排甫、諸議論不合者、能一日容于朝哉。宋自此紛紛多事矣。

范純仁條陳治亂

宋神宗熙寧二年、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覬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廷臣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將何所

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諭夫之言）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誘（誘羊久切音戊廣韻）我（誘誚也）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爲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和州

芑山氏曰言者皆以不阿新法得罪如滕甫鄭獬拱辰公輔呂誨諸人或能出或去官識者皆惜之純仁請還言官蓋公憤不能釋非黨甫等而排安石也

司馬光論變法（小人有黨）

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可謂賢直狠愎耳）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共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明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指呂惠卿）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政漢業遂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

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

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此語有據）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或曰。神宗庸主耳。使稍辨可否。觀惠卿辭塞。以他語詆光。便知惠卿之姦邪。光之正直。光言可從。而惠卿附和安石。無足聽也。如神宗貿貿不悟何。

芑山氏曰。帝言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則言臣陝西人。見其病。不見其利。只此二語。知神宗所聞不確。而光所目見者。可痛之甚。則青苗之法之害民可知也。光之善諫如此。

惟適氏曰。以治天下譬之居室。此論殊未切。居室敝尚可脩。天下敝必至于壞。古人所以有履霜堅

冰。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說。若待其已敝而脩之。天下事尚忍言哉。溫公特爲神宗輕變先法者言。以爲定論非也。○安石禍宋。呂惠卿爲之首。使人人持論如富范諸公。雖百安石。其何以行之哉。此春秋誅惡。必先絶其黨。

司馬光請罷條例

宋神宗熙寧三年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光與安石厚所失不小）光素與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書主）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耳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

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當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繇門下鎮奏曰繇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芑山氏曰欲用光而訪安石安石力詆光不可用後世皆歸咎安石愚謂神宗銳志變法不明是非不辨邪正惟安石是聽非果能大用光也豈安石一鬨沮而後收勅誥哉使帝果欲用光未有不斥安石者然則司馬光范鎮諸賢之不容于朝皆神

宗不知人之過也

又曰司馬光言青苗之散貧者既盡富者亦貧此事勢之必至者然愚觀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三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借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也蓋法雖加二費乃不訾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出之粟秕入之粟精守支之費半其所出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借息殆有甚焉此等流弊之極尤司馬光諸公所未見耳

蘇軾言政令得失

宋神宗熙寧三年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畢熟思三言皆不爲安石所取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

所言者三事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意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

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謫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試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悦，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或曰：鎮以安靜一語，即富弼不務更張之意，足培植國家元氣，當時獨無如安石蠱惑神宗耳。

惟適氏曰：中不無學究語，如論曆數長短，專言道德風俗，而不言富強是也。君子富好行其德，饑寒切心，能無為非者鮮矣。安在脩德厚俗而能以貪弱自存也哉。至重臺諫、折姦萌，真識微見幾之論。然臺諫諸臣，亦須如古孔父、仇牧，方能為國有無。苟其人不必皆賢，言不必皆是，盈庭道策，徒滋紛擾耳。且安知不以此起姦雄之心，而輕朝廷哉。愚謂欲重臺諫之權，必自選臺諫始。臺諫之臣既賢，則所言者必當，使姦臣不特有所畏而不敢動，而實無隙之可乘，庶幾拔其本、塞其源也。世稱子瞻所疏三事，切中膏肓，愚獨以為猶枝辭也。紀綱人心風俗，何代無之，亦何主不可言。進言者如用藥，須察其病根所在而攻之。熙寧之病，在賢姦不明，黜陟太驟耳。誠能進賢退姦，久任責成，則三言者可不勞而致也。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非所以結人心乎。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崇讓則下守節，風俗不繇此厚乎。賞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紀綱有不存者乎。事有一舉了萬目張者，得人是也。愚故曰：三言猶枝辭也。

司馬光議取士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立十科取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雜。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哲宗）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即孔子之門人使之各[illegible]）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illegible]）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謂頭可以兼顧則不可外設二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今保舉亦然，但無實效）

甚山氏曰：咨治莫要于得人，得人則內安外攘，皆有實效。可見十科嘗試寓古論定後官之意。近代入仕太易，往往有日誦萬言無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者。迨天下事既壞，人才淪散，乃始倉猝求之，非用違其才，即舉非其人，甚矣其不講於儲才之道也。

又曰：虞允文入相，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每有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所用皆知名士。合司馬光（[illegible]）齋甘館錄選意，朝廷當講求十科，試其法令，是（[illegible]）而欲求治，何異北走南轅哉。

卓菴氏曰：此溫公專就取士言。愚意朝廷養材之法尤不可緩。苟平日不能養之于先，而一旦求所謂純固方正可為師表獻納者，何從而得之哉。其法以胡安定湖學及程明道論學制為備，後世有志人才者，不可不知。

蘇轍諫紹元祐

宋哲宗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爲。（此論自正，但紹元祐之意可誅。）其意蓋紹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詔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施設，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父作於前，子述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爲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浮于孝敬而輕事變易

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此事恐獲罪失官，故留欽知此。）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武帝亦有可取處，特爲轍寬一步耳。）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斥奴僕。鄧潤甫（安石之黨）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議法）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謂曰：公佛地位中人也。（此何等語）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後世考官皆然）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小人誤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芑山氏曰：此足見子由學術甚正。至純仁婉轉進言，明轍無罪，非曲爲轍地，欲哲宗知諸臣主熙豐者之誤。

常安民論蔡京姦邪

宋哲宗紹聖二年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古今小人專敢之術盡于此）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痛切）果出於公論乎章惇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不已（慰勉何益）至是復論張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或曰安民首發蔡京之姦辭甚切直哲宗徒慰勉而不聽從卒貶出安民言路自此塞矣尚可與論政事哉

邑山氏曰呂公著柄政安民遺公著書云去小人不難勝小人爲難今雖登進忠良不搜致海內英才使皆立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臥也且其怨憤久積一發爲害必大愚意安民此言蓋欲公著以君子勝小人可謂蚤見然于大人格君之道尚有未盡然不能格君心之非雖日羅致端人正士使皆立於朝彼小人蠱惑主聽逐而去之猶摧枯拉朽耳惡在能勝小人哉

崔鷃請明邪正

宋元符三年。徽宗初卽位。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鷃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戸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女優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

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刺譏而斷）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誅心之論）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

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爲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用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粉飾假有其文）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芑山氏曰。詔求直言。謂宜虛衷聞納。修復善政。無爲姦邪所中。讜亮如鷃。不置諸左右。使資啓沃。但使爲相州教授。此徽宗之不足與有爲也。昏德之號。誰曰不宜。

楊時請損益祖法

宋徽宗宣和五年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陛下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

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弩手以殺當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固衞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或曰龜山入對皆救時之言不委以政柄俾次第舉行而僅除說書所謂面從心咈者也

孫　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謀卷之十終

古方略謀卷之十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陳東請復用李綱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使王汭來致責、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非朝廷意、乃李綱姚平仲耳、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

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卹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皆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罷綱命一傳。兵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太學錄、東力辭以歸。

芑山氏曰。明主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壅蔽也。若東者置諸左右。資其論列。必多所裨益。僅奏東為學錄何也。至詔禁上書。則朝廷又自塞言路。豈盛世事哉。

楊時論和議不可恃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不退軍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時以肅王樞爲質于金）金康王構（康王即高宗）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

並依軍法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

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芑山氏曰當日但聽用李种策毅然黜一邦彥使不敢復言和金金未有不喪氣者爲敢妄希割地哉甚矣欽宗之懦且愚也○龜山論三鎮不當割和議不可恃切中當日事機續綱目皆削而不錄何也

李綱論撥亂

宋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時徽欽北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御史中丞顏岐奏曰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此二字足用折岐）岐語塞而退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濟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撓哲（惜高宗不足當此語）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芑山氏曰召用李綱自可撥亂反正但邦彥雖竄遠州而汪黃竊政復主和議宗澤張所諸賢且相繼黜逐豈能獨任綱以圖興復哉綱罷識不媿古大臣帝欲用綱而不先去汪黃其不足爲英哲可知

張所請還京城

宋高宗建炎元年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河北人心如此因而用之可以爲事局和議誤）應募者十七萬人繇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北河東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鎭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因字當兵法）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將相爲要兵次之）而不在都之與遷不遷也（此言果行宋不遽亡）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既去何由復圖）帝欲留之故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或曰宗澤張所志存興復識不在李綱下古何帝疎忠直昵姦邪卒禍宋室後之論者謂建炎爲中興非也

李綱條上十事

宋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拜右相綱至行在入見泣（忠悲如此）涕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欽徽）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綱力辭（不必力辭只望感悟人主使忠邪判白）帝命岐奉祠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綱頓首流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借此將上十事非自炫其能）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臣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非論必不可易）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欽宗年號）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震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

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邦昌僭逆及五深必抵制亦未能盡知）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近代遷退宰相亦頻）效蔑著者宜愼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翼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邑山氏曰十事皆可見諸行但懸所慽者久任一條當在國是之後蓋愼擇大臣忠邪不雜如汪黃輩不居間沮格則主德脩而庶事康巡幸以下不

難次第就緒耳。厥後潛善李綱並相，宗澤累表請帝還京。帝卒用潛善計，幸東南不報，及撻懶遣秦檜還中國主和。帝甫見檜，即以樸忠許之。宋事自此大壞矣。凡皆不愼擇大臣以至于是。綱十事不以久任次國是何也。

李綱議修政事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爲右相兼充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不去江賛葦決不可圖中興）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理學經濟兵是）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于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

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慰天子恩德所以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此亦不得已之策）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屢立戰功綱答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或曰先治內而後復讐緩急各有次第

岳飛論兵先定謀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衞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見益謙奏非實）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登緜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先見）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飛氣象曾犯法將斬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立意不欲還舊）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

荆莫敢采樵以致殺皆謀定也所畏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芭山氏曰飛所見與李綱合先是宗澤語飛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愚觀飛識度不獨負將材雖與綱並相可也

趙子砥言北事

宋高宗建炎二年趙子砥至燕山（燕山府地滙聖通自雲中徙燕山）歸命輸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徒示痛以形者非計）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

芭山氏曰宋和金與六國賂秦等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蘇洵曰此言得之子砥餧虎之喻更痛切感人知金不可和亟思所以制金尤見料敵深智制金亡他據要害輯將士厚積儲專任李綱宗澤岳飛諸人罷黜黄潛善汪伯彥而已如是而虜有不墮吾阱者哉

胡寅進七策

宋高宗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疋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芒山氏曰頤浩非獨惡寅切直實不知七策可采耳攷頤浩後先議論皆無足取如高宗在建康議駐蹕之地則曰金人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宜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而臨安之鼎定矣及金兵再至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不能乘舟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金兵既入臨安車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

請令從官以下皆從便去高宗曰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以頤浩意見若此聞寅所陳七策未有不以爲狂且妄者也

趙鼎條奏便宜

宋高宗紹興四年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先是鼎除書樞密院事與尚書議不合）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鼎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勝非諛罔）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八十九年俯以谷枚劫浚不皆）未必如言者之甚也（當痛言浚必無不臣之事以明來蟜之言不足信）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芭山氏曰得君如浚不終君臣之好安知帝不以待浚者待鼎乎鼎非憂讒畏禍懼不克成功釋朝廷西顧耳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怖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交慶紹興五年浚鼎並相未幾爲呂祉離間論事往往不合鼎力求退七年浚免薦鼎可大用鼎復入相及浚失策得罪謫嶺南鼎力救帝意稍解鼎與浚皆賢相皆忠于謀國帝獨不始終委任數爲言者所攻至旅進旅退欲久于其位而不可得知人不明如此豈足與圖中興哉

趙鼎勸親征

宋高宗紹興四年，召張浚於福州。初浚至福州，先是浚來福州，嗣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浚字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芭山氏曰：以張浚來路為朝廷歸路，既出萬全，而又令虜不測，智計頗密。鼎見不及此，尤幸能用樗言。

李綱條上六事

宋高宗紹興四年，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金齊之兵日迫，或勸帝它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張浚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豫子劉猊

[illegible]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眾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

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在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士銳馬日以耗損何以（阿能守而後能戰之說）圖敵惟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

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至削弱近年以（此與失算亦大將懼怯故）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籓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大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野脩宮闕立官府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益堅冀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覩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無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與近代人臣所云臣子負君上不同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覩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數語真當日諸臣情態何補于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策近年閒暇則以和

誠爲得策故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偸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今天啓宸衷悟前日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潰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于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只在專任得人虛心與忠正計國事不必躬履行陣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嚴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

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略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嘗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非膚詞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退操縱無常日何翻覆之有此中獨力料理可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

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偫糗糧偫音雉積也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之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敵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罷歸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生索

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可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道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

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時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于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

亦得以共治至于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瑰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翼佐必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小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于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

歎盍少留意而致詧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攻之本朝嘉祐治平之理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淪訛成風登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

風聞至於大事則必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何謂愛惜時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玆境土未復僣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

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于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宜以身先）協心同力盡人事以待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猶父母之與子愛之至則所以戒之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威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威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大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於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豈敢批逆鱗哉今臣無

魏徵之敢言使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或曰內固而徐議大舉綱籌策素定如所云勿復退避勿復遣使悴所當爲一切以至誠爲之皆謀出萬全高宗徒褒諭而不能用豈非庸懦不足與有爲哉

芷山氏曰是時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掾狀所見與李綱同綱條上六事史不宜略續綱目條削不載非是

旨　卓菴氏曰。李忠定何其似武侯也。合前後疏奏觀之。不獨忠義勃發。其規畫精詳。確不可易。有臣如此。而不克中興。高宗眞不君矣。爲嘆恨久之。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十一終

古方略謀卷之十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胡寅諫止和議

宋高宗紹興五年遣中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見當時○謂和之非）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深○知○虜○情）恨在刼質所畏在用兵則嘗示欲和之端爭吾所重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言○至○此○情○大○亦○疑○掊）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哉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闘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覩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襃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浚忠主和）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芭山氏曰罷和議主恢復浚素志也今乎寅疏而反議之豈不自相矛盾

陳公輔論王安石

宋高宗紹興六年，陳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繇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芭山氏曰：推見亂本，歸罪安石，自是不易之論。然非獨士大夫無氣義，不能維持國家，即其所行新法，傷民蠹國，莫此爲甚，虜賊交訌，宗社動搖，雖謂宋之亡，亡于安石可也。

楊沂中敗劉猊

宋高宗紹興六年，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斃，況前年因緣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繇壽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繇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繇光州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

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遠慮何以及

此係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釆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冠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illegible]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沂中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或曰吳錫以五十突騎破猊此亦一奇也使浚不保淮南則淮南必爲賊有淮南爲賊有則賊勢必益横故論者皆曰藕塘之捷非浚不能成功

岳飛議恢復

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乞終毋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

申未復行至宋闕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祉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王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

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詔不許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或曰沮抑武穆膺中興之功浚罪不下於檜

卓菴氏曰即日上章求終喪武穆舉動過張九齡遠矣可謂忠孝兼盡

吳璘復陝西諸州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啣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

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麾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王貲至此又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芭山氏曰：進取則必請命，奉詔則急班師，總爲和議所誤。諸將如韓世忠、劉錡、岳飛、吳玠、吳璘，皆忠勇可任，而姦相往往掣制，使不竟其用。姦相誤國如此。

張浚力論時事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張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子情宜如此）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賢母）浚志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中丞阿檜）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芭山氏曰姦相秦檜死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紹興二十六年浚丧母將歸葬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挑釁用兵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丧爲嫌乃上疏極言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在罪籍唱異議以搖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盡帝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三十二年帝傳位孝宗孝宗召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翰林學士史浩深嫉浚凡浚規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浚與湯思退並入相思退恐和議不成陰謀去浚未幾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凡八上疏乞致仕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枸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卒夫魏公爲史浩湯思退諸姦臣所扼卒無成功高宗庸懦無足怪孝宗號英武史又稱孝宗察浚之忠嗟乎天下豈有察其忠而猶惑于讒以去浚者哉

卓菴氏曰人皆以浚類諸葛亮愚以爲不然蓋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而浚以與琦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岳飛而又詆之此浚亮不可同日語也

朱熹議脩攘

宋孝宗初卽位（高宗傳位于帝自稱太上皇）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又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令尹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

本欲斯民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賊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新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芑山氏曰宰執臺諫以國家名器媚私交此病民蠹國之大者非熹不畏彊禦必不能直指其失如此續綱目削去此數語非是

虞允文陳棄地利害

宋孝宗時以史浩參知政事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勿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收允文知太平

芑山氏曰允文言三路不可棄孝宗旣知爲史浩所誤及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軍璘亟馳德順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來攻璘力戰拒敵時議棄三路詔璘班師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則是孝宗卒誤用浩言自沮戰功也未幾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然後罷浩知紹興府亦已晚矣況湯思退入相復議講和宋事焉可爲哉

張浚圖恢復

宋孝宗初卽位手書召張浚入見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道學語）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時浩以潜邸舊臣積[illegible]寄）議欲城釆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凡浚規畫浩必沮之

芭山氏曰國之興衰繫將相賢否南渡以來將相非不賢然李綱入相則有汪黃武穆爲將則有秦檜傳至孝宗庻幾改絃而又有史浩湯思退之姦廝直趨于亡而後已然則雖有賢將相尤當以去小人爲先所謂除河北賊易除朝廷賊難有志中興者不可不愼

胡銓議虜不可和

宋孝宗隆興元年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illegible]）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黄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湯思退（[illegible]）秦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銓又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棺謂之櫬親身棺也）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快（[illegible]）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芭山氏曰銓之言深切事情然自符離師潰孝宗靡然無復伐金之志而湯思退又專以和議惑之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遂議渡淮銓雖痛哭流涕如思退何哉雖大學生張觀等論思退鈎致敵人因落職竄永州以憂悸死嗟乎思退豈一死足蔽辜哉

劉珙陳聖學

宋孝宗乾道三年，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宋人論說斷如此）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和議又爲僉謀所誤）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漢儒和糴之弊，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後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其功烈不止此。（嘉言不足以諍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

芭山氏曰：合衆智，用僉謀，甚善，然須先辨名實邪正，不則有謀臧不從、不臧復用之病。孝宗非能盡言者也。珙是時陳聖學，論時弊，亦既稱善矣。恭王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珙。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觀此而帝之喜佞忌直益見。

劉珙手疏別奏

宋孝宗乾道七年，起復劉珙爲荊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此語不合時勢）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蹀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剋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近日則割剝自恣，何窮苦之有）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摹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

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芭山氏曰拱手疏語意殊切與李綱所云內治既修後議大舉同先實而後形尤見慮事深確如孝宗乾道四年大閱于茅灘亦徒示以形耳其于自治之實則未也安所恃而圖恢復哉

朱熹論主術

宋孝宗淳熙六年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近代朝政亦如此）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何曾稍異）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罪已不暇大怒何為）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用違其才）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芭山氏曰本朝于愼行云拒諫適以成名後來有

此議論至于因而任之能否自見乃得任人之法
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謂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
辯實用則疎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核其
實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
之士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旦起而在列郎
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
設法排斥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優之官階以報
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業自效
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為褒

崇亦何必驟加擯黜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敗
此有愧於趙相矣愚意此僅可駕馭空言之士耳
至于任人宜先辨能否度其才足勝任而後任之
度不債事若漫投以事任聽其見短使捫舌自退
以明前此所言之不足有為因以愧之而不顧事
之覆敗莫支則是懲空言甚工課實效甚拙天下
事豈堪一誤再誤哉于氏謬以為得任人之法愚
不敢信也

孝宗戒中人傳旨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
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
使孝宗果知趙雄陳賈諸人安敢禁道學
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
責人則明
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
陸贄二年部輔臣職對便殿
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
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
未必盡然
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芑山氏曰以中人傳旨為失可謂善謀國然非虛
心觀理臨事果斷必不能洞見是非　不能不誤
它無具論其大者如湯思退之主和撤備之失算
此不待智者而知帝弗之察及金人入楚濠言者
交章罪思退始竄思退于永州繇此而論雖不令
中人傳旨其所誤固已多矣惡在其能不失事機
邪況帝異時用舍出于內批則視帝所謂以德宗
為戒者又何相戾之甚也先是嘗詔輔臣入對便
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
執政大臣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

所聞期勝于治。按此亦盛朝良法。然自張魏公旣沒。如龔兊文陳俊卿朱熹張栻諸賢。皆用舍無恒。不能屈羣策以圖恢復。識者繇此知孝宗言有餘而行不逮耳。

安丙誅吳曦

宋寧宗開禧三年、吳曦（二年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曦副之）反、金完顏綱以金主璟命、立曦為蜀王、曦卽興州為行宮、改元置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袵之令、稱臣于金、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脫、徙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閬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豪傑乃戮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君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旣眯聖賢之

戒雖犬馬識其主乃丼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
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
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何為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
史爲宣撫今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
聞有詔皆棄挺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内戸
曦啓戸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頬曦反撲貴仆
地貴送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
曦首撫定城中盡収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
使巨源權參賛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

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
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
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金人表裏）
邑山氏曰曦之伯父玠嘗立功于高宗時頡頏張
韓劉岳今曦叛宋附金以首惡被誅何其悖也安
丙不顧矯制之嫌僇力平賊識者韙之然非巨源
好義諸人力賛其成丙亦安能遽了此事哉

真德秀請罷歳幣

宋寧宗嘉定七年蒙古伐金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
歸蒙古及蒙古平金主珣徙都汴時金人國蹙財匱
屢遣使來督歳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絶之其
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
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
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
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西晉僭國）之盜有
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

律徳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
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
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
羣策収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
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戦爲
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
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
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
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偸

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盍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芑山氏曰挑釁胡元屢爲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大甚恐亦不可宜以震厲奮發興起人心泳從其言按此與德秀所云事變方興不宜示以可侮者相合大抵國家忽有意外之變須鎮重安詳外示閒暇

內修實備不可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合德秀王萬之計覘之思過半矣

眞德秀奏五不可

宋寧宗嘉定八年以眞德秀爲江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辭朝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虜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大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誠能以待敵之禮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虜而事之哉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

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繫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

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理贊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終篇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芑山氏曰理宗淳祐四年徐元杰劾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紛乞許其與執政自代帝曰學較雖是正論但言之大甚元杰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較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詔嵩之終喪按元杰此言與德秀所云公論國之元氣正合但德秀汎言公論不可贊元杰則專指大學武學諸生上書論嵩之而言

汪立信陳二策

宋咸淳十年度宗旣崩于嘉國公㬎即位謝太后臨朝擢詔詔賈似道獨班起居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欲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消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illegible]

不得行。則天敗我也。斷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窜中以危法。廢斥之。

芑山氏曰。似道安危利菑。匪一朝夕。立信當主少國危之時。力難進賢去姦。而漫遺書似道以二策于之。譬猶持蘆扁之劑。投諸必死之人。庸有濟乎。策非不善。然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立信不能無失言之過。廢斥亦何足惜哉。

徐余垣
余維樞 較正

機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謀出入惟機未有機失而謀成者書云若虞機張省括于度則釋愼發也世槩謂兵機事以速爲神至與投隙抵虛乘獘承亂

一切險詖狙詐之術同類而並稱之而司馬光又言機仁之端權義之平此可謂定論與尤繆者馮用之曰機者微也大人用之合道細人竊之階亂予謂細人械耳安所得機而竊之機矣奚亂之階況機可用而莫可竊邪機幾也幾不密則害成齊寺人漏師于多魚後世四郊多壘紛紛置講議司議論繁而功實

廢嗟乎機豈可以講議求哉

新安余懋衡書

機序畢

古方略機卷之一

明　婺源　余[illegible]輯
　　袁州　張[illegible]定

秦趙會澠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澠池趙王欲毋行[illegible]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illegible]秦望王許之

芭山氏曰宋景德元年契丹進寇澶洲眞宗自將禦之詔以雍王元份留守東京王旦等皆扈從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黙然良久曰立太子按眞宗此擧與頗所見略同又

本朝虜也先入犯邊閹王振用事怙中國威重以爲虜可以聲勢壓 王 親征閣大臣皆不得預議師覆于土木 睿皇帝北狩 景皇帝以 皇太后命卽位遂尊 睿皇帝爲太上皇方虜圍大同

挾 上皇至索金幣大同帥郭登繕守備益力已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都城虜以 上皇爲重貲肆先言無讓少保于謙厲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于是虜知留 上皇不得賂以好使奉 上皇回蹕還京師按此卽廉頗故智特頗與趙王訣議與虜相持其安危緩急異耳

卓菴氏曰龜山之論相如愚不以爲然相如固曰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夫以秦之威暴遣使告會趙安得不往而龜山曰雖無往可也是何言哉至謂智勇不足重趙此尤不足信當時諸侯役屬于秦如臂秦王相如能使秦王擊缻成禮秦自此不敢加兵于趙凡十年謂非相如之力乎假令六國之相皆能如相如僇力捍趙亦何至俛首西向也哉且相如引車避頗先國後私雖古大臣不過焉以此推之相如固非危而無悔者比也吾輩坐論古人須審時度勢柰何以承平責備之辭而槩古人扶危植僵之功哉楊氏說未確按 本朝楊與圀鎮安與皆援長與有功 太祖勞之曰長與賴卿

相援國與對曰脣齒之邦理固宜然昔趙有廉頗藺相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孱懦愧不及廉藺耳然則廉藺之重趙昔人推之久矣豈予私說哉

藺相如避廉頗

趙與秦會澠池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不欲爭列（列位序也）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遂肉袒負荊至門謝罪

笆山氏曰相如叱秦擊缶張目叱左右特曹沫之智耳至歸趙引避廉將軍急國難而後私忿卒降頗須荊謝罪豈非識量過人哉後漢賈寇私鬭寇侯光武分之視廉藺多矣

皐菴氏曰相如避頗王今以爲美談然相如非眞能下人者爲廉將軍不可力勝故以術屈之耳其

廷吮秦王數語非獨爲舍人言正欲廉將軍聞之使有所愧而不敢發此兵家攻心之術也而頗果肉袒請罪雖勇于改過不知其墮相如術中矣語云怒者其常笑者不可測觀藺之事益信

燕昭王不信讒

齊地皆爲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而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其立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毅欲徐懷二邑使之自服此術今不可行）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猶未下或讒之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于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漢光武以章示馮異亦此意）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指子噲事）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仇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

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后服賜其子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輅車之後又有屬車）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芭山氏曰漢張良躡足封齊本此但彼此誠僞不同毅能不二其節避地以免而信卒及于難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信雖無反謀抑智不留侯若與

趙奢解閼與圍

秦伐趙圍閼與（地名）趙王召廉頗樂乘（樂毅宗人或又云毅之子）而問之問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侯（漢北軍中侯之官本此）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芭山氏曰先實而後聲至于因秦間而用之視陳平費漢黃金四萬觔間楚孰勞孰逸唐韓愈論捕

賊行貨乃謂平行反間數年之間漢得天下漢高深達于利能出四萬觔費少財而收大利信如愈所云則是漢滅楚項皆反間力而高帝陳平皆買販之雄耳如是而可以得天下得一陳平足矣惡取蕭曹張韓諸人之畢智效力哉愈此論迂甚

毛遂入楚定從

秦人攻趙趙王使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猶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

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者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

平原君定從歸。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亦使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使謂魏王曰。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新垣衍間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力止之。

芭山氏曰。宋司馬光云。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按此論甚確。蘇洵六國論專歸咎於賂秦。比之抱薪救火。與司馬之論正合。惜六國合從不堅。卒自取滅亡耳。

沛公詣鴻門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會項伯（項伯羽季父素善張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良因要之。因以意諭羽。羽乃止。沛公見項羽鴻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與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芭山氏曰沛公恃張良張良恃項伯非亡地而能存也與彭城滎陽之困異良素知羽煦煦小仁增之計必不行耳甚矣增之愚也但知召項莊殺沛公而不知方說羽急擊霸上時項伯已夜馳之沛公軍見張良具告以事迨沛公見羽鴻門巻所謂有備而無患者豈區區項莊所能制哉

宋楊時曰項籍以閭閻匹夫首天下豪傑西向而逆爭蹈秦故轍欲以力制天下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度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按此論甚正

漢告諸侯討楚

漢王南渡平陰津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至洛陽新城鄉名三老官名董公遮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放謂遷義帝于郴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謂爲自分于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袒謂露臂而大哭哀臨衆哭曰臨三日發此發人心大權指也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

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河内尹起莘云漢忘仇爭天下以統于討賊為言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此人不幸而類張耳無辜就是地何也漢此舉非五于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本朝薛瑄曰漢治分明是覇如帝為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芭山氏曰項羽既滅秦以昏濟虐親戚叛之沛公挾義帝令諸侯髣髴齊桓舉動董公之說非深識王道者特明于當日情理時勢耳

卓菴氏曰陳餘謂漢殺張耳乃從盖明知漢名為討賊而實欲爭天下也為漢計者宜終以義令之若曰趙不討賊必與楚同謀擊楚之後即移師伐趙彼將懼而從之安有以討賊之名召諸侯而殺人以邀其出哉是未知春秋讓殺公子買之義也雖然質子不及五覇于高帝又何譏焉

韓信襲安邑

魏王豹初附漢、後以親疾請歸、至國卽絕其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食其往說豹、豹不聽、于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服虔云以木押縛罌缶以渡、渡處不守渡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大原郡、

或曰、襲侵客聲爲楚事也、雖然後世兵家用詭皆如此、豈獨韓信襲安邑哉。

芑山氏曰、宋寧宗朝、金入寇、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礪等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潰、揆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瓦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按此與韓信襲魏同、但揆先遣人密測八疊可渡、尤不煩木罌耳。

棠古攻金、遣三哥拔都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克、乃踩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按渡水用木罌、險澗用鎗橋、兵法有地勢異而智謀同者、皆可使通險

可使夷、非一端能盡也。

李左車策下燕

韓信既破趙，募生得廣武君李左車者予千金。有縛至麾下者，信解其縛，師事之（不自用而用人）。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權大事。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褕美也）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或曰：廣武君所言短長聲實，皆深于兵者。信從其策，卒能成功。後世剛愎自用，以國僥倖，可不戒與。

芒山氏曰：兵法固有先聲後實者，亦須審時量敵而行之。宋韓琦欲刺弓箭手，司馬光言不便。琦曰：兵貴先聲後實。夏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于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琦不能答。愚謂光此言，蓋深得兵家聲實之用，與李左車合。琦論泥甚。但善兵者，又有有其實而或借聲以疑敵心，或先聲以挫敵銳，雖兵實可用，未嘗不兼用聲也。非盡實不可用，徒欺之于一日之間而已。然則光之論，亦僅得其一端耳。

惟適氏曰：按余端禮對孝宗，言謀敵決勝之道，有

聲有實，敵弱則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則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乘匈奴困，親征漢南無王庭，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覇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後聲也。後世論兵者，明乎余端禮之說，然後可以用聲實，惜讀父書不知變，徒空言何益哉。

張良論立六國

楚數侵奪漢甬道，（恐敵鈔掠，築垣牆如街道，故曰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謀撓楚權。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此不昔流昔之術）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今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趣讀曰促）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箸，直庶反，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放牛二條，可併入殷事已畢一條內，事理自見，不必瑣瑣，良強備言以聳王聽耳。）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野，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

國役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此事惟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撓而從之也撓女教反弱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言後陛下事去矣立以辭動漢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公事命趣銷印

荀悅曰張耳陳餘說陳涉復六國自為樹黨時涉未能專天下之地取非其有以與于人多己之黨益秦之敵所謂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之時則是割己之有以資敵所謂設虛名而受實禍也二者蓋同事而異形者也

芒山氏曰綱目書未行而罷識謀失也蘇氏謂著漢王無我速于從諫之美此說似迂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撫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觀此蓋信蘇氏之論未確

漢罷兵歸家

帝西都洛陽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已下皆復（復音福復除也除免其身役賦稅也）其身及戶勿事（勿事不給繇賦也）

芒山氏曰仍是除秦法初意想見當日廣大氣象

綱目于高帝書兵罷歸家于光武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觀秦書銷兵器隋書毀兵使大不侔矣論世者宜識此意

高帝赦季布戮丁公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高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魯人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嬰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言臣職當然也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子胥伍奢之子伍員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奢爲平王所殺員逃奔吳數吳伐楚君何不從容

爲上言之。滕公言于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來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宋司馬光曰。高祖綱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城。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民無定主。來者受之。

戮丁公曰受季布此論未必然

固其宜耳。及爲天子。四海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人懷二心以邀大利。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于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本朝于愼行曰。項王之臣不忠。高祖僇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封之。何也。蓋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故斬丁以示義。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購敵。其機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死可矣。

本朝陸深曰。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季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爲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爲高祖計者也。

芒山氏曰。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弗內。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及即位。斬封丘吏。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又唐臣杜若薛良。以罪奔

宋獻平南策宋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較皆祖高帝戮丁公而行之者也戮丁公以厲不忠司馬光稱其斷以大義其論甚正然予謂楚季父項伯背楚事漢與丁公等而漢獨封伯射陽侯豈不彼此相刺謬哉光武封蒼頭子密不義侯尤非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綱目書之譏失賞且非名也光武此舉與封項伯同

卓菴氏曰項伯存亡生死之功實帝所厚報丁公始相厄既而來見無毫髮禆益漢碩何以免于死

邪若論其罪則項伯背羽于未死之前丁公棄楚于既滅之後其輕重尤較然者然伯見封而丁伏誅在帝固以私恩怨為誅賞而伯以既封遂掩賣楚之實丁以伏誅獨蒙不忠之名其幸不幸相去何遠哉

高帝封雍齒

漢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决未得行封帝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帝曰天下屬近也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

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廣漢郡本朝改屬成都按高祖功臣年表什方作汁邡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

芑山氏曰涑水云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意故張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若良者可謂善諫矣援此論自正然帝卒葅醢信越何與

惟適氏曰。二急字見横智。少縱則失衆心。所謂智貴卒也。然亦挾數任術。去狙公賦芧一間耳。又曰。偶語特怨帝封賞不均。非果謀反也。良必云謀反急欲帝定功行封耳。此進言切中要害處。

陸賈使南越

初隆慮侯周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餘萬里。乘黃屋左纛。[illegible] 稱制與中國侔。文帝 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 [illegible] 乃爲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 [illegible] 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illegible] 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

王分（彼此共故云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令去帝制黃屋左纛

或曰呂氏專柄之五年書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帝不興兵誅討而乃遣使告諭今即賜佗之詔讀之詞旨溫厚無一毫矜誇之意佗雖欲崛彊得乎

芒山氏曰此所謂不治治之者也雖諭之以理感之以誠卻隱寓制御作用緊謂帝以德化人非也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櫼卷之一終

古方略機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光武破莽兵于昆陽

王莽遣王尋王邑等圍昆陽，光武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數千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兵貴奮於倡）時伯升（劉縯字伯升，光武兄也）拔宛（舂陵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尋。于是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見人心歸漢）

芑山氏曰：用少須厲士氣，然非身先士卒，則士氣不壯。昆陽之戰，為前鋒，衝中堅，皆身任之，此世祖所為以數千人破百萬衆也。

更始封劉秀武信侯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相圖也）。縯笑曰：嘗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軼，李通之從弟，通初以圖讖說秀）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不受其除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劉賜與更始同祖）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司徒官屬（指縯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芑山氏曰：非薄縯也，勢處其阨耳。椎秦博浪，圮上所不取。光武蓋深得處變之法，後追謚縯齊武公。

撫有二子章與恩愛甚篤漢高詘節于項王光武委蛇于更始二者所處誠急然爲高帝易爲光武難羽心輕高祖時憐而赦之更始政不豫已李軼等譖疾積深必殺光武而後快是故高祖之事項羽智不出於勾踐光武之事更始謀更困於子胥及王莽授首河北命下乃得脫覊紲而揚六師危哉

惟適氏曰郭子興惑於讒疑我　太祖悉奪左右任事者　太祖日見疎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怨言與光武事更始略同

吳漢說彭寵歸漢

漢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吳漢字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時不可再遇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不○得○不○用○譎）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號建策侯

屯山氏曰詐爲光武書雖譎衆亦堅寵也卒用儒生具以所聞說之卽兵家先聲之法然所恃者非儒生儒生是客漢是主向令儒生齎書漢不隨其後恐寵終不能奪衆志耳

遣官徇行郡縣

劉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設爲譬諭以寬解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宜布惠澤。秀納之。

芭山氏曰：除莽苛政，而不宜布惠澤，則天下之心不附。語曰：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

光武進援邯鄲

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劉秀逆戰于南䜌（縣名，屬鉅鹿郡。䜌，呂員切，音攣），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言能衝天軍陣），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耿純言于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郎，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輿，爲衆所立）。威請求萬戶侯。秀曰：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拔邯鄲。郎夜亡，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交結關通也）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芭山氏曰：非惟識量過人，正恐反側爲亂耳。觀高帝封雍齒，事雖殊，而其御變之道一也。本朝陳仁錫但稱其聖度如天，非也。

光武徇河内

光武擊銅馬(賊號)于鄡(古堯反)、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縣名)、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軍士名帳)于莫府、請所付與(與律分)、不敢自私、王(是時更始立秀爲蕭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夜遁、王追擊于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二賊帥姓名)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于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皆賊號)十餘萬衆在射犬(聚名)、王引兵進擊、南狗河内、河内大守韓歆降。

芭山氏曰。按行部陣。以安降者。與燒吏民交關章同。所謂令反側自安也、我　太祖令諸降卒。宿衛卧内。亦如是。

光武擊尤來諸賊

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于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得免、歸保范陽(郡名)、軍中不見王、或云巳歿矣、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 漢須云王必不歿不幸而歿王兄子在)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縣名)、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强弩將軍陳俊(俊南陽西鄂人)言于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敗散。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芭山氏曰。兼李牧左車之法而用之。强弩將軍策是。

寇恂擊朱鮪

朱鮪聞蕭王北征而河內孤遣將蘇茂賈彊將兵度鞏河攻溫（溫縣屬河內郡）自將攻平陰（屬河南郡）以綴（綴謂連綴也）馮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言溫縣于河內至重可為河內屏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劉公謂光武）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異亦渡河擊鮪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

芭山氏曰王之北征恃馮寇足固根本耳使恂不明溫與郡輔車之勢急發兵會溫則鮪計得行安在郡可守哉

卓菴氏曰宋欲蔽江則先淮南漢欲固郡則先溫縣皆所謂識要領者後世不解此一方有警輒閉城拒守賊未至而先以數十里之地委之豈足與言守禦者哉

馮武請正尊位

馮異寇恂追擊朱鮪至洛陽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馮武說王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不聽耿純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于矢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衆議乃即位于鄗南

或曰是時公孫成帝矣秦豐楚黎王矣它若梁王淮南王赤眉更始之類誰非鉅敵而不建名正號欲馳騖以擊之乎馬武之言比之耿純爲見其大

惟適氏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更始既敗四方盜名號者非一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烏可以高帝爲比而擬議之哉

賈復冦恂分鬭

賈復部將殺人于潁川潁川太守冦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冦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餼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誅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芭山氏曰冦恂爲國釋忿與趙藺相如頡頏賈復不能無過帝既分其鬭宜稱引古名將奉公守法之事戒諭賈復則恩義交盡且令將來諸臣知戒獨默默何哉

光武敕諸將要賊還路

建武二年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于華陽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芭山氏曰追尾掩截以壓賊勢宜先據要害使無所逃不然豈得爲勝筭哉

馮異破赤眉于崤底

漢光武建武三年。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孫子云亂而取之。）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示賊以弱。）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須用伏令賊驚者皆不知此術敵敗。）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光武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爾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誠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說文云錚錚金也言微有剛利）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芭山氏曰。衣服相亂。蓋用被幟之法而變化之者。皆所以疑敵。然須出不意。又必乘賊弊擊之。否則

適足取敗而已。赤眉為號。此賊狡計也。即用賊計亂賊。兵法所謂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多此類。又曰。近日賊皆偽降。旋復颺去。其間既降而為兵者。又皆借兵之名。行賊之實。冒餉倖功。殺老屠稚。害剽于賊。然則今天下皆賊耳。安所得剿賊之兵哉。求如徐宣等之歸命投誠。百不一二。受降者獨貿貿何與。

吳漢撫鬲縣五姓

光武帝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較于臨平。（臨平縣名，屬鉅鹿郡）鬲縣五姓、（鬲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即鬲縣宗豪右。）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冐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芑山氏曰。與龔遂平渤海似。然吳漢知鬲反繇守長。故專用撫耳。它桀驁與鬲殊者。當別有方略。非槩謂不必進兵也。

卓菴氏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此語非實。特以安衆心耳。孫臏曰。救鬭者不搏戟。漢惟知得城而已。何惜一守長哉。此正漢方略。非專用撫也。

王霸閉營承敝

漢光武建武五年、蘇茂將五較兵救周建、（茂建皆更始將校者）于重會、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營壘之稱，軍一部為一較）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馬武為捕虜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背水法）其戰自倍。（先後有次第）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營壘後門也）出精騎襲其背。（重前輕）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料敵）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坐觀茂之敝）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芑山氏曰。誘賊攻武。俟武合戰良久。賊氣少懈。然

後精騎襲其背蓋合兩軍之鐵以克之即兵家更休之法示不相援正深于相援者也閉營開營堅卧安坐皆具方略○覇此舉非獨承蘇茂之敝抑足堅馬武之心兵法只在動靜緩急適機宜得之則勝失之則敗所爭者呼吸間耳知此可與言機

光武賜竇融璽書

建武五年竇融等聞光武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謂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光武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字子陽莽時能吏天水有隗將軍囂與述起兵俱在更始元年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等各起兵中國擾亂南海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為南粵武王七郡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是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謂宜自謀順適己身之事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芑山氏曰設兩說觀融去就要之融思東向非一日與隗囂公孫述異論者謂融得陳嬰之智良然

耿弇平齊地

建武五年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祝阿縣屬平原郡）別于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卽李左[illegible][illegible]長子[illegible]之法）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生口指生獲之人陰緩謂陰然寬其防閑令其得逃歸也）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恟懼費敢（邑弟）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諸郡大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邑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

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劉日備死數語）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犇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如弇所料）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破之今大耿（耿況之長子）兵少于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重姓異名）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于是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

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于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大守陳俊分陳于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今兗州曲阜縣古魯國）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時張步都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鉅昧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于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弇從先武幸舂林自請平齊）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張步步奔

平壽帝遣使告步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蘇茂詣弇軍門降齊地悉平弇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歸鄉里封步為安丘侯

芒山氏曰攻祝阿脅巨里拔臨淄先後次第井井或誘致邑來或伏待步去或賊鋒方盛忽引歸示弱或衆議閉營忽出兵大戰弇方略素裕豈徒詭道取勝哉

光武詔報馮異

建武六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言歸附之多）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宋太宗興國五年至寿有疏楊業者求濡上謗書太宗不問封其書付業略與此同）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數語使異剖心釋然敘述往事情至義盡）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芭山氏曰以章示馮異雖推誠待之微寓諷戒意

又曰此足救葅醢之失觀異上書陳謝終守臣禮非縣布諸人所能及至如 本朝汪胡藍李輩雖欲不繩之以法不可得繇是推之君臣之間各盡其道而已

馮異據栒邑

建武六年隗囂遣兵下隴光武帝詔耿弇軍漆（漆縣屬右扶風故城）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以為氏）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忕音逝忸忕猶貫習也謂習前事而復為之）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

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義渠縣屬北地郡）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芭山氏曰據栒邑寓戰于守即耿弇據臨淄拒張步之法

寇恂戮皇甫文

建武十年、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城名）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光武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爲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潁川聞帝有事隴蜀故盜賊紛起）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求人）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芑山氏曰。皇甫文以辭意不屈。爲恂所窺。非恂能料敵。特文無深計耳。文不足惜。後世當以文爲戒。

椎適氏曰。恂戮皇甫文。非徒以辭意不屈。正爲文乃峻腹心耳。使非峻之腹心。文雖無禮。恂未必即斬之。後世爲軍師者。固當以文爲戒。而處恂之地者。又當深察其使之關繫輕重何如。然後可斬。不則無益。徒僨事耳。

吳漢等伐蜀

建武十一年，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光武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艘，船之總名）。吳漢以諸郡棹卒持棹行船者，多費糧穀，欲罷之（此論似而非）。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亦由征南公（岑彭）為重而已（罷使）。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天幸）。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合勢○），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謂上請而命之也）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橈，人遶反，短楫也）繼進。

芒山氏曰：觀水戰一節，征南公得罷使之法。凡用人不得其所能，必無以責成功。就荊門一事可推。

又曰：飛炬焚橋，魯奇勝策。後孫權敗曹操赤壁，周瑜部將黃蓋燒盡北船，即用此法。

張堪知公孫述必敗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潜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吳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戰、藏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

或曰、述故莽時能吏、破更始將李寶張忠、遂取漢中、盡有益州地、結隗囂拒漢、力爭神罷、卒身死地奕、與囂同譏、悲夫。

又曰、此舉張堪高午為功首、漢碩無奇畫、何也。

班超遣李邑還京

漢章 建初八年、拜班超為將兵長吏、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芭山氏曰、超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恐邑叵測、不足與共事耳、非厚遇邑也、內省不疚云云、特襲野成語、以自文、去儒者學問遠甚。 本朝陳仁錫謂超是學者、豈惟不知超、抑亦不知學、合超本末觀之自見。

鄧訓掩擊迷唐

漢章帝章和二年，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訓禹之子）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氐胡。訓擁衛小月氐胡，令不得戰。議者謂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迷唐叛殺傅育，紆偽招降，斬其酋豪，酋豪迷唐遂擁衆各為寇），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因門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閣之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此對小月氐耳）。

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氐胡所居）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燒當羌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縫革船，置箄（箄音排，編竹木以浮水上）上，渡河掩擊，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茝山氏曰：或言訓撫羌以恩，沒而羌胡頑庛，恩信之效如此。愚謂賂羌使相招誘，仍是賊狙故智。羌在鄧使君術中。

惟適氏曰：猛則濟之以寬。張紆殺降，訓撫以恩，故能使羌胡歸心，庶有餘慕。及聶尚代為校尉，效訓所為，恩意有加，而迷唐復反，何也？用恩于殘賊之後，則恩即為威；加惠于噢咻之餘，雖惠不為德。事有甚美而不可循行者，一施之則誤矣。

虞詡增竈示強

漢安帝元初二年、太后以虞詡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虞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赤亭在隴西漢屬南安州）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此處又示強）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見戶萬三千（見存之戶）、視事三年、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芑山氏曰、畏羌逼已、故增竈示強。誘羌急攻、故小弩示弱。或弱或強、惟變是適。語曰、兵惟雜、虞詡得之。

又曰、東晉祖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僞爲疲極、息于道。賊逐棄擔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又檀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魏軍聞資糧有餘、遂不復追。二者與詡增竈同。

惟適氏曰、設伏淺水、因大破之、法與廉范拒匈奴同。蓋非設伏、則前此舉動、皆徒勞耳。

度尚平桂陽艾縣

漢桓帝延熹七年，荊州刺史度尚（山陽湖陸人）募諸蠻夷擊（擊當作討）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積久爲賊曰宿）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陽、鴻黨衆甚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欲令陽鴻等知不設備）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爲焚營地），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勇。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芑山氏曰：蘇洵嘗言士以義怒，如尚所爲，則又以利怒士。兵者詭道，或愚敵，或愚士，惟開闔有節，使人不測耳。孫子云：取敵之利者貨也。于此益信。

惟適氏曰：于少保燒通州積貯，本此。度刺史奪已也，于少保奪敵也，于正而度奇。

丞相亮討雍闓

漢後主建興三年，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繇越巂（巂音髓）入，斬雍闓及高定。（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于吳，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皆叛）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繇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繇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滇池縣屬益州）。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弑（殺其郡將，是亦弑也）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或曰：亮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

其險阻。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方北事強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按謖此言頗識軍計。及督軍祁山。違亮節制。亮乃收謖下獄殺之。昭烈謂謖言過其實。良然。亮獨不見及此。何也。

漢使李福詣計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蔣琬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文偉費禕字。按後主延熙十六年。綱目書盜殺大將軍費禕。蓋答禕也）可以繼之。又問。亮不答。（亮年五十四）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斜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懿按行亮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生死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或曰。孔明不答繼禕之人。非漢高此後非乃所知之意。益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在後主信而任

之耳。按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爲魏降將郭循所殺。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禕不從。識者惜之。

芒山氏曰。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并受巾幗。勢既窮蹙。而亮乃告終。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以明討賊之義。 本朝于愼行謂亮不用

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坐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遂陳壽短其用兵。嗟乎。此豈淺知亮者哉。陳同父論孔明。謂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不可以常理論。使後世妄儒。得肆所見以論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也。覩同父此言。益信于說幷甚。

孫 余 [illegible] 正
余維[illegible]

古方略撮卷之二終

古方略欋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靖伐梁棄舟

唐高祖武德四年，趙郡王孝恭用李靖策，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梁蕭銑以江水方漲不爲備（不敵此不可以疑）。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倉猝徵兵，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或留拒或歸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併力死戰，楚兵剽鋭，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鋭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以奪其勢），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果疑不進。其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絶，問策於岑文本（梁中書侍郎），文本勸銑降。銑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一人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以大牢告于大廟，下令開門出降。

芑山氏曰：棄舟艦，疑援兵，不逐細利，以害大功，靖之智計，加孝恭數等。

李靖戒籍梁將

武德四年，李靖伐梁，梁王銑帥羣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夫首自當命百姓），百姓無罪，願不殺戮。王孝恭入撫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戰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拒鬪死者，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芭山氏曰：不籍家以賞將士，非專恤梁將，陰以教唐將之忠其主，每臨敵宜死戰耳。觀漢高戮丁公以厲不忠，則厚待梁將，不槩同叛逆之科，其所以教忠可知也。此皆御下之道，宜深思之。

又曰：按唐書本文與綱目小異，唐書不容叛逆比之以下云：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自荊而南，堅城劇戍之死守，非計之善者也。止不籍，係唐書此數語觀之，則是靖之不籍梁將者，懼它城死守不肯降耳，非有激厲唐將忠主之意。要之，教忠之意亦寓其中，此又撥之不測者也。

惟適氏曰：貞觀十九年征高麗，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其腰，何力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太宗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乃舍之。按何力此言與李靖同，但靖微寓機智，何力發于至誠，二者差別耳。

李孝恭討輔公祏

唐武德六年、輔公祏反、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芑山氏曰、非飾說以定衆志、實見公祏當授首蓋以理勢決之耳。七年孝恭克丹陽、誅公祏、江南皆平。孝恭言果驗。○按公祏爲唐淮南道行臺僕射、初杜伏威與公祏友善、軍中畏敬公祏、與伏威等伏威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爲辟穀學道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爲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不從、公祏殺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繇此觀之、公祏自取滅亡、固不足惜、然忌公祏而成其反謀者、伏威也、伏威罪可逭哉。

制馭侯君集

唐貞觀十七年、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芑山氏曰、君集是時、反形未著、安得驟加以罪、待君集如故、非推誠厚君集也、及君集勸太子承乾反、君集被收、太宗遂斬之。

卓菴氏曰、待君集如故、所以安其心也、然君集殺機已胎于此矣、亮密以聞、與良平躡足封雍同、彼隱而此顯、其以殺韓侯則一也。

李世勣拔蓋牟

唐貞觀十九年伐高麗李世勣拔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獲其戍卒七百人皆請從軍自效太宗曰汝爲我戰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稟賜而遣之以其城爲蓋州蓋州本遼東郡地高麗爲蓋牟城唐置蓋州渤海因之遼以路通辰韓改爲辰州元屬遼陽路省縣入州　本朝初廢州置衞改屬遼東都司

芭山氏曰此必逆料戍卒反側不可以從軍懼有它變姑賜而遣之非誠慮高麗族其家也當于言外窺其機智

惟適氏曰戍卒七百人非眞欲戰高麗者特以此緩死耳太宗知其不爲我用故遣之與光武焚王郎文書同

劉仁軌鎭百濟

唐高宗龍朔三年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眞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于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惟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黑齒複姓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驍勇有謀略蘇定方克百濟定方事不可考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

城嘗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沙吒亦百濟人吒如加及）見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嘗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賑貧乏

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安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全三禮易文獅表）劉仁願至京師高宗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劉當何之才焉爲）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勳有級官有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可謂君子矣

邕山氏曰用嘗之相如二人攻拔任存城撫安百濟折衝禦侮仁軌功爲多惜其能于將而不能于相耳

又曰勍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以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以白衣從軍詔以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于海表後卒如其言

王方翼破車簿咽麪

唐高宗永淳元年、阿史那車簿圍弓月城、（西域國名。又突厥中有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于伊麗水、俄而三姓咽麪（咽音烟。麪音面。按三姓咽麪，鐵勒別部之號也。地傍熱海，通鐵前云九姓鐵勒一部爲一姓，三姓咽麪又其小者。又熱海在與亦力把力國東，周迴數百里，夷呼爲亦息渴兒）與車簿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于熱海、（熱海在西域碎葉城東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簿、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簿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高宗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視瘡歎息、竟以廢后（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也）近屬、不得用而歸（歸，復歸夏州也）。

卓菴氏曰、方翼衣有血漬、亦可謂致身事主者。高宗既知歎息、卒以后故不得用而歸、甚哉公之不勝私也。竇憲猶得爲車騎將軍、翼所爲若此、而不獲用、同一后屬也、固有幸有不幸哉。

郭子儀撫河東

唐代宗廣德二年、遣刑部尚書顔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代宗之在陝也、顔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代宗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李抱玉之從父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代宗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不召而來耳。帝然之。未幾、懷恩反、寇太原、帝謂子儀曰、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芭山氏曰、汾陽忠義感人、進退繫國家重輕、惜不盡其用。

郭子儀輕騎見虜

唐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復合兵圍涇陽，（先是懷恩嘗誘虜入寇。）子儀諸將嚴設守備不戰。時二虜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其隙可乘。）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汝紿我耳。郭公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

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夷人稱天子為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上都，長安也。）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敢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吐蕃尚唐公主。）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曏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隱，讀曰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

遣之絲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京師解嚴（恐回紇不能戰吐蕃）

胡氏曰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于退師許以重言而它日不克副或副之而有傷于國則踵來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初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味其旨若無所誓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己又得虜情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是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芭山氏曰與回紇共擊吐蕃所以携虜黨耳然誘之以利從用六國合從攻秦之法

惟適氏曰子儀雖間用權術皆發于忠義故雖假設之詞自爾諄懇動人所謂蠻貊之邦行者蓋權術所以濟忠義也豈與詭譎者比哉

蕭昕使回紇

唐代宗大曆三年回紇可敦死遣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廷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或曰據理以杏回紇回紇慙沮可謂折衝口舌之間

惟適氏曰回紇自矜有功昕獨言回紇不能無罪又明言唐不忘回紇前功語氣抑揚間不阿虜情不損國體足為後世使臣法

郭子儀見魚朝恩

唐代宗大暦四年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裹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氏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子儀惡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耶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懸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并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芑山氏曰直以所聞告朝恩正欲令朝恩知其不疑耳朝恩果無害已之意足以明彼此之無嫌萬一朝恩叵測亦有所畏忌而不敢發子儀豈聽天而以身嘗試哉

郭子儀奏除州縣官

唐代宗大暦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嘗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爲聞者皆服

本朝于慎行曰郭子儀以奏事不報爲可賀渾瑊鎮河中奏事不下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寔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處何如承平之時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于朝廷體不同也

芑山氏曰德宗始即位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恳意請此言當亦令公所樂聞。雖然。令公純臣也。毀譽禍福。豈復有繫于心哉。

卓菴氏曰。子儀所奏除。必得其當。而代宗于諸鎮則曲從。于子儀則不報。子儀非特無怨望。而且引爲親厚。既以解朝廷之惑。又可以鎮僚佐之心。此子儀識度過人處。

崔祐甫議却獻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初即位。李正巳在代宗大曆中擁兵十萬。雄據東方。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至是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從之。正巳大慙服。（神在用恩見以賜人）

芭山氏曰。賜將士雖似用惠。然微示正巳不宜私獻。而又陰折諸道窺伺朝廷之意。此措置得宜處。若稍涉權譎。既褻國體。又啓它釁。非策之善者也。

所惜者德宗嘗卜相于祐甫。祐甫舍李泌。獨薦楊炎。及炎秉政。專以復恩讐爲事。怒秀實。殺劉晏。論者不能不歸罪祐甫云。

又曰。德宗建中元年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悦各獻縑三萬匹。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與分賜淄青將士略同。

楊炎議留崔寧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既即位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

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綱目朝朱泚所領四字非是）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炎陽以寧爲節度使）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二州）范陽（郡名）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郡名）出兵自江油趨白埧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于大度河外（大度河在四川行都司越巂衛城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于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道使之來者

或曰安蜀制寧楊炎一言之力

茂山氏曰內親兵于蜀更授它帥復收沃壤不以吐蕃入寇爲患且因以爲利其中措置甚密然非晟不能勝厥任此擇將之所以宜慎也

卓菴氏曰留崔寧最得要領非獨全蜀亦恐寧與虜合炎特隱而不發耳假外亂以驅內寇非深識遠智者不能

李晟議減糧賜

唐德宗時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奉天圍解懷光至奉天數與人言盧杞姦佞杞聞之懼言于上曰使懷光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入朝留連累日賊難圖矣上詔懷光引軍還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表暴揚杞等罪惡朝廷既逐杞等懷光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敵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敝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晟參議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鬭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本朝于慎行曰減削之議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片語轉移勝敗遂決事機之所繫大哉

芑山氏曰晟既聞參議卽當思所以折懷光俟贄數顧而後發緘豈前此未之思歟

惟適氏曰許懷光與晟合軍此舉最誤不特縱光并失晟矣稂莠不剪嘉禾亦穢用人不可不愼

李晟還軍渭橋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尚結贊
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吐蕃相）
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敕
尚結贊亦不進軍贊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
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
取之謀陛下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厭若不漸
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適臣銜命
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疑懷光乃云李晟

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又從容問
云同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
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伏望即以
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
軍事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
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
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
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繇起怨上從（晟自此不受制於懷光矣）
之晟自咸陽結陣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

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
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
抑有他繇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
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
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
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
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
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
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

切實堪疚心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
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晟頭行便遣合軍同
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託言云云以晟少懷光）
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
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
不及掩耳者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言理兩勢在其中）
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
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

贄謂且更俟旬時

本朝于慎行曰奉天匡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無論帷幄籌畫皆成敗所關卽軍機之運有不動聲色制勝目中者方懷光與李晟合軍逗撓不進其情已見使晟不與分軍則爲懷光所制身之不保功于何成于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而贄詣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卽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繇已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爲矣此其功爲何如

芑山氏曰當令惠元等促裝卽日進路可謂慮事深詳然當日懷光驕肆實無不欲移軍之意贄救敉爲國不得不過計耳使帝信用贄言豫制懷光則叛逆無自而發何至再經播越哉

李晟諫遷岷峨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央會李晟表至言（事之機在此）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岷峨（蜀中二山名）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芑山氏曰六軍雖弱尚可資爲聲援震所見與晟合然非晟表適至帝豈能不惑哉此滅賊之機也

陸贄請存慰李楚琳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楚琳遣使詣行在（時車駕幸梁州）。初，奉天圍既解，楚琳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楚琳先是爲鳳翔將，殺張鎰降于朱泚）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李懷光、朱泚）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爲盜所梗，僅通王命，惟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使戰遲疑亦足集事，非淺識所及）。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纍非小，所宜速圖。願陛下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苣山氏曰：贄非欲撫楚琳，勢不得不撫耳。未幾，楚琳遣將從渾瑊拔武功，敗朱泚將韓旻，瑊乃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所謂得其遲疑便足集事者也。不然，楚琳拚飛附賊，爲禍甚酷，豈非自貽伊慼哉。

陸贄議代李楚琳

唐德宗興元元年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其將韓旻斬朱泚以降、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輿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芑山氏曰、楚琳一鳳翔將耳、殺節度張鎰、自降于泚、助泚僭號改元、宜德宗深惡之也、先是楚琳遣使入貢、不得已除爲鳳翔節度、未幾欲以渾瑊代楚琳、贄以乘輿未復、勸帝優詔存慰之、及泚既敗、贄又不欲以脅執之術施于楚琳、向使德宗處置諸臣、悉如贄之于楚琳、豈復有跋扈不易制者哉、

給朔方行營衣錢

唐德宗興元元年、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恐此輩以此爲詞故少寬之）（不愛給與）

芑山氏曰、或言雖未給、猶給也、故綱目先書給德宗此意、可謂近于仁恩、按此亦安反側之意、

李晟誅田希鑒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勍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助朱泚叛逆）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謝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爾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或曰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及泚既敗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原纔百餘騎希鑒閉城拒之泚曰爾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

中曰還爾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嬰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按希鑒雖閉門拒泚而其初附泚之罪必不容貸且希鑒反側懼後爲變故不加誅不已然晟方謀誅希鑒與之道舊結歡而希鑒不疑者恃與晟親知也嗟乎忠愛如晟豈以親故而宥大逆哉

李泌擊淮西叛兵

初李希烈據淮西，陳僊奇（希烈部將）舉淮西降（殺希烈以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僊奇遣都知兵馬使吳少誠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僊奇為吳少誠（少誠亦殺陳為希烈報仇）所殺。少誠密遣人召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部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為所敗。上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縣名）。淮西兵已陳于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

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陜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大原倉（太原倉在河南府陜州西南六里所置）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皆譟以半（綱目譯作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侯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進遇唐英岸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自炭竇谷（綱目作竇）趣長水。賊果帥衆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陜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于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或曰：遮之則死力以鬭，留之則聚衆滋變，讓以半道擊以伏兵，耳目不驚而大禍除矣。

李泌請罷李昪宿衛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昪爲詹事、（詹事東宮官之首者位在長秋之上掌統三師十率府之政）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先是懷光叛帝奔梁州）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昪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昪私出入郜國（郜國城名有二俱在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北郜即周文王庶子所封春秋時所謂取郜大鼎于宋是也南郜即春秋時宋邑濮盟南郜縣今省之）大長公主第、（公主肅宗女蕭昇之妻）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

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昪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昪宿衛、以遠嫌、從之、

斷曰、于此即伏安大子案、是鄴侯入相第一大事、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捷卷之三終